

東南西北
四遊記



四遊記全傳目次

東遊記

第一回	鐵拐修真求道	一
第二回	老君道教源流	一
第三回	二仙華山傳道	四
第四回	鐵拐獨步遇師	四
第五回	囑徒守尸誤化	五
第六回	鐵拐託魂餓葷	五
第七回	仙丹起死回生	六
第八回	戲放青牛亂宮	六
第九回	秦王請禱玄女	七
第十回	鐵拐屢試長房	八
第十一回	鍾離將兵伐寇	九
第十二回	鍾離不聿交兵	九
第十三回	鍾離大破番陣	〇
第十四回	番兵打敗漢軍	一
第十五回	鍾離敗逃山谷	二
第十六回	東華傳道鍾離	二
第十七回	飛劍山嶠斬虎	三
第十八回	點金濟衆成仙	四

第十九回	采和持板踏歌	四
第二十回	張果騎驢應召	五
第二十一回	果老殿中辨鹿	六
第二十二回	仙姑得夢成仙	六
第二十三回	洞賓店遇雲房	七
第二十四回	雲房十試洞賓	八
第二十五回	鍾呂鶴嶺傳道	八
第二十六回	洞賓酒樓畫鶴	九
第二十七回	洞賓調戲白牡丹	〇
第二十八回	仙侶戲弄洞賓	〇
第二十九回	三至岳陽飛渡	一
第三十回	湘子造酒開花	二
第三十一回	救叔藍關掃雪	二
第三十二回	鍾呂弈棋鬪氣	三
第三十三回	洞賓私遣椿精	四
第三十四回	蕭后呂客談兵	四
第三十五回	洞賓大擺天陣	五
第三十六回	宗保論陣洩機	六
第三十七回	鐵拐大怒洞賓	七
第三十八回	鍾離疾調兵	七

第三十九回	大破金鎖青龍陣	二八
第四十回	鍾離合破白虎陣	二八
第四十一回	鍾離合破玉皇陣	二九
第四十二回	大破迷魂太陽陣	二九
第四十三回	鍾呂對陣回天	三〇
第四十四回	湘子設筵和好	三〇
第四十五回	國舅學道登仙	三一
第四十六回	八仙求文老子	三一
第四十七回	八仙蟠桃大會	三二
第四十八回	八仙東遊過海	三三
第四十九回	洞賓二敗太子	三四
第五十回	八仙火燒東洋	三四
第五十一回	龍王奔投南海	三五
第五十二回	龍王水灌八仙	三六
第五十三回	八仙推山築海	三六
第五十四回	龍王表奏天庭	三七
第五十五回	八仙天兵大戰	三七
第五十六回	觀音和好朝天	三八

南遊記

第一回	玉帝起養寶通明會	四〇
第二回	靈光在斗梓宮投胎	四四
第三回	靈耀分龍會爲明輔	四六

西遊記

第四回	靈耀大鬧瓊花會	四七
第五回	華光鬧天宮燒南天寶德關	四九
第六回	華光來千田國顯靈	五一
第七回	吉芝陀聖母在蕭家莊	五四
第八回	華光在蕭家莊投胎	五四
第九回	衆臣表奏捉華光	五八
第十回	華光占清涼山	六一
第十一回	哪吒行兵收華光	六四
第十二回	華光與鐵扇公主成親	六六
第十三回	華光鬧蟻觀	六八
第十四回	華光問東嶽廟	七一
第十五回	華光鬧陰司	七一
第十六回	華光火燒東嶽廟	七二
第十七回	華光三下酆都	七三
第十八回	華光皈依佛道	七七
第一回	猴王得仙賜姓	七八
第二回	悟空得仙傳	八〇
第三回	功完道作佛和仙	八一
第四回	猴王動寶勾簿	八二
第五回	玉帝降旨招安	八四
第六回	大聖攪亂勝會	八五

第七回	真君收捉猴王	八六
第八回	佛祖壓倒大聖	八七
第九回	觀音路降猴妖	八八
第十回	魏徵夢斬老龍	九〇
第十一回	唐太宗陰司脫罪	九一
第十二回	劉全進瓜還魂	九二
第十三回	唐三藏起程往西	九四
第十四回	唐三藏被難得救	九五
第十五回	唐三藏收伏孫行者	九七
第十六回	唐三藏收伏龍馬	九九
第十七回	觀音收伏黑妖	一〇一
第十八回	唐三藏收伏豬八戒	一〇三
第十九回	唐三藏被妖捉獲	一〇四
第二十回	孫悟空收妖救師	一〇五
第二十一回	唐僧收伏沙悟淨	一〇六
第二十二回	豬八戒思淫被難	一〇七
第二十三回	孫行者五莊觀偷藥	一〇八
第二十四回	唐三藏逐去孫行者	一〇
第二十五回	唐三藏師徒被難	一一
第二十六回	豬八戒請行者救師	一二
第二十七回	孫悟空收妖救師	一三
第二十八回	唐三藏師徒被捉	一四
第二十九回	孫行者收伏妖魔	一五

第三十回	唐三藏夢鬼訴冤	一一八
第三十一回	孫行者收伏青獅精	一一九
第三十二回	唐三藏收妖過黑河	一二〇
第三十三回	唐三藏收妖過通天河	一二二
第三十四回	觀音老佛母伏妖魔	一二三
第三十五回	昴日星官收蠍精	一二四
第三十六回	孫行者被彌猴紊亂	一二六
第三十七回	題聖印彌勒佛收妖	一二七
第三十八回	三藏過朱紫獅駝二國	一二八
第三十九回	三藏歷盡諸難已滿	一三〇
第四十回	三藏見佛求經	一三二
第四十一回	唐三藏取經團圓	一三三

北遊記

第一回	玉帝設宴會羣臣	一三四
第二回	哥閣君臣遊獵	一三六
第三回	太子提兵退番軍	一三八
第四回	天尊點化玉帝	一三八
第五回	國王去蓬萊山修行	一四〇
第六回	天尊二度玉帝	一四一
第七回	祖師得道見帝	一四三
第八回	太子頭挽陰陽鬢	一四六
第九回	太子被戲下武當	一四六

第十回	祖師下凡收二怪	一五〇
第十一回	祖師下凡收黑氣	一五三
第十二回	祖師遇着金刀難	一五四
第十三回	祖師收雷田二將	一五六
第十四回	祖師收瘟過火焰山	一五七
第十五回	祖師入天宮收華光	一五九
第十六回	祖師待紫微化身	一六一
第十七回	祖師收五雷五音	一六二

第十八回	祖師收蓮天帳	一六四
第十九回	玉帝差使滅村人	一六五
第二十回	孟山放囚入仙道	一六六
第二十一回	祖該過太保山降邪	一六七
第二十二回	祖師河南收王惡	一六八
第二十三回	祖師收得雷電神	一七〇
第二十四回	祖師復下凡間救苦	一七一

四遊記全傳

東遊記

第一回 鐵拐修真求道

點絳脣。流水行雲，氣清奇將誰依附。烟雲名聲，留與幽人付犬吠。天空鶴唳，乘風去難憑。據八仙，何處演卷從君觀。話說八仙者，鐵拐、鍾離、洞賓、果老、藍采、和何仙姑、韓湘子、曹國舅，而鐵拐先生其首也。鐵拐姓李，名玄，鐵拐乃其後假身別名也。先生質非凡，骨學有根源，相貌魁梧，搥五行之秀氣，心神宣朗，識天地之玄機，年方弱冠，不善家務生理，卽慕大道金丹，以爲天地皆空，人生皆幻，世情嗜慾，悉伐木之斧斤，富貴功名，維迷心之鴆毒，縱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亦身外之浮雲，且無而始有，有而爲無，又一定之常理。人生自有樂境，何必維係俗情，羈延歲月，反觀在乎自盡，何不覺察仙境，放浪形骸，於是立志修真，遂別親友，尋清幽之谷，依深穴之岩，壘石爲門，拔茅爲簷，澄心淨慮，服氣煉形，寢食每忘，數載不輟。又思自用苦心，終非實際，管窺蠡測，終乏大觀，一旦思有老君者，吾宗姓之仙祖，有太上老君至道之名，流行於世，聞在華山居住，典型模範，何不傾心師事，任性修真，以畢吾願。于是束裝長往，披星戴月，宿水殮風，一路玩景適情，有詩言志：「誰把紅爐大冶調，任將皮袋出英豪。男兒識得機關巧，脫却風塵便是高。」吟罷勇往前行，在路不止一日，看看行到華山，那山果然奇妙，岩巖有松柏交翠，參天突兀，兀千尋雲煙掠地，靄靄同飛。騷客寄豪吟之興，岩泉一碧，幽人懷長往之思，當日有詩爲證：「泉瀑涓涓淨，山花藹藹飛。白雲回合處，應是至人棲。」吟罷家囊晚烟，山印新月，先生自思，暮夜叩門不敬，莫大乃留宿山下，未知來日進見老君，究竟何如。

第二回 老君道教源流

却說老君者，太上老君也。自混沌開闢，累世化身，迨商湯周時，分神化氣，始寄胎于妙王之女，八十一歲暨武丁庚辰，二月十五日，王時降誕於楚之苦縣賴鄉，曲仁里。從母左腋出生，於李樹下，指樹曰：「此吾姓也。」生時白首而黃白色，額有參天紋理，日月角懸，長耳短目，鼻純骨雙柱，耳有三漏，美鬚鬚，廣額疎齒，方口足踏地，支手把天，于姓李名耳，字伯陽，號曰

老子又號曰老聃。周文王爲西伯，召爲守藏吏。武王時，使爲柱下史。遯遊西極，天竺等諸國。康王時，還歸于周。後復遯遊開化西域，乃以周王三十三年，駕青牛車，出函谷關，守關令尹喜知之，求得其道。尹喜字公文，天水人，其母嘗娠，夢天下降綃赤紱，止身當喜生時。但見家中陸地自生蓮花，遍地滿塔，及長，眼有日精，安形長鬚，飄垂肩下胸腔，似有天神之貌。少好學，善天文。周康王時爲大夫，仰觀乾象，見東方有紫氣相連，知有聖人當度關而西，乃求爲函谷關令，預對關吏孫景曰：「若有形容殊俗，草服過關，所遇異常者，當物色而迹之。」周王二十三年七月十二日，甲子，老君果乘白輿，駕青牛，徐甲爲御，欲度關，關吏入白喜，喜曰：「今我得見聖人矣。」卽具朝服出迎，跪伏叩頭，遯之曰：「願請留神。」謝曰：「吾貧賤老拙，居住關東，君在關西，暫往取薪，君何故見留？且告別。」喜復稽首曰：「大聖豈是取薪人？知大聖當來西遊，思慕有日，願少憩神，駕老君曰：「問關道路，聞有古先生，善人無爲，永有綿綿，是以身就道，經歷關子，何過留耶？」喜又曰：「今觀大聖神姿迥絕，乃天上之至尊，邊吏何足掛齒，願不見棄。」少垂哀閱，老君曰：「子何所見而知喜？」曰：「去冬十月，天聖星西行過昴，自今月朔，融風三至，東方真氣伏始，龍蛇而西，及此，大聖人之徵，故知必有聖人度關。」老君怡然笑曰：「善哉！子旣知吾，吾亦知子矣。子有神通之見，當得度世也。」喜再拜曰：「敢問大聖行字，可得聞乎？」老君曰：「吾姓字渺渺從劫，至此非可盡說。今姓李字伯陽，喜子是款官舍，設座供養，行弟子禮。」老君乃爲喜留關下百餘日，盡傳以却外修真之法。時老君之御者徐甲，少貨，於老君約曰：「願言錢至關時，當得七百三十萬錢。」甲見老君言，道遠迫，亟求索錢。老君謂曰：「吾往而取諸國，遠當以黃金爲值，賞你。」甲如約及至關，飼青牛于野。老君欲試之，乃以吉祥草化爲一美女，行至牧牛之所，欲行以言戲甲，甲惑之，欲留，遂負前約，乃詣關令訟老君索傭錢。老君謂甲曰：「汝隨我二百餘年，汝久應死，吾以太玄生符與汝，所以得生。至今日汝何不念此，而乃訟吾？」言訖，符自甲口中飛出，丹篆如新。甲卽成一團白骨，喜乃爲甲叩頭請赦其罪，以求更生。老君復以太玄生符授之，甲卽立生。喜乃以錢償甲而禮遣之。一日，老君謂喜曰：「吾昔告你古先生者，卽吾之身，嘗化乎竺乾，今將逐有還乎？無吾于今遊矣。」喜叩頭請侍行。老君曰：「吾遊乎天地之表，遊乎冥冥之間，四維八極，上下無際，你欲隨吾，焉可得乎？」喜曰：「入火赴湯，下地上天，灰身沒命，願隨大仙。」老君曰：「汝雖當相合道法，當成雖然受道日淺，未能通神，安得變化隨吾之身？」汝當清修此道，日久自然卽可成道，行化諸國矣。於是復以道德五千言授之，籍以千日之外，可尋吾于蜀青羊之肆也。言訖，聳身空中，坐雲華之上，面放五明身，現金光，洞然十方，冉冉丹空，光燭館舍，五色雲現，良久乃沒。喜日斷雲霄，涕泣慕戀。其日江河汛漲，山川震動，有五色光，塞天太微，徧及四方。喜遂將老君所說理圖，修身之法，去奢滅慾之言，錄而編之，爲三十六章，昌口西昇經。喜乃屏絕人事，三年之內，修煉丹汞，所授書悉徵其妙，乃自著書九篇，號關尹子。至

二十五年往西蜀尋青羊之肆老君以甲寅年昇天至乙卯歲復從太微宮分身降生蜀國大官李氏之家已先敕青龍化生爲羊色如青金常在所生嬰兒之側愛玩無斃忽一日失羊童子尋覓得於市肆喜至徧問居人無青羊肆者忽見童子牽羊因自解曰既有青羊復在市肆聖師所約其在此耶因問此誰家羊牽欲何往童子答曰我家大人生一子愛玩此羊失去兩日兒啼不止今已覓得欲回家耳喜即囑曰願爲告大人之子云尹喜至矣童子如其言入告兒兒即振衣而起曰令喜前來喜以其家庭宇忽然高大湧出蓮花之上舉家見之俱驚怪兒曰吾老君也太微是宅真一爲身太和降精曜魄爲人晨精之服披九色離羅之帔坐於蓮花之上舉家見之俱驚怪兒曰吾老君也太微是宅真一爲身太和降精曜魄爲人主客相因何乃怪也喜欣慰無量稽首言曰不意今日復奉天顏老君曰吾向留子者以子在世未久深染恩愛初受經訣未克成功是以待子于此今子保形煉氣已造真妙心結紫絡面有神光金名表于玄圃玉札係于紫房氣參太微解形合真矣卽命召三界衆真諸天帝君十方神王洎諸仙衆頃刻淨空而至各執香花稽首聽命老君敕五老上帝四極監真授喜玉册金交號文始先生位爲無上真人居二十四天王之統頭八萬仙真飛騰虛空參侍龍駕其家長幼二百餘口卽時拔宅昇天至敬王十七年孔子問道于老子老子曰良賈深藏者虛盛德容貌若愚孔子退而歎曰烏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龍在風雲之中吾不知其上下老子其猶龍乎烈王三年過秦秦獻公問以歷數遂出散關報王九年復出散關飛昇崑崙秦時降陝河之濱號河上公授道于安期生漢文帝號廣成子文帝好老君之旨遣使詔問之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帝卽命駕詣之帝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歸莫非王臣天下有四大王居一也子雖有道亦朕民也不能屈何乃高乎朕能使人貧賤富貴子知之乎公乃拊掌冉冉在虛空中如雲之駕去地百餘尺而止于玄虛良久俛而答曰今上不在天中不類人下不居地何民之有陛下焉能令富貴貧賤乎帝乃悟知是神人下輦稽首謝禮授帝道德一經成帝時降曲陽泉授于吉天下真錄章帝時授于吉一百八十八戒安帝時降授劉福赦罪新科順帝時降授天師三洞經錄桓帝時降天台授萬年先上清大寶八洞諸經明帝時降嵩山授天命冠註之新科等經唐高祖時降羊角山語言善行唐公授命符玄宗天寶初降丹鳳門帝親享之興慶宮又降語田同秀以函谷所藏金用相傳又降語王元真洞真符宋政和二年降華陽洞天授梁先生加句天童護命經蓋無世不出先塵劫而待化後無極而常存隱顯莫測變化無窮普度天人不可具述史云老子西昇之時五色光貫紫微昭王令太史占之云當有聖人西去千年之外聲教返北此至化之兆也自昭王甲寅至漢永平果千年爲續稱物志云唐高祖武德三年普州人告善行於羊角山見白衣父老呼善行曰爲我語唐天子言爲老君卽其祖也高祖因立廟高宗追尊玄元皇帝明皇爲註道德真經

宛丘先生者服城命丸得道至殷湯之末世已千餘歲以方傳弟姜若春服之至百年視之如一十歲童子彭祖師之受其方三首此老君宛丘之出處開引道教之源流也

第三回 二仙華山傳道

一日老君與宛丘在華山論道忽清風一陣吹入坐中老君謂宛丘曰君知此風乎宛丘曰似有異人來此老君曰吾觀仙籙李鐵拐將欲成道今日之來乃鐵拐問道也即命二童候于山下二童甫至忽見一人仙風道骨羽服飄飄而來二孩趨近問曰君得非李先生乎李曰是也君何以知我二童曰吾奉老君命迎君于此先生暗喜曰老君知我量必於道有緣也乃向前行禮稱謝遂同二童登老君之堂但見老君在上豪光照耀景星慶雲肌膚綽約似閨中之處子精神充溢猶襁褓之嬰兒次觀宛丘童顏鶴髮碧眼修眉翩翩有道意融融保真氣象真天上神人非人間凡骨也先生趨拜二仙答禮命坐先生再拜曰弟子山野鄙人林泉末品太池欲求上達精微未悉一來追覓仙蹤仰祈覺悟幸蒙不棄得賭仙顏誠夙世有緣三生有幸倘憫弟子齋戒之誠問道之切指點犬覺則佩德殊深感恩彌厚方將拜跪不遑敢望坐乎老子曰居吾語汝至道之精杳杳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道無所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毋勞毋爾形毋播爾精毋狎爾性息慮營營乃可長生先生聞論心花頓開塵心冰釋再拜告曰夫仙道天地之道也轉拜宛丘丘曰汝名在仙籍執此操修不日可到何必多求因命二童送行先生再拜告別二童送至迎所相別而歸

第四回 鐵拐獨步遇師

却說先生自華山別歸復居岩穴深林深會老子之旨熟思宛丘之語運道益堅用力益切能出陰神四方清逸幽人聞風輿起相與往來多求為之徒者一日先生與其徒論道忽有祥光透其戶牖先生觀之良久乃曰此氣非常必應異人降臨吾室乃獨自出齋散步高山絕頂見一鷹振羽高岡喟然嘆曰詩云綿蠻黃鳥止於丘隅知其所止也此鷹獨立於此誠為知止即有清閑弓矢之徒惟嗟望繪繳之巧安能旋乎奈何世人營營逐逐爭蝸角虛名覓蠅頭微利自驅陷井至死方悔豈不出此鷹之下乎吾益有以自傲矣因口占一絕云知止不求才金睛半倦開振衣千仞岡何必戀塵埃吟畢正見祥雲縹緲清氣汪洋見二人跨鶴而來向前視之乃老君宛丘也先生急忙禮拜老君笑謂李曰觀子今日之遊固然足以發吾昔日之旨矣乃與李同至茅齋先生再拜請教老子曰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無為遊心欲淡浩

氣欲養。與物自然無私焉。因與李約曰。吾欲遊西域諸國。欲偕汝行遊。可於十日後。神馳吾側。無相違也。言訖。即同宛丘。駕鶴望空而去。先生目送嘖嘖稱善。乃回茅齋。不覺光陰易過。十日已週。乃呼其徒楊子。囑曰。吾將出神。赴老君之約。於華山。留魄在此。倘魄魂七日而不返。方可將吾魄化之。若七日未滿。當好爲吾守此魄。勿使傾壞。以違吾言也。囑畢。靜坐遊神而去。

第五回

囑徒守尸誤化

却說其徒受命守尸。加意防護。日夜不敢少休。及至六日。忽見家人馳至促之曰。母病十分沉重。死而復醒。專待一見。可急馳歸。楊子大哭曰。母病危急。師魂未還。如我去。尸誰與守。家人曰。人死固無復生之理。况死已六日。其中肺肝必腐。猶望其生。是守膠柱之見也。不亦愚乎。况師以我合親。以天合孝。與友固不能兩全。而親與師又豈容並大。雖成我之恩。與生我者並重。其中不無緩急之分。縱終養之道。與受命者同。其內不無常變之別。吾以爲師守六日。雖不終期。失信之罪。猶可逭也。倘親一旦告終。送死不及。終天之恨。其誰逭之。不如便化其尸。速歸事母。庶可兩全。否則非吾所能及矣。楊子聞言。一心猶豫。但事已如此。不可得兼。只得聽之。乃具豆積薪。置尸其上。陳列祭品。輓章。涕泣再拜而祭之。其輓章曰。「母病不可起。師魂猶未歸。師言將待踐。母命安忍違。舍魚取熊掌。二者難兼之。涕泣辭靈魄。華山好自依。」祭畢。燃火取豆拋散其中。火烈薪多。尸骨須臾化盡。乃望空大慟一場而歸。其母已死。

第六回

鐵拐託魂饑李

却說先生神出華山。隨老君西遊乾竺諸國。歷蓬萊方丈。遍遊三十六洞天。遨遊數日之間。多得老君之道。乃欲辭歸。老君笑而不答。爲之偈而遣之。歸偈曰。「辟穀不辟麥。車輕路亦熟。欲得舊形骸。正逢新面目。」先生辭歸之期。正當七日。却來茅齋尋魄。毛髮無存。徒亦不見。轉身見積薪之處。暖氣騰騰。幽烟寂寂。始知身尸被化。深怨弟子背盟。遊魂到處無依。日夜憑空號叫。適值饑李之尸。倒于山側。猛想老君臨別之偈曰。欲得舊形骸。正逢新面目。然此饑李之尸。卽吾面目也。數固如此。何必尤人。魂正無依。何暇擇體。于是乃附饑李之尸而起。遂其首垢其面。坦其腹。跛其足。倚紫色拐杖而行。世傳先生之形。跛惡者。蓋附饑李之體。非其本來面目也。先生託尸而起。又能辟穀變化。將手中竹杖。以水碾之。卽可成鐵。世人不知姓名。惟以鐵拐先生呼之。

第七回 仙丹起死回生

却說先生知其徒之母已死，乃自思曰：彼守我之尸而不終者，迫於母也；彼之母死而不克送者，累於我也。我不爲之起死回生，彼將終身抱恨矣。于是手提鐵拐，肩背葫蘆，逕至楊家，只見楊子哀號哽咽，頓足捶胸，撫棺長恨，欲拔劍自刎。鐵拐進前問故曰：死生有命，不可強求。人子事親，生盡孝，死盡忠，棺槨衣衾，卜之宅兆，哀戚送之足矣。何必以死繼之？楊子言曰：我因吾師神游華山，令吾守魄，約以游魂七日不返，方可化之。守至六日，適吾母以疾聞，勢不能待，竟化師魄而歸。及歸而吾母已死，是內不能盡孝於母，外不能盡信於師，母必以我慢命爲不孝，師必以我之失信爲不忠。不孝不忠，衆人恥於當時，君子羞於後世。天地罪人，世間廢物，速死已晚，何敢生焉？言訖，復欲自刎。先生持之曰：忠孝在於立心，君心如此，則君所謂不忠不孝者，實大忠大孝也。吾因出游，得異人傳授起死靈丹，必待善人方可援救。今子善人也，該與爾母飲之，或能回生。末可知也。楊子聞言，急忙拜跪求藥。先生於葫蘆中取出一丸，以水調灌，口中須臾氣轉，臉紅長嘆一聲而起。如素無病者，合家稽首拜謝。先生求其姓名，先生曰：吾即汝師也。因汝化我尸，我附他形而起，又知汝母已死，恐必相怨於吾，故來相救耳。今聞汝言，吾子之用心不爲過舉。汝母今日回生，可就終養，復以一丸遺楊子曰：服此可無恙，後會尚有日也。楊子再欲求問先生，忽化清風而去。楊子望空拜謝，服其丸，事母終老，却尋李鐵拐舊處，二百年後，鐵拐引之同昇。

第八回 戲放青牛亂宮

却說鐵拐自救其徒之母，復歸老君之所。老君曰：今番汝必了悟也。乃設宴相款，極歡而罷。一日，老君出游，鐵拐與諸仙童戲曰：青牛在此，與汝各跨一會遊樂何如？仙童道：可於是鐵拐向前解其繩鎖，將欲跨之。那青牛見其形貌跋扈，打了一驚，爭脫韁勒，如天崩地裂，逃出雲霄。鐵拐同仙童追趕半日，不能得及。兩下各相埋怨，爭論適老君歸，問曰：何故爭嚷？一童告曰：鐵拐與二童欲騎青牛，牛見鐵拐驚恐，逃韁而去。四方尋覓不得，是以爭論。老君呼衆責曰：此牛前番飛下凡間，惹下許多災禍，遣人力追方得吾故鎖之。今汝等又作戲放去，又不知作何禍於人間。汝等罪過不小也。因杖其二童，謫降鐵拐下凡，將功兌過。方許復歸。一面使人尋覓青牛去了。却說那牛得脫韁鎖，如龍歸海，似虎還山，跳躍千般，奔騰萬狀，竟投西域而去。忽聞鼓樂喧天，笙歌括耳，回頭一看，乃大秦國之處，煢煢燈火，燁燁太極之林光，嫋嫋香烟，接九天之

雲霧品物極水陸之陳，窈窕盡燕趙之美，翩翩舞袖，百媚春色，婉轉歌喉，雕梁旋繞，果王家之樂地，人世之歡欣，皆牛見此，頑心頓生，乃自思曰：此處快樂如此，我不在此居住，更欲何之？於是顯其神通，竟入宮掖，先將國王攝出，置於二十里外，虬松岩下，宮中鼎沸，王后傳旨不見國王，俄而王從空飛下，狀貌恰肖淫亂後宮，無能辨者，惟王后察其舉動，言談非王體態，次早傳旨宮中有怪，羣臣皆至觀，牛精慨然冠服臨朝，臣下亦莫之辨，惟后力言其非，羣臣正無可奈何，值欽天監奏稱：妖星犯主星至急，羣臣始疑，然亦未敢明言，現在之王為怪，因出榜尋覓真主，俄而有樵夫報稱：二十里外，虬松岩下有一人，玉冠王服，號叫羣臣，援救羣臣，聞之，悉奔近，駕牛精在宮內大怒，竟將后收冷宮，諸嬪見其威勇，任其淫辱，莫敢言其非者，且說羣臣救駕見王，王在岩上高峻處，不能得下，乃用架及岩使大力者，以繩繫筐盛王於筐中，漸放而下，羣臣拜伏謝罪，請問其故，王曰：昨夜二時有一牛頭者，越入宮中，負朕至此，羣臣奏曰：其人今假陛下容貌，現在宮中，王后指斥其怪，且被囚入冷宮矣，王曰：似此可差，羽林軍入宮擒出斬首，一聲旨下，羽林軍士火砲震天，旌旗耀日，望後宮進發，羣臣督其陣後，方及宮門，忽宮中大吼一聲，那妖放出一把火來，燒得羽林軍士七東八西，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羣臣急退，王曰：吾觀此妖，法術無邊，不可以人力敵也，衆卿有何高見，速奏朕知，言猶未了，一人出班奏曰：雖此千里有一玄女神廟，其神最靈，四境之內，凡有災難，求之必應，况陛下為社稷之主，宮殿係根本之區，怪物放恣如此，神女豈容之哉，願陛下齋戒虔誠，致禱於玄女神娘，必能顯跡驅除也。

第九回

秦王請禱玄女

却說國王聞奏畢，如其言，沐浴齋宿，傳檄親禱於玄女廟中，檄曰：

朕膺天命，撫有大秦，萬幾朝夕，乾乾民瘼，晨昏切切，深幸民安如堵，災禍不生，不意變起蕭牆，患生宮闈，今有牛頭妖怪，潛入深宮，逞異類之雄威，放朕躬於岩穴，起豺狼之毒性，囚朕后於冷宮，淫辱妃娥，污穢宮闈，八方懷怒，七廟含羞，曾敕羽林問罪，反遭屠戮之凶，故宜司馬報仇，又乏制禦之策，虔心禱禱，祈顯神靈，倘除妖物於宮闈，願新廟貌於不朽，檄文傳至神明鑑之。

國王禱畢，將檄文燒化，自回太廟，與羣臣商議破妖之策去了，却說玄女覽過檄文，登雲一看，乃知青牛作禍，因自言曰：老君何故疎虞，致令此怪作禍，本待誅戮，但於老君面上不便，於是一面差人將簡書奉知老君，一面託夢於國王，曰：可於明日點兵攻擊，我自有限制妖之法，大喝一聲，甦醒國王，驚醒，乃是南柯一夢，即起呼羣臣曰：適來夢一女子，教我點兵

攻擊。彼自有制妖之法。此夢果可信乎。羣臣曰。此必玄女指示。可依其言行之。必有應驗。國王次晨即下旨。點兵五萬。圍定後宮。那妖正在宮中作法。聞兵四面圍擁。即噴一口法水。化成火輪火箭。正待要燒秦兵。忽一女手持淨火瓶。從空散下。其火盡滅。青牛向前一望。只見玄女在上。忽欲變去。被玄女將劍一指。現出真形。不得能脫。且說老君在堂。正查青牛之事。忽報玄女有使至。老君令喚入。使者呈上雲箋。老君開讀書略曰。

道長淨居法界。青牛肆毒大秦。其久不之返也。何故。

讀罷嘆曰。不意此畜擾害如此。謂使者曰。爲我拜上玄女。匆匆不及回書。即命人收拾此畜。是了。使者去。隨即命徐甲曰。可執符帶鎖。速往大秦。收取此畜。而回。徐甲領命。遂往大秦。正值青牛與玄女相戰。乃向前大喝一聲。投符牛背。鎖縛牽出宮門。投東而去。宮中悉平。國王回宮。迎出其後。整理宮中。敕封玄女。大其廟宇。罷其夜宴餘事。亦不追究。

第十回

鐵拐屢試長房

却說鐵拐因放走青牛。老君斥下立功贖過。乃化身一老壽翁。隱其名姓。背一葫蘆。施藥於汝南市中。病者求之無不立驗。因懸一壺於肆頭。及罷市。即跳入壺中。市人皆莫之見。有費長房者。官爲市長。一日在樓上靜坐。忽看而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老翁曰。子明日更來。長房次日果往。翁乃與之俱入壺中。但見玉堂廳屋。旨酒佳肴。盈衍其中。飲畢而出。翁囑不可與人言。後乃就長房樓上曰。我仙人也。以過見責。今事畢當去。子能相隨乎。樓下有小酒。與卿爲別。長房使人取之。不能舉。令十人扛之。亦不能舉。翁笑而下樓。以一指提上。視其器如只一升許。而二人飲之。終日不盡。長房心欲求道。乃以家人不忍相離。爲憂。翁知其意。乃折一青竹。度長短如長房。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之。乃長房也。以爲縊死。大小哀號。遂殮殮之。長房立其傍。莫之見。於是遂隨翁入深山。踐荆棘。於羣虎之中。使之獨處。而長房不懼。又留長房於室。以朽索懸萬斤之石於其上。衆虎競來。咬索欲斷。長房亦不移。翁曰。孺子可教矣。復使食糞。中有三蟲。臭味殊甚。長房心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能奈何。長房欲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頃刻至矣。至當以竹杖投葛陂中。又爲作一符曰。以此能驅使鬼魅。長房乘杖。須臾歸。自謂去家甫經旬日。而已十餘年。即以杖投葛陂。回視則龍也。家人謂其死久。驚訝不信。長房曰。往日所葬竹杖耳。家人發塚。則竹杖猶存焉。自後遂能醫療百病。鞭笞百鬼。驅使社公。或已獨坐。悲怒。人問其故。曰。吾責鬼魅之犯法者也。又嘗食客。而使使至宋市魚。須臾還。乃飯。或一日之間。人見其在千里之外者。數處。桓景嘗學於長房。一日謂景曰。九月九日。汝家有大災。可作一囊。盛茱萸。繫臂上。登高山飲菊花酒。禍可消。景如其言。舉家登山。

孟夕方返，見牛羊雞犬皆暴死焉。一日，長房自失其符，竟爲衆鬼所殺。却說鉄拐自謫降後，立功滿足，復歸老君之所謝罪。後來得爲上仙，乃乘雲碧落，跨鶴瑤天。每降凡間，則入貧子隊中。南中一家，設大功果。老仙至，有樵樓執持牌二童子，忽對語曰：「明日設功果之家，那脚爛貧子乃鉄仙老仙也。當往見之。」一童曰：「諾。適有守更之夫，得知大異其事。次日往設功果之家視之，果有爛脚貧子，在灶邊向火。更夫即拜之，求度貧子曰：「何以知之？」更夫曰：「昨日見樵樓二童對言，故知大仙來此。」貧子曰：「但從我來，即度你。」那貧子却從灶中走去。更夫怕火燒身，竟不敢從。後歸至途中，復遇貧子在前，再追至求度。貧子曰：「汝今且歸，爲我釘起樵樓二童，却來橋上會我。」那時自我有船來接你，汝可跳於船上，便是度汝之處。毋得恐懼也。更夫歸至樵樓上，果將二童釘起。夜來其童哀叫，痛苦萬端，深怨更夫。次早更夫，竟往橋上候貧子船隻。自辰至午，不見貧子，只有一葉小舟流至。更夫不敢上，忽貧子亦至，曰：「何不更夫？」更夫曰：「葉舟安能重載？」鐵拐曰：「汝凡念太重，不可度矣。」乃自跳入舟中，衝風逐浪，駕入雲中。有鍾離采和仙姑等八仙侶，乃從上流指點援引而去。

第十一回

鍾離將兵伐寇

鍾離名摧，燕台人。後改名覺，字寂道。號和合子，又號王陽子。又號雲房先生。父爲列侯，官雲中。誕生真人之時，異光數丈，狀若烈火，侍衛皆驚。真人頂圓額廣，耳厚眉長，目注鼻赤，口方頰大，唇臉如丹，乳達臂長，如三歲兒。晝夜不聲，不哭不食。第七日躍然而言曰：「身逐紫府，名書玉京。及壯仕漢，爲大將。忽有邊報，言吐番率衆三十萬，號五十萬，侵犯邊疆，擄掠婦女，虜劫民財，勢如山崩潮湧。守臣抵敵不住，望風而走。乞發大兵，退虜。倘若遲緩，邊疆莫保。實爲緊急，報聞朝廷。京畿震動。天子乃宣羣臣共議，敕命大將鍾離權統兵五十萬，號八十萬。卽日起行。朝內羣臣送至郊外，餞別并作詩以壯之。詩曰：『大將出皇都，腰懸金僕姑。笑談空醜虜，聲譽勒丹青。』鍾離自別朝臣，點齊車仗，糧草兵甲，一一整備。乃傳令三軍曰：『自古中華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事中華。未聞夷狄逞強，侵侮中國者也。大漢開基以來，四海永清，蠻夷効順。今者吐番小醜，侵略邊疆，九廟震驚，社稷搖動。正臣子竭忠之日，軍士用力之秋。聖天子以大將囑我，統爾三軍。凡三軍之士，各宜有勇知方，不負上意。今與爾約，遇敵必鼓勇前進，毋得退縮。逡巡在路，當恪守節制，毋得侵掠禾稼，擄取民財。淫亂婦女，凡此之類，有一犯者，斬首示衆。其奮勇克敵者，奏功之日，重賞重用。久不虛示。自約之後，各宜遵守，毋取罪焉。令畢，三軍肅然。乃遣先鋒前行，兵分三隊。自將中軍，督前後二隊一齊進發。果是旌旂蔽日，金鼓喧天，堂堂大國，威風凜凜。上邦氣象，有詩爲證：『將軍西伐陣雲高，氣旺虹霓耀錦袍。風動角弓鳴塞外，功成丹詔出層霄。』

第十二回 鍾離不聿交兵

三軍倍道而行，早到奇水之上，與吐番之兵相對紮營。次早兩軍各列成陣，只見一聲砲响，金鼓齊鳴，漢軍陣上旌旗開處，擁出一員大將，眉如雙劍，面若塗朱，紅袍金甲，橫鎗立馬，陣前番兵陣上擁出一員大將，金盔銀甲，執古定刀，立馬陣前。二將果是英雄，當日有詩爲證：「二將交兵日，英雄不可倫，氣奔天地裂，威震鬼神驚，金鼓搖山岳，旌旗亂日雲，安危憑一擊，千古說離分。」漢將鍾離高聲喝番將曰：「中國撫柔四夷，猶之赤子，不朝者置之度外，奉貢者厚往薄來，四海傾心，遐邇仰德，何你吐番不思傾心歸順，以沾皇仁，願乃屢懷反側，擾我邊疆，豈不謂大國少問罪之師乎？如速歸降納貢，不失封職，倘仍執迷不悟，齏粉目前，番將粘不聿答曰：「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高才捷足者皆可得之，汝漢可得之他人，我亦可得之於漢，乘除有數，無足怪者，且天地生人，猶如一體，固無內外之分，亦無華夷之別，我昔納貢，自不與師，今已與師，必無降理，請決雌雄，以分勝敗。」鍾離聞言大怒，提鎗直取粘不聿，舉刀來迎，兩馬相交，約鬪八十餘合，不分勝負。不聿思勝不得，鍾離買個破綻，回馬就走，鍾離策馬趕去，心中亦自提防，不聿挽弓搭箭，扭身一箭射來，鍾離急躲，箭從耳邊過去，鍾離回馬便走，不聿趕來，却暗取飛刀，望後一擲，不聿眼快，把刀急架，僅傷面上一痕，如線，不聿吃了一驚，回馬便走，鍾離不追，兩下却混戰一場，各自鳴金收兵回寨。

第十三回 鍾離大破番陣

却說鍾離回到寨中，點校軍士，多有帶傷，皆令行軍醫生醫治，自思番將英勇，明日戰時，力敵難以取勝，必須用計勝之。乃連夜急遣輕騎二萬，分作四面埋伏，但聽連珠砲响，四面齊起，以擒番將。又令三軍四鼓造飯，五鼓排陣，平明交鋒，又令一軍但看番兵敗走，只掠其輜重，據其營寨，吩咐已定。各軍各自去了，却說番將回帳，檢點軍士，折傷甚多，自思漢將武藝高強，不若明日與之鬪排陣法，便就陣中擒之，則漢人不敢正視，那縣可破竹而下，乃傳令軍士三鼓造飯，四鼓飽食，五鼓自騎駿馬，橫古定刀，執鋒旗一面，往來指引，布一陣子奇水之西，以待漢兵攻打，那陣布得整整齊齊，重門疊戶，接天地自然之秘藏，鬼偵不測之機，果然高妙，及至黎明，漢將陳兵，望見番將之陣，布得堅如城郭，門戶周旋，鍾離大驚曰：「吾謂不聿一勇夫耳，不料深識兵機，善知陣法，如之奈何？」乃急上將台觀望，一遍良久，曰：「原來乃八卦陣也，彼設此陣，欲我攻擊，倘不得破，卽就陣中擒我耳，既如此，可將計就計，乃呼牙將馮已上台問曰：「汝識此陣否？」已言不知，鍾離指點

告曰：此八卦陣耳。其陣內按八門，八門者，休生傷杜景死驚開也。惟從生開二門進之則吉，其餘皆凶。汝可熟認其門，帶精騎二千，從東南青旗角上殺入，繞東北黑旗而出，復從東北殺入，遶過東南，其陣自亂。我以大兵隨後攻之，克敵必矣。汝可熟記，細心攻打，勿使差錯，以誤大事。馮已領命，細觀熟察。下台帶領精騎二千，竟從東南角青旗處奮勇殺入，遶出東北陣中，皆莫敢當。復從東北殺入，衝過東南陣中，把立不住。一時皆亂，馮已見陣勢已亂，大叫士卒曰：將軍算計已定，丈夫立功正在于此。士卒齊喊一聲，衝突軍中大亂。鍾離見彼陣中旗旛散亂，麾兵大進，一聲連珠砲响，四面伏兵盡起，圍裏將來，殺得番兵尸橫遍野，血流成川，不聿棄寨逃走。漢兵追趕二十里而返，獲其寨中糧餉兵甲無數。收兵奏凱回營，大勞三軍不題。

第十四回

番兵打敗漢軍

却說鍾離原是上界仙子，因掌書有過，謫下界中。至此當破陣征戰之時，正值鐵拐從空而過，一見殺氣騰騰，佇空一望，乃鍾離與番將大戰，鐵拐曰：鍾離當復道超凡，何乃執迷不悟如此？且夷人固不可滅，收功自有其人。設使鍾離收其全功，必至封侯加爵，彼時沈溺太深，有誤大道，不若使之戰敗逃回，出迷路而超仙界，豈不美哉？於是化作老翁，竟投番營而去。却說番將大敗之後，收兵計數，十停已去八九。正思報復無計可施，愁悶悶悶，坐帳沈吟。忽小軍報道：營外有一老翁來見，不聿自思此翁求見，必有說也。命請入。老翁入帳，見不聿揖而不拜，不聿問曰：翁來何事？翁曰：特來賀將軍耳。不聿曰：吾將敗兵，喪羞慚無地，何賀之有？老翁曰：將軍差矣。勝敗兵家之常，若再戰未可量也。奈何一挫而遂失其銳乎？吾以為漢兵得勝，其志必驕，今夜劫營，定獲全勝。況中國將星隱隱不明，難星侵之至急，今夜彼營必有大災，其兵必亂。此時將軍四面穿穴，彼皆以為從天而下也，豈有不勝之理哉？言訖，即辭而去。不聿聞言大喜，便下令一更造飯，二更劫營。有末將必勿進，曰：漢將多謀，老翁之言恐有詐也。何可信之？不聿曰：汝言雖是，但老翁之言深合兵法，且吾亦久懷此意矣。汝但鼓勇聽令，再勿深疑。隨即點精兵四萬，分爲四路，飽食而進，每路兵分作兩隊，以防前後救援。一更之後，人腳敲馬摘鈴，悄悄望漢營四面埋伏而去。但看火箭四面皆起，其營中之失與否皆不論也。却說鍾離得勝回營，大勞三軍，論功行賞。將至三更方罷，牙將馮已進曰：敵人雖敗，士卒尙多，今夜可防劫營之患。鍾離曰：汝言正合兵法，吾自備之。汝在外更宜謹慎。馮已領諾而出。時至三更，忽後營火起，乃鐵拐所爲也。值天風驟發，火逞風盛，風加火勢，連燒大營。軍士急救，不能得滅。正在驚慌，番兵望見火起，急放火箭，四面伏兵一齊鼓噪，突入漢軍馬不及鞍，人不及甲，望風奔走，自相踐

踏死者不計其數。鍾離挺鎗直出，正遇不韋戰十餘合，見軍士亂逃，又不知敵兵多少，只得落荒而走，行不數步，又被番兵攔住，後面不韋又到，正在危急，却得馮已挺身殺入相救，未及脫身，坐下馬却被亂箭射死，馮已奪得番兵一馬，與騎走上山坡，回頭一望，只見營寨皆焚，黑夜如同白晝，全軍盡失，左右止得十人，大叫一聲墜于馬下，馮已急忙扶起，背後追兵又至，已曰：將軍急行，吾自斷後。鍾離乃放馬望山谷而去，番兵亦不追趕，餘話不題。

第十五回 鍾離敗逃山谷

却說鍾離單騎奔走，望見火光漸退，喊聲不起，方自放心，自思爲國大將，統領三軍，方欲澄清海宇，掃蕩醜虜，功業著于當時，聲名垂于後世，以爲一代偉人，不意軍中失慎，正張逐北之威，營內火炎，竟成敗夫之名，全軍皆喪，單騎自奔，上負朝廷，下誤大事，不惟君上見罪，然亦有何面目以見父老乎？果是身亡我也。語云：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其然乎？在路自傷，自嘆行至平明，不知去路，又無人家可問，只得縱馬前行，看看日中人飢馬餓，細觀前路盡是山蹊小徑，並無大道，只得勉強又行數十餘里，不覺紅日西沈，月輪東上，走入深林之中，隱隱幽幽，草木叢雜，寂寞無邊，憂愁愈甚，仰天歎曰：此絕地也，正立馬躊躇，進退不得，忽山谷中轉出一個胡僧，其人碧眼豐顛，蓬頭露頂，身披草結之衣，手執竹籬之杖，大步前來，有忻忻自得之衷，懷落落不凡之氣象。鍾離見其不凡，下馬拱手問曰：鄙人爲大漢將軍，從征北番，失利，迷失此路，伏望祖師指引宿處，俾尋歸路。脚恩非淺，胡僧點頭不言，但爲之前引，至數里外，見一村莊，曰：此東華先生成道處，將軍可以稍息矣。言訖揖別而去。鍾離見其處清幽寂靜，迥別塵凡，異草奇花，蘭芳桂馥，嬌黃嫩綠，色奪綺羅，一派流泉，兩行松柏，恍惚三徑開來，未審人間天上，乃從容繫馬莊前，未敢高聲驚動。

第十六回 東華傳道鍾離

却說鍾離獨立良久，忽聞莊內有人吟詩一首，詩云：「自樂平生道，烟蘿古洞間。野情多放曠，身伴白雲閒。有路不通世，無心孰可扳。康莊孤夜坐，圓月上前山。」歌畢曰：此碧眼胡僧饒舌也，只見一老人披白袍裘，扶青藜杖，啓門拱手言曰：來者漢大將軍鍾離權耶？鍾離聞言大驚，知其人爲異人，向前揖而答曰：是也。老人曰：何不寄宿山間？鍾離曰：不才受命征番，大軍失利，孤騎奔逃，遍尋客舍僧房，則盡草茅荆棘，尋問路徑，飢餒殊甚，不意遇一僧人，引至莊所得觀尊顏，乞望容留，自當厚報。老翁延入莊中，飲以麻姑之酒，食以胡麻之飯，因謂之曰：功名富貴，總是浮雲，戰爭攻取，都爲氣運，曾見

萬古以來，江山有何常主，富貴有何定數，轉眼異形，猶之黃梁一夢耳。若貧道行年差長，看破世情，閉居自適，遠脫樊籠，雖不能入道超凡，庶幾不爲塵世所羈矣。將軍何必苦戀功名，勞思俗慮，鍾離想其言談情切，意味深長，頓釋虎豹之雄心，轉爲鸞鶴之觀念，因請問其養生之訣。翁曰：養生無他，但虛其心，實其腹足矣。鍾離曰：何謂虛其心，實其腹，翁曰：心爲一身之主，論其本末，洞洞空空，原無一物，自人累于物欲，而虛者始實，必却其反，欲其原則，虛者常虛，而神在萬物之表矣。腹者精之關，究其始生，保合完固，毫無滲漏，自人得形于色，而實者始虛，必固其精室，其慾則實者常實，而精在不損之天二者完全，則老者可童，少者可壽，可以身遊紫府，可以名書玉冊，寧曰僅僅養生已哉。鍾離聞其言，乃大悟曰：若非仙翁提醒迷途，幾乎一生終陷塵網，即以師事老人，老人以長生秘訣金丹火訣青龍劍法，悉授鍾離，次日辭歸，老人指以路途，回顧莊房，不見其處，鍾離嘆曰：真異人也，乃尋歸路望家而去。

第十七回

飛劍山嶠斬虎

却說鍾離得老人指示，回至家中，先是家人聞其與北番戰敗，蹤跡杳然，皆以爲沒於軍中，舉家號哭挂孝，至此突歸，一家忻喜無限，問其敗陣根由，鍾離備言其故，以及單騎自逃，迷失山谷，胡僧引路，仙翁傳道數端，其家人曰：當日汝生時，曾有異光數丈之兆，初能言，又有身遊紫府，名書玉京之句，固知其異常之遇，不應死於干戈之中也，乃設筵慶賀，盡歡而罷，居數日，鍾離自思敗陣私歸，朝廷若聞之，必深加罪，今既得仙人指示劍法，時刻難忘，乃欲遁跡修真，適其兄鍾離簡者，亦仕漢爲郎中，素性慕道，棄職在家，聞權之言，喜而不寢，即欲與之偕行，權乃辭別家眷，披道服，執拂塵，兩角帶，警二人飄然竟投華山三峯而去。道經小溪，見白鷺立於澗邊，權謂簡曰：鳧之頭何短，鷺之頸何長，欲斷彼而續此，其可得乎？吾以爲天下之事，其不可短長者固多也，吾人豈能識破機關，至道即在目前，天地皆吾掌握，但世人惟欲難割，所以大道不達也。議論未終，忽喊聲大震，視之乃衆人逐虎也，那虎生得白額金睛，威猛無比，每每出山傷人，有一寡婦之子，年十餘歲，一日同僕入園取菓，爲虎所食，其母痛恨至極，竟訟於縣，縣令哀其情切，命獵戶率居民捕之，衆人長槍短刀，鳴鑼圍至山下，其虎在山大吼一聲，奔騰下嶺，連傷數人，咬牙咆哮，依負南山之嶠而立，但見逐虎之人，大半驚倒在地，其中有勇敢之士，亦徒攘臂觀望，不敢向前，適二人到其處，衆人見鍾離身體魁梧，狀貌清奇，乃相謂曰：若得此人共搏此虎，不難得也。中有一人曰：彼道者以救人爲本，何不迎之，衆人皆至權前求助，曰：此虎傷害多人，本縣出令剿捕，其虎勇猛難當，見今又害數人，負嶠而立，伏望道長仁慈助力，與民除害，權聞言未及答，其兄簡謂之曰：孽畜如此爲害，汝

云已得青龍劍法何不試之權曰諾即取劍在手大喝一聲望嶠擲去那虎大叫一聲鮮血淋漓墜於山下衆人稱異齊來拜謝問其姓名鍾離笑而不答但收劍歸鞘兄弟自相談論而去

第十八回

點金濟衆成仙

二人行了數日不覺已到華山見其接連天日吞吐雲霞果是名賢隱跡之鄉仙子傳真之處有詩爲證詩云「山聳霄漢外雲裏路岩峽瀑布流千丈如鋪練一條下有棲心窟橫安定命橋巍巍鎮世俗華山名獨超突兀三峯接九天雲霄深處卽神仙分明指汝超凡路何事男兒到此邊」兄弟尋至三峯結早爲廬日夕修煉期年之內未見成功一日出遊見貧人填道問其故曰乃年歲不登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之四方權歎息久之回至山中言於簡曰飢饉荐至民不堪生殊爲可憫簡曰濟人利物仁人之心汝識金丹之道不度斯世之民成之何用權曰吾亦將欲試之乃取銅錫之類於前少放靈藥以火變之皆成至寶廣佈貧民因之而得命者千百萬家一日有上仙王玄甫者知鍾離道將有得降下仙班訪之鍾離見其丰神特異言論奇妙拜求長生之訣王曰心邊遠而無動氣綿綿而徘徊心涓涓而遺轉神混混而往來開岷崙放七竅斂元氣於九垓擊破玉關神光方顯寂然圓郭一任往來言畢而去一日又遇華陽真人傳以太乙刀法火符內丹於是洞曉玄元之道深明來往之機一日別其兄獨遊雲山至魯居郟城之崆峒於紫金四諸峯居之忽石壁猛响一聲開若門戶鍾離直入其中見一玉匣啓而視之乃神仙祕訣也鍾離懷之而出未幾其石復合居數日乃復歸三峯玩其祕訣遵而行之忽五色祥雲滿戶仙樂頻奏漸入齋中有仙鶴呼權曰玉帝有命迎君回天且轉復舊職矣權別簡曰兄少留此不久卽復會也乃授金簡玉冊乘雲仙去簡與權別深求祕訣之理更加修煉之功臻清淨無爲之字金簡玉冊之要遂能察往知來通玄入妙一日雲房跨鶴到曰兄今至道已開塵緣已滿不可復留此山矣乃與之同日昇天度純陽而去

第十九回

采和持板踏歌

藍采和者乃赤脚大仙之降生也身雖爲人不昧本性放蕩不羈玩遊一世常衣破藍衫大襦墨水腰帶闊三寸餘一脚着靴一脚跣足夏則加絮衫內暴烈日中而不汗冬則單衣面玩雪耳口鼻氣出如蒸每於城市乞錢手持大拍板長三尺餘醉而踏歌老幼皆隨觀之似狂非狂歌則隨口而作皆有神仙意人莫之測得錢則用繩縛之而行或散去亦不之

願見其錢或賄貧者。或與酒家周遊天下。人有自兒童時見之。及白髮之時。復見之。其狀貌如故。衣履如故。後遇鐵拐。相與講道。一日於濠梁酒樓上。飲酒。聞空中有笙簫之音。忽然乘白鶴而上。落上衣衫靴帶。相移冉冉而去。人視其服。乃玉也。旋亦皆失去。後復每每見之。采和有歌詩十二首。歌云。其一「時人想雲路。雲路杳無蹤。山高多險峻。澗中有真龍。碧草前兼後。日雲西復東。欲知雲路在。雲路在虛空。」其二「我見世間人生而還復死。昨朝猶二八。壯氣盈襟袖。如今七十過。困苦形憔悴。恰似春日花。朝開夜落矣。」其三「白鶴那肯化。千里作一息。欲往蓬萊山。將此無糧食。未達毛已落。離羣心慘惻。却歸舊來巢。妻子不相識。」其四「垂柳暗如烟。飛花飄似雪。夫去離婦川。婦在思夫縣。各在天一涯。何時復相見。寄語明月樓。莫棲雙飛燕。」其五「驅馬珊瑚鞭。馳驅蕩蕩道。自矜美少年。不信有衰老。白髮自應生。紅顏豈長保。但看此邱山。誰是蓬萊島。」其六「本志慕道倫。道倫常獲親。時逢杜源客。每接話神賓。談玄明月夜。窮理日臨晨。萬機便混跡。方識本來人。」其七「鐵筆大縱橫。身材極魁梧。生爲有膽身。死作無名鬼。自古如此多。君今爭奈何。可來白雲裏。教你紫芝歌。」其八「浩浩黃河水。東流長不息。悠悠不見清。人人壽有極。我欲乘白雲。曷由生我翼。唯當少壯時。行任須努力。」其九「我今有一襦。非羅復非綺。借問作何色。不紅亦不紫。夏天將作衫。冬天將作被。冬夏遞互用。長年只如是。」其十「世事何悠悠。貪心未肯休。聽盡天地名。何時得歇頭。四時凋變易。八節急如流。爲報大宅主。雲地騎白牛。」其十一「高高山頂上。四顧極無邊。獨坐無人知。孤月照寒泉。泉中且無月。月自在青天。吟此一曲歌。歌中本是禪。」其十二「東家一老婆。富來三五年。昔日貧於我。今笑我無錢。渠笑我在後。我笑渠在前。相笑倘不止。東邊復西邊。」

第二十回

張果騎驢應召

張果者。混沌以來白蝙蝠也。其受天地之氣。得日月之精。歷歲久遠。化而爲人。後隱於恆州中條山。得受宛丘鐵拐諸仙論道說法。往來汾晉間。長生不老。父老云。自爲兒童時見之。已言有數百餘歲。常乘一白驢。每倒騎之。日行數百里。休息之時。則折疊之。其厚如紙。藏於巾箱中。欲騎則以水噴之。復成爲驢。倒騎於其上。奔躍而去。唐高宗徵之不起。武后召之。乃出山。佯死於妬女廟前。時方炎熱。須臾臭爛生蟲。一時人皆信其死。後有人於山中復見之。開元二十三年。明皇詔通事舍人裴晤。馳詔於恆州迎之。果對晤氣絕而死。晤乃焚香。宣天子求迎之意。俄而漸甦。晤不敢逼。馳還京中。奏其事。明皇復命中書舍人徐喻。通事舍人盧重玄。齎敕書迎果。果見其誠。竟到東京。命於集賢院安置。更加禮敬。公卿皆往拜謁。帝問以神仙之事。果不答。但息氣至累日不食。一日見帝。帝賜之酒。果辭曰。小臣飲不過三升。有一弟子可飲一斗。明皇

聞之喜。令召之。俄頃一小道士自殿簷飛下。年可十五六歲。姿容俊美。步趨閒雅。拜見上。言詞清雅。禮數中度。明皇愛之。命坐果曰。弟子當侍立。明皇愈喜。賜酒飲。及一斗。果辭曰。不可再賜。過飲必有所失。此特致龍顏一笑耳。明皇必欲賜之。醉酒後。頂上湧出冠衝碧色。忽化爲金榼。上及嬪妃皆驚笑。視之失道士矣。但金榼在地。驗之。乃集賢院金榼也。其榼貯酒一斗。又能指鳥鳥落。指花花落。指鎖門開。復指之如故。又能徙宮殿於他處。復能徙之原處。入水不沈。入火有蓮花托之。而出。累試仙術。不可窮述。常自言我生堯丙子歲。其顏貌若六七十許。時有邢和璞善知人壽夭。帝令推果年。則茫然莫知。有師夜光善見。明皇密使夜光視果。竟不見果所在焉。

第二十一回 果老殿中辨鹿

一日。明皇謂力士曰。吾聞飲酒而無醉者。奇士也。時天寒。因取以飲果。三進頽然曰。非佳酒也。乃縮項視齒皆焦。急顧左右。取如意一試。因出藥敷之。良久其齒復粲然。如玉。明皇偶於咸陽獲一大鹿。將令人烹之。果曰。此仙鹿也。已滿千歲。昔漢武帝元符五年。有曾侍從。敗於上林。獲此鹿。乃放之。明皇曰。吾囿中之鹿多矣。况時代變遷。豈能常存乎。果曰。漢武帝放時。以銅牌誌於左上。上命驗之。果有銅牌長二寸許。但文字凋落耳。上曰。元符是何甲子。至今年數凡幾。果曰。是歲癸亥。始開昆明池。至此計八百五十二年矣。帝令太史校其歷日。略無差忒。時有葉法善者。嘉禾人。世爲道士。嘗游白馬山古室。遇二仙人。授以正一二三之法。能制服怪鬼。帝嘗徵詣京師。欲寵以官。不拜。時適在朝。上問之曰。張果何如。不敢言。上固詰之。對曰。若陛下能免冠跣足。敕臣。臣方言其實。上許之。法善曰。混沌初分時。白蝙蝠精。言未絕。忽七竅流血。僵仆於地上。急詣果所。免冠跣足。請赦其罪。張果曰。此道多口。若不罰之。恐泄天地之機耳。上復哀懇久之。果以水噴其面。法善卽刻復生。帝益重之。詔圖形於集賢院。號通玄先生。果屢陳老病乞歸。恆州帝賜絹三匹。命隨從弟子二人。給以肩輿。到恆州。一人發回。一人相隨入山。天寶初。明皇又遣使徵果。果聞之。竟卒。屍解而入仙班。弟子葬之後。發棺視之。乃空棺也。帝立棲霞觀而祀之。後有人題其圖一絕云。舉出多少人。無如這老漢。不是倒騎驢。萬事回頭看。

第二十二回 仙姑得夢成仙

何仙姑者。廣州增城縣何素女也。生而頂上有六毫。唐武后時。住雲母溪。年十四五歲時。夢一神人云。食雲母粉。當輕身不死。黎明醒覺。乃自思曰。神人之言。豈欺我也。於是日食雲母粉。果然身輕。其母因其時當及笄。欲議擇婿。姑堅執立誓。

不嫁。母竟不能屈。一日於溪上遇鐵拐采和。授以仙訣。常往來山谷。其行如飛。每日朝去暮回。持山菓歸。遺其母。母問其故。但云往名山仙境。與女仙論道耳。後漸長成。言論異常。武后聞其特異非常。遣使召之。將到京師。於中途忽然而去。使臣四下追尋。竟不能得。景龍中。鐵拐引之。白日昇仙。天生九年。見於麻姑壇。立五色雲中。大歷中。人見其在廣州小石樓。刺史高皇目擊之。乃上其事於朝。

第二十三回 洞賓店遇雲房

洞賓姓呂名岩。字洞賓。號純陽子。乃東華真人之後身也。原因東華度化鍾離之時。誤有尋你作師之語。故然後降凡。鍾離爲其師。而度之一云。其爲華陽真人後身。以其喜頂華陽巾也。洞賓爲唐蒲州永樂縣人。祖爲禮部侍郎。父誼。海州刺史。貞元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巳時生。初母就妊時。異香滿室。天樂並奏。有百鶴自天而下。飛入帳中。不見。真人生而金形玉質。道骨仙風。鶴頂猿背。虎體龍腮。鳳眼朝天。雙眉入鬢。頸修頸露。身材雄偉。鼻梁聳直。面色白黃。左眉有一點黑子。足下紋起如龜。少而聰明。日記萬言。矢口成文。身長八尺二寸。頂華陽巾。衣黃衫。繫人條狀類處子。年二十不娶。始在襍裸異人馬祖相之曰。此兒骨相非凡。自是風塵外物。他時遇鍾離采和。牢心記取。後遊廬山。遇大龍真人。傳授遁劍祛魔。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時年六十四歲。還長安。酒肆見一羽士。青巾白袍。偶書三絕於壁。其一。坐臥常攜酒一壺。不教雙眼識皇都。乾坤許久無名姓。疎散人間一丈夫。其二。傳道真仙不異途。幾時歸去願相從。自言住處連東海。別卜蓬萊第二峯。其三。莫厭追歡笑語頻。尋思離亂可傷神。閒來屈指從頭數。得到清平有幾人。洞賓訝其狀貌奇古。詩意飄逸。作揖問姓氏。且延羽士坐下。士曰。可吟一絕。余欲觀子之志。洞賓援筆書之曰。生在儒家遇太平。懸纓垂帶布衣身。誰能世上爭名利。欲事天聖上帝神。羽士見詩曰。吾雲房先生也。居在終南鶴頂峯上。子能同我遊乎。洞賓未應。雲房知其意。因與同煮黃梁。雲房自爲執炊。洞賓忽就店中昏睡。夢以舉子赴京。狀元及第。始自翰苑擢臺諫。秘閣。及指揮使。無不備歷。兩娶富貴家女。生子婚嫁早畢。孫曾雲遠。簪笏滿門。如此幾四十年。又獨相十年。權勢頗赫。偶被重罪。抄沒家貲。分散妻孥。流于嶺表。一身子然。辛苦憔悴。立馬風雪中。方興浩嘆。忽然夢覺。炊尚未熟。雲房笑吟曰。黃梁猶未熟。一夢到華胥。洞賓謂曰。先生知我夢乎。雲房曰。子之夢。千形萬狀。榮悴多端。五十年間一瞬耳。得不足喜。失何足憂。世有大樂。而後卽有大憂也。洞賓感慨。遂向雲房求度世之術。雲房試之曰。子骨肉尚未完全。須更數世。方可雲房別去。洞賓暗想雲房之言。遂棄儒歸隱。雲房自是設十難以試之。

第二十四回 雲房十試洞賓

【第一試】洞賓一日自外歸，忽見家人皆病死。洞賓委之大數，心無悔恨，但厚備葬具而已。須臾死者皆復生，而洞賓亦不之怪。【第二試】洞賓一日賣貨于市，議定其值，市者反悔，止酬其值之半。洞賓無所爭論。【第三試】洞賓元日出門，遇乞者到門求施，洞賓與以物，而丐者索取不厭，且加詈罵。洞賓惟再三笑謝。【第四試】洞賓牧羊山中，遇一餓虎，奔逐羣羊。洞賓牧羊下山，獨以身當之，虎乃釋去。【第五試】洞賓居山中，道舍讀書，忽一女子年有十七八，容顏絕世，秀美媚人，自言歸甯母家，今以日暮無處安身，借此少息。既而調弄百端，夜逼同寢。洞賓竟不爲動，如是者三日始去。【第六試】洞賓一日出外，及歸則家貲爲盜劫盡，殆無以供朝夕。洞賓略無愠色，乃躬耕自給。忽鋤下見金數十錠，洞賓以土掩之，一無所取。【第七試】一日洞賓遇賣銅器者，買之而歸，見其器皆金也，卽徧訪賣主而還之。【第八試】有風狂道士，在陌上市藥，自言服者立死，再世可以得道。旬日無人敢買，惟洞賓買之。道士曰：子速備後事也。洞賓服之，全然無恙。【第九試】春水泛溢，洞賓與衆共涉，方至中流，風濤凶湧，衆皆危懼，而洞賓端坐不動。【第十試】洞賓獨坐一室，忽見奇形怪狀鬼魅無數，有欲斬洞賓者，有欲殺洞賓者，洞賓但危坐，毫無所懼。復有夜叉數十，解一死囚，血肉淋漓，號泣言汝前世殺我，今當償我命。洞賓曰：殺人償命，理也。遂起索刀，欲自刎償之。忽聞空中大叱一聲：鬼神皆不復見。一人撫掌大笑而下，視之乃雲房也。曰：吾十試子，子堅心無所動，得道必矣。但功行尙未充足，今授子黃白之術，濟世利物，便三千功滿，八百行圓，方來度子。洞賓曰：鐵作黃金，有變異乎？曰：三千年後始返本質耳。洞賓怒然曰：如三千年後人不願爲也。雲房笑曰：子立心如此，三千八百悉在是矣。乃引洞賓至鶴嶺論道而去。

第二十五回 鍾呂鶴嶺傳道

却說洞賓在嶺問曰：仙可爲乎？鍾離曰：修之則爲仙，不修則爲鬼。顧仙有五等，法有三成。在人修持何如耳。呂曰：何謂三成五等？曰：大行法有三成者，小成、中成、大成之不同也。仙有五等者，鬼仙、地仙、神仙、天仙、人仙也。呂曰：何謂鬼仙？鍾曰：鬼仙者，五仙之下，陰中超脫，神像不明，鬼關無姓，三山無名，雖不入輪迴，但難得大道，終無所歸，止于投胎就舍而已。呂曰：鬼仙有何術何功而至？鍾曰：修持之人，始也不悟大道，而但求速成，形如槁木，色若死灰，神識內守，一志不散，定中以出陰神，乃清靈之鬼，非純陽之仙。以其一志陰靈不散，故曰鬼仙。呂曰：何謂人仙？鍾曰：修省之士，不悟大道，道中得一法，法

中得一術。信心苦志。終世不改。神氣日清。形骸日固。人間之疫。不能爲害。乃曰。人仙。呂曰。何謂地仙。鍾曰。始也。法天地升降之理。取日月生成之數。身中用年月。日中用時刻。先識龍虎。次配坎離。辨水源清濁。分氣候早晚。察二儀分四象。列五行。定六氣。聚七寶。序八卦。行九五。煉形注世。而得長生。故曰地仙。呂曰。何謂神仙。鍾曰。神仙者。以地仙厭居塵世。用功不已。而金精熟煉。玉液還丹。煉形成氣。而五氣朝元。二陽聚頂。功滿忘形。入仙自化。陰盡陽純。身外有身。脫質升仙。超凡入聖。滅絕塵俗。以返三山。乃曰神仙。呂曰。何謂天仙。鍾曰。神仙厭居三島。而傳道人間。道德有功。而人道有行。功行滿足。受天書以注三十六洞天。而返八十一陽天。在八十二陽天。而返三清虛無自然之界。故曰天仙。呂曰。鬼仙。不求天仙。亦不敢望也。地仙。人仙。神仙之法。可得聞乎。鍾曰。凡人仙不出小成法。凡地仙不出中成法。凡神仙不出大成法。此是三成之數。其實一也。汝欲求道人。固不難。以道求仙。仙亦甚易。二人相語。累日不倦。鍾于是悉傳以上真祕訣。有鄭思遠者。少善律歷。晚師葛孝危。受諸經。并丹法。居廬江馬跡山。山有虎。生二子。虎母爲人。殺虎父。驚逸。虎子號思遠。持歸養之。後虎父來。至思遠家。跪伏之。即依思遠。不去。後思遠出行。即騎虎。父虎子負其醫書。有友人許僊。患牙痛。因請思遠來醫。思遠以虎髮數條。置牙間。則思遠爲授之。虎伏不動。後仙去。爲丹陽真人。是時同太上施真人。由東南而至。相揖而坐。施真人曰。侍者何人。雲房曰。海州呂誼之子。因命洞賓拜二仙。思遠曰。看其情形。目秀精明。真心學道也。去後。雲房謂曰。吾朝元有期。當奏汝功。行于仙籍。汝亦不久居于此。後十年。洞庭湖相見。吾給金簡玉符。及金丹數粒。傳授于汝。少間。有一仙奉金簡玉符。語雲房曰。上帝詔汝爲九天金闕上仙。當即行。雲房謂洞賓曰。吾赴帝召。汝好在人間。修行功德。他時亦當如我。洞賓再拜曰。岩之志異于先生。必須度盡天下衆生。方登上界也。於是雲房乘雲冉冉而去。

第二十六回

洞賓酒樓畫鶴

洞賓既得雲房之道。火龍真人又授以劍法。始遊江淮。時有蛟精出淮水上。或沈去州縣民房。或乘風鼓浪。覆往來客船。或化爲人。淫亂良家女子。亂者即病而死。人甚苦之。官吏百計驅逐。不能制治。是時府縣正設掛榜求異人。降伏蛟精。適洞賓至。自言於府縣曰。我能除此。汝等勿憂。府縣喜甚。即請行法。洞賓拔劍揮舞。大喝一聲。望水中一擲。須臾。淮水皆赤。一大蛟死于水面。其劍復躍入鞘中。衆皆驚異。求其姓名。曰。吾回道人。也。府縣酬以金帛。皆不受而去。自是江淮悉知。洞賓自斬蛟之後。遊于岳陽。或施藥于街市。或玩遊于鄉村。欲得正心好善者而度之。通縣無有其人。適有辛氏素業。酒肆。洞賓往其家。大飲而出。竟不以錢償之。辛氏亦不問。索明日。又至。飲之而去。如此者。飲之半年。而辛氏終不與之。索錢一

日復至其肆飲之。乃呼主人謂之曰：多負酒債，久未能償，令取橘皮畫一鶴于壁上，曰：但有客至此，飲者呼而歌之，彼自能舞。以此報汝數年之值，可以償汝矣。主人留之飲，乃竟別而去。後人來飲者呼之，其鶴果從壁上飛下，跳舞萬狀，止則復居壁上。人皆奇之。于是遠近來觀飲者填肆，不數年果大富。一日洞賓復至，主人見之，延歸拜謝，大飲。洞賓問之曰：來者可多否？主人曰：富足有餘矣。洞賓乃三弄其鶴，其鶴自壁上飛自洞賓前，乃跨之乘空而去。主人神異其事于跨鶴之處，建一樓名黃鶴樓，以志其事。後人有詩一首題其上，詩云：「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遺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第二十七回 洞賓調戲白牡丹

洞賓既醉辛氏之酒，又慕洛陽之花。一日遊至洛陽，見一女子遊玩而來，年方二八，輕盈秀雅，窈窕妖嬈，眼含秋波，眉如新月，到處人人稱意。行來個個皆思，李白有詩可以讚之，詩云：「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台下逢。」洞賓想曰：廣寒仙子，水月觀音，吾曾見過，未有如此嬌度動人者。傾國傾城，沈魚落雁，可以宜人，不覺心動。近前問之曰：乃歌舞名妓白牡丹也。呂曰：良家女子則不可妄議，彼花柳中人，吾何妨一試之。况此婦飄飄出塵，已有三分仙氣，其顏色豔麗，獨鍾天地之秀氣，而取之大有裨益。于是自化爲絕樣才子，以劍化作隨行童子，丹點白金一錠，竟往牡丹之家，納其物而拜之。那女子露朱脣以答禮，啓皓齒以陳詞，更兼洞賓少年美貌，天降其心，注意頻觀，嬌態畢露，含情凝笑，妖媚俱生。比乍遇之時，又增十倍矣。請問洞賓姓名，洞賓以回道入答之。洞賓更通路，豔牡丹深加眷戀，俄而酒至對飲，酒至半酣，牡丹持酒進勸，遠婉轉之喉歌新豔之曲。洞賓此時以爲掌上之舞，般般出衆，種種動人，洞賓忘却仙凡，不覺大醉，醉而就寢。牡丹媚態百端，洞賓温存萬狀，魚水相歡，不爲過也。雲雨之際，各逞威風，女欲罷而男不休，男欲止而女又不願，且洞賓本是純陽，豈肯爲此一泄？牡丹正當陰盛，終無求免之心，是夜遂旦，兩相探戰，皆至倦而始息。自此洞賓連宿數晚，雲雨多端，並不走泄。牡丹深怪以爲異人，吾今盡其技之所長以迎之，不怕彼不歸降也。是欲逞飛鸞之勢，效舞鳳之形，盡春意之作，爲竟不能得其一泄。牡丹自覺困倦，乃謂之曰：君異人也，吾今骨醉神疲矣，洞賓以久戀塵凡，恐道友知覺，乃托言回歸。牡丹極力留之，至涕泣不忍舍。洞賓乃爲之立約而去。

第二十八回 仙侶戲弄洞賓

且說鐵拐老仙。一日下遊凡界。正在江淮外海等處。偶遇何仙姑。飄飄而來。鐵拐與之同行。因問曰。汝從何來。仙姑曰。有唐廣貞。因血疾。別夫修道。吾往而度之。鐵拐戲之曰。惟汝無夫。亦欲他人無夫耶。仙姑答曰。人皆有妻。汝何獨無妻乎。鐵拐笑曰。特留與卿作配耳。二人正在戲語間。忽藍采和騎張果之驢而至。喝曰。好好做甚事來。道友之中。一人宿娼妓。二人又私相調戲。大玷仙教清規。吾將汝等奏上帝也。鐵拐曰。汝從何來。采和曰。吾見蝙蝠老兒。息歇吾盜其驢。周遊八極。耳。鐵拐道。好好我等並無憂慮。汝盜張果之驢。賊物現在。乃欲強口奏人耶。我等當先奏汝矣。鐵拐故先向前奪其驢。三人相與大笑。鐵拐徐問曰。何人宿娼。采和曰。如果不知耶。呂洞賓。淫白牡丹。綢繆特至今。暫相別約。日復至矣。鐵拐曰。鍾離每稱其徒。資質樸實。却用如此工夫。不如同往戲之。何仙姑曰。可采和曰。汝二人先往。吾當送驢還果老去也。于是鐵拐作爲夫。仙姑作爲婦。商議如此如此。竟往牡丹家去。却說白牡丹自別回道人。終夜思其行爲。必非凡器。正在獨坐沉吟。忽有貧子來求乞。牡丹曰。何故到此。貧子曰。醫汝心病。牡丹頗有眼力。見其人言語古怪。神氣非常。與他人大不相同。與以酒食。二人求益則益之。以求財物。又與之。仙姑乃謂牡丹曰。汝曾思回道人乎。牡丹曰。然。又曰。汝知其不泄精之故乎。答曰。正不知其故耳。鐵拐曰。彼仙人也。吾今教汝。候其再至。交感正濃之時。以手忽指其兩脅。彼一時驚覺。必泄其精。此迅雷不及掩耳。乃奪牛之奇方也。汝得之。可不死矣。切勿露其機。牡丹欲再問。忽不見二人。牡丹曰。彼皆仙人也。其言不可不信。次日洞賓果踐約至。牡丹大喜。置酒共飲。夜來又與雲雨。大展其能。洞賓恣意之時。牡丹以手點其兩脅。洞賓一驚。不及隄防。竟泄其精。洞賓起曰。誰教汝如此。牡丹曰。昨有貧子教我。洞賓曰。吾乃純陽也。此二仙何饒言至此。牡丹細問其故。呂曰。彼二貧子。乃鐵拐何仙姑耳。牡丹再懇求度。呂曰。汝塵緣未滿。因與一物。曰。服此可以脫凡。乃呼童子。至前一喝。復成劍。佩腰間。騰空而起。後來牡丹亦仙去。

第二十九回

三至岳陽飛渡

洞賓在牡丹家泄精後。一別不敢再至。因自念曾有度盡世人之言。今何未能。乃復遊於岳陽之間。以賣油爲名。暗思有買不求添者。度之。賣了一年。所遇皆過求利己者。惟一老嫗。持一壺市油。洞賓與之。即持去。洞賓怪之。問曰。凡買物者。皆求多。汝獨不求何也。嫗曰。本意惟一壺。今已滿足。君之功多矣。何敢求多。復以酒飲洞賓。洞賓欲度之。見其家內有井。乃以米一把。投井中。謂嫗曰。賣此可以致富。老嫗留之。不容而去。嫗回視井中水皆酒也。賣之一年。果大富。一日洞賓又至其家。老嫗不在家。問其子曰。數年賣酒。何如其子曰。好則好矣。但苦於豬無糟耳。洞賓歎曰。人心貪得無厭。一至于此。乃

取其米而行。老嫗歸視之，井皆水矣。嫗追悔無及，洞竇從岳陽過洞庭，同鍾離度湘子而去。留詩其上云：「朝遊蓬島裏，奮楫袖裏青蛇胆氣粗。三至岳陽人不識，吟詩飛過洞庭湖。」後至宋政和中，宮內有邪魅嘗見王后妃嬪屢屢爲祟，多方計較，竟莫能除。自二月至三月，日夜不安。皇上一夜夢見金甲丈夫，形類道士，佩碧蓮刀，手持水晶如意，謂上曰：「臣奉上帝命來治此祟，謂上曰：即召一金甲丈夫祛祟，捉而斬之，且盡。」上問：「丈夫何人？」道士曰：「此乃陛下所封義勇真君關羽也。」上慰勞再三，因問：「張飛何在？」羽曰：「張飛爲臣累，却世世勞苦一身，今已爲陛下生于湘州岳家矣。」上問：「道士姓名？」道士曰：「我乃呂純陽字洞賓，四月十四日生也。自是宮後安然無事，遂詔天下有洞竇香火處，皆加妙通真人之名，其神通妙用，不能盡述，仍有詩詞歌訣時文字，留于世後岳武穆父果夢張飛托生，故以飛爲名云。」

第三十回 湘子造酒開花

韓湘子字清夫，唐人韓文公之猶子也。生有仙骨，素性不凡，厭繁華濃麗，喜恬淡清幽，佳人美女，不能動其心，旨酒甘肴，不能溺其志，惟刻意修煉之法，潛心黃白之術。文公屢勉之，學湘子曰：「湘之所學與公異，文公怒而叱之。」一日出外訪道，尋師，正與純陽雲房相遇，乃棄家從之，遊得傳其道。後到一處，見仙桃紅熟，湘子緣樹而摘之，忽枝折墮地，身死而尸解。湘子欲度文公，因其人持正，故先以術勸之，適其年大旱，帝命文公出南壇祈禱雨，雪久之不應，將罷官。湘子化作道士，立一招牌曰：「出賣雨雪。」人報文公，公使人請之，祈禱道人登壇作法，俄而天大雨，雪。文公未信其妙，謂道士曰：「此雪我所祈乎？汝所祈乎？」道人曰：「我所祈也。」公曰：「有何憑據？」道士曰：「平地雪厚三尺，公使人度之，果然。」公略信其異，一日文公壽，親友盈門稱賀，設席大宴，忽湘子歸，與公祝壽，公且喜且怒，即于席間問曰：「汝久遊在外，不知所學何事？」試作一詩以觀。汝志，湘子啓口便吟詩曰：「青山雲水隔此地，是吾家。終日餐雲液，清晨吸落霞。琴彈碧玉調，爐煉百鍊砂。寶鼎存金虎，芝田養白鴉。一瓢藏造化，三尺斬妖邪。」公解造醞釀酒，能開頃刻花，有人能學我，共同看仙葩。」公覽之曰：「子能奪造化之權耶？」公卽命之造酒開花，湘子取樽至席前，以金盆蓋之，少頃開看，果成美酒，又聚土成堆，不移時開碧花一朵，似牡丹，差大，顏色更麗，花開現出金字二行去，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文公觀之，不解其意，湘子曰：「他日自驗天機，不可預泄也。」衆皆稱異，于是飲酒極歡，席罷，湘復辭公而去。

第三十一回 救叔藍關掃雪

却說唐憲宗本性好佛。一日西番遣僧進佛骨。其色紅潤光潔。憲宗感之。欲迎之入宮。諸臣莫敢言其非。文公以爲異端不祥之兆。乃上表諫之。以爲佛乃夷狄之法。自黃帝以來。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太平當時未有佛也。迨漢明帝時。始有佛法。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在位四十八年。三捨身爲佛家奴。竟爲侯景所迫。餓死台城。由此觀之。則佛不足信明矣。如其身在奉命來朝。陛下容納。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袋。衛而出境。不令惑衆。况其身死枯朽之骨。豈宜入宮。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罪。臣實矜之。請付有司。投諸水火。以斷天下之疑。絕後世之惑。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災咎。宜加臣身。憲宗大怒。議降潮州。限日起行。文公別家。遂往潮州而去。行路數日。彤雲四起。寒風急飄。紛紛雪下。文公行至一處。雪深數尺。馬不能進。路不可認。又無人家。可問。勒馬退轉。亦無歸路。風緊雪飄。衣衫盡溼。凍餒不堪。愁苦無訴。忽有一人。衝寒尋路。掃雪而來。視之。乃湘子也。向前謂公曰。公憶昔日花間之語乎。公問此地何處。湘子曰。此藍關耳。公嗟嘆久之。乃曰。事固有數如此。吾爲汝足前日之句。詩曰。一。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朝。陽。路。八。千。本。爲。聖。明。除。弊。政。敢。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葬。江。邊。乃與湘子至藍關傳舍中宿焉。公方信湘子之言不誣也。是夜公與湘論往來之事。修真之道。公深悅服。次日湘辭行。出藥一瓢與公曰。服一粒。可以禦寒暑矣。公恍然有悟。湘曰。公不久卽西歸。不惟無恙。并將復用于朝。公曰。此後復有相見之期乎。湘子曰。前期未可知也。乃飄然而辭。後亦度文公仙去。

第三十二回

鍾呂弈棋鬥氣

却說鍾呂自引湘子登仙之後。閒居蓬島。取棋對弈。數局之間。忽鍾謂呂曰。汝曾記岳陽樓貪戀白牡丹之事乎。洞賓答曰。嗜慾之心。人皆有之。一遇美色。猶爲難禁。彼時弟子尙且脫胎換骨。見其如花似玉。絕色無雙。頓覺動情不已。雖探得其英華。然不免爲之迷戀。以此觀之。凡夫之流。溺無怪其然也。鍾又曰。此固然矣。黃鶴酒肆。汝留飲半年何也。呂曰。雖是飲酒。本爲欲踐昔日度盡世人之言。故久留人間。借此以混人耳目。亦爲煉氣存神之助耳。鍾雖笑曰。飲酒戀花。二者並用。鐵拐諸友笑汝。爲酒色之徒。非虛語也。洞賓聞言。自覺慚愧。但師弟之間。分有所拘。未敢深辨。忽見南北地道殺氣衝入雲漢。洞賓令仙童撥雲視之。乃是南朝龍祖與北番龍母鏖戰。殺氣沖入于此。鍾曰。吾以氣數推之。尙有二年殺運未終。終黎民無故遭此荼毒之苦。爲可憫耳。呂曰。師父旣以氣數知之。還是龍祖戰勝。還是龍母戰勝。鍾曰。龍母妖類。走下北番。各伯一方。已出分外。龍祖奉天應運而生。以作萬民之主。本非妖類。可抗。今彼實不知天數。逞強犯分。不過擾亂一

時不久當為龍祖所滅。呂曰：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二龍爭鬪，無辜受害。仙家以救人為本，師父何不降凡，輔龍母以不爭扶宋室于不替。庶宇宙無塵，萬民安堵，豈不為美。鍾曰：世界紛紛，自有分定。我等既登仙界，只好清淨無為。優游風月，那有許多心緒與之分解。言畢，飄然望洞中而去。

第三十三回 洞賓私遣椿精

却說洞賓見鍾離已去，自思師父之言，今日似覺太過。謂衆仙以嗜酒悅色目我，是以我為無道行也。師父謂之，推氣數龍祖必勝，是自逞其先見之明也。我今不若私降凡間，扶助蕭后，以敗宋兵。一見氣數不足為憑，二見酒色不足為累，三則杜師父之口，四可絕衆仙之笑。既而又思曰：衆仙可以出氣，師弟終難拂情。近見碧羅山下有萬年椿，今已成精，不若使人遣之脫身塵世，先助蕭后進兵。我却于暗中調度陣法，事成則乘勢進發，摧陷宋師，不成則亦收伏椿精，掩人耳目。斯則我之所志，既行，師弟之情無礙。一舉兩得，有何不可。于是即令仙童招至椿精，謂曰：汝歷年遠久，今已通隱，神見變化，為福為禍，汝悉能矣。吾今有事，欲汝一行，果能赴吾之望乎。椿精謂曰：大仙有命，水火不辭，斧鉞不避。洞賓曰：近日蕭太后與宋君相爭，吾欲使汝強蕭弱宋，以顯神通耳。椿精曰：他事禍福，某可能作之。若兵凶戰危，權在天地，事關氣運，恐小妖法術微淺，不能奪造化之權。彼時有誤，鈞旨深為不便。請辭。洞賓曰：汝勿過慮。吾有六甲兵書三卷，上卷仰觀天文，中卷道參變化，下卷盡藏陰陽，迷魂遁妖之事。人難測度，上二卷汝不必學，吾今教你下卷精求熟練。不日蕭后出榜，招募英雄，汝持此卷行之，以敵中國，功成之日，與汝同入仙班，決不失信。椿精曰：小妖素性愚蠢，兵書玄妙，意遠深長，一時恐不能透徹。萬一為人識破，如之奈何。洞賓曰：汝但先去揭榜，吾亦隨後助汝施為。汝好生在念，毋推托也。椿精領命，即日拜別，大喝一聲，化道金光，投北番幽州而去。

第三十四回 蕭后呂咨談兵

却說蕭太后者，北番君后也。每以兵侵宋疆界。先是太宗駕遊五台等寺，被其知覺，暗地陳兵。將太宗圍困，賴令公楊業與子六郎楊延昭定計，力救得脫。自是結仇。至真宗即位，彼乘新君初立，國計未定，便長驅深入。帝使王全節等拒之。蕭后聞南兵衆盛，即出榜招賢，忽一人至榜前，大喝一聲曰：衆人不必徒觀榜文，還是我揭衆視之。見其面如鑿鐵，眼若金珠，身長一丈有餘，兩臂筋肉突起，因勇奇異，遂同守榜之人來見蕭后。后視之大喜曰：有此怪異之人，何愁軍威不振。因

問壯士姓名。椿精答曰：小人祖居南羅，姓椿名岩。后問曰：汝來投軍，有何武藝？岩曰：戰陣機謀，無所不通。一十八般武藝，無所不曉。蕭后大悅，即與文武議封其官。蕭天左奏曰：壯士初進來，未見其能，但當封以中職，待其建立奇功，再加陞擢。亦未爲晚。后允奏，封岩爲幽州縣都統使。岩謝恩而退。忽報宋兵將近幽州，蕭后曰：將有椿岩威武絕倫，不懼南兵矣。欲更得一奇士，以爲軍師，則智勇全備，庶可戰必勝，攻必取。今軍中缺乏此一人，令吾睡不安枕。椿岩向前奏曰：娘娘勿憂，臣舉一人，足以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后問爲誰？岩曰：臣之業師，姓呂名客。后曰：彼有何能？岩曰：天文地理，典籍詩書，六韜三略，神數妖氛，無不備曉。即周之呂望，漢之子房，三國之孔明，未能出其右也。后曰：其人安在？岩曰：見在宮門之外。后令宣入。呂客立于階下，長揖不拜。后見其人儀容大雅，舉動端詳，知其必非凡品，乃從容問曰：卿之來此，爲富貴而來乎？抑將利吾國而來乎？客曰：富貴非吾願，聞娘娘與南朝爭衡，特來助一臂之力，以取中原之天下耳。后曰：中國兵馬頗多，戰將頗勇，將以何計破之？客曰：南兵雖精勇善戰，臣惟以陣法勝之。然幽州兵馬不足，調遣以臣愚見，可借鮮卑、森羅、黑水、西夏、長沙五國之軍，各五萬到此。然後仗臣平生所學，排上南天七十二陣。宋之君臣，必茫然莫知，將碎心裂胆，計無所出矣。蕭后聞言大悅，曰：卿之才，真子牙重見，孔明復生。何憂宋之君臣哉！即拜呂客爲輔國軍師，管轄內外軍馬。又遣使臣費書帛金寶，往鮮卑五國借兵而去。

第三十五回

洞賓大排天陣

却說五國之兵，不日皆到。呂軍師乃選精銳，韓延壽等出軍，離幽州東九龍谷而進，吩咐離九龍谷一望之地，築下七十二座將台，每台令有精銳守之。又設立五壇，上立旂號，按青黃赤白黑之色，內開七十二路，往來通達。台既築成，衆兵排列。呂軍師令鮮卑國黑袒令公馬管率領部屬，列于九龍正路，作鐵開金鎖陣，分一萬軍各執長鎗，把爲鐵門，把守將台七座。又分一萬軍各執鐵箭，按爲鐵拴，把守將台七座。又分一萬軍各執利劍，按爲鐵棍，把守將台七座。馬令公領軍去了。呂軍師令黑水國鐵頭太歲率所部軍，靠九龍山左邊作青龍陣，分一萬軍手執黑旗，按爲龍鬚，把守將台七座。又萬軍分爲四隊，各執寶劍，按爲四個龍爪，把守將台七座。鐵頭太歲亦領軍而去。呂軍師令長沙國蘇何慶，以部下軍靠九龍谷，排作白虎軍，分軍一萬各執寶劍，按爲虎身，把守將台七座。分軍一萬各執短鎗，按爲虎爪，把守將台七座。又分耶律休哥屯兵一萬，守將台六座于前，按朱雀陣。耶律奚底領兵一萬，守將台六座于後，按玄武陣。西園左右作犄角之勢。蘇何慶耶律休哥等各領兵而去。呂軍師令森羅國金龍太子，以所部軍，靠守將台中座，按作玉皇大帝坐鎮通明殿。番

夫人裝作梨山老母再統中台分軍一萬各穿青黃赤白黑服色按爲四斗星君另軍二十八名披頭散髮統中台前按二十八宿仍令土金牛裝爲玄天上帝土金秀手執黑旗裝成龜蛇把守天門之北呂軍師令西夏國黃瓊女以所部女兵手執寶劍按爲太陰星蕭撻賴率所部各穿紅袍按爲太陽星仍令黃瓊女赤身裸體立于旗下手執骷髏骨遇戰大哭按爲月孛星耶律沙率所部巡視四方按東西南北結爲長蛇之勢呂軍令蕭后單陽公主率兵五千各穿五色袈裟爲迷魂陣內列番僧五百爲迷魂長老密取懷孕婦人七個倒埋旗下遇交戰之時好取敵人精神又令耶律丹選五千健僧手執彌陀珠裝爲西天雷音寺諸佛另以五百和尚屯列左右按爲阿羅偈帝居七十二天門之首以吞敵人威勢呂軍師陣勢既定佯椿岩韓延壽督戰每陣中並以紅旗爲號未知宋兵如何迎敵

第三十六回

宗保論陣泄機

却說宋師王全節等出軍迎敵望見九龍谷邊陣勢排得重重疊疊似那城郭全節謂軍士曰自戰爭以來陣勢多曾經歷未有如此之堅固變化者蕭后軍中必有能者若造次與戰必致大敗須先申明朝廷使能將來此商議然後進兵李明曰事不宜遲乃即寫表併陣圖遣人奏知真宗真宗見奏大驚急聚文武商議即調三邊楊六郎來敵六郎到陣前細看不知陣名乃請御駕親征并調楊老令婆來視亦不知其陣之所出六郎正在憂悶其子宗保年方十四歲忽至軍中曰此陣吾能破之六郎不信令婆曰汝試言之宗保曰九龍谷自東北起直至西南皆按名把守內有七十二座將台中間路路相通名爲七十二座天門陣靠左側黑旗之下陰暗無光理有妖婦在內乃昏迷敵人之所此處頗覺難破其餘尙有不全之處中台玉皇殿前缺少天燈四十九盞青龍陣上少黃河九曲水白虎陣少金鑼三面爲虎眼少黃旗二面爲虎耳玄武陣上欠珍珠日月皂羅旗一面吾依法破之如風掃葉彼上將之頭可懸麾下矣令婆等大喜問其何以知此宗保曰昨因趕令婆遂至一處有擎天聖母授我兵書故知之耳六郎即奏真宗來日出戰不意奸臣王樞密漏此消息於蕭后后即召呂客言陣有不全之故客曰果是未全當按法添起即使軒轅復起不能破矣呂軍師辭出即令于玉皇陣內添起四十九盞明燈青龍陣上布起九曲黃河白虎玄武等處亦各布完密次日宗保領兵出陣望見天陣布得完全無路可破大驚謂其父曰乃不知何人泄此玄機今彼天陣添設完備永無可破之機即神仙無所措手矣六郎聽罷大叫一聲忽然昏絕于地衆官具奏于帝不題

第三十七回 鐵拐大怒洞賓

却說鐵拐與鍾離弈棋並爭勝負。果老自外至曰：前番奕棋，師徒不睦，致惹出大禍。今復相尙鬪氣耶？鐵拐曰：有何大禍？果老曰：向者洞賓不服鍾友之論，忍氣下凡，以椿精爲將，已爲軍師，扶助蕭后，今排七十二座天門陣于九龍谷。宋兵不能得破，六郎命在旦夕，宋室危于纍卵，豈不是惹出大禍？鍾離聞言默然，鐵拐乃大怒曰：天下有大數，豈得妄爲？華夷有定分，何得相犯？洞賓逆理犯分，有干天條，若不懲戒，後將有效，是敗仙家之規矩者。自此子始也。汝若不加攻擊，吾當表之天帝，貶此小畜，不得託生。言訖，推棋而起。時采和仙姑，知此皆懷不平，惟湘子與洞賓有引度之情，力相勸解。少頃，鍾離言曰：衆友息怒，吾當自往攻之。如其執迷抗拒，彼時衆友共攻，猶未爲晚。此時鐵拐怒氣未消，果老曰：如此汝當速行，不然兩國人民受災多矣。鍾離亦安慰鐵拐與衆友畢，頃刻駕雲向九龍谷而來。鐵拐又使仙姑探聽消息，以決行止去了。

第三十八回 鍾離醫疾調兵

却說衆官表奏六郎得病原由，帝命出榜招醫調治。忽報有老翁揭取榜文，帝命宣進問曰：卿何方人氏？老翁曰：臣祖居蓬萊山，姓鍾名次，人稱爲鍾道士。因楊將軍爲陣圖得病，特來救之。帝見儀表非凡，言語响亮，知其必不凡之器，卽命往視六郎。鍾奏曰：病症臣能救治，但要得龍母頭上髮，龍公領下鬚，二味和藥方可。帝曰：二味何處可求？鍾曰：龍鬚出於陛下龍髮，出於蕭后帝沈吟半响，命孟良細往求之。道士謂良曰：汝往彼處得其髮後，蕭后苑中有白馬一匹，汝可偷回。又有九眼琉璃井，可塞其當中一眼。孟良至番數日，果幹三事而回。道士將鬚髮調藥，六郎一飲而愈。真宗欲拜道士官職，道士曰：世外閒散之人，不願得官。但此來乃爲陛下破陣而來也。帝曰：卿能如此，當勒名金石，以垂不朽。道士曰：此陣變化多端，一件不全，難以攻打。容臣指示宗保行之。帝允奏，卽拜道士爲軍師。六郎命宗保拜道士爲師。道士令胡廷顯往太行取金頭馬氏，率所部來營聽候。又令焦贊取八娘九妹，又令岳勝往汾州調回大將來。此又令孟良往五台取楊五郎。分遣已定，各自去了。數日之間，五處兵馬皆至。宗保又得穆桂英爲妻，商議出兵破陣。道士曰：天陣氣勢甚雄，必得粗心大膽者，先往巡視一遍，方可攻擊。焦贊領命假作蕭后勅者，巡過一遍，歸言陣圖奇異，有太陰陣妖氣逼人，更是難打。宗保問道：士曰：太陰陣中有妖人赤身裸體，此主何意？鍾曰：彼按月孛星，手執骷髏，遇交戰哭聲一動，則敵將昏迷墜馬。

今破陣必須先擒此人。宗保曰：誰人可往？鍾曰：金頭馬氏前去，必能成功。乃差金頭馬氏率兵二萬，從第九座天門攻入。又差八娘引馬軍一萬，靠大陣而為接應。馬氏之兵，道士登台觀望，却說金頭馬氏從第九天門殺入，正遇黃瓊女赤身裸體來敵。馬氏見而罵曰：汝乃一國貴介之女，助逆遠來，且居下賤之職，披露形體，羞恥不知，而且揚威耀武，縱使事成，異日有何面目，以見父母弟兄乎？瓊女聞言慚愧，即慌忙回陣，且約以裏應外合。次日聞宋兵至，殺出歸降。

第三十九回 大破金鎖青龍陣

却說當日既勝北番一陣，又得黃瓊女歸降，真宗大喜。鍾道士又令穆桂英破鐵門金鎖陣，令柴太郡破青龍陣。宗保曰：桂英可往，吾母有孕在身，如何可去？鍾道士云：統兵一萬攻陣，再令人接應，諒亦無妨。即令一萬兵用火炮火箭一見交鋒，炮箭齊發，又令一萬兵從九龍谷正北打入，遠出青龍陣後，接應柴太郡之兵，衆人聽計，桂英揚聲大喊，分左右攻入鐵門金鎖陣，恰遇番將馬榮交戰二十餘合，不分勝負。桂英部下各望角道而進，鐵鎖陣軍被宋兵放起砲箭，死者無數。番陣中鐵拴鐵棍三十四門精兵皆起，宋兵奮力攻打北兵陣大亂。桂英奮勇而進，大喝一聲，斬馬榮于馬下。宋兵乘勢大殺，遂破四陣。又柴太郡率所部三萬來到青龍陣下，吩咐孟良引勁兵一萬，先奪其九曲黃河水，後從龍爪而出，却引兵打出龍頭，遠出後陣，與穆桂英合兵。孟良領計先行，郡主大喊攻進左陣，番將鐵頭太歲率本部來敵郡主。二人正在大戰，忽陣後一聲砲响，孟良以勁軍從龍腹截出，太歲復兵來敵孟良。太郡乘勢進擊，被龍鬚龍爪三十四門精兵齊出，郡主與孟良前後力戰，將近日晡，郡主力乏，衝動其胎，在馬上叫聲疼痛，一時墜下小兒，昏倒陣中。鐵頭太歲回馬來搶，正在危急，忽陣側一彪軍馬如風似電來到，乃穆桂英也，力戰太歲，方二合，太歲化道金光而走，却被血氣衝住。桂英拋起飛刀，斬于陣中。番兵大亂，孟良又從陣後殺到，遂破其陣。桂英向前救起太郡，納兒懷中合兵一處而返。

第四十回 鍾離合破白虎陣

却說北兵見宋軍連破二陣，急請呂軍師商議。尙餘數陣甚固，鍾軍師又命六郎親破白虎陣。次日六郎率騎軍二萬，殺入白虎陣中，椿岩在將台上，手執紅旗，麾動番將蘇何慶，遂開正座陣門迎敵。恰六郎勒騎相交，戰上三十餘合，何慶佯輸勒馬而走。宋兵乘勢殺進，忽將台邊銅鑼響處，黃旗一閃，反成八卦陣。丹陽公主引精兵圍合將來，何慶復兵回殺，將六郎困在陣中。左衝右突，不能得出，敗兵報知宗保。宗保大驚，鍾軍師曰：急令焦贊從旁道攻入，打破其鑼，使虎無眼，則

不能視。又令黃瓊女從右門攻入，砍倒二面黃旗，使虎無耳，則不能聽。其陣必亂矣。宗保又喚桂英，率勁騎一萬，當中殺入，以救其父。却說焦贊聽知六郎被困，聲如雷吼，率兵從旁道殺入。正遇番將來迎，交馬二合，被贊一刀砍死，殺散其衆。向前打破二面銅鑼，適黃瓊女與贊合兵，抄出白虎陣後，何慶見勢催動，慌忙來應。正遇桂英二人交鋒，三合何慶遠陣而走。桂英拈弓搭箭，射着何慶墜馬而死。宮主見前面有失，急來報仇，不防陣後黃瓊女一騎殺至，手執鋼鞭，從背後打落馬下，口吐鮮血，逃歸本國。六郎聞得金鼓之聲，知是宋兵來救，從內奮勇殺出，正遇焦贊，四處交會，遂破白虎陣。

第四十一回

鍾離合破玉皇陣

却說白虎陣已破，鍾軍師令老令婆同八娘九妹攻打玉皇陣。語之曰：「此陣按有梨山老母若能先擒此人，其陣易破。」宗保又令王貴率所部從正殿打入，爲三路救應，令婆領兵鼓譟殺奔玉皇殿來。樁岩搖動，紅旗梨山老母董夫人拍馬來迎，兩騎相交，不上數合，夫人勒馬便走。八娘九妹兩翼遮進，不料陣內金鼓齊鳴，衆兵圍合將來，把令婆等困在垓心。王貴聞知，急引兵來救，被番將韓延壽射中心窩而死。敗兵歸報，宗保大驚。鍾曰：「急令桂英去救應。」又令楊七姐率兵抄入殿前，滅其紅燈，使敵人不知變動。却說桂英殺入陣中，正遇董夫人力戰八娘九妹，勢正危急。桂英忙開弓發矢，正中夫人之身，落馬而死。乘勢殺散圍兵，救出令婆八娘等。正遇着七姐破了紅燈，遂合兵一處殺回。韓延壽見宋兵勢大，不戰而退，遂破玉皇陣。

第四十二回

大破迷魂太陽陣

却說玉皇陣既破，鍾軍師謂宗保曰：「迷魂陣最爲慘毒，可急令五郎破之。」宗保曰：「吾觀正中營中呂軍師自在，其人變化不測，恐難取勝。」鍾曰：「此處吾自當之。」卽向六郎謂之曰：「可帶小兒四十九個，各執柳條一枝，陣中倘遇妖氣，則令小兒向前打之，復從旗下掘去孕婦之屍，其陣自破。」又令孟良打入太陽陣，抄出其後，接應五郎。且說五郎鼓噪殺入迷魂陣中，正遇蕭天佐交馬戰上十合。天佐敗走，又遇單陽公主舞刀來迎，不數合，公主亦撥馬而走。五郎趕入陣中，又見耶律休哥播動紅旗，妖氣併起，一羣陰鬼號哭而來。宋兵各自昏亂，五郎令小兒揚威，手執柳條，御風而進。妖氣漸散，宋兵趕至旗下，掘了孕婦。耶律慌亂，敗陣退走。五郎趕上一刀劈死，殺死番僧無數。單陽公主措手不及，被衆兵刺于馬下。蕭天佐見了提兵來救，五郎衝出陣外，相戰二十餘合，勝負不分。五郎暗將降龍杵打中其肩，化作黑龍而去。却說孟良衝入太

陽陣中。正遇番將蕭嗟賴。交馬三合斬之。直衝後營。與五郎合兵一處。迷魂太陽二陣俱破。

第四十三回 鍾呂對陣回天

鍾軍師又謂宗保曰。玉皇殿乃金龍太子所居。必定天子親征以壓之。其陣中四十九盞明燈。相形珠。白涼金日月珍珠。卓羅旗皆其陣之號。必先令人去之。其陣一戰可破。於是一面請天子親征。一面令孟良焦贊等破陣。却說次早鼓罷三通。孟良與焦贊統兵。殺至玉皇殿側。孟良奪下形珠白涼金。焦贊放倒日月卓羅旗。正遇番將土金牛。土金秀。兩下殺至。孟良奮勇一斧劈死金牛。焦贊斬落金秀。番兵大亂。隊後六郎却拍馬攻入。射落號燈。其陣遂亂。二十八員星官殺出。被孟良等戮之殆盡。金龍太子見勢危迫。勒馬欲走。被宋帝追射殺之。舉火焚其通明殿。番兵死者不計其數。自此兵威大振。勢如破竹。孟良攻入朱雀陣。耶律休哥棄台而走。焦贊攻入玄武陣。耶律休哥又敗走。焦贊追上斬之。呼延贊攻入長蛇陣。耶律沙兒陣俱亂。不敢迎敵。拖刀便走。恰遇宗保阻戰。兩馬相交。背後孟良等兵又至。耶律進退無路。自刎而亡。韓延壽見天陣十破八九。急見呂軍師問計。軍師亦覺慚愧。乃怒曰。汝去吾當自往擒之。即率本營勁兵向前奮恨而來。椿岩作動。妖法一陣飛砂走石。日月無光。宋人不敢開眼。正在黑暗之際。鍾道士奔至陣前。將袍袖一拂。其風逆吹。番兵自亂。日月復明。椿精看見鍾離翻身便走。報知洞賓曰。鍾仙長來矣。可急趨避。言訖。化道金光先去。洞賓未及收兵。鍾離向前喝曰。何不便止。開言相戲。汝乃成仇。干犯天數。荼毒下民。可速歸。師徒如故。再如少忤禍在目前。洞賓默然曰。一時過誤。伏望含容。于是鍾呂二仙。就陣上騰雲而去。軍中人皆稱異不題。

第四十四回 湘子設筵和好

却說鉄拐諸仙。專候鍾離消息。忽仙姑至。鐵拐問曰。汝探鍾呂之事何如。仙姑曰。鍾離已自收伏洞賓。今皆回矣。鉄拐曰。洞賓雖歸。理不可縱。必須面責其非。令自謝罪。庶幾長幼之分不紊。仙家之體不亂。不然彼將以天下之事皆可玩弄矣。果老曰。老仙之言。正合吾意。言猶未畢。鍾呂皆到。鉄拐正色謂洞賓曰。嗜酒貪花。皆汝實事。鍾仙言及於此。於汝何傷。汝乃逞能挾仇。播弄大禍。以今觀之。果能遵氣數以逞才能乎。無知小子。犯分欺天。若非鍾友勸留。奏汝天庭。永墮塵凡。不得超生矣。洞賓曰。非是我抗師父之言。只因椿精凡間作孽。欲往收之。及見陣勢紛紜。一時技癢。聊試陣法。于軍中不意利害至此。鉄拐大怒曰。椿精本汝所使。欲逆氣數。是汝本心。今乃假此爲言。迷衆耳目。利口奸心。不可與人道矣。如此匹

夫留此必爲雲爲雨，乃拂袖而起。衆皆向前勸住。鐵拐大罵不休。果老謂洞賓曰：汝既作事輕狂，便當小心領罪。乃飾詞掩護，安得老仙不怒。可聽吾言，向前謝罪。果老乃引洞賓至鍾離鐵拐之前，下拜請罪。衆復爲之告免。湘子乃爲開筵把盞，鐵拐怒氣乃息。然後和好如初。於是開懷暢飲，酒至半酣。鐵拐曰：上界八洞諸仙，今已有七人于此，但再得一人可配足矣。諸友何不推舉一人，以足其數。衆言：曹后有第一人，真是仙骨，異日當成正果，可引入班。鍾離曰：後日我親往試之。如有道行，引之不難。衆皆曰：可。于是鐵拐離席，勸勉洞賓數杯。衆仙各相酌飲，大醉而罷。

第四十五回

國舅學道登仙

曹國舅者，宋曹太后之弟也。名友，其弟曹二，恃帝室之親，逞豪梁之性，奪人田地，以自益。佔人子女，以自娛。且所行皆不法之事，趨走小人，多出其門。國舅始力誨之，不能易其惡。終力懲之，而反爲仇。國舅曰：天下之理，積善者昌，積惡者亡。此一定不可易者。吾家累積陰功，故有今日之富貴。今吾弟積惡極矣，雖能明逃典刑，不能暗逃天禍。倘一旦禍作家破身亡，彼時欲牽黃犬出東門，不可得也。吾恥之懼之。於是盡散家貲，周濟貧乏之人，不問所爲。乃辭家別友，隻身道服，隱跡山岩，修心煉性。數載之間，心與道合，形隨神化。忽一日，鍾離洞賓遊至其處，問曰：閒居修養何事。國舅曰：其他無所作爲，欲修此道耳。二仙曰：道安在。國舅指天，二仙曰：天安在。國舅指心。鍾離笑曰：心即天，天即道。却識本來面目矣。遂引入仙班。

第四十六回

八仙求文老子

話說男子登仙，先拜金公。女子登仙，先參金母。一日，何仙姑見諸仙友曰：往者金公壽誕，衆女仙亦往稱觴。今壽誕在邇，衆友亦將往爲祝壽乎。鍾離采和曰：我輩雖各有所統，然大禮所在，凡在天界者，皆言往賀。吾輩亦不可不往。但患無物以爲敬耳。張果老曰：彼居極樂之鄉，何物不備。必得名人之文，以壽之，亦不落於俗套。鐵拐曰：此言正是。洞賓曰：他人之文不足爲奇，惟得老君之作方妙。仙姑曰：老君與李仙長最厚，何不往彼求之。鐵拐曰：吾意正欲如此。又曰：求文係大衆之事，若獨吾往，似欠真誠。還要衆友同往如何。果老曰：可。乃駕祥雲，齊至老君門外。仙童報道：八仙來謁。老君披衣出見，命坐。八仙動問起居。一遍，老君曰：近來有事，言之可笑。八仙再問何事。老君曰：因下界諸生盜吾文字，來取功名，有文昌下界，持正文衡，大厭書生文字，深刻以爲皆主佛老諸經，乃斥吾道德等經，置而不用。深爲可恨。吾今將原著經典，盡行

跋錄藏之九重天外不復與人世作舟楫矣衆仙曰還當出之於天下鐵拐自思曰今日之來本爲求文值彼正以文字爲怒如之何八仙面面相視未敢發言忽老君復問曰諸仙長今降小齋必有見諭請言何妨鐵拐曰因王母壽誕諸友往賀無以致敬特借重老師大文書之于軸以爲壽耳老君曰吾正惡此汝又求之不將又爲世人作話柄耶衆仙曰天凡迥隔安得便知老君曰書生極善摹倣一字不作庶免議論弟看來者之面不可終辭我爲作一詞以壽之如何八仙曰更妙更妙老君援筆書之乃千秋歲一調詞曰崑崙日暖閭苑風光好玉樓醉玄女傅朱顏頓覺烏雲曉纖巧人在也榮華南極祥光遠位比東王老歷萬劫而不朽瑤臺池上司陰教鈞天諸品就贊乾坤自悠久今朝海鶴添籌莫惜金樽倒八仙讀之稱贊不止于是辭別老君送之雲端八仙駕雲而返乃求天孫之錦爲軸編星爲字剪霞爲彩且度王母宅宇之寬廣而爲之即日完備乃令仙童持軸并仙桃仙酒前行八仙盛服乘雲望王母慶壽而去

第四十七回 八仙蟠桃大會

却說王母者卽龍堂金母也以西華至妙之氣化大生于伊川姓猴氏之鄉名同字婉於一字太虛位於西方與東王公者理二氣調成天地陶鈞高品凡上天下地女子之登仙得道者咸所屬焉居崑崙之山開風之易玉枝王臺九屬左帶瑤池右環翠水有女五人名華林媚蘭青娥瑤姬王媪周厲王騎八駿西巡乃執白圭玄璧謁見西王母把盞於瑤池之上王母爲之詩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蒿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尙能復來迨至後漢元封元年降武帝殿進蟠桃七枚于帝帝食其二欲留其核母曰此桃非世間所有三千年一結實耳偶值東方朔在其間窺之母指而言曰吾桃三熟此兒已三竊之矣至是又值壽誕諸佛玉皇諸神諸仙皆致禮來賀賓客滿庭大開筵宴但有送禮物旂幟之類皆未有可其意者忽仙童報道八洞神仙來賀母命接入八仙把盞禮畢送上雲軸母命張掛展之雲霞燦爛光輝滿堂誦其詞句琳瑯有味雋永且其制合堂之寬廣尺寸不踰王母大喜命開園苑同遊但見其中奇花交發異草叢生珍禽逐客飛鳴靈獸迎人盤舞蟠桃紅熟正垂方朔之涎青鳥相鳴欲集武帝之殿處處有異香隨擁步步有仙樂相隨萬異千奇不能盡述又且喜殿迴旋屈曲不知東西直抵九層高增無算上窺無極下徹四方仍有插青點黛拖白曳練者令人目不暇給果如古詩所謂天上神三府人間宰相家有田得種玉無地不栽花又設宴瑤臺之上以酌八仙但見筵中擺列交梨火棗玉液瓊漿胡麻紫芝珍奇之品無不備陳水陸所有無不悉至又見其女五人儀容絕世風度飄揚目滿盈盈秋水眉開淡淡春山次第前來迎接八仙就席八仙等衆謙讓致恭坐定母命五女互相持觴酌勸飲至半酣

母呼侍女董雙成等曰。前與武帝爲吾命汝歌舞。今久不聞汝等之音。可歌今日之樂。吹彈一番。以快衆仙之耳。不得有違。侍女領命。董雙成乃吹雲和之笛。王子發彈八琅之璈。許飛瓊鼓太虛之簧。安期生歌妙初之曲。四人更唱疊和。高卑互陳。陸續不絕。果是鈞天廣樂。餘韻悠揚。八仙聽之。心曠神怡。不覺鼓舞。適采和持觴。母前爲壽。母曰。久聞賢妹。善能踏歌。今日正當行樂之會。何不爲我一試。采和曰。陽春白雪之後。恐難爲和。耳母曰。各擅其長。各適其意。何必過謙。采和乃出庭前。扣衣盤舞。俯仰紆徐。仍執雲陽之板。顛狂跳躍。大踏步歌舞。衆皆大笑。母曰。此吾戲臣之中所未及者。乃以大觴連酌之。衆仙又推湘子唱道情一曲。湘子離席鼓笛唱之。鼓音語句。並皆奇絕。母曰。此曲逼真仙景。因命安期生。記而效之。忽仙童捧蟠桃至。母命衆仙各食其二。又命五女持巨觴勸衆仙飲。八仙樂極興高。飲之不覺大醉。果老率衆辭謝。王母命五女送出雲端。正在辭別。忽望見東海白浪滔天。風濤拍岸。浩浩蕩蕩。並無涯際。洞賓曰。久聞東洋廣闊。其中蜃氣樓臺時出。不如今日乘興東遊。以觀其景。何如。鉄拐曰。可果老曰。今日醉矣。還待另日再行。鍾離曰。人不易齊。與不易起。况龍華會在邇。便從此遊之順途。赴龍華會而返。豈不一舉兩得。衆皆曰。然。乃辭別五女。八仙飄飄東遊而去。

第四十八回

八仙東遊過海

却說八仙來至東海。停雲觀看。只見潮頭洶湧。巨浪驚人。洞賓言曰。今日乘雲而過。不見仙家本事。試以一物投之水。而各顯神通。以爲何如。衆曰。可鉄拐即以杖投水中。自立其上。乘風逐浪而渡。鍾離以鼓投水中而渡。果老以紙驢投水中。而渡。洞賓以簫管投水中。而渡。湘子以花籃投水中。而渡。仙姑以竹罩投水中。而渡。采和以拍板投水中。而渡。國舅以玉版投水中。而渡。却說東海龍王。在宮議事。忽見水面一派白光。照耀水晶宮。透明天地。不知何故。急令太子摩揭巡視。太子得令。卽帶兵將。遶海巡視。只見采和腳踏玉版。浮海而過。太子曰。我在龍宮萬寶俱備。未有如此物之奇妙可愛者。求之決不可得。不如使人奪之。乃令手下向前奪其玉版。連采和皆沒于海中。太子將采和囚于幽室。持寶歸宮。一時宮殿光明。如添日月。龍王大喜。設宴慶賀。且說衆仙登岸。不見采和。等待多時。杳無蹤跡。衆皆驚訝。鉄拐曰。此必龍王作怪。還當尋之。果老曰。吾謂酒後不必逞興。不意果有此禍。鍾離謂洞賓曰。此事係汝創議。今采和有失。須當汝往尋之。我等先往會上。專聽消息。洞賓應聲。前往海濱遍尋不得。乃高聲叫曰。龍王好好送人還我。如其不然。舉火燒乾汝海。有夜叉聞得。報知太子曰。有人在岸上叫罵。若不還人。與他便將此海燒乾。太子聽罷大怒。卽出海上。問曰。何人大胆。在此放肆。出聲洞賓曰。吾乃上仙呂純陽也。因道友藍采和沒汝海中。故來尋回。可報龍王急送還我。太子曰。不還汝將如何。洞賓曰。

舉火燒乾汝海。太子曰：休得狂言，可速回去，不然連汝擒下。洞賓大怒，拔劍趕去。太子復入水中去了。洞賓乃把火葫蘆投入海中，須臾變出千百葫蘆，燒得水面皆紅。海中鼎沸，龍王問道：外面何故喧嚷？左右稟道：前者太子奪得玉版，并擒其人，囚於幽室。今呂純陽在外要人，太子不還，彼將火葫蘆燒紅水面，大衆驚恐，所以喧嚷。龍王曰：既奪其寶，不當更囚其人，令急放還之。左右送采和上岸。正遇洞賓，略言被擒之故。洞賓收了葫蘆，與采和同見仙友商議去了。

第四十九回 洞賓二敗太子

却說仙友見采和洞賓皆至，欣喜無限。惟采和涕淚潸然。衆問曰：汝何故被擒？采和曰：適因玉版光焰，照耀龍王宮殿，被太子摩揭逞強，率衆從下奪之。將我囚於幽室，無路可脫。今幸呂兄燒海，龍王驚覺，始令放還。玉版留在龍宮，不能得出。自思忝在仙班，只道逍遙自在，不意今日無故被擒，受此恥辱，伏望衆友爲我復仇。言訖大哭。衆仙皆怒，銖拐曰：水族小妖，何得如此無禮？衆友不必用力，只憑我這葫蘆燒乾其海，取之不愁不得玉版也。果老曰：且待洞賓再往索取一遍，如其不還，燒之未遲。洞賓乃同仙姑再往大聲索取。夜叉又報知太子。太子曰：此子前者出言無狀，且燒吾海，父王不合放還其人。今復敢來取寶，如此大胆，我便點兵擒之。即令蝦兵蟹將十員一齊上岸來擒洞賓。洞賓與戰數合，太子敗走。海中仙姑把竹罩放于海中罩住太子，不能得脫。復鼓勇向前來戰。洞賓大喝一聲，將劍望空擲去。正中太子頭額而死。蝦兵蟹將逃奔，又被仙姑罩住。死者無數，敗兵報知龍王。言太子被殺，龍王大驚，急令二太子將兵來戰。仙姑洞賓即前挺身與鬥。忽太子把槍一招，海中兵將四面圍裹將來，把洞賓、仙姑圍在核心。一時衝突不出。洞賓着急，即取飛劍望空擲去。化作千百把劍，從上飛落，殺得四面圍兵鮮血淋漓，死者無數。二人衝出陣前，正遇二太子挺槍縱馬來到。洞賓把劍一揮，斷其左臂。太子負痛跳入海中，餘兵盡皆逃命。洞賓、仙姑亦自退去。彼時龍王正在探聽消息，忽見太子喪去一臂，而回。大叫一聲，昏絕于地。左右扶起，半晌言曰：可恨洞賓損我二子，今吾切齒痛心，若不報仇，枉居王位。乃急傳令，盡起海中十萬精兵，親自督戰，掃除仙黨，以報二子之仇。乃自披挂領兵去了。

第五十回 八仙火燒東洋

却說洞賓、仙姑回見衆仙，備言龍王不還玉版，令二子統兵來戰，被吾殺其長子，又斬其次子一臂，敗兵逃入海中。采和聞言大喜，獨果老怒然曰：彼雖逞強，汝當以言語化之。今殺其二子，龍王豈肯灰心？不久大兵至矣。鍾離曰：事既如此，亦

當準備以防之。莫使噬臍無及。跌拐曰：汝本善戰，試言此戰當以何策勝之。鍾離曰：以我之見，汝等須當聽吾調度，則可一當百，百當千，敵兵雖衆，管教片甲不回。跌拐道：當戰鬥之時，安危所係，敢不惟命是聽。鍾離曰：今日不必他處借兵，只我八人，分作四路，各人變化許多軍馬，以迷敵人耳目。但設軍中令旗一面，搖動之時，四面齊出，必破敵人矣。衆仙曰：此計大妙，言猶未了，只見塵頭蔽日，喊殺連天。龍王引兵來到，列成陣勢。龍王出陣，大罵洞賓，欲報二子之仇。鍾離急令洞賓、湘子居左，采和、仙姑居右。跌拐、國舅殿後。果老曰：但見我戰他不勝，便可搖旗招動四面之兵，分遣已畢。鍾離自作先鋒，舞劍直出陣前。龍王見了，更不打話，提槍直取鍾離。鍾離揮劍驟馬迎敵，二人鬥了五十餘合，不分勝負。龍王陣上兵將見戰不下，鍾離亂出助戰，果老見了，搖動號旗，四面喊聲大起。左有洞賓、湘子殺到，右有采和、仙姑之兵殺到。後有跌拐、國舅之兵殺到。龍王正不知四面之兵多少，其兵不戰而亂，自相踐踏，死者無數。鍾離督戰愈急，龍王見勢不利，落荒而走。鍾離四路急追，龍王奔入海中。跌拐、洞賓放出葫蘆之火，燒乾海水，煙霧騰天。鍾離又以拂塵蘸水洒之。仙姑又以竹罩盛水灌於葫蘆之內，須臾之間，東洋火熾，竟成一片白地。龍王挈其妻子逃于南海。其他魚蝦等類，皆爲煨燼。八仙收兵奏凱，往龍水晶宮殿住札去了。

第五十一回

龍王投奔南海

却說南海龍王敖閔，升殿問左右曰：東海何故煙騰塵起，有巡海官奏曰：東海龍王與八仙交戰，所以如此。龍王曰：彼既有事，何不通知，急令點兵看守南洋。又令哨軍打探東海消息，言未了，忽殿門外鼎沸，左右報道：東海龍王帶妻子來投，敖閔大驚，急令接入殿中，問故。東海龍王大哭曰：近因八仙過海，有藍采和腳踏玉版，光照宮殿，長子摩揭不合，奪彼玉版，令呂洞賓統兵來取。長子與戰死焉，次子率衆往救，又被斷其一臂而死。吾心恨極，親自往戰，又被四路埋伏，戰敗我軍，急忙退入龍宮，又被將水激退，放火燒乾。據住龍宮，人亡國破，無處可依。挈家特投賢弟，伏望垂念同氣，容留孤窮，振兵報復，以雪大恥。萬幸萬幸，敖閔聽罷，大怒曰：太子雖奪玉版，亦當理討，何得如此縱橫，殺人放火，大哥勿憂，吾當統兵與汝報仇。且問八仙兵有多少。龍王曰：兵不多，但精勇耳。又問：見屯何處。對曰：據住我龍宮。敖閔喜曰：彼既屯此，是自送死矣。龍王曰：當以何計破之。敖閔曰：彼居高阜之處，必須提兵遣將，列陣與戰，破之頗難。今龍宮被佔，是不知地利，吾決四方之水以灌之，彼卽有百萬雄兵，通天本事，亦無所用其武矣。東海龍王曰：此計大妙，但事在卽行，敖閔卽令寫告急文書二紙，以達西北兩龍王，約以來日五更，准聽連珠號砲，決水助戰。差親信二人持書往西海北海去了。二王接了文

書開看一遍。令來使回報來日帶兵伺候。准聽號砲進發。放闔得了二處回音。仍令河海水官四十員。各領兵去。一齊接應。四面之水務宜張威。須各用心。各官領命去了。又點精兵十萬。以助廝殺。又令東海龍王提督各處軍務。催軍造飯。飽食。乃自披掛坐待。五更進發。且看勝負如何。

第五十二回 龍王水灌八仙

却說八仙戰勝東海龍王。奪得龍宮。見其中富貴非常。珍寶滿地。轉入後宮觀看。只見所失玉版亦在。衆仙得之大喜。相謂曰。此畜富貴如此。何不知足。奪此玉版何用。今日國破人亡。果是自作孽。不可活也。言論之間。不覺天晚。衆仙戰鬥困倦。皆曰。便在此處一宿。明日早赴龍華。言罷。衆仙皆睡。果老終是春秋高大。更兼有事在心。夜臥不寐。醒至四更。聽得外面轟轟炮响。謂衆仙曰。外面人聲大作。想是敵兵復來。可作準備。衆仙曰。彼已大敗。安敢復來。跌拐曰。兵法有虛有實。善戰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又云。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數者皆兵家之所不可忽也。况彼素善於水。而吾儕又居洿下。倘決水一灌。不皆爲魚鼈乎。鍾離猛省曰。此言極是。急令洞賓出視。未及回報。只聽一聲炮響。喊殺連天。四面潮頭如山似練。滾滾而來。八仙急欲登島。並無去路。舉火燒海。水氣從上遏下。火皆無光。水溺至身。無計可脫。正在驚慌。只見國舅一人不溺。行即水開。住即水止。衆視之。其腰間寶帶。乃辟水犀爲的。衆仙大喜曰。執此可復此仇矣。乃各取犀帶一片在手。水即分開一路。衆仙望岸逃出。四海龍王督兵決水。專待八仙溺水擒獲報仇。但見水溺東洋。並無八仙。勸靜皆以爲溺死海中。教閻傳令收兵。乃與三龍王相會。致謝救援之意。東海龍王更自向前。請傳令營中。備下筵席。款待三位龍王。須臾完備。四海龍王皆入席飲酒不題。

第五十三回 八仙推山築海

却說八仙逃至海岸。思量退去。又忍一場惡氣。思量再戰。龍王羽翼又盛。正在無計可施。忽洞賓曰。一不做二不休。我現有一計。可勝百萬之兵。衆問其計安在。洞賓曰。彼能以水溺我。便以土掩之。方今四海龍王皆在東洋飲宴。不如推倒泰山以填之。此亦是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彼兵將雖衆。方救之不暇。焉敢與我開戰乎。此回雖壓不死龍王。亦可以必勝矣。衆仙曰。此計甚妙。甚妙。於是八人竟上泰山。先將餘土沙石搬入東洋。然後八人分作八面。齊將山大力一抬。震天响了一聲。那山倒入海中去了。只見滄海變成桑田。八仙拍掌大笑曰。此可以一雪被溺之恥矣。視之良久。乃投龍華會而去。

却說四海龍王正在飲宴，忽然沙石亂墜，南海龍王曰：「此必八仙走脫，又來攻擊也。」四王出視，只見泰山將崩，忽令軍馬走時，泰山已倒於海中，教閣所領雄兵全軍皆沒，僅脫得四王，并左右數十騎，其東海龍王回頭一望，宮殿皆陷泥沙，海面盡成平地，搥胸大呼一聲，口吐鮮血，倒于馬下，左右救起，同三位龍王皆投南海商議而去。

第五十四回

龍王表奏天庭

却說四王來到南海，只見東海龍王悶悶無言，流淚不止，教閣尋思半晌，從容謂曰：「大王勿憂，吾用一計，可致八仙無地矣。」東海龍王忙起問曰：「吾弟既有奇計，何不令我知之？」教閣曰：「以吾籌之，八仙已有四罪，王問何謂四罪？」教閣曰：「擅殺命子，焚燒龍宮，妄移泰山，築塞東海，凡此四者，有犯天條，罪在不赦。王今息甲休兵，皆以正理奏之天庭，玉帝必怒，怒則必遣將征討，吾願精兵繼進，彼時殺之，則是奉命征討，有罪不及于我，若彼戰勝，又得抗命之罪，愈觸玉帝之怒，只此一表，便足致之死地。」大王何必懷憂？東海龍王大喜曰：「吾弟神謀妙見，非吾所及也。」即命人寫表。

其略曰：東海龍王臣某表，為八仙縱橫四犯天條，不法大變事，臣奉命東海，恪守天規，波浪不興，魚龍咸若，洛陽千種不從，反遭飛劍之厄，戮我二子，又發葫蘆之火，燒臣龍宮，然猶怒氣未平，推泰山如壓卵，雄心未改，塞東海以絕流，伏念二子被誅，將王位於誰繼，龍宮被壓，將此身於誰依，泰山其頽，誰作土壤之主，東海其塞，誰為細流之歸，罪犯天條，望正法於不赦，事關切己，敢冒死以上聞，臣稽首頓首，不勝痛心待命之至。

教閣寫畢，遞與東海龍王，即日伏闕，奏上玉帝。玉帝閱畢，果然大怒，即命天將趙元帥勘視，且喝之曰：「若果有此四事，隨即征討。」八仙元帥領旨，却望東海而來。四海龍王迎接，備言八仙之害，即引元帥涉海登山，細勘一邊，只見泰山成地，東海成田，元帥大怒，便問八仙現居何處，龍王對曰：「見在龍華會上。」元帥遂別龍王，率衆天兵，往投龍華而來。四海龍王皆大喜，各歸點兵，伺候斷殺。

第五十五回

八仙天兵大戰

却說八仙正在龍華會上，同衆天仙飲宴，忽聞外叫聲大起，天兵一字排開，當先一員大將，乃趙元帥，立馬提刀，高叫玉帝有命，征討八仙，可急向前受縛，不然刀斧無情。會上衆仙聽得，並皆失色，鐵拐曰：「此必是龍王先奏玉帝知也，然我未

會奏辨。安得便加受謗。洞賓曰。天兵既至。我當出與言之。候明日亦奏上帝。然後聽天論罪。衆曰。然。洞賓乃出陣前。言曰。天將請先回天。待至來日。某等亦奏天庭。然後領罪。元帥怒曰。汝等罪惡重大。時刻尙不可容。安待來日。洞賓曰。安見罪惡重大。元帥曰。平山塞海。放火殺人。罪惡不大。更有誰大。洞賓曰。有誰見證。元帥曰。東海龍王有表奏汝。洞賓曰。安得聽其一面之詞。元帥曰。吾只奉玉帝聖旨。那管汝等是非。言罷。舉刀直向洞賓。洞賓不敢與戰。逃陣而走。鍾離看見。龍王陳兵在後。心中大怒。又見天將追迫洞賓。提槍便出。天將見鍾離出馬。舍了洞賓。便取鍾離。兩馬相交。鬥二百餘合。不分勝負。忽天兵陣後。東海龍王出馬助戰。八仙陣中。洞賓亦出敵住。龍王回馬交攻。又約二十餘合。天兵陣後。南海龍王又出。八仙隊中。湘子出馬敵住。天兵陣後。西海龍王齊出。八仙隊中。采和仙姑亦出敵住。兩邊擂鼓搖旗。十騎相攻。塵飛煙起。從午至申。勝負不分。會上衆仙看見。暗暗稱奇。忽陣中大响一聲。鍾離坐下馬倒。將鍾離掀在地上。趙元帥縱馬趕至。提刀正欲砍之。不防鐵拐在後奔來。舉杖正中元帥手腕。棄刀于地而走。拐仙提起鍾離。乘勢力攻。龍王大敗而逃。餘兵四散逃走。八仙追至海邊而還。會上諸仙持酒慶賀。果老曰。今日雖勝。却是有忤玉旨。明日必有天兵至矣。如之奈何。此騎虎之勢。不可下矣。諸仙友在此。萬望扶持。時有齊天大聖。亦與其會。乃大笑曰。諸友放心。某雖不才。願當一面。天兵若至。管教片甲不回。八仙稱謝。再三囑托一遍。又向會上飲酒去了。

第五十六回

觀音和好朝天

却說趙元帥被傷手腕大怒。回至天庭。奏曰。某臣承命巡視山海之事。泰山果係推倒。東海果係填塞。殺人放火。事事皆真。臣率天兵征討。八仙仍復逞強。殺傷臣手。追迫龍王。伏望再遣將卒勦除。以肅天威。是時龍王一面往如來借兵。一面又有告急表。至玉帝大怒。卽命溫關二將。統領天兵四十餘萬。漫空布野。望龍華會來擒捉八仙。又令馬趙二將。統兵二十餘萬助陣。途中關元帥謂溫元帥曰。此行雖當助力。亦須問明是非。若龍王不得罪於八仙。八仙又安敢逞此強乎。況此事又非小可。八仙交結亦多。吾想此番必有人來和解。昨趙元帥過於剛暴。所以致此。今吾與汝去當臨時觀變。先禮後兵可也。溫元帥曰。此言正合吾意。兵至龍華。列成陣勢。溫關出馬。令人通報。請八仙打話。鐵拐曰。此溫關先禮後兵之意。然其軍容強盛。不可輕敵。我往老君處求救。汝等可戰則戰。可守則守。須量度行之。衆曰。然。鐵拐駕雲去了。鍾離與果老曰。汝與國舅仙姑調理軍務。采和湘子輔助大聖救援。吾與洞賓與溫關對陣。吩咐已畢。乃出馬陣前。躬身向溫關施禮。溫關亦躬身答禮。畢。關元帥從容言曰。昨何抗拒天兵。鍾曰。非敢抗拒天兵。因趙元帥剛猛。不容分理。所以未及承旨。

耳。闕曰：然則汝何故推山塞海？鍾曰：因過海赴會。龍王無故強奪玉版，且擒仙友藍采和，拘囚幽室。某等再三往取不還，更恃四海之兵，以強凌弱。某等含屈無伸，以致如此。言猶未絕，忽喊聲震天。乃馬趙二將從後殺到，溫關鍾呂四人對陣。全然不動。馬趙掠八仙後陣至急，忽八仙陣中突出一員大將，手持鐵棒，勢猛過人。英雄無敵，衆視之，乃齊天大聖也。更不打話，直取馬趙二將。馬趙迎敵，鬪至數合，大聖手起一棒，打下二十萬天兵，沒了一半。衆皆失色。馬趙欲退，大聖又起一棒。馬趙挺刀來隔，二刀皆折。正在危急，忽老君如來俱到，大叫敵將休鬪，待我講和大聖。方才住手。老君如來忙至馬前，勸開喚八仙龍王向前問故。忽又一人駕雲而至，衆視之，乃觀音大士也。老君如來二人以手招之，相見曰：大士正來得好，不然亦將遣人來迎，以和解一事。觀音曰：何事？老君曰：八仙與龍王相爭，欲大士同爲之分解耳。觀音曰：此事不敢領命。老君如來曰：何故？觀音笑曰：那洞賓最是輕薄，我向在洛陽造橋，被他多方調戲。老君如來大笑曰：今有二老在，却不妨事也。三人坐定，龍王八仙各來陳說其理。如來終是正果，聽了只念阿彌陀佛。老君終是老肚，聽了只說也罷也。罷全無是非，可否？八仙龍王又是爭論不息。觀音十分心焦，只得向前謂老君如來曰：此事如何分割？二人曰：全憑大士主張。觀音曰：以弟子之見，處此不難，但玉帝既怒，必須先見玉帝，然後處之。二人曰：大士之言有理，三人乃同見玉帝曰：特來講和。八仙龍王之事，玉帝曰：八仙十分無狀，既推山塞海，放火殺人，又傷吾大將，其罪難逃。三人曰：八仙固是有罪，然事起於龍王，無故奪其玉版，又且幽囚采和，兩下忿爭，以致如此。及其問罪兵至，以未有辨奏之故，非敢抗拒天兵也。玉帝曰：既然如此，惟三位之命是聽。三人再至當前，觀音謂八仙龍王曰：天下爭而無不和之理，若必力爭，兩必有傷。自古如此。吾等見過玉帝爲汝和解，須常皆聽吾言。龍王八仙曰：大士處得其平，無有不聽。觀音問玉版何在，龍王曰：燒海之時，又被八仙奪去。觀音令八仙取玉版至，八片之中，選其至美無瑕者二片，付與龍王，以償二子之命。且慰之曰：汝子爲此而死，今生不可復生矣。惟將二物償汝，留之宮中，如見二子也。龍王涕泣哽咽稱謝。且稟曰：此事從命矣。龍宮被塞，何處容身？觀音默然，請之於老君。如來二人曰：前事處得極當，此事還要大士主張。觀音曰：此亦不難，乃向前將手指一伸，即便入海中一挑，把那泰山挑起，放在原處。海中殿宇景物，如故。衆省悅服稱賞。老君如來曰：今日若非大士至此，吾二老全無主張矣。于是三人領八仙龍王，至帝庭謝罪。帝曰：事如何處？老君如來曰：大士將玉版二片以償龍王二子之命，復整理山海如故。衆皆服悅矣。玉帝命關元帥巡視，回報言泰山益高，東海益深，乃大笑曰：人言觀音神通廣大，至今果然。乃召八仙龍王曰：汝等無故擾亂乾坤，本當重罪，但看老道老佛分上，並皆寬從。龍王詞俸一年，八仙謫降一等，俱限一年滿足。復帶八仙龍王謝罪。帝即命四將班師。老君三人辭別玉帝而出。龍王八仙在外拜謝三人一齊辭別，駕雲

各領本處而去。自此天淵迥別。天下太平。詩曰：「八仙蹤跡居蓬島。會罷蟠桃過海東。大士不爲扶山海。龍王安得就深宮。」自從八仙屢屢出見人間。但凡人肉眼多不識得。彼亦必待有緣者而始度也。又將諸仙近事神通述於後。國朝時忽有道士賣木圈于市。其圈連環。並無刀斧痕迹。人皆奇之。有一書生悟曰：「神仙多戲術。今二圈連環似一。呂字。意者其呂仙乎？」出拜之。求度。道士曰：「何故如此？」書生曰：「悟圈中之意。知師爲呂祖也。」道士曰：「後面有人教我賣耳。書生回頭不見。道士長安有一人家。造醬一大缸。有毒蛇淹死其中。主人不知。忽有老者騎驢而過。直入其家。打破醬缸而去。主人觀之。有蛇一條在內。大驚奔往謝之。其老騎驢緩緩前行。主人力追不及。人以爲張果老也。南中有爛脚乞丐。臥于橋上。終日呼人替其摩摩肚。呼三日無一人應之者。忽大笑騰雲而起。人以爲李鐵拐也。其言摩摩肚者。暗言能爲之摩者。卽度之也。惜無人識。廣中新造一寺。本寺僧建一石碑。欲書鍾王之名。家字一日本僧出。令小徒回寺。忽一道士至其寺。就筆欲寫其碑。小徒不從。奪去其碑。道士卽以筆染水寫詩一首。其字流動如水。今存焉。詩中有自別岳陽曾到此之句。蓋純陽所爲也。山東魯王好道。殿前有一大槐。已枯數年。王深惜之。不忍伐。砍一日。齋僧一道士。後至坐其樹下。內臣持齋與之。道士從手上束一黑丸。含其口內。臣惡之。道士將樹鑽一孔。納丸其中。書以呂字于地而去。次日其樹復生。枝葉皆茂盛如故。又三日魯王設醮。有一尼懷胎求食。魯王笑之。與食。俄而腹痛欲產。魯王命居一室。忽產一子。王命育之。其夜子母皆不見。僅留一呂字於壁。此皆近聞錄之終篇。其餘做此。

南遊記

第一回 玉帝起賽寶通明會

却說三十三天玉皇上帝。起一賽寶會。出下玉旨。令集三界神祇。及西天諸佛。俱各要赴金闕。各帶寶貝。赴會三月三日。大開天門。西方世尊。同上帝首坐。衆神挨排而進。山呼禮畢。序次而立。上帝傳下玉旨云：「朕立極以來。未曾會卿等。今立此會。名曰三界通明會。卿等各有傳流寶貝。俱請一賽。以顯神通。衆神齊聲應諾。第一班上八洞神仙。漢鍾離取出羽扇。一把。獻上御案。上帝問曰：「卿此扇是何妙處？」鍾離奏曰：「此扇煽火。火滅。煽風。風熄。煽邪。邪死。變化無窮。化缸過海。遮日捲月。收霧行雲。玉帝聞奏大喜。又有張果老取出錫杖一根。獻上奏曰：「臣此寶可挑泰山。入水水裂。頂地地開。千變萬化。又有曹國舅獻上折板一隻。奏曰：「臣此寶一析二界。通知。敲開能呼使用。收聚扶鬼。合攏捉邪。大有神通。又有呂洞賓獻上雌

雄劍二把。奏曰：「臣此劍能飛萬里，斬妖滅邪，自會相尋，入水水分，又有藍采和獻上金線籃一隻。奏曰：「臣此籃撇去飛空，裝盡世界，不論未熟菜菓，探入籃中，自然成熟。人坐籃中，諸人莫見。又有李鐵拐獻上葫蘆。奏曰：「臣此葫蘆內藏風火，要風便風，要火便火，要金便金，要銀便銀。內藏臣身心體像，指東飛東，指西飛西，百般可用。又有何仙姑獻上鐵絲罩一隻。奏曰：「臣此罩可能罩日月無光，攏動可以移星換斗，坐入其中，水火不入。又有韓湘子獻上魚鼓。奏曰：「臣此魚鼓打動，天昏地暗，內可藏數萬天兵，呼妖自入，跨之可入水火。玉帝聞奏，八仙寶具俱有妙處，龍顏大悅。又有西天諸佛名觀世音者，獻上蓮花座。奏曰：「臣此寶善者必自然通慧，可知百世惡者登變作刀山一架，蓮花可化萬物。撇上半空，呼刀成刀，呼劍成劍，千變萬化。又有萬法教主普庵祖師，獻上佛筭一隻。奏曰：「臣此寶一拂，人去千里。三界邪魔一見，不敢近前。一拂能使萬人亦能變化。又有三元三官大帝，獻上金鎗一把。奏曰：「臣此鎗可以除妖捉鬼，能避水火二災。撇上半空，變化無窮。呼殺即殺，呼止即止。又有北方玄天上帝，獻上皂旗一把。奏曰：「臣此旗能捲天三界惡鬼，強妖一見，自入。七日成水，又有白蓮尊者，獻上金鉢盂一個。奏曰：「臣此鉢盂能藏數萬神兵，呼飯出飯，餓鬼一食，止飢三年。毫光烟烟，紫霧騰騰。又有孫行者，獻上如意鐵棒一根。奏曰：「臣此棒要長便長萬丈，要短便如花針，降妖捉鬼，變化無窮。更兼臣一身都是寶。玉帝笑曰：「卿一身何爲都是寶？行者曰：「臣一個筋斗能去千里，也是寶。一根毛能化一百個猴形，也是寶。玉帝大笑曰：「卿試顯神通看果應其言否？孫行者即在殿前，念動咒語，把一把毛，口裏一呵，滿殿都是猴子，各執棍槌，跳躍自舞。玉帝命行者收了神通，大笑曰：「朕聞卿昔從唐僧往西方取經，神通廣大，今日果見卿寶可爲第一。朕即賜御金花一朵，御酒二盃。孫行者謝恩畢，又有鳳凰山聖母，獻上金寶塔一座。奏曰：「臣此塔變化無窮，鎮邪捉妖，念動咒語，重若泰山。雖千萬人不能拔動，變小則如粟粒，雖三歲孩童又能提起。又有閻王天子，獻上孽鏡一面。奏曰：「臣此寶善惡莫逃，三界若有隱匿過惡者，提起孽鏡，件件分明。前可照萬年過去，後可照萬年未來。邪術鬼怪，若見此寶，腳酸手軟，氣化形消。又有東海鐵跡龍王，獻上明珠一顆。奏曰：「臣此珠掛於宮中，滿處光輝，可吞可吐。凡民一見，永無災難。又有馬耳山馬耳大王，獻上聚寶珠一顆。奏曰：「龍王此寶不爲希罕，臣此珠亦能蓋夜光輝，可吞可吐。凡民一見，永無災難。更添聚金。金要銀便銀，一指生花。一指結果。一咒飛騰。玉帝聽畢，笑曰：「卿此寶果勝龍王之寶。今日會畢，各賜御酒五杯，依次退出朝門，各自騰雲駕霧，回洞。後仰止余先生，觀到此處見孫行者有此神通，有詩一首，單讚孫行者。詩曰：「堪羨猴祖悟空，從師西域建奇功。前掃妖魔無踪跡，今又殿裏顯神通。惟有龍王當日，被馬耳大王當殿比珠，心中不樂。即回龍宮，點起海中兵，到馬耳山，喊戰連天。軍士報入馬耳山大王，聞龍王兵至山，神兵出迎。龍王大罵曰：「無端匹夫，當日在玉帝面前當殿辱吾，好生

獻出寶珠。萬事皆休。如若不然。立刻一命難逃。馬耳大王聽罷。亦罵曰。你珠本輸我珠。何該起此邪心。好好退去。便能。如若不從。少刻間手起刀落。悔之晚矣。二人戰不到十合。被龍王一刀斬於馬下。龍王收兵回龍宮去了。却說馬耳山大王。第一子名曰三眼比丘。即欲與兵代父報仇。有母葉氏。出止之曰。今我身懷有孕。不可與兵報仇。倘得老天憐念。生下若是男子。添一個兄弟。方可報仇。萬一不然。只可忍耐。別作商議。母子商議不提。却說靈鳥山山後有一洞。洞內有一洞王。名獨火大王。一日自言曰。今世尊如來。當日在雪山修行。來到我。只靈山一見我。只裏青山隱隱。綠水迢迢。便問我借與他居住。彼時立下文書。議定借他住一年。還我。過了一年。去問他取。說我許他住十年。我當時便怒。叫他取文書來看。等他將文書看時。果是個十字。無奈只得與他住十年。過了十年。去取說我寫定許他住千年。我當日又叫他取文書來看。文書內又果是個千字。本當與他大鬧一場。他佛法甚大。難問他取。只得隨他。到今日來。靈山與旺。今十大弟子講經說法。聞說那經文。若有百蟲去聽。那經文咒語。便能投胎爲人。朝夕設有齋筵。講完經卷而吃。我今也去聽講經。他若待得我。好便罷。若待慢我。就鬧將起來。放出身中之火。燒了那靈山。有何不可。却說如來。一日開會。衆弟子於法堂中講經。經樂聞如來好齋布施。一者特來聽講。二者見求齋筵。如來說。諾。便問弟子曰。齋筵若完。可備一粟。款待獨火大王。徒弟答曰。今日齋筵排定。未有剩的。師父可叫他明日早來排一桌等候他。那如來便依此言。對大王說了。大王心中大怒。惟見旁邊有桌剩的。並無人坐。我就把來吃。說我不合吃者。便是我的對頭。有孔雀童子進茶來。與師父衆羅漢吃。見獨火大王坐在他筵席上。大怒曰。你如何坐我座位。吃我的齋筵。心中大怒。即將手中滾茶。潑在大王面上。去。大王大怒。放出五寸火。將孔雀童子燒倒在地。叫苦連天。如來忙道。不可比他的見。獨火鬼不聽。只管放火。如來連忙念動清涼咒。用甘露水救起童子。那大王不甘心。恨如來救醒童子。即要放火燒靈山。幸如來慧眼一見。便念動咒語。放出五百條逆龍。湧起霧露。罩住靈山。此火便不能發。獨火鬼見火不發。十分着惱。在寺中左冲右撞。出言不遜。妙吉祥進言曰。我們佛家子弟。亦不比你見識。你可去也罷。獨火大王曰。惱得我。心火一起。把你只狗骨頭。亦將來燒死。妙吉祥笑曰。你的火。只好燒別人。燒得我不成。你若燒得我。便見你高。大王怒起。就放出五斗火。便燒吉祥。吉祥端然不動。笑曰。你只妖怪。你那火。如何燒得我。我是如來法堂前一盞油燈。晝夜煌煌。聽經說法。燈花推積。一聽如來念咒。咒成人身。我只火之相。火之靈。火之聽火之起。你焉能燒我。你只妖怪。今若由你。整日鬧我靈山。不得自在。我不免放出三昧真火。燒死你。只妖怪。免致後患。如來慧眼看看。便叫不可。此時獨火鬼已被他燒死在地。如來大怒。喝聲叫將妙吉祥。拿下責曰。你這畜生。如何敢破我。

戒他雖不是。我爾俱出家之人。當大慈大悲。纔是爲何將他燒死。佛法難容。貶去陰山受罪。吉祥告饒。觀音世尊在傍保。曰。妙吉祥雖然有罪。乃靈山弟子。不可貶去陰山。當日馬耳山大王在日之時。來我靈山祈嗣。目今那娘娘有孕在身。不如送他去投胎。等他大難滿日。取回靈山。伏侍師父。豈不是好。如來依言。便欲送去。吉祥流淚告曰。師父命我投胎。奈我不曉神通。恐被人欺負。如來於寶座中。念動咒語。說我就賜你五通。你一通。天中自行。二通。地中自裂。三通。風中無影。四通。水中無礙。五通。火裏自在。又用法手一指頂門。賜你一個天眼。椰門可見三界。就叫觀音世尊送去投胎。却說馬耳山娘娘。夜間在堂前燒香。忽然見五通火。自半空飄飄然飛入身中。略覺不快。腹中微痛。悶入房中。生下一子。亦有三眼。即叫長子比丘。曰。幸今生此子。亦有三眼。異日長成。你父之仇可報。母子大喜。即取名叫做三眼靈光。不提。却說東海鐵跡龍王。心懷那珠。那裏肯放。因馬耳山母子無恙。堅守不出。無奈只得退兵。聽得馬耳山娘娘分娩。他便點水兵去打馬耳山。一來要取那一個明珠。二來要拿獲那娘娘來。龍宮成親。即帶三萬水族。奮勇雄將。前至馬耳山喊戰。連天圍住馬耳山。那馬耳娘娘正坐之間。忽聽龍王又點水族兵來到我山中。出不遜之言。辱罵萬端。娘娘聽得。失驚。便叫大公子三眼比丘出來。言曰。前你父被只賊所殺。仇尙未報。不想此賊貪心不改。又點兵到我山中。如何是好。比丘曰。娘娘高枕勿憂。自古云。兵來將擋。水來土淹。孩兒今番點兵出迎。定要擒了此賊。與父報仇。辭別母親。出城。却說那小公子靈光。纔三朝。便能言語。出見母親。稟曰。我要去看哥哥。與龍王廝殺。若哥哥輸他。我就殺死那龍王。娘娘不肯依言。公子靈光不聽母言。便與手下人走出。同去看廝殺。龍王正與比丘大戰。殺得比丘大敗。走入陣中。三眼靈光看見。便要殺那龍王。衆人不肯與他去。即將手下人打倒在地。就各通姓名。戰不十合。靈光把龍王一刀斬於馬下。衆水兵走回龍宮。却說比丘走回城中。見母親說敗陣之事。母子十分煩惱。手下人走回報道。小公子見大公子敗。將我們打倒。去與龍王廝殺。不知如何。娘娘聽罷。大哭。忽報小公子殺了龍王。首級帶回。娘娘大悅。曰。此是我夫有靈。故有此兒。代父報仇。今除此賊。一家不憂。即將龍王首級吊起。號令靈光。跪對母曰。孩兒聞此處多有名山。兒欲辭母。看玩景緻。母親囑曰。你去不妨。只怕生禍。即叫一老家人同去。早早回來。讀書。免我倚門而望。靈光即辭母親。欣欣上路。玩景。行不三里。聽見鐘聲响處。問老家人曰。前面鐘聲响處。是何去處。老家人曰。乃是靈虛殿。三元賜福天官。北極紫微所在。公子見說。就到靈虛殿看景。却說大帝去朝玉帝未回。正吩咐朱衣仙官。羽衣仙官。二人看守靈虛殿。忽公子進來。相見。說他是馬耳山大王兒子。今日特來此朝大帝。以觀景緻。二仙官曰。你若是馬耳山來的公子。待我備齋筵來相待你。千萬不要到後殿去。二仙官言罷。轉入廚房備齋。三眼靈光就住後殿。見殿門閉上。上面封住。靈光即開門進去。正看之間。那兩個鬼乃

是江南八十一州火珠精就認得是靈光公子。大叫公子快救我二人，永不忘恩。公子說：「只裏又無人看管你，你何不走去便了？如何要叫我救？」那二鬼曰：「只鎗是降魔伏妖的金鎗，他將我來鎖在此。公子可把此鎗取去，我們方纔走得。」此鎗公子若拿得去，異日亦有用處。公子聞言，即將金鎗拿起。二鬼拜謝便走。遍遊天下害人靈光，偷此金鎗到手，不等齋筵便走。那二仙官聽得後殿响噐，即忙來看，不見公子及小鬼金鎗。二人正惱之間，忽大帝從空中而下，問道：「二妖如何走了？」二仙哭告前事。大帝怒曰：「此小畜生敢只般無禮，盜我金鎗放走二妖精，待我將陰陽斗換轉，將我九曲珠化做馬耳山。他走在我珠兒來，還我金鎗便罷，如不還我鎗，便將他困死在珠內。那靈光恐大帝趕來，先叫老家人拿鎗回家去了。靈光被帝神珠不能離脫，走入珠內，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靈光在斗梓宮投胎

却說靈光上路，正走之間，被紫微大帝用九曲珠法，走轉靈虛殿。來見大帝，大帝曰：「你只畜生，焉敢偷我金鎗，放走二妖，好生把金鎗還我，便罷。如若不然，頃刻間叫你死在珠中。」光曰：「我何曾見你金鎗？」大帝曰：「你令家人先擎回家去，何敢瞞我。」靈光再三不認。大帝大怒，念起咒來，即把靈光困死於九曲珠內。把只朵靈光撒在半空，飄飄蕩蕩，無處依倚。有八景官大惠盡慈妙樂天尊，正在打坐，忽見半空中一朵靈光，左冲右撞，無拘無束。天尊自思：「不免用手招來，送往斗梓宮，赤鬚炎玄大王那裏去投胎，有何不可？」即用一手一招，招入袖中而來。却說炎玄大王正坐之間，忽報天尊到大王接入相見。禮畢，天尊曰：「貧道今日造府，非爲別事，敬送一位貴子，特來降生。內有古記爲記。」大王曰：「何以見得？」天尊曰：「少刻間公主若分娩，生下是個男子，左手掌上有一靈字，右手掌上有一耀字，又有三個眼，便是我送來的。若無三般古記，便不是我送來的。」正說間，忽報公主生下一男子，果有三般古記。大王大喜，拜謝。天尊取名，天尊曰：「就叫做三眼靈耀。待等久後長成，我來領去做個徒弟。」大王大喜，只天尊分別不提。時光似箭，一日長成。天尊復來到梓宮，帶靈耀做爲弟子。大王接入見畢，言領公子去爲徒弟。大王大喜，即令兒子出來拜天尊爲師。靈耀依父之言，拜辭父母。同天尊回入景宮，叫他一十八般武藝，變化無窮，賜他五口冒火丹。天尊要去朝玉帝，要試靈耀手段，故把鑰匙交與金刀童子收去。下天尊出去，靈耀問童子曰：「師父在洞，他與你講甚的？」童子曰：「我不與你說。」靈耀再三推問，童子只得對他說曰：「師父說叫我看守金刀，不要與你曉得。」靈耀討看，童子堅執不肯。靈耀自思曰：「他肯把與我看，我不免變作師父，轉身出來，念動咒語，變作師父，叫童子曰：『可取出金刀來與我，我要帶上天曹去，對寶會。』」童子不曉是靈耀，只說是師父，即取出來交與師父去了。

靈耀騙得過手，便把火來，煉作一塊三角金磚，藏起身。忽一日師父回，童子曰：「你取刀去赴會，爲何不帶回來？」天尊曰：「我何曾回來取刀？」童子驚告曰：「既然不是師父，必是靈耀。」天尊曰：「何以知之？」童子曰：「三日前靈耀問我討刀看，我不肯與他看，想是他變作師父來騙去。」天尊曰：「既如此，快叫他出來問。」童子即叫靈耀出見師父，師父審明，只得一一說明。說我煉作金磚，以便收藏，好用待天曹鬥寶，把與師父去赴會。天尊不究，吩咐曰：「此寶變化無窮，能擋陣助戰，可要寶藏，不可有失，吩咐而散。」却說玉帝正坐殿上，有西方太白金星上奏表曰：「今有上界走下二怪，風之精，火之精，號作風火二判官。今在中界飛簾洞中作怪，吃人無厭，乞聖上速差天將收獲，免致凡民塗炭。」玉帝聞奏大驚，即與衆真君商議，誰可帶兵前去，獲除二妖。衆臣奏曰：「今有三眼靈耀，乃佛家弟子，投胎出世，今從妙樂天尊爲弟子，神通廣大，此人可行。帝即傳玉旨，便差靈耀帶大兵五千，速下中界，擒獲二怪。」靈耀得旨，點過天兵，拜辭師父，又回轉馬耳山去看母親哥哥，取那當時盜的金鎗使用，却說娘娘見兒子回大喜曰：「你這幾年，在何處去，全然不見蹤影。」至今日回來，靈耀曰：「孩兒不才，却望老娘哥哥，恕孩兒不孝之罪。」兒今又在天曹斗梓宮投胎，取名叫做靈耀。母曰：「你今日居此，我們母子好朝夕得見，免我憂慮。」靈耀曰：「不孝又奉欽命，押兵去中界收妖。」母曰：「回來爲何？」靈耀曰：「不才回來，看母要取前盜的金鎗去用，倘若得勝，即便回來伏侍母親。」娘娘聽罷，即叫取金鎗與他，母子相別而去。却說風火二判官，坐於飛簾洞中飲酒取樂，忽報天宮差三眼靈耀領天兵三千前來，喊戰連天，圍住洞門。二人聽罷，大怒，即點起洞中小妖，殺出飛簾洞來，兩下大戰。二判官口念真言，腳踏風輪火輪，風火大作，殺來，被靈耀吐出三昧真風，制住風火，祭起三角金磚，打得二鬼大敗，走進洞中，將洞門緊閉，不出。靈耀自思：他若不出，焉能成功？心生一計，不免變做天曹玉女，將火丹變做仙桃兩個，進入洞裏去。只說我是王母娘娘面前玉女，聽見下方鑼鼓响，欲看廝殺，一時走錯下來，走差路頭，進你洞來，哄他吃我仙桃，如喫了精神百倍，加增神通。到老如意，他若吃了，我便呼他燒起來，可不好也。却說風火二判官，敗走入洞，十分煩惱，吩咐把洞小妖，堅守洞門，不可有失。言罷，忽報有一女子在洞內，二鬼曰：「叫他來見我。」玉女進前，訴言前事。二人見說是仙桃，有些好處，心中大喜。既仙女說，可把桃與我們喫，我不吃你，放你回去，不然要把你與我吃。仙女假作不肯，二鬼叫小妖，搶上仙桃，各分一隻，放入口中，正欲落牙，一滾入肚，二鬼大驚。仙女即現出本像，叫曰：「你只逆畜，吃我火丹，還不早降。」二鬼見是靈耀本像，正欲走避，被靈耀念動咒語，火丹發將起來，把二鬼燒倒在地，叫苦連天。靈耀即將二人押回天曹，父得二鬼風輪火輪兩般法寶，帶得勝之兵，回轉天曹。玉帝升殿，靈耀押二鬼回見玉帝，奏說前事。玉帝大悅，將二鬼收入鄴都，即封靈耀爲火部兵馬大元帥之職，靈耀謝恩未畢，班旁日宮鄧化出班奏曰：「靈耀纔有此小功，我上便封他爲元帥，衆

臣不愿。我主可傳下玉旨，叫靈耀與臣比勢。比得臣過，可受此職。比不臣過，不得受此重職。玉帝依奏，即傳玉旨，叫靈耀與鄧化比勢。二人得旨，出朝比勢，戰不十合，鄧化被靈耀一把拿住，滿面羞慚。靈耀放他走回，便自入朝見帝，奏說鄧化輸勢。玉帝大悅，即封靈耀爲火部兵馬大元帥，且看下同分解。

第三回 靈耀分龍會爲明輔

却說次日，衆真君聚朝奏玉帝曰：「當年五月二十五日，起分龍會，會集九江八河、五湖四海各宮龍王，赴會迎雨。有雨救濟禾苗，今年會期又至。乞我主可頒玉旨前去，會衆龍王前來赴會，不致失期。」帝曰：「可。」即傳下玉旨，問道：「誰人可爲會上明輔？」衆臣奏曰：「臣觀執事，中惟火部兵馬大元帥，可爲明輔。」玉帝依奏，即宣靈耀上殿，靈耀至殿，三呼畢。玉帝曰：「朕觀卿忠直英雄，衆臣奏朕保薦卿作明輔，卿可用心代朕行事。」靈耀謝恩，出朝不提。話分兩頭，却說東海老龍王，接得玉旨，言赴會治雨之事，心中十分煩惱，歎曰：「吾今年已老邁，如何去得？若然去在會上，衆龍王亦行禮不便，如何是好？却有兒名，叫鐵頭太子者，侍立在旁，聽父之言，稟曰：『父親不必掛慮，自古養兒代老，父親老邁，去不得，我爲子當代父一行。』未卜可，否？」老龍曰：「此亦恰好，奈何你是個好酒之人，倘去赴會，飲得酒多，恐有誤事，不便以此我心下煩惱。」太子曰：「我就當天發下誓願，兒今此行，若再飲酒，有違父命，四體不得回鄉。」老龍曰：「吾兒今有此志，則我無憂矣。你若到那會上去，那裏都是你，叫叔的，或叫兄的，可宜謙恭，不可冒犯于人。」太子領父嚴命，出宮上路，夜住曉行，來到一村中，見一酒店，太子自思曰：「爹爹叫我不吃酒，我今看見店前牌上，寫個『酒字』，我就思量吃，今如何忍得自思不若入店少飲幾杯，以免思量，也能入店中呼酒，保沽酒上來，自歌自唱，飲了幾壺，將碎金一錢，還了店錢，出了酒店，來到天門，入了南天寶得關，入會堂與衆龍王相見，明輔升堂坐定，衆龍王多見禮，明輔曰：「下官蒙玉旨，着我爲明輔，備宴以待衆列位，凡飲酒之間，不可造次，亦不許游席過座，席中不得亂言，有違逆者，推出天門，降職不用。」先奉列位酒，然後迎各衆龍王，各入一位，各依次而坐。那鐵頭太子自思：「只個酒是御酒，一年一度，難得吃，不免我吃幾盃。」言畢，連飲數十盃，醉酩酊，鬧將起來，曰：「只明輔好，不公道。往年我爹爹來坐，又在上坐，酒亦先勸我爹爹，今年我來坐，又在邊席，酒又不來勸待我，是何道理？不公不公。」靈耀聽罷，云：「往年赴會，乃令尊來，他是前輩，今年你來代他，衆位你應在末爲，何說我不公？我爲明輔，安有偏向汝？既酒醉，故把言語衝我，就將鐵頭太子，推下南天寶得關，明輔對衆龍王曰：「今日與你衆位無干，各人赴會回去，保守地方，勿得違旨，取罪未便。」齊皆答應而散，說那太子被明輔推下南天寶得關，羞慚滿面，心中思量，不敢回轉龍宮見父，就搖身一

變。變做一個大鯉魚。身長二丈。在於揚州江上游戲。舞水作浪。忽然潮水退去。被困在沙洲之上。進退不能。却有一夥樵夫。砍柴回來的。看見沙洲之上。有一大鯉魚。不能去。即把手上柴刀下來。會集衆人。割下鯉魚身上肉帶去。那太子割得背上疼痛。眼中流淚。發滾起來。把那夥百姓都踏死了。太子趨回龍宮。流淚滿面。哭報父曰。不肖有違父命。因酒醉後。鬧了分龍會。不敢回見父親。變作鯉魚。在揚州游戲。忽遇水退。不能走脫。被揚州百姓將兒身上肉俱皆割盡。思兒必是死的。望父王可看骨肉之情。代兒報仇。言罷而死。老龍王大哭。就點蝦蟹精靈。將水族軍兵。湧起波浪。殺至揚州。揚州百姓遭其水災。叫苦連天。却說揚州有個土神。乃是后土聖母娘娘寶像。見水淹到廟前。本地方百姓人等。各各來至廟前。一步一拜。拜到廟前。求聖母靈感。退其水災。聖母大驚。即上天曹上表。入了天門。玉帝升殿。百官朝畢。有揚州后土聖母俯伏階前。奏曰。東海老龍王。湧水淹死百姓事。玉帝依奏曰。卿且回歸。朕即傳下玉旨。即着四土星君。代領天兵。速到三界。退水。四土星君領旨。帶兵出朝。來至中界。見是東海老龍王。湧水。那四土星君用土填塞。打得老龍王大敗。走回龍宮。四土星君帶得勝之兵。來見后土娘娘。后土娘娘待茶畢。談說前日水淹到我廟前。廟前有一株瓊樹。其樹從來不會開花。如今被水淹了。反開一朵瓊花。此花香氣甚異。上香三十三天。下香五湖四海。三界皆聞香味。意欲進上玉帝。不知可否。四土星君曰。既有此花。勝如好寶。當進玉帝。有何不可。說罷。分別不題。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靈耀大鬧瓊花會

却說玉帝升殿。羣臣朝畢。忽奏揚州后土聖母同四土星君退水。帶得勝之兵。回朝。玉帝大悅。賞賜星君。又有后土聖母奏曰。臣廟前有一瓊樹。自來不見開花。前被水淹。今水消了。忽開一枝瓊花。三界都聞香味。微臣不敢隱匿。獻上我主。玉帝大喜。即賞聖母金花御酒。對衆臣曰。此花有此希奇。朕今起一會。名曰瓊花會。凡文武百官。但有功者可插此奇花。飲御酒三盃。若無功者。不得冒充功勞。便令金鎗太子爲宴主。却說太子領旨。聚集衆官。一個個依次而到。會上太子傳旨云。我蒙父王命。我爲宴主。設此瓊花會。會集卿等。如有功者。可簪此花。飲酒。太子依次論功。衆臣俱言無功。不敢冒受。輪到靈耀。靈耀亦推無功。太子見衆臣都不受瓊花御酒。自己將花插在頭上。連飲御酒數盃。靈耀看見太子插了瓊花。飲了御酒。便大怒曰。你爲宴主。聖上叫你勸別人。你將花自插。將酒自飲。勸你自己不成。太子曰。衆臣都言無功。我纔自己插起。有何不可。靈耀曰。我有功勞。該把與我插。太子曰。你有何功。靈耀曰。我收風火二判官。可爲功否。言未罷。即將那瓊花搶來。插在頭上。自己飲上御酒。連飲三盃。太子曰。你只匹夫。敢如此胆大。欺負聖上。靈耀便不答話。將金鎗太子便打。

太子打靈耀不過衆官解勸太子便走靈耀鬧了瓊花會自號爲華光天王自思曰一時之氣打了太子倘若奏知玉帝定然見罪如何是好不如假推酒醉也罷衆官大驚各自散去太子走入朝中玉帝升殿太子大哭奏曰不肖蒙父王命作宴主今如靈耀不遵玉旨鬧了瓊花會將兒亂打自號爲華光天王乞父王作主玉帝聞太子言大怒即宣靈耀入見玉帝曰汝乃臣子太子乃王安敢如此靈耀奏曰臣乃一僕太子乃一主臣安敢打主臣被太子打得多不敢動手主公若不信可問衆臣便見明白玉帝即問衆臣衆臣俱奏都未曾動手只是言語相傷帝曰縱然多推未曾動手亦不該出言傷朕太子侮辱太子亦該死罪奪花飲酒亦是蠻橫無理本罪不容誅衆臣保奏免卿死罪削去前職貶去卯日宮做個游神俟後將功折罪華光只得謝恩退出朝門轉過卯日宮參見鄧化衆臣退朝不提却說卯日宮鄧化知靈耀鬧了瓊花會被太子奏上玉帝將靈耀削職貶在我手下來做游神心中大喜自思靈耀是我昔日仇人今日在吾部下聽用不免吩咐手下的倘若靈耀到此參見之時先可打他四十殺威棒不得輕放吩咐畢忽然華光來到鄧化即叫請進二人相見禮畢鄧化假作不知問華光曰元帥到此有何見諭衣冠不整功勞何如華光將前鬧瓊花一事說了一遍鄧化大怒作威言曰若是如此則我管得你着如何不跪華光只得跪下鄧化即叫手下拿下要打四十殺威棒華光對曰我未有犯法如何就要打我若不公打不得我鄧化曰你既然只等無理也罷你說要有犯法我便打得你如今每日在堂上點卯你要在堂上伺候聽點若失點打四十板又要隨太陽行走如不在亦打四十華光聽令只得退回私宅自思曰鄧化只賊他與我有昔日之仇今要與我計較我不免生下一計化一個化身隨太陽行走真身到堂上聽點過卯看那賊如何奈得我何原是那鄧化手下之人乃是金雞鄧化吩咐叫他只管着華光走他若失點就報我知道豈知華光顯出神通化一個化身不會失點那手下人見華光不會失點生一計較要害華光對華光曰我要回家看母今日不來恁憑將軍聽點也好隨太陽行走也好華光心中自思曰只奴才要來哄我我怎受得鄧化只種的氣我想終不是了日不如在卯簿上題他幾句反詩走下中界再作道理即提筆題曰自恨時華運不通遭陷天羅地網中卯簿之上分明寫上寫華光反日宮却說華光題畢便去金雞轉來不見華光金雞即忙報知鄧化鄧化叫拿上卯簿看時簿上有反詩四句鄧化讀罷大怒就點起本部軍馬趕上要捉華光華光正要走下南天寶得關正遇鄧化鄧化大怒曰你只匹夫汝本該死玉帝免汝死罪叫來我部下聽點汝原心不改敢題反詩敢走何處好好受縛便能半言不肯少刻間一命難存華光曰你只匹夫心懷仇恨又要我聽點又要我隨太陽百般計較我若不反終落你手鄧化聽罷舉刀斬砍被華光大殺一場鄧化抵敵不住回馬便走去奏玉帝不提却說華光殺退鄧化走下中界望見前面有一名山原來就是朝真山洪

玉寺寺內乃是火炎王光佛。在那裏修行樂道。華光看罷。卽往洪玉寺去。見那火炎王光佛。那佛號叫勸善大師。那大師在禪壇上正坐之間。忽見華光自外而入。參見禮畢。大師問曰。久聞天王在上界掌元帥職。享不盡富貴。今日光降山寺。有何見諭。華光只得將鬧瓊花會。打金鎗太子。削去元帥職。在卯宮做遊神。說了一遍。大師曰。到此爲何。華光曰。不想鄧化那賊。與我有仇恨。又要我聽點。又要我隨太陽轉。我思終無了日。因一時之氣。題了反詩。走下中界。久聞老師法戒。不才得來拜於門下。不知可容納否。大師大喜。卽吩咐華光不許如前。可要從吾法戒。華光受命不題。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華光鬧天宮燒南天寶得關

却說東海李龍王。一日壽誕賀壽。龍宮內排下筵席。中放一顆明珠。乃是聚寶珠。照耀天中。毫光閃閃。紫霧騰空。盡夜光輝。龍王作樂飲酒。大醉。不想華光睜開天眼。一見那珠。念動咒語。搖身一變。變作一個蝦蟲。下了海中。走入龍宮。把那珠拿來。仍就變出真像。心中大喜。回轉洪玉寺。將珠藏起。亦不與師父知道。李龍王酒醒起來。不見那一顆寶珠。龍王大驚。問各水族。俱言不知。龍王遍處尋覓。並不見蹤跡。自思。必是甚麼妖怪。來此盜去。不免回去。問南海觀音佛母。便見明白。說罷。便出龍宮。早到南海。見觀音佛母。龍王拜問。觀音佛母。睜開慧眼。一看。言曰。你那寶珠。不是別人盜去。乃上界華光。變作蝦蟲。來你龍宮盜去。其人今在中界朝真山洪玉寺。從勸善大師爲弟子。你要取此珠。可去那裏取。龍王聽罷。辭了觀音佛母。回轉龍宮。點起水族。殺到朝真山。圍了洪玉寺。喊戰連天。火炎王光佛。正在禪壇上打坐。聽得寺外喊戰。要打進山寺。聲聲要問華光。取回寶珠。光佛大驚。卽叫出華光。問曰。今日李龍王統領水族。殺到這裏。聲聲說你偷他寶珠。此事實否。華光曰。不敢有瞞師父。此珠果是弟子拿來。師父曰。今日龍王到來。要問你取。如何分說。華光曰。師父高枕勿憂。弟子自去。退他便了。華光卽辭師父。出了寺門。見龍王。龍王曰。你爲何該偷我寶珠。好好還我。便能半言不肯。叫你一命難逃。華光曰。誰說是我拿你珠。龍王曰。我酒醒不見寶珠。我去問南海觀音佛母。佛母對我說是你偷。華光曰。既是佛母說我。今拿來了。你便如何。龍王聽罷。大怒。手提大刀。便砍華光。華光來迎。戰未三十合。被華光殺得大敗。龍王帶了殘兵。走回龍宮。華光到寺。見師父。心中大喜。師父曰。我要上天。曹見帝。遇你只一場禍事來。我未曾去得。今日平息。我來日要去。天曹吩咐華光。可要坐守寺門。華光在旁聽罷。忽然下泪。大師曰。你下泪爲何。華光曰。弟子自離上界。到此跟隨師父。朝夕思慕父母。不能一見。今聞師父欲上天。曹弟子不能回去。見鞍思馬。覩物傷情。故此下泪。大師曰。你若爲此。乃是一孝子。我不免帶你同去。你不可生事。若上天。曹省看父母。須卽刻便回。華光曰。若得師父提攜。得見父母。一面。弟子萬幸。

何敢生事。大師曰：「既如此，我將一串佛珠兒與你，挂在頸子上。我口念動真言，你若上天，他用照魔鏡，亦照你不出。只說：『是佛家弟子，你去見父母待我下中界。』你依前同我下來。華光大喜，大師即將佛珠一串，放入華光頸中。念動真言，同上天。曹却說：『斗梓宮赤鬚炎玄天王夫婦，正坐之間，思想兒子，不知何方，忽報公子回。』父母大悅，相見曰：『自兒去後，爲父母者，不知你落何方。心中時常掛念，今日爲何能得上天？』曹來，華光稟父母曰：『孩兒自別雙親之後，無處安身，只得走去下界去。到那朝真山洪玉寺，禮拜炎玄王光佛爲弟子。今得師父帶我上來，拜見雙親。』師父曰：『有人說你前日殺退鄧化，走落下界。鄧化回奏玉帝，玉帝大怒，今差太子在玄華殿招買馬積草屯糧，要來中界擒拿你。可在此住宿一宵，明早快走下中界去，免生別慮。』倘玉帝曉得不當穩便，華光曰：『爹娘勿慮，孩兒自有分曉。』華光就叫爹娘高臥寢所，自思可恨金槍太子，傳令要招兵擒我，我不免變做天曹軍人，假了名姓，到他那裏投軍。倘若收留我，我就在他軍營內殺將起來，殺死那金鎗太子，依前走往下界，却不好也。來日別了爹娘，只說我依然同師父去下界。爹娘不知，只吩咐華光小心逃避。待後日有赦，依前回轉天曹。華光別了爹娘，去到玄華殿，華光搖身一變，變成一個漢子，身長一丈，腰大十圍，威風凜凜，殺氣騰騰，手用一把長鎗，參見太子。太子一見，問曰：『你姓甚名誰？』華光曰：『臣姓陳名三郎。聞太子招兵，要往中界捉華光，特來投效。』太子一見，華光大喜曰：『來日我見父王，保奏封你爲前部先鋒。』言未畢，華光現出本身，手用金鎗，望太子便刺。衆軍驚散，太子連忙走入北極驅邪院，躲去梭婆鏡後。華光趕到，不見太子，止有二鬼在。華光問那二鬼：『那二鬼被鏡鎖倒，巴不得華光打破金鏡，救他出來。』連忙對他說道：『那太子走來，躲在那梭婆鏡後。華光聞言大怒，拿起金磚，打破梭婆鏡，放走那二鬼。一個乃是金睛百眼鬼，一個乃是吉芝陀聖母，各自逃生，走往下界。太子見打破鏡，大聲喊叫，說華光潛入天門，開了天宮，各臣務要捉拿。四方天將聞知，各起天兵，擒捉華光。華光抵敵不過，大敗而走。東西南北，守得緊急，不能走脫。華光走來到北方地界，乃是玄天上帝把守。華光一見上帝，便不答話，丟起金磚，便打。被玄天上帝用手上七星皂旗，將金磚捲了。華光心焦，又將風龍降火龍條拋去，又被上帝用七星旗收了。華光驚慌，又用火丹拋去，又被上帝用七星旗捲了。華光進退無路，捨命死戰。被上帝驅動北方壬癸水，將華光淹倒在地。上帝用降水棒壓住，全身不能得動。華光原是如來面前燈花，堆積後，如來念動真言，咒成華光，乃是火之精，火之靈，火之陽。以此遇見上帝，乃北方壬癸之地，故不能走脫。被上帝捉住，上帝曰：『你只畜生，好不知世務。你有何神通，敢反天宮打太子？』今被吾捉住，有何理說。華光四肢不得能動，哭曰：『弟子因鄧化所逼，出於無奈，只得如此。今日被上帝捉拿，可發慈悲之心，一救我也。』上帝曰：『你若肯改邪歸正，我部下前有三十五員天將，你若歸順我，湊成三十六員，我即救汝。』華光連聲應曰：『上帝若肯救我，我情』

愿歸順。永遠不敢有反。上帝即取來聚水珠一顆。化成一粒米。叫華光吞下。我便救汝。華光只得吞下那米。上帝囑曰。我只米乃是我聚水珠化的。你今吃入肚中。後若有反意。我念動咒語。你肚中水滾起來。七日自死。華光曰。若得上帝慈悲。永隨左右。上帝聽罷。即將降水棒拿起。放了華光。華光告曰。蒙師父收留。爭奈天兵要捉我緊急。如何得脫。大曹上帝曰。你乃火星。可向南方走。南方丙丁火。火助火燒了南天寶得關。方可走脫上界。你在我北方壬癸水。你火焉能鬥得水。如何走得。華光聽罷。言曰。蒙師父指教。奈弟子法寶俱被師父收了。如何去得。上帝即取前法寶還華光。華光別了上帝。還投南天寶得關。見關門緊閉。華光即噴出三昧真火。燒了南天寶得關。衆天兵見關上火發。個個只顧救火。華光即走出南方。下了中界。手下人報知金鎗太子。說華光放火燒關。走下中界。太子方才收了天兵。寫表奏帝。不題。話分兩頭。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華光來千田國顯靈

却說華光得玄天上帝指示。燒了關門。走下中界。身無去向。正憂之間。望見前面有一座山。生得奇異。有四時不謝之花。八節長春之景。華光便問當方土地。那山是甚麼山。土地曰。那山名叫做離婁山。山中有一洞。叫綠水芙蓉洞。洞內有兩個大王。在那裏鎮守。華光又問曰。是何大王。土地曰。我不敢對你說。華光曰。有何不敢。土地曰。我若照直對你說。他那裏一個便看見。一個就聽見。就了不得。華光曰。有我在不妨。你只管說來。土地曰。此山上大王一個叫做千里眼。能看千里路外。無所不見。那一個叫做順風耳。聽得千里路所言。無所不知。又名叫做離婁師曠。叫做聰明二大王。吃人無厭。骨積如山。華光聽罷。發放土地。便到離婁山。行不數里。來到離婁山。那千里眼順風耳。坐在洞內。順風耳曰。可恨那土地。適纔叫那華光說我兄弟在此吃人。如今華光要到。只裏收我們。大哥你看見未有千里眼云。我也看見了。那賊即到來了。如何是好。順風耳云。他神通大難。以抵敵。我生下一計。我與你。不免變做兩座大山。在兩傍。倘那華光不識得我們。若識不得。待他行至中間來。就捉他捉住。吃了。豈不美哉。二人計定。合作二大山。立在傍邊。華光來到離婁山。四面看了。不見一人。華光自思曰。聞只兩個妖怪。神通廣大。必然有作怪。我睜開天眼。看走到那裏去。華光睜開天眼。看見笑曰。只兩個妖怪。原來預先曉得我來。先變作兩座大山。立在兩旁。要等我行至中間來。要我把我去吃。我不免心生一計。噴作三昧真火。左山邊放一把火。右山邊放一把火。燒將起來。有何不可。說罷。念動咒語。噴出三昧真火。燒將起來。那二鬼見火一發。連忙走起來。與華光大戰。華光詐敗而走。二鬼趕來。華光將降魔伏鬼鎗。頓在此。哄二鬼曰。你二人有何神通。鬥對我

過誰說廝殺我只根鎗你二人亦抽我的不動二鬼曰你明殺我不過敢說此大話華光曰口說無憑做出便見你二人誰敢扯千里眼曰不消我的弟扯我扯起便了說罷先用一手扯他不動用雙手扯又扯不動順風耳亦向前扯也扯不動華光曰莫說你一個扯了一個扯你二人齊向前扯又扯不動被華光念動咒語將一鬼雙手都拈在那鎗柄上拿不下來叫苦連天華光一見大喜言曰我只個叫做降魔伏鬼鎗你只兩個妖怪如何扯得動你若肯歸降我就罷若不肯降我即指出三昧真火把你們兩個妖怪燒死二人聽罷連聲應曰情愿歸降天王華光即化出火丹七粒化作丸子一個哄他曰你要我救你降我之時可吃我只兩個丸子你那手就脫得下來二人吃下便要走去華光曰你二人方纔吃的乃是吾火丹你二人莫要思想走若走之時我便叫火丹發將起來燒死你二鬼不信便走那華光念動咒語叫那二丸火丹發將起來把二鬼燒倒在地叫苦連天大叫天王救命華光問你二人今日肯歸降否二鬼曰若得火滅傾心歸伏再不敢反華光即叫火滅那肚裏此丹便不發二人即拜倒在地問曰天王今要何處去華光曰我今欲在只裏安身二鬼稟曰縱然天王欲在此處安身却也甚好只裏乃是千田國王管被我二人作亂托他的夢連年三月三日要辦男童女來此祭賽我二人保佑他國家風調雨順國泰民安華光曰自今爲吾與你三個今後再可去千田國王宮室托他的夢從今不用男童女祭賽要他立我廟宇刻我三人寶像春秋祭祀何不好也三人說罷當夜便托夢千田國王的話不題話說千田國王升殿衆臣朝罷國王曰孤昨夜得一夢夢見一人頭戴金龍冠頭上多一眼手提三角金磚他說是上界天曹之人名喚華光天王他說來到離婁山收下二人名叫離婁師曠那尊菩薩叫孤從今不用男童女祭賽可立一個廟宇春秋二祭他保我國永遠太平孤欲立廟衆臣意下如何衆臣奏曰往年夢用男童女祭物我主既得夢中神聖自己來說無須男童女改作春秋二祭此福神也安得不從我主可傳下旨意擇一地速造一廟立神寶像不必疑惑王曰何處可造廟宇衆臣奏曰今有城外離城五里原有一座廟乃是火漂將今已廢矣我主可傳下聖旨將廢廟拆毀起造新廟惟有此處最美國王聽罷即傳下旨意著錦衣衛指揮代領御林軍三千拆倒廟宇立成寶像衆臣退朝錦衣衛指揮宋清得旨即去拆毀前廟再立新廟名曰天王祠不日成功國王親自同衆文武上香祭賽不題却說華光得了廟宇身像受祭畢吩咐千里眼順風耳曰你二人可看守香火不可有害百姓我去遊遍中界逢災救災逢難救難你二人不可有違二將遵命不提却說那火漂將被國王拆了他廟改立華光祠心中大怒欲與華光爭鬥起來又無華光神通只得忍耐晝夜思量欲生一計害華光無有門路忽一日千田國王有一公主曾許嫁對馬國聞得華光天王靈感出殿奏父王曰女兒聞天王靈感欲到廟中行香望父王與女兒一往國王准奏公主即命宮娥彩女備香燈

紙燭親到天王廟中行香。公主入殿拜畢，叫手下將神幔捲起，與我看天王寶像，生得如何。軍人即將神幔捲起，公主一見口中嘆云：天王的寶像，真生得美貌，看罷上了車，駕出了廟門，將欲回朝，却被那火漂將看見，自思我被華光占去廟宇，此仇未報，今見公主，又生得美貌，不免起一陣怪風，將公主拿入我洞裏去。一則成其夫婦，二則國王只疑是華光拿他公主，以報前仇，可不美哉！思罷，當起一陣怪風，將公主拿進洞中，勒逼公主成親。公主不從，火漂將曰：你知我是甚人？我乃火漂，將日前汝父子田國王將我廟宇拆卸，立天王祠，我無處安身，只得在此洞中。今日你到天王祠行香，我見你生得美貌，起一陣怪風，拿你到此，成其夫婦，爲何不從？你若不從，我便把你吃了。公主自思：我若不從，豈不被他吃了？假推說我被大王拿來洞中心中驚跳，不安望大王限我數日，若得定心，然後與你成親。火漂將大悅曰：也說得是。如今在此總是我妻矣。走得到那裏去，即吩咐小妖伏侍公主，自去採辦異味，候公主成親，不題。話分兩頭，却說千田國王升殿，衆臣朝畢，有手下隨從公主往天王祠行香者奏曰：臣等隨公主往天王祠行香，公主捲起神幔，看見華光寶像，便有思心，出至廟前，忽一陣狂風飛砂而來，臣等俱不能開眼，吹倒在地。風息待臣等看時，不見公主，臣等只得回朝見主國王。聽罷大怒，此必是華光野神拿去，寡人即傳下聖旨，吩咐御林軍可去拆了天王祠。衆臣奏曰：論我主前日之夢，其神說他是上界正神，我又立廟宇，塑其寶像，安得不思仁義，更以仇察陛下，想必城外另有妖怪，將公主拿去未定，其中不明。乞陛下頒下聖旨，可寫一道關牒文燒去。限華光三日叫他送公主回朝，如無拆之未遲。國王依奏，即回來天台宮寫牒燒去。國王退朝，不題。話分兩頭，却說離婁師曠知公主被火漂將拿去，國王燒有牒文到來，限三日要將公主送回。二人欲與火漂將大戰，救出公主。二人自思：又無火漂將神通，又不得天王回來。二人正憂悶之時，忽見天王駕一朵祥雲回殿。二人將公主行香捲幔出殿上車，被火漂將拿去。事從頭說了一遍。華光聽罷大怒，即到火漂將那洞裏，却好那火漂將不在，只裏華光入洞後，見那公主，公主哭叫救命。華光曰：不必啼哭，我駕一朵祥雲送你回去。你可要對國王奏明，說不是我公主領命。華光即駕一朵祥雲，送公主回朝。國王升殿，公主即將前事一一奏明，說不是華光，乃是火漂將，今得華光救回。國王大悅。華光復到火漂將洞中，變作公主，將火丹化作一個座兒，悶坐在洞中。那火漂將入洞問公主曰：你今日身上又好否？若好，可與我成親。公主曰：尚有些不快。火漂將曰：再等一日，你若再不快，我要成親，等不得了。公主曰：我若與你就成親，也不打緊，恐你久後意懶，必然不要我。火漂將曰：若有此心，天地不容。公主曰：我也不信你說。你若要我成親，我有一個棗子，你若吃我的，我纔與你成親。火漂將曰：吃便如何？公主曰：吃了便後日你我夫妻和睦。火漂曰：既有此好處，何不拿兩個來我吃吃？公主曰：一個也夠。火漂聽說大喜，接過棗在手，拿上口，即滾下肚。華光即現出

本像大罵曰：你只妖怪，敢只般胆大，拿了公主，連累着我，火漂大怒曰：你佔我廟宇，前仇未報，今日尚敢到吾洞中欺我，言罷，便欲與華光廝殺。華光說：你且住，你適纔吃我那菓子，是個甚麼？火漂曰：是棗，是甚麼？華光曰：是我火丹，你若不降我，我便叫燒將起來，火漂將不信，提槍望華光便刺。華光一見，便念動咒語，把火漂燒倒在地，叫天王救命。華光曰：你始終不信，是火丹，今燒起來，你信不信？於今火種埋在你肚裏，你肯降否？火漂曰：天王饒命，小人情願歸降。華光聽罷，即叫住火，肚中便不疼痛。華光收了火漂，將在部下聽用，不提。再說千田國王升殿，與衆臣商議，得華光、天王、救回公主，同文武親到天王祠建醮，行香，不提。後仰止余先生看到此處，有詩一首，單道公主詩曰：「婦人當自守，閨姓安可天淵去，行香不遇天王神，通救難免一身入洞房。」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吉芝陀聖母在蕭家莊

却說吉芝陀聖母言曰：我當日同金精百眼鬼，在北極驅邪院梭婆鏡內，被鏡鎖倒得遇華光鬧天宮，趕金鎗太子，那太子走入北極驅邪院，躲在鏡後。華光把那金磚拋起，打破那梭婆鏡，我同百眼鬼得脫出來，不知他的去向。我今在雲瑞觀看，看見南京徽州府婺源縣蕭家莊，有一蕭長者名喚永富，其妻范氏太婆，每夜在後園燒夜香，祈求宗嗣，接續香烟。我自思不免搖身一變，變做一個撲燈蛾，去那裏打滅燈火，將范氏太婆吃了，我即搖身一變，變只范氏太婆去，迷了那蕭長者，與他成親，豈不美哉？說罷，不提。却說范氏安人，一夜在後園擺下香案，正欲拈香禱告，忽見一大燈蛾飛來，打滅那燈。范氏大驚，正欲呼婢點燈，被吉芝陀聖母現出本像，將范氏安人吃了，變了范氏，晝夜與蕭長者作樂。今夜到東家吃一個人，明夜到西家吃一個人，左鄰右舍人家，今日不見一個，明日又不見一個，各各心中煩惱，俱不知真假。范氏輪夜到人家吃人，蕭長者亦不知是假范氏。一日假范氏身懷有孕，對蕭長者說知，蕭長者四十無子，聞妻有孕，十分歡喜。夫妻作樂不提，却說天曹玉皇上帝說華光到了中界，恐有後患，又招軍買馬，要捉華光，不知後來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華光在蕭家莊投胎

却說華光天王巡遊天下，來到朝真山洪玉寺，即便入寺去佛前參拜。火炎王光佛參拜禮畢，光佛問華光曰：弟子，你只兩年中來，往何方棲身？華光即將收千里眼、順風耳、國王立廟事說了一遍。光佛曰：此處棲身不是了日，目今上帝要起兵來捉你。華光曰：若再起兵來，如何是好？望師父指引弟子去路，倘能躲得久，不敢忘師父。光佛曰：若要得安身之處，將

身投胎就不妨。華光曰：吾今蒙千田國王立廟宇之後，受萬民香火，如何却再去投胎？光佛曰：你要躲此難，須自己設想。華光問師父曰：弟子去時要如何去？光佛曰：當日如來賜你五通，不如都去投胎。總做一胞胎，爲個肉球樣，待母分娩出來。華光曰：凡人那曉肉球裏面之事，必說是鬼胎，不肯割開。若將來害了，怎生了得師父？你放心前去，我隨後就來救你。華光蒙師父指教，只得化五通金光，飄飄蕩蕩，隨風飛舞，來到南京徽州府婺源縣蕭家莊。華光在雲頭看蕭家人，自言自語說：安人懷胎二十個月，未見分娩，那聲入雲頭，華光自思：不若就在此處投胎說罷。三更時分，便入蕭安人寢所，五通共化成一個肉球，滾入安人肚中。安人醒來，便覺腹痛，叫醒蕭長者。長者起來，即備香燭，當天禱告，乞早降生。一男子接續香烟，禱罷，侍女出報長者曰：安人分娩了。長者問曰：是男是女？侍女曰：不是男女，乃是一個牛肚樣。長者大驚，自入看時，果是一個牛肚樣。長者大怒，便令家童扛出去，丟在河內，去勿與外人知之。被人恥笑，一個家童領命，即把那牛肚扛去河邊，丟在河內。那牛肚一滾上岸，家童大驚，又丟去河內。那牛肚又一滾上來，如此數次。衆家童驚得慌忙回報長者說：那牛肚丟下水去，又滾上來，丟下水去，又滾上來，如此數次，無他奈何。長者曰：如此可埋土中，依然抬轉埋去。後門也罷了，不可令人曉得。說罷，家童即去抬回家來。長者悶悶不悅，却說火炎王光佛變作一僧，入蕭家去化緣。長者在堂上，和尚向長者跟前，去打個問訊。長者回禮曰：光降有何諭見？和尚曰：特來化緣。長者曰：我有事幹，你可明日來也罷。和尚曰：長者平日是個好善的，貧僧今日特到貴府化緣，爲何見推何也？長者曰：非老夫往日好善，今日見推不捨。我不說你不知，老夫平日齋戒好施，年至四十無兒，去年幸得房內有孕，懷胎二十個月，今日分娩，老夫不勝之喜。看時却是一牛肚樣，命家童抬去，丟在河下。家童丟下去，滾起來，丟下去，又起來。家童無奈，他何回報我知，我恐外人知之，叫家童依然抬回家來，等待夜間埋。在後門有此事件於心，故對長老說明。日來不然，我就捨，豈有見却和尚聽罷，即賀喜曰：此物不叫牛肚樣，乃一肉球。長者曰：果是肉球，要他何用？和尚曰：長者年至四十無子，今日連有五位貴子，長者曰：一個不見，那有五個在何處？和尚曰：此肉球內有五個孩子，長者不信，和尚曰：你若不信，我即將我刀剖開你看。和尚說罷，即將肉球剖開，裏面果有五個孩子，長者大驚，和尚曰：不必驚恐，乃是五尊菩薩，異日成功上天。長者定然有分，此是報長者布施之念。如此，長者大悅，和尚曰：今日乃是九月二十八日，是仙兄弟五人生辰，我不免就代五位令郎各取一名。長者曰：如此多謝，和尚即代大的取名叫做蕭顯聰，次名顯明，三名顯正，四名顯志，五名顯德。取名畢，曰：五位賢郎內，臟腑與凡人不同。長者曰：有何不同？和尚曰：凡人臟腑是肉的，令郎臟腑各有一樣，內乃是金輪臟、銀輪臟、銅輪臟、鐵輪臟。華光臟有此辨別。長者曰：今日生他下來，他要如何？和尚曰：三日便能言語，長成日必有四位拜辭先去修行，有一位尚

在家要隨日而行。長者聽罷大悅，留和尚用午膳。和尚曰：貧僧有一事要速去，不敢相擾。容日再拜。長者即送和尚，分別而去。蕭長者即同五個孩子，入寢室去見母。母曰：你五個兄弟作胞胎，我又生一個女兒。華光曰：只有我兄弟五人，何又有妹子？母曰：你若不信，現在後壁那女子即出相見。華光忖曰：必是前那朵瓊花，又來投胎。稟母曰：妹子取名叫做瓊娘。母曰：可。長者曰：今日有你兄妹六人，可同出堂開筵作樂，以會諸親。四個兒子稟曰：華光同妹子在此伏侍父母，不才四人先辭父母要去修行，候功行圓滿，代老父母同往西方見佛。父母曰：既如此，我亦不留你兄弟。可要和順免我望念。囑畢，四子即拜辭父母而去。只有華光同妹子在家看待父母。長者不勝之喜，請客排筵不提。却說吉芝陀聖母，自從生下華光兄妹六人，比往日更利害十分。天天在蕭家莊吃人，但有田戶來往還租，並各項來往的人，吃只個吃那個。俱選後生精壯者便吃了。每日如此。有一日，龍瑞王正駕祥雲，要入靈山恭禮那法主在雲頭看見吉芝陀聖母在蕭家莊吃人，怒曰：只逆畜邪心不改。今又在凡間蕭家莊吃人，萬民受害，我不免變作一個方僧，往他家中化緣。那孽畜必然要起心吃我。那時便變出本像，就把那孽畜拿去，打入酆都，除却只害，有何不可？說罷，離下雲端，即變做一個方僧，行了一里，到了蕭家莊，敲起木魚口，叫化緣。門上家童當即報入後堂。後堂蕭安人正坐之時，家人回稟曰：門首有一個和尚來問我。家化緣。安人心下大喜，便思想把那和尚來吃。即吩咐家童可請那和尚進來。家童領命出來，叫和尚，和尚即同家童入見安人。近前深深打個問訊。安人回禮畢，即叫家童辦齊齋筵款待。家童去了。那安人斜眼一觀，見那和尚一表人物，便要動手吃那和尚。和尚見安人起不良之心，即便顯起神通，變出本像，走向前一把扯住。那安人回避不及，被那和尚捉上雲端，解去打入酆都。龍瑞王顯出神通，用遮鏡遮了千里眼，叫他看不見千里事。又用鐵寶丸二個塞住順風耳，不能聽千里之事。龍瑞王安排定了，依然回轉禪壇不提。却說家童備齋出來，不見安人，又不見和尚。高叫不見了安人。當日長者不在家中。瓊娘出崗其故。家童將和尚化緣事說了一遍。瓊娘心中思想，必是和和尚拿去大哭。便行招尋母親，沿路而哭。不見母親。左冲右撞，叫苦連天，哭哭啼啼。若慈烏失母之狀，令人聞之慘然。來到一處，乃是西鄉村張一郎排到今年。乃是個社頭，又有一名李進為社長。二人乃是個會首。此處有一烏龍大王，連年要辦童男童女祭養。方得村中一年無事。若無童男童女祭養，一年不得平安。自然起瘋出痘。若辦那童男童女去祭之時，燒了紙祭主，走開那烏龍大王自出來吃那童男童女。二人排着是會首，沒得童男童女，怎生是好？正想之時，忽見女子哭哭啼啼而來，高聲叫苦，要尋母親。二社長一見，便起殺人心，口中不說，心下思想，便問曰：你母是那一家出身的女兒？我母乃姓范。我自幼未出閨庭，不知外婆家在何處。我母只因今早見一和尚來我家化緣，我母叫備齋。家童備齋來前，那和尚將我母拿出門外。我即

趕出跟隨，並不見蹤，敢問列位長官見否？二社長曰：你姓甚名誰？瓊娘曰：奴家乃是前村蕭家莊蕭長者女兒，名喚瓊娘。二社長又問曰：你令尊到何處去？瓊娘曰：爹爹到莊未回來，二人即附耳商議，詐言曰：你若是前村蕭永富長者令媛，你那是我外孫女，不敢相瞞，我是你外公，那一個是我弟郎，你該叫他叔翁，你如今不必啼哭，你母被那賊秃拿到過此，不想剛剛被我兩兄弟撞見，那賊秃被我二人打走了，你娘救得在我家裏，你既是我外孫女，我即同你去見你母，瓊娘不知二人是假，只說是真，聽二人哄，便隨二人而行，二人領到家中，因在空房內，二人大喜，商議停當，已得一童女了，如今再去尋一個童男，社日好祭，二人商議不提，瓊娘被二社長哄至家來，因在屋內，心中思想，不見母親，又自不得回家，終日放聲大哭，不題，却說華光在半空中，打聽天曹消息，駕雲欲回，忽然聽見號哭之聲，立住雲脚，細聽却似妹子哭聲，驚慌下來一看，果是妹子瓊娘，近前問妹子曰：你因何到此？瓊娘曰：哥哥正不得你回來，母親因前日有一和尚到俺家，化緣母親被他拿出門來，一時間只顧尋母，慌慌忙忙，走錯路途，被此處二人將我哄到此間，囚禁在此，不知何意，哥哥可救我回家去尋母親，華光聽罷，言曰：我且先送你回去，待我變做你看，那二人回來，如何主意，然後再去尋母親，華光駕祥雲，送瓊娘回家，自搖身一變，變作瓊娘，那二社長回來，心中憂悶，言曰：童女已有了，沒有一個童男，明日又是社了，怎生是好？李進曰：童男何處討得？你又沒兒子，我又沒兒子，沒奈何，明日只得將那童女拿去廟中，與那烏龍大王可對他說，我二人若有兒子，我自拿一個來湊，我二人又沒兒子，止有童女，望大王可憐，看他容否？若不容，再作計議，張一郎曰：說得是，明日即備香紙燈燭，取出童女，欲到烏龍廟中祭賽，華光聽見，自想曰：我正不知因我妹子爲何，原來有此情事，我不免與他押到廟中，看那烏龍大王待我如何？若有反意，我即除了那妖怪，然後去尋母親，那二社長果將華光放出縛了，押到廟中，祝罷，退出廟門，各自散去，忽然起一陣怪風，閃出一漢子，頭似大桶口，若血盆，撩牙露齒，伸出手來，欲把華光來吃，被華光現出本像法身，手拿了降魔鎗，便刺那烏龍大王，見了那鎗，不能走脫，伏倒在地，被華光捉住，烏龍大王叫天王救命，華光曰：你若要我饒你，你可改邪歸正，你要吃我個丸子，烏龍大王曰：情願吃天王丸子，歸順天王，華光聽罷，即取出火丹一枚，化作丸子，付與他吃了，華光曰：你方纔吃我的丸子，乃是我火丹子，你久後若有歹意，那火丹便從你肚裏燒起來，烏龍曰：再不敢支吾，華光囑曰：你今既順了我，你今夜可託夢村中，要從此不用童男童女祭賽，止用三牲酒醴，可立我神像，你可在此看守香火，永受祀祭，我離此去尋母親，華光囑烏龍而去，烏龍大王即去託夢不提，却說華光回轉離婁山，問千里眼順風耳二人說：我母被那個拏去，在那裏可見麼？千里眼順風耳答曰：老安人被龍瑞禽拏去，不知他用何神通，我看不見，拿在那裏，順風耳云：我聽不出，拿在何處？華光曰：你一個看不見，一個聽不

見。怎生是好。千里眼順風耳言曰：龍瑞王拿去必不在別處。定在幽冥天王。若要知老安人下落。除非要假太乙救苦天尊。設一道場。講經說法。聚集各方孤魂等衆。諸般野鬼來聽經卷。天王即時審問。必知端的。如其不然。難知下落。華光聽罷。次日即於華光寺中。口念真言。變作天尊。設立法場。講經說法。三界孤魂諸鬼。無有不到。華光當日乃是佛家弟子。亦知經卷一二。將經講罷。問衆鬼曰：蕭家莊有一蕭太婆安人汝等可見否。衆言未見。華光自思。若龍瑞王拿去。必不到此。只得吃齋散畢。衆鬼散去。不題。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衆臣表奏捉華光

却說玉帝升殿。衆臣聞華光在中界。假太乙天尊說法。疑必有反亂之心。衆臣出班奏曰：今有華光自從闢天宮。走下中界。投胎。原心不改。又假太乙救苦天尊說法。必有反亂之心。乞陛下早差天兵下凡。捉拿華光。押上天曹。免得在中界作鬧。萬民不安。玉帝聞奏大怒。便宣火部元帥宋無忌入朝。帶領天兵三萬。火速前往中界。收獲華光。宋無忌得旨。即出南天寶得關。點齊天兵。殺至中界。自思曰：華光神通廣大。難以收獲。不若變作一客人。將火車化作風車。着手下推離婁山洞中去。看他知我宋無忌不知。若然不知。進入洞中。變作本像。就在洞中捉住華光。省得張弓執箭。豈不美哉。說罷。即變作客商。坐在車中。着手下推向離婁山來。却說華光正在離婁山中。閑坐。睜開天眼一看。大驚曰：千里眼順風耳。你二人可聽見否。二人曰：稟天王。我二人聽見玉帝令差宋無忌。押兵前來。今變作客商。將火車推入我門洞中來。可於中取事。天王可速作計較。華光曰：他今變作客商。推車到此。我便變作人家一個少年女子。去半路撞他。待他問我之時。只說我要回娘家去。到此脚痛走不得。啼啼哭哭。倘若他把那火車與我坐。我便坐來。可不好也。此叫做將計就計。二鬼曰：好計。好計。華光說罷。即變作一個婦人。在半路啼啼哭哭。宋無忌變作客商。正推車過來。却與華光變的婦人相撞。宋無忌只顧前走。那婦人將宋無忌車兒扭住。啼啼哭哭。叫客商救命。宋無忌曰：你是何家女子。在此處啼哭。扭住我車。女子曰：客商奴家。乃是前村女子。到娘家去。欲回去。脚痛走不得。路以此啼哭。客商可看天面。將你那車兒與奴家坐坐。奴家到得前村。女子爹娘重重謝你。無忌暗思：此處那有女子。這莫非就是華光。若是華光。將計就計。將此車與他坐。他不曉我只車是個火車。待他坐上。我便念出咒來。火光大發。即將華光燒死。省得費力。豈不美哉。思罷。即對那女子曰：你便坐到你家。可要火速下來。把我好趕路程。那女子曰：若得回家。永不忘恩。那女子上了車。無忌即念動咒語。火光大作。華光在車中。天眼一見。即現出本像。笑曰：我乃火之精。你那火焉能燒我。顯出神通。將火車坐入洞中。無忌驚慌。趕至洞前。洞門閉上。無

忌大罵。華光藏起火車，出洞與無忌大戰。無忌曰：「你在中界作亂，假天尊說法，玉帝大怒，命我擒汝，今尙敢變作女子，坐吾火車，好好受縛，便罷。」半聲不肯，少刻間一命難逃。華光曰：「反天宮爲鄧化所逼，假天尊爲找母親，煩元帥回兵，轉達天曹。若再不容華光出於無奈，無忌曰：「你反天宮爲鄧化所逼，假天尊爲找母親，當日誰叫你奪瓊花打太子，華光曰：「就打太子與你何干？無忌怒曰：「吾奉天命，反賊敢違犯天命，拿起手中鎗，望華光便刺。華光舉鎗來迎，宋無忌招勸天兵殺來。華光一看，丟起三角金磚，打得天兵頭破腦裂，大敗走回天曹。華光殺退天兵，終日思計，恐天曹再有兵來，却說宋無忌帶了殘兵，回轉天曹。奏玉帝曰：「臣帶天兵下中界捉華光，不想華光變作婦人，在界路悲哭，將臣火車坐去。臣與華光大戰，華光戰臣不過，丟起三角金磚，打退天兵。臣大敗逃回，華光更有反意，更兼神通廣大，乞陛下早作定奪，免生後患。玉帝聞奏大怒，問左右羣臣：「今有華光作反，誰可代孤領兵前去捉拿華光？」火部中卯日官鄧化出班奏曰：「臣保一人，乃是火部百加聖母，其人有五百隻火鴉，若驅動能令飛入陣隊，神通廣大，此人方可去得。」玉帝准奏，即宣百加聖母到殿。玉帝即賜御酒三盃，金花二朵，卿須火速領兵前去。百加聖母謝恩出朝，帶領手下五百火鴉兵，百加聖母有一子，名喚火鰲公子，同領火兵，殺下中界，旌旗閃閃，鎗刀耀日，喊殺連天，殺至離婁山，圍了山洞，嚇喪三軍，胆驚倒洞中王。華光正坐之間，小軍忽報：「天曹玉帝因宋無忌敗回，又差火部百加聖母領五百火鴉兵，殺下中界前來，口出不遜之言，聲聲要捉天王。」解回天曹。華光聞報大怒，即刻上馬，殺出離婁山，正見火鰲公子二人通了姓名，兩下大戰。火鰲公子驅動火鴉，從半空中飛來，各自爭先，將華光殺得大敗，走回洞中。火鰲公子收兵不題，却說華光敗回洞中，悶悶而坐，欲思一計，收了只火鴉，方能退得天兵。思了半日，無計可施，自思：「不若如此如此，方可收得火鴉，退得天兵。」即喚出火漂將來，吩咐曰：「吾來日再與火鰲公子大戰，他必然又驅動火鴉殺來，吾指個化身與他戰，引他趕我，我真身藏於半空中，待他驅出火鴉趕來，我便取出火丹，念動咒語，化作豆子撒下地來，那些火鴉必然爭吃，指他吃豆，等他飛得翅膀苦難，你便變做一個大梭婆樹，他必然飛來栖身，你便把你那法寶火漂粧去了，粧蓋將那些火鴉盡行粧住，帶來見我，吩咐了火漂將領計去了。華光次日大開洞門，又與火鰲公子大戰。火鰲公子用刀一招，那些火鴉又自半空中來，各自爭先搶啄華光。華光一見，指出一個化身與那火鴉趕來，真身騰入半空中，念動咒語，取出火丹，千變萬化，撒一地來，果然那羣火鴉見了豆子，無心趕那假華光，相爭而食，食畢見前面有一大樹，衆火鴉一齊飛起，飛向那樹上去棲身，穿翅而鳴。火漂將即取出火粧，打開粧蓋，念動咒語，將那衆火鴉盡行裝了，現出本像，回見華光，將拿火鴉事說了一遍。華光大喜，即吩咐千里眼順風耳於四面張開羅網，叫火漂將打開粧蓋，放出火鴉，火鴉便欲飛走，見四方俱是羅網，不能走脫，徒自悲聲相傾而鳴。

華光曰：爾等來此食的豆子，乃是我火丹。棲的樹，乃是我手下火漂將變的。你今被我火漂將拿來，肯降我否？若不肯降，我便叫那火丹在你肚中燒將起來，把你們燒死。若肯降我，可點頭三點，哀鳴三聲，說罷，衆火鴉同聲哀鳴，各各點頭。三點，華光大悅曰：爾等既有真心降我，你們依前飛去。火鯁公子母子寨中，只說你等逃回的。若一見他母子，可一齊啄死他母子。就是汝等之功，回來重重有賞。衆火鴉領命，一齊飛起，回至本寨。百加聖母母子見火鴉回來，心中大喜，不料那火鴉飛回來，一見聖母母子，一齊向前，將百加聖母母子啄得沒走處，只得駕一朵祥雲，大敗回轉。天曹火鴉逐走百加聖母母子，飛回來見華光，華光重賞火鴉。此回又收火鴉五百隻，心中大喜，收了得勝之兵，重賞衆軍不提。却說百加聖母母子被華光收降火鴉，被鴉啄走，回轉天曹，奏說華光神通。玉帝聞奏大怒，即對衆臣曰：華光那賊，居然有此神通，難以收獲。中界何日得安？孤不若盡起天曹之兵，務要捉住此賊，便罷。衆臣奏曰：陛下不可輕動。此人原是靈山寺如來佛面前一盞燈，燈花堆積日久，然後如來念動真言，咒成華光。華光乃佛家弟子，因此神通廣大。若要收此人，除非請得世尊如來到中界，方能收得此人。餘者他人仍不是華光對手。玉帝聞奏，即着金鎗太子到靈山寺，請如來到殿。如來相見畢，玉帝曰：孤自立位以來，掌管三界大千，今有華光那賊打孤太子，反了卯日宮，走往中界。假天尊說法，孤與兵二次，欲除此害，不想那賊神通廣大，坐去火車。卯日宮鄧元帥宋無忌大敗，又收去火鴉，殺孤卿百加聖母母子，走回天曹。孤欲盡起上界天兵，親征捉拿衆臣奏說：是如來弟子，請如來到此。乞早作良圖，勿生後患。如來曰：華光果是貧僧弟子，正因前日燒死獨火鬼，貧僧欲貶去陰山受罪。後弟子觀世音保過貧僧，賜他一個天眼，加他五通，送去馬耳山投胎。因盜三官大帝金鎗，放走二妖，被三官大帝用九曲珠鎖住，將他三魂七魄，散去半空，無棲無止。後遇妙樂天尊，將華光三魂七魄收了，送去炎玄天王處投胎長成，跟妙樂天尊爲師。又得天尊金刀，煉成三角金磚，蒙陛下着往中界收風火二判官。有功陛下封他爲火部元帥，不想因鬧瓊花，今得罪於陛下，陛下責貶去卯日宮待罪，不想卯日宮鄧化懷前比武之仇，每每計較於華光，華光思無了日，只得反下中界。華光自下中界，亦未敢有反意。因陛下聽信讒言，令太子招兵要捉華光，華光上天看母，因得上天中下界，遇火炎王光佛，說陛下又要興兵捉他，華光投光佛指教，火炎王光佛叫他莫若去更生投胎，方免此難。華光依命，將貧僧當日賜他五通一同帶去，作一胞胎投胎，不想華光去到一處，乃是南京徽州府婺源縣，有一蕭長者家，名喚永富，其妻范氏太婆，因長者年四十無子，那范氏太婆每夜在後園燒夜香，要求子息，不想被那妖怪，名喚吉芝陀聖母，在雲頭一見，變成一個火蛾，將燈撲滅，把范氏吃了，變成范氏，迷了蕭長者，身懷有孕，二十個月未得分娩。家人嘖嘖嘖聲入雲端，華光正欲投胎，去到那裏，聞此消息，不知是吉芝陀聖母，只說是范氏太婆。

投入腹中，生下華光兄弟五人。鄭吉之陀聖母原心不改，終日在蕭家莊吃人。忽一日龍瑞王在雲頭一見，變作一僧，拿了吉芝陀聖母去。華光因尋母不見，出於無奈，只得假天尊說法，欲聚衆鬼以問消息，非是反意。陛下高枕勿憂，決無反情。華光就在中界亦有功於陛下。帝曰：有何功勞？世尊曰：自下中界見離婁二鬼火漂將烏龍大王俱是吃人之怪。華光今俱收伏，此亦可爲功矣。望陛下下一臣齋旨一道，前往中界，恕華光前罪，可封他一職，永無別患。玉帝開奏，龍顏大悅曰：非如來說明朕只疑華光有反意，今得如來說明朕印着人齋玉旨前往中界。當日如來別了玉帝，駕雲回轉西天。玉帝即宣東方木德星君李茂到殿，着令齋旨前往中界衆臣朝退。李茂領旨出朝，即下中界不題。話分兩頭，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華光占清涼山

却說華光雖然殺退天兵，不見母親，心中悶悶不悅。正欲去與龍瑞王作對，取討母親，忽報天曹有使命。齋玉旨到，華光出迎至洞，使命宣讀玉旨云：朕聞卿往中界衆臣表奏云：卿有反意，致朕有怒，差將捉卿。今得如來說明，云卿自至中界，曾收五鬼與民除害，亦有功於朕處。朕今釋然赦卿前罪，官還前職，權坐中界，永受香火。候朕取用，復回天曹立功。叩頭謝恩。華光謝畢，整席款待天使，分別而散。華光大喜對部下衆將曰：今日雖得天封，奈何母不知去向，怎生是好？千里眼稟曰：若要尋老安人，當日是龍瑞王擊去，除非去與龍瑞王作對，方可救得。華光聽罷，吩咐了二鬼看守洞府，即便駕一朵祥雲，去到間山左屋，直入壇中。龍瑞王正在壇中打坐，忽見華光至，龍瑞王知華光要尋母親下落，正要起身答話。華光向前便罵曰：你只賊禿，我母親與你有何冤仇，將我母親拿去？今在那裏，好好還我便罷。半言不肯，叫你死無葬身之地。龍瑞王曰：華光，你好沒分曉，誰拿你母親？我拿的是吉芝陀聖母，你緣何賴我？華光曰：正是我母親。龍瑞王曰：你只樣人去認一個妖怪作母親。華光大怒曰：你不把母親還我，反出言相傷，言語不多，暗如刀割，手持起三角金磚，將龍瑞王便打。龍瑞王見金光一起，駕一朵祥雲，走往清涼山去了。華光睜開天眼一看，見龍瑞王走入清涼山，便趕將去。却說龍瑞王走入清涼山，那文殊普賢二人正坐之間，忽見龍瑞王至，三人相見畢，二人問曰：老師父到此有何見論？龍瑞王將華光尋母趕他事說了一遍。文殊普賢二人曰：既然如此，可將我青驄獅子與你騎，可從後門走去。釋迦如來處方免此事。龍瑞王拜謝，即騎青驄獅子，從後門走去。文殊普賢二人商議曰：龍瑞王人情做去，華光到怎生退也？文殊曰：倘華光若來此時，我與你一個裝聾，一個裝啞，故意將他纏了，讓龍瑞王去見如來便了。普賢曰：說得有理。二人說罷，華光趕至與

二人相見畢，華光言曰：「敢問二位，可見龍瑞王否？」二人裝聾作啞，說見龍瑞王。此時吃茶去，華光吃了茶，又問見龍瑞王否？說不見來。華光曰：「你方纔說見，如今又說沒有見何也？」普賢曰：「小弟有些耳聾，文殊又啞，聽話未明，以此亂答應。天王，華光心中大怒，睜開天眼一看，見龍瑞王騎了青驄獅子，從後門走往西方如來處去了。罵曰：「你只兩個匹夫，龍瑞王到你這裏，你二人將青驄獅子與他騎，從後門走往西方如來處去了。你二人故意一個裝聾，一個作啞，你設計把茶纏我，與他好走，致我去趕他不上，只等可惡。吾且去擒龍瑞王回來，決不放過你二人說罷，便去趕龍瑞王。文殊普賢被華光說得無言可答，不題。却說龍瑞王得了文殊普賢二人相救，將青驄獅子騎了，走到靈山參見世尊。如來世尊曰：「弟子到此，何爲龍瑞王將拿吉芝陀聖母，被華光追趕事？」說了一遍，世尊曰：「既如此不妨，可躲在我蓮花座後，便了。龍瑞王即躲去蓮花座後，少刻間華光趕至靈山參見如來，如來問曰：「弟子到此，何爲華光？」因龍瑞王拿我母親去，我欲問龍瑞王取還，龍瑞王被我趕到師父只裏，未知師父見否？」如來佛曰：「並未有人到此。華光聞未有到，即睜開天眼一看，看見龍瑞王躲在如來蓮花座後，華光曰：「師父好偏向，都是你弟子爲何瞞我，分明躲在師父蓮花座後，好好出來，便能如來聽見。念動咒語，用手一指，滿寺都是龍瑞王。華光自思：師父好欺我，他用神通，如今滿寺都是龍瑞王，難辨真假，不免再睜開天眼一看，又見那真的還在如來蓮花座後，華光又指罵曰：「你只賊禿，在師父座後躲不過，快出來把母親還我。如來罵曰：「你只畜生，你那天眼是我賜你的，焉敢胆大就在我面前舞弄，不免念起咒語，用手一招，把天眼招轉看華光，還見否？華光被如來把天眼招去，不識真龍瑞王，心中大怒，問如來取天眼，如來曰：「賜你之寶，便敢舞弄師父，今不還你此天眼，待汝來歸依佛道，方可還你。華光聽能大怒，取出三角金磚丟起，將如來腦前便打。如來一見，用手一招，將金磚收來，貼在胸前，撚成一個卍字，藏起肉內。如來大怒，即呼將華光拿下，如來念動咒語，華光四肢不能動，叫師父救命。我爲母親今日將我，只等受罪。師父枉爲出家之人，如來笑曰：「你只畜生，好一張口，先會那天眼，用金磚被我擒伏，到要來說我，我不比你見識。你既說你爲母，乃是孝子，龍瑞王捉我母親，亦是與民除害，你今不可與龍瑞王作對，放你前去，救了母親，便要來歸依佛道。華光曰：「師父將我天眼招回，又將我三角金磚收住，弟子今無法寶，安能去救得母親？如來曰：「金磚還你，天眼要等，你來歸依佛道，方纔把與你。華光曰：「弟子若救得母親出來，就來伏侍師父。如來曰：「救得母親，你若不來如何？華光當天發下誓願曰：「華光若尋見得母親，不來歸依佛道，伏侍師父。華光六根不得齊全，如來囑曰：「你去勿得再生禍端，一心尋母便了。華光只得唯唯應諾。如來用手胸前一挪，取出金磚，成個卍字樣。如來念動真言，依然咒成金磚，交付華光。後如來胸前有個卍字形，因此而有華光得了金磚，沒了天眼，心中抱恨而退。如來即叫龍瑞王出來，吩咐曰：「華光

今沒了天眼，看你不見，你且勿回左壇。在此聽經說法，龍瑞王拜謝不提，却說華光被如來取去天眼，心中痛恨。自思：只因文殊普賢只兩個人，一個裝聾，一個作啞，將茶頓住我，纔趕不着龍瑞王。去到靈山，惱了師父，被師父取去天眼，此仇安得不報？我今不免變作觀音佛母，前去把那清涼山文瑞院上，以報前仇。說罷，念動咒語，搖身一變，變作觀音佛母，入清涼山。文殊普賢正坐之間，忽報觀音聖母至。文殊普賢接入參拜禮畢，假觀音言曰：「今有華光因你二人前日救了龍瑞王，今要來占你文瑞院。」文殊普賢曰：「若那賊來，怎生是好？」言未畢，忽見又有一觀音佛母至。文殊普賢曰：「佛母在只裏坐了外面，又有一個佛母來。」假觀音曰：「外面來的乃是華光，正要來奪你文瑞院。」假變殺來的，你二人可要仔細仔細。文殊普賢二人難分真假，只得接入到院中，二人相見。假觀音言曰：「你今變了我來，要我弟子文瑞院。」是麼？真佛母言曰：「華光，你只畜生好胆大，我預先知你要來奪我弟子文瑞院，我慧眼一見，纔到只裏，你今果敢假我體像，好好退去，便罷。你若原心不改，叫汝一時間有口難言。」假裝觀音，亦照真觀音也說一遍。兩人俱說是真假難分。真觀音說：「你既說你是真的，敢與我鬪寶麼？」假的答曰：「有何不敢？」真觀音言罷，即現出千眼千手。假觀音見了，將五百隻火鴉念動咒語，亦變成千眼千手，排列兩邊。觀音佛母又呼出白鸚哥一隻，立在邊旁。假的又念咒呼出一個火鴉，變成一白鸚哥，亦立在旁邊。佛母又現出葡萄岩一隻，假的亦取出金磚變成一葡萄岩。觀音佛母笑曰：「我若要捉你，何難之有？」你變千眼千手者，乃是火丹，變鸚哥者乃是火鴉，變葡萄岩者乃是金磚，敢來瞞我假的，亦照他言。佛母曰：「只畜生好大胆，我乃大慈大悲，不計較你，敢如此大胆。既是真的，同你去過南天寶得關，假的亦說去。」二人便駕祥雲一朵，却上半天，假觀音恐關上用照魔鏡照出本像，便走。佛母回至清涼山，來見文殊普賢二人，曰：「我正欲引他入了南天寶得關，將鉢盂丟起，裝住華光，與天兵拿去，不想那賊不敢去，現出本像走了。我今回來，你二人可謹守此處山院，被那賊占去，不便囑罷。」駕起祥雲，回轉南海，不題。且說華光出現本像，走至清涼山，大罵文殊普賢曰：「好好退去，把清涼山與我便罷。半言不肯，我放一把火燒你，只兩個賊聲不絕。」文殊普賢商議曰：「若與他戰，他神通廣大，必然輸他。欲待閉門守之，恐那匹夫若指出真火來燒，此院怎生了得？」去南海投佛母，他又是個慈悲之人，不若與你走後門出去，駕一朵祥雲上了天，曹奏知玉帝，說華光又反占我寺清涼山，待上帝與兵與他作對，豈不美哉？」二人說罷，即出後門，駕祥雲而去。華光罵了半日，並不見一人出來。華光大怒，手提金磚，直殺入文瑞院，見院內並無一人，不知二人去向。華光自思想，必是去奏玉帝，必有兵來，華光準備不題，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哪吒行兵收華光

却說玉帝升殿，衆臣朝罷，傳表官奏說：「中界有文殊普賢二人，有表玉帝宣進，文殊普賢二人奏說：華光擾亂中界，原心不改，殺到臣山，占臣文瑞院，又欲謀反，乞陛下早作良圖，免生後患。」玉帝見表大怒，與衆臣商議。今有文殊普賢二卿入奏，說華光在中界作亂，占清涼山，朕欲興兵捉華光、卿等言誰可領兵出馬？班部中文曲星余柯出班奏曰：「臣保一人，乃是昆沙宮李靖天王之子，名喚哪吒，此人神通廣大，法力無邊，有一綉球內有十六個頭目，帶領五千雄兵，臨陣助戰，無有不勝。」玉帝聞奏大悅，即宣哪吒到殿，封爲定遠征寇大元帥，賞金花二朵，御酒三杯，當殿掛彩，出朝。哪吒即點過本部人馬，殺下南天寶得闍離婆山，殺來立了寨營，另人打戰書入洞，問誰敢出馬？有前部先鋒獨角逆鱗龍，應聲曰：「某願當先出馬。」哪吒即著逆鱗龍挑戰，那逆鱗龍怎生打扮？但見頭頂獨角，眼若金鈴，露牙一似猛虎，欲食伸爪，如狼取人，逆鱗龍一動，滿地飛沙，立直腳身，接半天橫鎗立馬，耀武揚威，在洞前大罵華光，見了戰書，心中大怒，就與逆鱗龍大戰，至五十合，不分勝敗。華光詐敗，逆鱗龍趕來，華光取出三角金磚，丟起獨角逆鱗龍，不知預防，被華光金磚將那一個角打了，頭出鮮血，逆鱗龍大敗，走回本寨，見哪吒說華光神通，哪吒打算自己出馬，與華光大戰。哪吒出陣，怎生打扮？但見頭帶紅花金紫圈，身披八寶綉盔，甲腳穿綠線身皮靴，左帶花花綉球，右插九節銅鞭，手用長鎗，身騎紅鬃白馬，高聲喝罵。華光出洞曰：「元帥尚不知華光心事，統兵到中界，專逼某何也？」哪吒曰：「汝乃佛家子弟，前蒙世尊，亦曾於玉帝前改釋，汝前過玉帝，乃赦免汝前罪，今尙原心不改，又在中原作亂，我今天兵一到，尙敢出戰，早下馬受網，便罷，半言不肯，少刻間一命難存。」華光曰：「某本無此心，玉帝若要逼戰，也沒奈何，言罷，便與哪吒大戰，自辰至酉，不分勝敗，二人罷戰，來日又戰一日，又不分勝敗。」華光曰：「戰不爲希罕，明日與你鬪寶。」哪吒曰：「明日便鬥寶。」二人各散，來日五鼓天明，二人出陣，華光丟起金磚，哪吒又撒起花花綉球，華光又祭起風火輪條，哪吒又撒起紅花金拳圈，華光放出火鴉，哪吒放出五百鬼兵，對住，又鬥一場，不分勝敗，各自收兵。哪吒坐在中軍，有八角頭陀來稟曰：「小將出馬，定然擒華光回來。」哪吒即與他出馬，與華光大戰，被華光丟起金磚，打落頭角三個，鮮血淋漓，大敗回來，入綉球中養病。又有九天十八角同波羅龍將等，又欲出馬，哪吒曰：「前八角頭陀鬼敗回，你去有何神通？」羅龍將曰：「小將此去，與他廝殺，顯出神通，將華光纏入水中，淹死那賊。」哪吒大悅，羅龍出馬，與華光相戰，果將華光纏入水裏去，豈知那華光在水中，尤得顯出神通，就在水中與羅龍將大戰，羅龍將沒華光手段，被華光殺敗，走回。哪吒大怒，欲自己出馬，又有和合二神稟曰：「不須本官出馬，某二人願往。」哪吒

曰你二人有何神通。二人曰：某二人一個玉如意，即念動咒語，能把華光招來。我弟用寶珠葉盒裝住來見本官。哪吒吩咐可要仔細。二人出馬與華光大戰。華光拋起金磚，被如意招去。葉盒中裝了，又丟起火丹，又被招去裝了。華光心慌，丟起風火二輪條火鴉，俱被招去裝了。華光用金鎗提起，亦被招去裝了。和合二神大喜，正欲裝去見哪吒，忽然小軍向前問曰：華光被你三人裝了。二人曰：是我裝了，說未能當時。華光被裝之際，如醉如癡，得小軍說了名字，華光在盒中跳起來。自言曰：我只道睡在牀上，原來被此賊裝在此。若非小軍叫我名字，我險被他裝去。即時在盒中顯出神通，欲出來，身不能脫，自思取出火丹，燒一個穿，若得外面見了，大喊一聲，殺將出來，殺得和合二仙大敗走回。哪吒大怒，又欲自己出馬，又有一個名喚霹靂天仙者，稟曰：小將願出馬，若擒不得華光，決不回兵。哪吒曰：你有什么神通。霹靂天仙曰：小將能驅得五方蠻雷打。此回他若與我戰，我便打死那賊。哪吒曰：可要用心。霹靂天仙便行，與華光大戰，戰到中間，霹靂天仙詐敗。華光趕來，霹靂天仙念動咒語，驅動五方蠻雷，將華光便打。華光大敗，而回。霹靂天仙回見哪吒，哪吒大喜，賞了大仙，却說華光敗回洞中，自思曰：那賊有此神通，用何計破之。正想之際，有火漂將軍稟曰：來日天王與他戰，可指一個化身與他打。天王真身可藏在半天，待蠻雷一到，天王將金磚丟將下去，打走蠻雷，趁勢殺去，豈不好也。華光大悅，來日出戰。哪吒又着霹靂天仙出陣交戰。大仙果然又驅動蠻雷打來，被華光指一個化身與他打，真身藏在半天，將金磚丟將下來，打得那些蠻雷沒走處。那一個霹靂天仙大敗走回，見哪吒，哪吒與吞世界鬼曰：你能吞盡世界，何不出戰，將華光吞來。吞世界鬼曰：本官不說，我有此志。待小將前去，定要將那賊吞來見本官。哪吒曰：可要用心。吞世界鬼即便前行，去到陣前，與華光大戰。吞世界鬼詐敗，張開口，將華光吞在肚裏來。正欲見哪吒，稟說其事。來到寨前，不想見一小軍問曰：說華光被你吞來了。華光被吞，昏昏沉沉，忽然聽得此句，如醉初醒，便欲翻身出來，不得能勾，即將火丹一個，在吞世界鬼肚中燒起來，把吞世界鬼燒倒在地，叫苦連天。華光曰：你好好開口，與我出來便罷。若不開口，就燒死你。吞世界鬼只得開口。華光奮身出來，大殺一場，殺得吞世界鬼大敗。華光收得勝之兵，回營不題。却說吞世界鬼帶領敗兵回見哪吒，說了前事。哪吒思量，華光有只等神通，不能取勝，怎生是好。若得一功，纔好回兵。每日心中憂悶，手下有一人進言稟者，其人乃是癩瘋使者，言曰：小將聞華光最利害者是金磚。此金磚當日，是八景宮天尊的金刀，被華光盜來，煉作金磚，用小將不若變作八景宮金刀童子，去見華光，假說八景宮師父，叫我來問你討金磚。去赴鬪寶會，會若完，就送來與你。華光聞說，師父要金磚赴會，安有不肯。他若交與我，即便帶回見本官。哪吒大悅，即吩咐癩瘋使者，依計而行。辟瘟使者別了本官，去到離婁山，來見華光，說師父要去赴鬪寶會，叫我問你討金磚去赴會，會完就送來與你用。華光曰：此

刻正與哪吒大戰要用。但師父討安敢不從。若會完時便火速送來我用。可對師父說。此係緊要所在。不可有誤。囑罷。便將金磚付與假金刀童子分別而去。千里眼順風耳出哨在外。看見金磚被辟瘟使者騙去。慌忙回來。命磚已去矣。華光悔之不及。悶悶不悅不題。却說使者果然騙得金磚。現出本像。來見哪吒。哪吒大喜。打起得勝鼓。帶兵回得大曹。玉帝升殿。哪吒奏曰。華光乃佛家神通。與臣等殺戰經一月。不分勝敗。臣正奪得華光法寶一件。名曰三角金磚。獻上御案。玉帝曰。卿領兵下中界。雖未收得華光。幸得此寶。是卿之功。傳命將金磚收入御寶庫。即賜哪吒御宴金花。掛彩出朝。玉帝又問衆臣曰。華光只匹夫。似此難收。當復如何。衆臣奏曰。臣等聞得此人。乃爲母親之故。也是孝道之人。奈其人情性太急。不能容物。因一毫之仇。將欲報之。故得罪於陛下。乞陛下再頒赦書一道。赦他前罪。寬宥華光。若取得母親。再不改邪歸正。與兵除之。未遲。玉帝依奏。即着駕前偏將軍崔通。齋旨一道。前到離婁山。華光聞旨。接入使命。宣讀曰。朕念卿若存忠孝之心。如何屢爲反人。屢發兵討。卿云爲母。朕今已知卿爲母故。其間亦不該因一小仇。而成大事。卿意原爲救母。如此尋仇。禍戰何日得休。朕旨一到。卿無得再生異端。用意尋母。將功折罪。叩頭謝恩。華光謝恩畢。款待使令。送令而去。華光自言曰。天兵事今得玉旨。我心寬放。奈前日被騙去金磚。又無法寶使用。怎生尋得母親。忽然下淚。千里眼順風耳二人稟曰。天王不可煩惱。他人哄我。我騙他人。此處地名有個鳳凰山。山中乃是玉環聖母鎮守。那裏有個金塔。丟將起來。亦能變化無窮。聞天曹若起鬪寶會。玉環聖母常帶去赴會。天王可變作天使。去見聖母。若騙得那塔來。煉成一得金磚。就似先一般。天王何必憂悶。華光聞言大喜。搖身一變。變作假天使。匆匆而去。不知後來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華光與鐵扇公主成親

却說鳳凰山玉環聖母有一女兒。名叫鐵扇公主。年方二八。生得如花似月。十指尖尖。三寸金蓮。唇紅齒白。又有一男子。名叫山成。母十三人在山中正坐之間。忽然聞小廝報。天曹差有天使至。聖母出接入到廳堂。坐下公主回避。茶畢。天使言曰。今天朝起鬪寶會。差下官來造貴山。借金塔一用。即便送還。玉環聖母曰。金塔交與天使去。若鬪寶會完。就要送來。還我。我只裏應用。此處多有妖怪。若無此塔。難以制之。故要此塔鎮壓。天使曰。借去若會完。即便送還。聖母即叫山成取出金塔。交付天使。送別去了。却有鐵扇公主躲在殿後。聽見來人言語。略有驚恐。出對其母曰。却纔來的天使。見聽他言語。似有驚恐。不是真天使。莫非妖怪變來假天使。不若叫山成趕去看看。省得掛心。聖母聽兒之言。說我兒見得是。即叫山成去趕。趕至南天寶得關。關外山成問守關將曰。天曹說起鬪寶會。果起沒有守南天寶得關者。答說。天曹不曾

起鬪寶會。又問有一個天使，拿有金塔入你關去沒有。守關將又云沒有。使命下來人去。山成問畢，大哭回轉。鳳凰山來見母姊，將前事一一說了一遍。母子大哭言曰：「既是被人騙去，倘天曹久後要討此塔，怎生了得兒子。」山成言曰：「煩惱也是枉然。不若我去南海問觀音佛母，便見明白。」聖母曰：「你既如此說，我兒可火速前去。山成拜別了聖母，駕朵祥雲，直到南海觀音佛母正在葡萄岩上打坐，忽見一朵祥雲墜下，佛母慧眼一看，原來是鳳凰山山成，遂近前參拜。聖母曰：「你到此有何事說？」山成曰：「我有金塔一隻，一日不知何妖，變作天使，將我母金塔騙去，不知門路，特來求佛母指引尋覓。」母萬幸，觀音佛母聽罷，睜開慧眼一看，對山成言曰：「你母金塔不是別人騙去，乃是離婁山華光騙去。今把塔煉作一塊，作三角金磚，用山成曰：「他有金磚了，爲何又要騙我金塔？」煉作金磚，觀音佛母曰：「他的金磚被哪吒手下辟瘟使者騙去，以此手下千里眼，告他來轉騙你的去。」山成聽罷，拜辭佛母，回轉鳳凰山。聖母正在憂悶，山成回見聖母，稟說是華光騙去，煉作金磚。聖母曰：「若是華光那匹夫騙去，必是難取的，怎生是好？」鐵扇公主曰：「女兒不才，不怕他甚麼華光，我有鐵扇一把，若與他戰，把那賊一扇，搥在九霄雲外，跌下來叫他碎骨粉身，以消我母子之恨。」聖母聞言大喜，即吩咐點起本山兵馬，公主披掛，同山成前行，殺向離婁山來。且看公主怎生打扮，但見頭代金花鳳凰冠，身披銀鱗鎖鑰甲，手用長鎗，左帶鐵扇，右插尖刀，三寸金蓮，穿一對小皮靴，面如傅粉，唇若塗硃，秋波眼，柳葉眉，騎一匹白駒馬，來到離婁山前，喊戰連天。猶若天宮降下一嫦娥，凡間又出一西子，真乃天下無雙。人問罕見，口口聲聲要取金塔。華光正坐之間，小軍報說有鳳凰山聖母，有一公主，帶領兵馬來要取金塔。華光聞言，便欲出戰，千里眼順風耳稟曰：「天王尚未知一事。」華光曰：「有何事？」二人曰：「此女有一把扇，能搥人自會跌死。」天王不可出戰。華光曰：「縱有此扇利害，亦要去一戰。」二人又曰：「既天王不信，小將二人不才，願先代天王一戰。」請天王在後觀看。便見華光准許，命二人出戰。戰未數合，被公主用扇一搥，將二人搥在九霄雲外，去千里眼，順風耳，被扇吹去二千里，連忙半作法，駕雲望地回轉。離婁山不提，却說華光在後，見二人被公主用扇，將二人搥去了，心中又慌，又怒，提一把金鎗，照公主便刺。公主提鎗來迎，戰未數合，公主詐敗，取出扇將華光一搥，亦把華光搥入半空。公主連扇了三搥，收兵扎營，自思華光會駕雲，跌他不死，不如此處數日，打聽有何動靜，却說華光被搥入半空，心中慌了，連忙作法，駕祥雲從空而下，自言曰：「好個公主，好法寶，被他搥在這裏來，不知是何處，正憂悶間，忽聽得前面鐘聲响亮，即喚出當坊土地，土地出見華光，問曰：「這裏是何處，有鐘聲響，土地曰：「我這裏是北方鐘聲响處，是風毒洞。風毒洞中有一老仙，在那裏修行，以此有鐘聲响，亮華光聽罷，自思肚中又餓，不免往風毒洞中求他一齋吃，然後回去說罷，即往風毒洞來。洞中那老仙正在那裏坐禪，忽見華光至，老仙下禪，相見禮畢。」

問曰。客官到此有何見諭。華光曰。某非別人。乃上界華光是也。爲因騙鳳凰山聖母金塔。不想有一女孩。十分利害。來問某取。某不肯還。與他交戰。不想那女子有一法寶。名曰鐵扇。戰至中間。用扇一搨。將某搨到此處。不知何方。某若不連忙駕雲。墜下險些跌死。今遇老仙在此修行。特來求一食飽。齋然後回歸。老仙曰。你就是上界華光元帥。叫道童取七粒乾飯。與華光吃。華光自思。此道人好可惡。腹中只等飢。如何將此七粒乾飯與我吃。華光不吃。老仙曰。元帥見棄不吃。此七粒飯。元帥却吃不了。華光微笑自思。且吃有如何。連吃上三四粒。腹中飽了。老仙再舉華光送還三粒。說多了。老仙笑曰。滴纔元帥嫌少。爲何退還三粒。華光曰。某未識真寶。果有妙處。老仙又笑曰。恭喜元帥喜事近矣。華光曰。身在難中。有何喜麼。老仙曰。那鐵扇公主。與你有宿世之緣。華光曰。老仙錯矣。日今正在交戰之秋。對敵仇人。卽有宿緣。何能自得。老仙笑曰。此時不難來日。元帥若回。我有一藥付元帥。名曰鎮風丹。華光曰。要他何用。老仙曰。此藥付元帥。你若喫下去。且與鐵扇公主交戰。要搨你一根頭髮。也是難的。你若見搨你不動。就將他拿來。怕不能成。其親事。華光大喜。卽接過鎮風丹。吃入腹中。拜辭了老仙。分別而去。駕一朵祥雲。回轉離婁山。與衆將見畢。次日天明。披甲出戰。公主曰。我說你只匹夫。被吾搨去跌死了。爲何今日又來。此回叫你必是死的。華光曰。我那日去尋手下人。你怎搨得我去。好住口。公主又曰。你只匹夫。那日自己被我搨去。今日尙敢說大話。少刻將你只匹夫搨去。你又是去尋手下人。華光曰。我說去尋手下的。說是你搨我去。我今自與你賭賽。公主曰。賭賽甚的。華光曰。賭一搨爲期。你若三搨搨得我一根頭髮。我與你拿去。將金塔還你。與你做個丈夫。三搨你搨我一根頭髮。不動。我拿你來。和我做個妻子。金塔亦不還你。公主曰。你只無端匹夫。休得反悔。前言。華光曰。一言既出。驢馬難追。公主自思。只匹夫該死。與我賭賽。不消我一搨。搨在九霄雲外。必定死的。何用三搨。公主思罷。提起鐵扇。望華光一搨。果然一根頭髮也搨不動。華光叫再一搨。公主自思曰。好古怪。爲何搨不動。不如再搨一搨。公主用盡平生氣力。又搨一搨。華光又不動。公主驚慌。華光見搨一次。搨他不動。高聲叫曰。請快再搨。已發矣。公主提扇又搨。搨不動。正欲要走。被華光向前一把拿住。叫聲妻子。拿回洞中。山成見華去姊妹。卽忙走回鳳凰山。報與聖母不提。話分兩頭。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華光鬧蜻蜓觀

却說華光天王。捉得公主。前到離婁山洞中。點起燈燭。求公主成親。公主初次不從。華光將老仙說宿緣事。說了一遍。公主只得相從。成親。朝朝飲宴。夜夜笙歌。忽一日。思慕起母親。兩眼淚下。公主見丈夫淚下。向前問其緣故。華光曰。今雖得

公主不棄，得成姻眷。奈我母前被龍瑞王拿去，至今尋覓不見。欲拋賢妻去尋母親，恩情未久，不忍分別。欲思緩去，恐母受難。受久，兩情未決。故有此淚。公主曰：美貌才郎，紅顏少婦，尋母有期，夫妻日久，當去尋母，勿以妻子爲念。不去，恐被天下人談論。君今去，妾回母家候君回，又得相會。華光曰：蒙賢妻指教，爲夫的，只得前去。汝可小心。我今去，遍遊天下，務要尋見母親。纔回，二人說罷，華光喚過手下吩咐看守洞門，送妻回轉鳳凰山去。自己已離了洞門，變作一個凡人，各處去問母親消息。忽然聽見前面有一婦人，哭哭啼啼。華光自思曰：我且向前去看，是我母親不是。華光近前看那婆子，却不是母親。華光問曰：你只婆子爲甚的行來行去，只等悲哭。那婦人曰：我有一子，當日上山砍柴，賣銀度活，供膳老身。不想此去有一觀名，叫蜻蜓觀，內有一道士，名叫落石大仙，但有人到此觀裏去，便要人捨施入他院中，有捨他的，便罷。若無捨他之時，出觀下到半山來，自然天昏地暗，飛沙走石，來將人害死。老身止有一個孩兒，今早出去砍柴，走他觀前，過入觀中去吃水，被那落石大仙見了，說要問我兒子化緣。我兒子說我貧難，沒有緣捨他，他就怒將起來，不知作何法，將我兒子害死了。老身止有一個兒子，今被那賊道害死，叫我怎生過世。老身自思不若去尋一自盡也罷。故此悲哭。華光曰：有此屈事，何不去告他。婆子曰：若告得，多時有人去告他了。華光曰：爲何告不得。婆子曰：他是個妖人，有神通，官府亦無奈他何。懼怕他，爲何去告得他。華光聽罷，嘆曰：世間有此屈情，告婆子曰：你亦不可去尋自盡。遂取出白金十兩與婆子曰：與你老人家拿去養老。我到那觀中，除了只妖道，婆子曰：多蒙客官救我老命，客官千萬不要丟去。那觀中，恐被他害。華光曰：你可放心前去。我自分曉。婆子叩謝而別。華光轉身直往蜻蜓觀中來，到觀前，直入法堂，見那落石大仙，伽坐在禪壇上。華光近前施禮。那大仙下禪堂，答禮，賜坐茶畢，落石大仙問曰：客官何州那府到此，有何貴幹。華光曰：某乃是徽州府婺源縣蕭家莊蕭永富長者長子，名喚蕭一郎。久聞全貞貴觀好景，特來借玩一會。道人曰：既是蕭長者來，有失遠迎。卽吩咐道童，快辦齋筵，相待蕭大舍。二人敘話坐未久，齋筵道人那排下齋筵，與華光飲酒至半酣。華光自思曰：我不免金磚取出，好打只賊道。看他如何。又作道理，假作酒醉，故意取出金磚來，在桌上打一打，又看一看。那賊道見了，起了賊心，假起對華光曰：大舍，今到敝觀，望大舍捨此緣，在我觀中華光曰：言之有理，可拿緣簿過來。我題道人卽取出募緣簿，付華光。華光接過簿來，故賣弄筆法，寫徽州府婺源縣蕭家莊蕭一郎喜捨一那道人接看緣簿，看了言曰：大舍如何不寫捨幾多，只寫個一字何也。却要說個由。自捨幾多。華光曰：不問明白，你待得我好。一字上大有變，變一萬也是個一字，變一千一百也是個一字，待我不好一分也是個一字，一釐一毫也是個一字。那道人聞言，假作笑容言曰：只將大舍要子，取出來那一塊金子，肯捨我也罷。華光曰：只一塊金子，是我平生所愛的物，豈肯捨。道人聽罷，捲起出家心，放

出殺人意。便曰：大舍肯也要肯，不肯也要肯。華光曰：捨不捨由在我，爲何說出此話？道人曰：去不去由在我，要捨了去，華光聽能大怒，罵曰：說你是出家人，就是個強盜了！就將酒席推倒，走出觀門外。道人大怒，口中念動咒語，飛沙走石趕來。將華光就打。華光一見，指個化身與他打。走回觀裏去，指出三昧真火，放起火來，燒着蜻蜓觀。忽見兩個婦人走將出來。華光問曰：你只婦人爲何在此觀中？女子曰：我門都是那道人拿來的。奴家是荊州女子，姓陳名喚陳惜惜。那個女子家，家是四川成都府女子，姓黃名百蛟。華光聽罷，說我駕一朵祥雲，送你等回去。你可對你家中說，是我救你回來的。二婦叩謝。華光駕起祥雲一朵，先送陳氏歸家，又駕一朵祥雲，送黃氏歸去。黃氏曰：奴家去不得，恐那道人隨後趕來。天王可親送我到家，感恩非淺。華光聽說，就送那黃百蛟到家不題。却說那落石道人，知是華光來鬧蜻蜓觀，那兩個女子又被他救去，痛恨一場，要害華光，又無門路，只得忍耐不題。却說成都府黃山岳，自從那女兒未見之後，終日煩惱，悶坐堂上。忽小廝來報說：啓上長者，小娘子今日回來了。長者出門觀看，果是回來。父女相抱大哭。黃山岳問曰：爲何不見你多時？百蛟曰：女兒被蜻蜓觀一道人拿去多時。天曹一人說：他是華光，來鬧蜻蜓觀，放火燒觀，送我回來。一家都說大喜，就合雕匠刻華光天王寶像，起一廟宇。朝夕焚香供養，朝參暮拜，以報救命之恩。不提。却說落石大仙，自從光華燒了蜻蜓觀，無處安身。一日打聽得黃百蛟家，立華光像形，起廟供養，欲報前仇。又欲去迷黃百蛟心，生一計，自思不免變作華光去。戲那黃百蛟，只說當初見你美貌，送你回來，務要成親。一則得黃百蛟之樂，二則報華光之仇，豈不美哉！思罷便行。當夜百蛟自己悶坐，忽有一人叫聲開門。那女子聽罷，問你是何人。夜深時分，叫我開門。那人曰：我是華光，可速開門。與我進來便罷。若不開門，我害你一家。那百蛟只得開門，與華光進來。百蛟拜倒階前，謝救命之恩。假華光曰：自那日救你回來，見你生得美貌，思來日久，無奈到此，要與小娘子成一對夫婦。百蛟曰：天王乃上界正神，何該如此。假華光曰：你若不肯從我，我定要害了你一家。百蛟無奈，只得相從。顛鸞倒鳳，成了親事。鷄鳴就去。囑百蛟曰：賢妻小心，我明夜再來和你敘話。不想次日早晨，長者問小童曰：昨夜小娘子一夜若何？同人說話一般。你也聽見否？小童曰：我正要問長者不知。昨夜小娘子與某人說話，長者心中大怒，叫家童叫小娘子出來。百蛟出來，父怒曰：你只娘子跪下。你昨夜裏與甚麼人說話，莫非作甚醜事，好好說來。百蛟推曰：女兒沒有人，是我自己長嘆。長者怒曰：你若不說，個明白，就把你打死。百蛟見說，要打只得從實招認。說不是別人是華光說我當日得他救我回來。昨夜來我房中，要與我成親。女兒不肯，他說若不肯，他要害死俺一家。以此女兒只得從他。長者聽能大怒，就要去將香火丟了。女兒曰：爹爹且不可來者，雖說他是華光，恐怕不是他。別的妖怪變做他來，亦未可知。不如到廟中燒起一爐香來，禱告問他個明白。然後去去香火未遲。長者曰：說得

是，卽到廟中將香燒起，禱告未畢，果然華光立住雲頭，正言問曰：黃山岳，你今到我廟中禱告爲何？長者聽罷跪下曰：我女前日得天王救回，一家感戴，天王乃上界正仙，爲何昨夜來吾女室調戲吾女？爲此懇告華光曰：我只道你一家爲何，原來有此不明之事。卽問黃百蛟曰：那人來迷你的，不是我，你休推我。百蛟曰：我亦難明，他說是天王。華光曰：也罷，且問你那人是甚麼時候來，甚麼時候去？百蛟曰：三更方來，鷄鳴就去。今夜必然又來。華光曰：你夜來可走開，我睡在你房中等那妖怪，若他來拿住，與你一家看方見明白。長者大喜，華光是夜潛入百蛟寢所，那落石大仙果來叫賢妻開房門，華光假作百蛟聲音，應他開了房門。大仙進房中，正要上牀，被華光捉住，叫起一家點燈來看。原來是一條白蛇，舉家人大驚，要打死那白蛇，叫天王救我。華光曰：你如何敢變作我，在此害我名聲？你今日歸降，我便罷。大仙滿口應承，華光曰：你變作白蛇，纏在金鎗中，長者一家大小磕頭拜謝。華光去了，回轉離婁山，與鐵扇公主商議，說我去陽間，收得一白蛇精，我又要別妻去各方尋母。公主曰：婆婆若在陽間，你也尋見了，莫非是死了。華光曰：死了何處尋？公主曰：人若死，說都要到東岳廟裏，你可到岳廟查看，有婆婆到沒有。華光聽罷，別了公主，望東岳廟而行，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華光鬧東岳廟

却說華光來到東岳廟大門下，遇着草野三聖。三聖問曰：你是何人？華光曰：吾乃華光是也。三聖曰：聞你不是好人，東走西撞，無事不爲。今來我東岳廟，則甚攔住不肯放入。華光大怒曰：你只三個匹夫，何敢出言傷吾？丟起金磚，就打那三聖。三聖連忙趕去，報與東岳聖帝得知。聖帝大驚，問功曹曰：此人有名利害，到我東岳廟，不知爲何？功曹曰：必有緣故，可把好禮待他，言未畢，華光到。聖帝請進，賜坐茶畢，聖帝問曰：天王貴步光降，有何見諭？華光曰：輕造非爲別事，乃爲尋母。親而來。聖帝曰：令堂何人？華光曰：家母名叫吉芝陀聖母，又叫蕭太婆。聖帝聞言，卽問功曹：可查有吉芝陀聖母？蕭太婆到來。功曹將簿子查看，回聖帝曰：只有蕭太婆到，吉芝陀聖母沒有到。華光曰：吉芝陀聖母，就是蕭太婆。蕭太婆就是吉芝陀聖母。聖帝曰：是兩個。華光曰：總是一個。聖帝又說曰：是兩個。華光怒曰：只是一個。功曹稟曰：我只裏只是人死了，在我只裏點名，都是陰司收管。天王要問明白，要去問陰司，方纔見個明白。華光聽罷，就辭聖帝，往陰司尋取母親，不知後來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華光鬧陰司

却說華光來到陰司，手持金鎗，看見十八重地獄，又見金錢山、破錢山、消錢山，又見金橋銀橋、亂柴橋、奈河橋。自思金橋銀橋，我不過亂柴橋，不是我過的，不如去過那奈河橋。看我母過此去，沒有華光見渡子來接問華光曰：「你是何人？」華光曰：「我乃上界華光天王，我且問你，我有母親在你，你裏邊沒有渡子？」曰：「我只所在來千去萬，何曾識那個是你母親？」華光曰：「大名叫蕭太婆，小名叫吉芝陀聖母，便是渡子。」曰：「蕭太婆在我這裏啼哭而過，吉芝陀聖母未曾見來。」華光曰：「蕭太婆就是吉芝陀聖母，聖母就是蕭太婆。」渡子曰：「是兩個。」華光曰：「總是一個。」二人爭起來，華光大怒，把金磚便打渡子便走。大叫華光來鬧陰司，渡子走去報閻君。閻君升殿正坐，忽見轉表奏說：「華光來鬧陰司，閻君問衆臣曰：「華光到此，不知爲何判官曰：「定有緣故，待他來時，以禮待之。」就是言未畢，忽報華光到，閻君接入相見，賜坐。閻君曰：「久聞足下大名，如雷灌耳，今日光降敝處，有何見諭？」華光曰：「我今到此，非爲他事，只爲家母蕭太婆，又名吉芝陀聖母，被龍瑞王拿去，不知下落，疑莫非死了，來到貴殿，爲此輕造，敢問閻君蕭家母曾到此否？」閻君轉問判官，判官曰：「簿書查看，只有個蕭太婆到，吉芝陀聖母未曾到。」閻君言曰：「蕭太婆到了，那個吉芝陀聖母沒有來？」華光曰：「總是一個。」閻君曰：「兩個。」華光大恨曰：「一個爲何說兩個？」判官曰：「他若不信，叫伴魂使者，在十殿門下引與他自己認。」便見明白，閻君即着伴魂使者引來見閻君。閻君曰：「天王你若不信，可自己看看。」便見明白，華光一見便問曰：「你是何女子？」婦人答曰：「我是蕭太婆，華光怒曰：「蕭太婆是我母親，吾豈不認得？」敢在此冒認麼？」那女子哭曰：「我正是蕭太婆，爲因蕭長者，一生無嗣，妾每夜在後花園燒夜香求嗣，不想一晚，被一個撲燈蛾來，將燈火撲滅，變出本像，却是吉芝陀聖母，將我吃了，將骨頭堆在深山，他變做我，在蕭家去懷孕受胎，妾身死在幽冥，枉屈無伸，說罷大哭。華光見說，放聲相抱大哭曰：「原來亦是我母，怎生是好？」母曰：「吾兒可看夫面，奏與閻君，賜我去投胎，免得在十傷門下苦不可言。」華光曰：「母親勿憂，待兒即奏閻君。」閻君曰：「領命。」華光拜謝，與母分別，回轉陽世。閻君依言，即將蕭太婆送去，鄧尙書家投胎不題，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華光火燒東岳廟

華光回轉陽間，心中自思曰：「那東岳聖帝，如何與我去陰司，被人揚說鬧天曹，又鬧中界，又說鬧陰司，人皆說鬧三界，不免去放火燒了東岳廟。」來到門下放火，只見火不發。華光抬頭一看，只見屋樑上有個兩頭蛇吐出黃沙，因此只火不發。華光心焦，丟起三角金磚就打，打走了兩頭蛇。華光又欲放火，却是喪門吊客哭殺神官兄弟二人，見華光要燒東岳廟，兄弟二人自言曰：「似他这等可惡，無人奈得他何，我與你兄弟兩個，不若抬那法寶紙棺材去，將華光連哭三聲，哭死他。」

將棺料裝住。扛見玉帝。一則討賞。二則免他在中界作鬧。二人商議已罷。上門來見華光。二人曰。你不可太可惡。聖帝與你有何仇。你要燒東岳廟。華光曰。與你二人何干。二人曰。聽我說。你去也罷。若不肯去。我便哭死你。華光曰。你個人哭得人死。我要燒。且看你哭得我死麼。二人聽罷。連哭三聲。華光頭昏眼亂。哭死在地。二人抬入棺材內。正欲抬去。見玉帝。忽然遇見朝真山洪玉寺。火炎王光佛來。二人正抬那棺木走。光佛問曰。你兄弟們扛甚麼人。止那裏去。喪門神曰。只個華光。要來燒東岳廟。被我等哭死了。扛去見玉帝討賞。光佛自思曰。只畜生今番若不遇我。就了不得。吾當救他。光佛假言曰。你兩個不曉得。只華光來頭。二人曰。果然不知。光佛曰。華光原是王帝的外甥。你抬去見玉帝。玉帝若怒說你二人好大胆。你將寡人外甥亦把來哭死。傳玉旨將你二人押去殺了。快說你死不死。那兄弟二人聽說驚曰。老師父你是個好人。說得是。如今便待如何。光佛乃言曰。華光乃火之精。見火便醒。不如哄他放一把火。燒了棺木。與他走出便了。光佛計定對二人曰。不如放一把火。燒死便了。二人曰。多得師父指教。光佛別了二人。二人曰。此回若不是見只師父。我二人送個死路。就放起火來。燒得那華光醒將起來。把金磚便打。打得兄弟二人無走之處。華光整了衣服。去朝真山拜謝師父。那兄弟二人被打得頭破腦裂。大罵光佛那禿驢害死人。大哭一場而去。却說光佛正坐之間。忽見華光參見。拜畢。光佛曰。弟子你好沒分曉。你要尋母親。如何不來問我。要下陰司。華光曰。弟子一時心慌。未曉得來問師父。今日幸遇。敢問師父。我母今在何處。光佛曰。你母被龍瑞王押在酆都裏。日間銅棍三十下。夜間鐵棒不離身。華光見說。在酆都受苦。放聲大哭。辭了師父。回轉離婁山。不知後來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華光三下酆都

却說天王回來與鐵扇公主商議。要去酆都救母。公主曰。如何去得。華光曰。吾變作天使。去見酆都王。說是玉帝差來。把衆鬼押上天曹。就騙得出來。鐵扇公主曰。此計甚妙。說罷。夫妻二人分別不題。却說酆都王正坐之間。有韓元帥關元帥二人把守酆都門。忽報有天使到。酆都王請進相見。華問天使來此爲何。天使曰。今奉玉帝差遣來此。酆都將衆鬼押上天朝。決罪。酆都王見說。問二元帥。元帥曰。既是天使。難辨真僞。要與我把照魔鏡來照。天使曰。不消照。二元帥曰。恐其中有假。提起照魔鏡。華光使走走。在空中立着。二元帥與酆都王曰。這人母是那聖母。當初被龍瑞王拿來。囚在此間。他今已變作天使來取囚。我如何可不照。隨年押囚。常是清華宮太乙救苦天尊求他。若變他來。險些被他脫去。華光在空中聽見。便回與公主言曰。我今下酆都。變天使。他疑心將照魔鏡照出我本像。我在半空中聽說我假天尊。若假天王。天王

不說我脫來了。我如今要假太乙天尊去。公主曰：「既如此，你可快變天尊。夫婦商議畢，華光即變作太乙救苦天尊。去到陰司做個二下，鄮都却說鄮都王正坐之間，忽報清華宮太乙救苦天尊到。鄮都王接入坐定，問曰：「天尊到此有何見諭？」假天尊曰：「來押鬼怪上天。曹二元帥曰：「要照一照，前者有華光變天王來，要脫騙聖母。今我只裏要着意緊防。」假天尊曰：「你豈不認得我何須要照？」元帥曰：「此事不小，言罷把鏡掛起一瞧。華光又走了，在空中聽那二元帥與鄮都王曰：「險些又中他的計。」鄮都王曰：「元帥何以知之？」二元帥曰：「若是真天尊，不是這樣來。他有九頭獸子推車，有一侍弟子相隨，身穿金鑿袈裟，左有金童，右有玉女，有九環錫杖，金鉢盂，裝甘露水，與鬼怪吃。要五明扇，開鄮都門，要個金睛獨眼鬼，照開明光，纔進得去。他不要照華光，又在雲頭聽罷，即回離婁山與公主嘆曰：「我又被他照出，真天尊要有九頭獅子推車，伏侍弟子相隨，金鑿袈裟，左有金童，右有玉女，九環錫杖，金鉢盂，裝甘露水，要五明扇，開鄮都門，要個金睛獨眼鬼，照開明光，纔進得去。我今到那裏討許多寶貝，想母親難救，說罷大哭。公主曰：「不妨，奴家討得來。」華光曰：「公主那裏討？」公主曰：「我有個妹子，在清華宮太乙救苦天尊那裏，作玉女，我叫母親去叫他來，便是。」五明扇，用我鐵扇，伏侍弟子叫手，下一變去，就是。只要討九頭獅子推車，九環錫杖，金鑿袈裟，金鉢盂，金睛獨眼鬼，好進鄮都。華光曰：「你叫令堂去叫令妹來，我只裏出榜招人，進入鄮都，却有一金睛百眼鬼走來，揭榜曰：「我當初與你令堂老夫人同在驅邪院，得天王打破娑婆鏡，救我等走脫，我再不敢吃人。你老夫人不改前過，又要吃人，纔有此事。今聞天王要入鄮都救母，我有一個眼門，住九十九個，足用一個眼，說我是金睛獨眼鬼。同天王入鄮都，可救老夫。人以報當日之恩。」華光大喜，九頭獅子命火漂將變，九環錫杖，用金鎗變，金鉢盂，用金磚變，袈裟用火丹變，安排已定。前去作個三下，鄮都救母，却說鄮都王正坐之間，忽報真天尊下鄮都。鄮都王遠遠出接入廳堂，相見禮畢，天尊即同鄮都王入到鄮都門，用扇搗三搗，用九環錫杖，頓三頓，鄮都門開了。獨眼鬼入去，押出妖怪出來，衆妖怪出見，叫屈連天。天尊曰：「別鬼且收入去，只將吉芝陀聖母押上天。曹去獨眼鬼聽罷，即將吉芝陀聖母押去了。天尊辭別了鄮都王而去。鄮都王問二元帥云：「此回會將照魔鏡，照不會？」元帥曰：「只個真的，也不敢說照他。」王曰：「其中可疑，別鬼都不帶去，只押鬼聖母去，莫非人是假的人，也去了。」如今照照，以解疑惑。元帥即將鏡一照，原來又是華光變的，脫去了。二元帥就點兵追趕，趕不上三人，十分煩惱，即令人去打探。他那裏救去，有甚麼消息，却說華光三下鄮都，救得母親出來，十分快悅。那吉芝陀聖母曰：「我兒你救得我出來，道好。我要討破娥吃。」華光問破娥是甚麼子，我兒媳俱不曉得。母曰：「破娥不曉得，可去問千里眼順風耳。」華光即問二人，二人曰：「那破娥是人，他又思量吃人。」華光聽罷，對母曰：「娘，你在鄮都受苦，我孩兒用盡計較。」

救得你出來。爲何又要吃人。此事決不可爲。母曰。我要喫不孝子。你沒有陂娥與我喫。只誰要救我出來。華光無奈。只推曰。容兩日討與你喫。華光卽忙出榜招醫人。若有醫得我老夫人。不思量喫人者。我當重賞。不題。却說鄴都王聽知華光出榜招醫人。醫治母親。欲使一人去害吉芝陀聖母。問誰敢前去。內有一人。乃是魔軍。向前稟曰。某願往。假裝醫人去揭榜。見得我能醫治。倘彼用我之時。共進藥內。放些毒藥。將他毒死便了。鄴都王見說大喜。卽令前去。不題。却說華光正悶坐間。忽報有醫人揭榜前來。見天王。華光大喜。請入相見。畢。華光去稟曰。有一醫人能醫母親。不思喫陂娥。母曰。既有此醫者。前來見我。華光卽出。同醫人進見聖母曰。此非醫我母親。乃是鄴都一個魔軍。他要來害我。華光大怒。他要殺軍人。軍人曰。你不要殺我。我與你一偈藥來醫治他。就不思量吃人。華光曰。你說來。我放你。那人曰。若要令堂不吃人。必要討得仙桃與他吃。他不吃人。華光問曰。那裏有仙桃。軍人曰。今有王母娘娘金岳園中有仙桃。今年正熟。天王若討得來。與令堂吃。便不思吃人。華光聽罷。放了軍人。吩咐妻子看侍母親。自思我要偷仙桃。除非變作猴猴去。方偷得。思罷。卽變作花果山齊天大聖。來到王母娘娘金岳園中。原來園中有一小廝。在那裏看守。守者却睡着。華光入了園中。樹上一看。果然好一樹仙桃。聖忙摘了五六個。便走。小廝醒來一看。却是猴猴腳跡。小廝連忙去報王母娘娘得知。說樹上桃不見了。五六個。去找不見。其人去了。滿地都是猴腳跡。莫非是齊天偷去。未可知也。娘娘聽罷。來日便去上表奏知玉帝曰。今年妾園中仙桃正熟。未摘獻王。被花果山齊天盜去數個。聽我主定奪。玉帝見奏大怒。卽傳旨宣齊天到殿。玉帝問曰。仙桃乃三千年開花。三千年結子。三千年成熟。纔得此桃。朕未見面。卿怎敢偷金岳園仙桃去。齊天曰。半天下雨。不知來頭。臣從三藏取經。一切貪心去了。何有盜心。此事不是小臣。恐其中有詐。未可知也。玉帝曰。明是卿偷。腳跡尙存。說不是卿。你乃佛家子弟。着令駕前掃掃。送去西天。與如來問罪。衆臣奏曰。臣等聞齊天今果皈依佛道。又乃是三藏弟子。決無此事。其中恐有不明。乞我主勿送去西天。限他找尋。若一月內查明。免他之罪。沒有查明。那時送去西天。未遲。玉帝准奏。言曰。衆臣保奏。朕且容卿去。查下。落回報。齊天謝恩出朝。回轉花果山。與衆兒子奇都。羅侯。月孛等議曰。想有此屈事。不知那個妖怪變作我本像。前去金岳園偷仙桃。王母去奏玉帝。見我腳跡。說是我偷。我說不是。玉帝不容分說。欲將我送去。如來處問罪。多得衆臣保奏。容我一月找尋。個下落。免除我罪。一月間。沒下落。罪及我身。你叫我。在何處去問。得個下落。好惱好惱。衆兒子曰。爹爹要知明白。除非到南海問觀音佛母便知。不然何處去尋。齊天聽罷。曰。我兒說得有理。就打個筋斗。去到南海。觀音佛母正在紫竹林坐禪。忽見齊天來。觀音佛母曰。弟子來得只等慌。爲何事而來。齊天曰。爲那金岳園中偷桃。不知甚妖怪變我形跡去偷。王母奏玉帝。說是我玉帝欲將弟子送去。如來處擬罪。多得衆同僚保奏。容我一月。

須要查明。若無查明是我，不是我，不是我，我要問我取。弟子不曉是甚麼人盜去的，特來拜求佛母指示。是何人盜去。觀音佛母睜開慧眼一看，對齊天曰：不是別人，乃是那闍三界華光偷去。齊天曰：他偷桃作甚。觀音佛母道：他三下酈都，救出吉芝陀聖母，畜生又思量吃人。華光無奈，他何出榜招一人，乃是魔王來對他說，叫他討得仙桃與母吃。終不思吃人。華光因此變做你去偷仙桃。齊天見說，心中大怒，拜辭了佛母，回花果山，與衆兒子說：我去問佛母，佛母說是華光變我去偷仙桃。連累我，我今就與你點起父子兵，殺到離婁山，擒住那賊，却說齊天，一女兒名，叫月孛星，生得如何，但見目大腰寬，口闊手粗，腳長頭歪，喊一聲似天崩，開遇着要死。七八月孛星出與父曰：女兒也要去。衆哥哥說：你生得只般醜，不要去，恐被華光等取笑。月孛星曰：捉華光要我去。衆兄弟無奈，他只得與他同行，點兵殺到離婁山，喊戰連天，却說華光自從偷得仙桃與母親吃，果不思量吃人，心中大悅，忽小軍報說：花果山齊天大聖父子點兵殺來。說天王不合變作他，本像連累他受罪，要捉天王，解回天曹。華光聞說，大怒，就殺下離婁山來，與齊天相見。齊天罵曰：你偷仙桃，好變騾變馬去偷。爲何變老齊。本像去連累老齊，好好下馬，與我解上天曹，便罷。華光曰：我討仙桃，與你何干。我變你本像去，亦不妨。齊天曰：連累我，反說不妨，提手中如意鐵棒，望華光便打。華光丟起三角金磚，齊天扯毛口中便呵，變出無千無萬猴猴，一個金磚一個猴子，拖住華光，大敗齊天，一直趕去。華光丟起火丹來，火光連天。齊天一身都是毛，見火便怕，不敢抵敵，大敗走去東洋大海裏洗身。那女兒月孛星在旁見父敗走，將那個骷髏頭拷動，叫聲華光，華光即時頭痛眼昏，走回山洞。那月孛星的骷髏骨十分利害，人被她叫名拷了二日，自死，却說那火炎王，光佛知齊天與華光大戰，料華光戰他不過，必落月孛星之手，特來欲與二人講和，來到齊天寨中，接入相見。禮畢，光佛曰：聞大聖今與敵徒大戰，爲因變尊顏盜仙桃一事，是否。齊天曰：是他不應害我名節。光佛曰：如果不該，容日貧道帶來伏罪。貧道有一言，未卜大聖肯容納否。齊天曰：有何見教。光佛曰：敵徒有犯尊顏，被令愛將骷髏拷動，今將死矣。自古道：好漢自好漢，望大聖饒他。貧道與你二家說和，結爲兄弟，如何。齊天曰：蒙老師父說，無有不遵命。奈玉帝要把我問罪，此事如何。光佛曰：若肯賣人情，與貧道。天曹事我自去理了，不涉大聖一些。齊天曰：恐玉帝不肯。光佛曰：華光是他外甥，又是貧道去說，無有不肯赦他之理。齊天曰：既如此說，從命。即叫出女兒月孛星，吩咐曰：今有光佛老師來說過，饒他也罷。即將骷髏神拷那瘡，巴來削去了。對光佛曰：女兒削去拷處，饒他命矣。光佛即拜謝，分別來到離婁山，見光佛說前事。華光即同光佛前往齊天寨中相見。光佛說誓結爲兄弟。齊天於大寨中排筵款待，各自分別。齊天帶父子兵回轉花果山，光佛去奏玉帝，救了華光。兵戈平息，華光吩咐手下人等，看守文殊院，並千回國廟宇，離婁山，我去遍遊天下，逢災救災，遇難救難，不日便回。

知後來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華光皈依佛道

却說靈山世尊一日與衆羅漢說華光那畜生當日他趕龍瑞王來我靈山惱了我把我把天眼招來他要問我取我說要他來皈依佛道纔把還他他說容他尋得母親見那時就來當日發咒說他若尋見母親不來皈依佛道六根不得齊全他今母親救出功成圓滿又不肯來皈依佛道只在中界蕩遊恐被外議說是佛家弟子亦不肯皈依佛道你們衆弟子不免去變作凡人去做神仙戲術的把戲砍脚砍手與他來看他必然要問你們學此法就哄他將脚砍下來與青鬃獅子啣到我靈山與他趕來我勸他皈依佛道衆弟子唯唯領命辭別了世尊變作凡人去做砍手變龍砍脚變獅作把戲衆人挨揸面看却說華光正行之間遠遠望見前面有人做把戲近前看看見做得好暗暗喝彩就問作把戲人曰你此把戲肯教人麼其人曰肯華光曰我就向你學那夥人曰你若向我學我要百金方肯教你華光不知是計遂取出自金百兩那夥人曰既有師父錢我就教你將你那脚與我砍下來華光曰砍豈不痛那夥人曰從前師父說不痛華光將左脚與他砍下果然不痛華光又叫他再砍那右脚那夥人說你自己砍也砍得華光自就將右脚砍下來果然不痛只是安不住華光曰你教我安住那夥人說只脚你砍下來叫一聲青鬃獅子啣去那青鬃獅子來前將華光那右脚啣走到靈山去了華光打一看那夥人現出本像駕雲走了華光驚慌嘆曰中計了只夥人原來是靈山弟子華光自思不免踏了風車火車趕上靈山來見如來如來正坐之間衆弟子回青鬃獅子啣得華光脚來如來大喜言未罷華光趕來便拜倒殿前求師父救命如來曰你當初在我只裏發呪說尋得母親就來皈依佛道若不來六根不得齊全我今就叫你六根不全了華光曰師父你將脚替我安住弟子就皈依佛道如來曰畜生你要走也難且替你安住華光原心不改見如來來替他安住脚起身便走如來笑曰只畜生走那裏去念動呪語說聲脚可在山門下依然跌下來華光正走出山門那脚依然下來華光只得走轉來見如來如來曰你走爲何又轉來華光曰我情願皈依佛道永不敢反如來曰量你從此不能走脫將天眼還你替你安住脚華光拜謝如來曰你爲何不出家修行今已仙班有名但得正果你受一面看過布施輪迴簿上曾註汝父母生當受苦果今日得汝皈依佛菩薩該同往西方不落輪迴之路你母吉芝陀聖母今已改邪歸正不思喫人亦可往西方你妹瓊娘孝順甚篤西方有仙子前母范氏大婆婆舉動都孝順一時屈死閻君送到鄧尚書家投胎今已七歲范氏善根不斷待他長成着人點化度往西方馬耳山汝前母兄亦修行得道今又得汝皈

依佛道亦往西方來自即寫表一封奏玉帝玉帝依奏加封華光爲玉封佛中上善王顯頭官大帝其餘大衆人等俱依如來表奏俱送往西方華光永鎮中界萬民求男生男求女生女賣買一本十利讀書者金榜標名感顯應驗永受祭享

西遊記

第一回 猴王得仙賜姓

混沌未分天地亂 茫茫渺渺無人見 自從盤古破鴻濛 闢開從茲清濁辨
萬載羣生仰至仁 發明萬物皆成善 彼知進化會元功 須看三藏釋尼傳

蓋聞一元之氣有陰陽發幽明之氣有輪迴且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之十二時以論天地大數者到戌會之終天地昏蒙再交亥會之終天地黑暗故曰混沌直至亥末子初遂漸開明天始有根正當子會輕清主騰有日月星辰之四象故天開於子又至子終近丑遂漸堅實地始凝結正當丑會重濁下凝有水火金木土之五行故地闢於丑又戌丑會終寅會初天氣下降地氣上升天地交合羣物皆生玉帝頒賜恩慈曰五方之物乃天地精華所生不足爲異那猴在山中夜宿石崖朝遊峯洞真是山中無甲子寒盡不知年一朝天氣炎熱都在松陰之下頑耍要去山澗洗澡只見那般澗水發流一齊順山澗處直至源流之所乃是一般瀑布飛泉但見「一冰白虹起千尋雪浪飛海波吹不斷江浪態還依冷氣分青蟬餘光接蔚藍遍山流瀑布真探隔簾稀」衆猿拍手說道好水原來此水遠通山脚直接海波那一個有本事的鑽進去尋個源頭出來伊等拜他爲王忽見那隊中跳出一個石猴應聲高呼道我去我去看他瞑目躍身跳入瀑布泉中忽睜眼抬頭看見裏邊無水無波明朗一座鐵橋橋下水沖貫石竅倒掛流出遮住橋門又欠身上橋再看却似有人家住處一般那洞好明呀但見「翠嶂雄蓋白雲浮玉乳窩顏珠倚杵縈迴滿地奇葩又見那一竿兩竿脩竹三點五點梅花幾棵青松並茂煥然像個人家」看夠多時跳過橋來向左右觀看只見正當中有一石橋橋上一行楷書大字寫着花果山福地水簾洞那時這石猴喜不自勝急瞑目躡身跳出水外連說兩聲造化造化衆猴皆問裏面怎麼樣水有多少石猴道這水原遮洞門內有一橋中有一塊石碣上鐫着花果山福地水簾洞多真跡是我們安身之處衆猴聽得歡喜都道你同我們進去却又瞑目躡身往後一跳大聲叫喊一同直進去了石猴端坐上面道列位先前說有本事進得去時者拜他爲王我今尋了一個所在與列位安眠穩睡當拜我爲王衆猴聽說端身禮拜稱千歲大

王。自此石猴高登王位，將衆猴大小分班，遂稱尊猴王。猴王每天享樂，不期約有三五十載。這一日拜見猴王，猴王忽然憂惱墮淚，衆猴慌忙拜說道：「大王何爲煩惱？我等在仙山福地安居，靜享無量之福，有何憂慮？」猴王道：「今日雖好，將來年老，恐有閻王老子來勾命，豈不枉生世界？」衆猴聞言，個個掩面悲啼。只見跳出一個通臂猿猴道：「大王不必遠慮，如今三界之內，惟有佛與仙與神三者躲過輪迴，不生不滅，可去學他才好。」猴王聞之，歡喜道：「我明日下山，雲遊海角，天涯務必訪此老者，學個長生不老。」躲過閻君之難，衆猴都道：「善哉。」次日命小猴尋枯松，鋸作舟楫，取個竹竿作竹篙，獨自登着，盡力撐開，竟向大海波中，趁天風來渡，南瞻部洲世界，撞了棧子，跳上岸來，弄個把戲，裝個猛虎，嚇得海邊有捕魚打雁行，船淘鹽之人，飛奔遠跑，有跑不動的，阻住，剗了他的衣裳，著在身上，穿州過府，學人行動語言，一心訪問神仙神聖之道，忽行至西洋大海，他想海外必有神仙，依前作棧，飄過西海，西牛賀洲地界，登岸，徧訪多時，忽聞林深處有人言語，忙步穿入林中，側耳而聽，原來是歌唱之聲，歌曰：「觀棋柯爛，伐木丁丁，雲邊谷口徐行，斬新沽酒，往笑是何情。」一覺天明，認田林登岸，過嶺，搭谷斷枯藤，收來成一担，行歌市上，易米三升，更無些子爭競，晤談長生，相逢處，仙與道靜坐講黃庭。」猴王聽了，甚悅，神仙原來藏在這裏，即忙跳入裏去，仔細觀看，乃是樵子，舉斧砍柴，猴王近前道：「此老神仙，弟子禮拜，那樵夫慌忙回禮道：「老拙怎敢當此神仙二字？」猴王道：「你不是神仙處，何說出相逢處？」非仙即道：「靜坐講黃庭，黃庭乃道德真言，非神仙而何？」樵夫笑道：「那神仙與我舍下相鄰，這個詞語，他教我遇煩惱時，即把此念念，散心解悶，不期被你聽了。」猴王道：「你與神仙相鄰，何不從他修行？」樵夫道：「我父喪母老，無兄弟姊妹，只得砍柴換米，供養老母，難以修行。」猴王道：「你是行理君子，但望你指教我神仙在處，却好去拜訪。」樵夫指着說道：「此山叫做靈台方寸山，山中有座斜月三星洞，那洞中有個神仙，稱名須菩提祖師，你順那條小路，向南行七八里，即是。」猴王聽說，出林認路，徑過山坡，果然遠見一座洞府，真好去處，但見：烟霞散彩，日月搖光，老柏帶雨，青翠翠，青草合煙色，蒼蒼門外，奇花鋪錦，村邊瑤草爭妍，兩岸突兀青苔，潤千山，高聳翠微，環閣仙鶴唳，時見鳳凰翔，青猿白鹿常隱見，金獅玉象往行藏，細觀靈福地，真乃是天堂。」又見那洞門多閉，悄無人跡，忽回頭見崖頭立一石碑，上有一行十個大字，乃是靈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猴王道：「此間人果是撲實，果有此山，此洞本是仙景，無人得到，呀的一聲，洞門開了，走出一個仙童，手拿拂塵，相貌奇古，高叫：「甚麼人在此，攪擾猴王？」上前說明，見了仙童，我是個訪道學仙弟子，仙童道：「你是訪道的麼？」猴王道：「正是。」那仙童道：「我師父正纔下榻，登壇講道，說門外有個修行的來了，教我開門接待，想就是你了。」跟我進去。」猴王整衣端肅，隨童子竟入洞天深處，直至靈台之下，見那須菩提祖師，端坐台上，兩邊有十個小童侍立，臺下那猴王一見，磕頭再拜，祖師道：「你是何方人氏，且說

個藉貫姓名猴王道。弟子乃東勝神州傲來國花果山水簾洞人氏。祖師喝道：胡說！東勝神州到我這裏，隔兩重大海，一座南瞻部洲，怎麼到得猴王道。弟子飄洋過海，登界遊方，有一十餘年，方能訪得到此祖師道。你父母姓甚麼猴王道。我無父母，只記九東山上有一塊仙石，其石破開，即是生年。祖師聞言，遂喜道：這等說，却是個天地生成的。你起來走走，我看猴王縱身跳起，拐呀拐呀，走了兩遍。祖師笑道：你好像個食松果的獼猴。我與你就身上意思，取個姓氏。教你姓獼，獼字去了獸傍，乃是個古月古老月。月老陰不遵化育，教你姓獼。獼字倒好去了獸傍，乃是個子孫的孫字。正合嬰兒之本論，教你姓孫罷。猴王聽說，滿心歡喜，朝上磕頭。今日方知姓也。萬望祖師慈悲，再乞賜名，却好呼喚。祖師道：我門中有一十二字分派取名，乃廣大智慧真如性海穎悟圓覺十二字，排到你正當悟字，與你取個法名，叫做孫悟空。好麼？猴王笑道：好！今就叫做孫悟空也。

第二回 悟空得仙傳

且表猴王得了姓名，對菩提行禮拜謝，不覺在山已六七年。一日祖師在上高坐，喚集教下開講說道：孫悟空在旁聽講，喜得抓耳抹鼻，眉花眼笑。祖師道：怎麼不聽我講？悟空道：聽老師講到妙處，便却如此。祖師道：你既識妙處，今要從我學甚麼道？道字門中有三百六十旁門，傍門皆有正果，不知你學那一門哩？悟空道：隨師父意思。祖師道：我教你學術，門中字之道，這是推演卜擇，教你流字門中之道，這是豎梁安柱，教你靜字門中之道，這是寬大土環，教你動字門中之道，這是水中撈月，悟空道：依師父說道，我這道可得長生麼？祖師說：壁裏安柱，恐怕大廈將頽，誰就運轉。窄大土環，恐怕水火煨煉，大雨滂沱，若水中撈月，只恐有影無形，無撈摸處，到底成空。悟空道：這個不得長生，我要另學一個。祖師聞言，咄的一聲，跳出高台，手指定悟空道：你這獼猴，這般不學，那般不學，却待怎麼走上前將悟空頭上打了三下，倒背着手，行入裏，并將中門閉了。大衆散去，猴王已打破其中之謎。祖師打他三下，教他三更時分前去，倒背着手，後門進去問他。行入裏，到他睡室裏，可傳他道也。悟空到子時去，偷開前門來，至後門，那門半開，曳步側身進去，走到祖師寢榻不多時候，從後門裏傳我道理，故此大膽，竟拜榻下。祖師道：你既識得盤中語謎，是你與我有緣，可近前來，傳你長生妙道。悟空來叩謝，行近傾耳用心，聽於榻下。祖師云：「顯空明通真妙訣，潛修性命無他說，都是認此金炁神，謹固牢藏，休漏洩。休來漏洩，休中藏，汝受吾傳道自昌，日訣記來都有益，去除邪慾得清閒，光皎潔，好向丹台照明月，月藏玉兔日藏烏，自有龍。」

蛇相盤結，相盤結，性命堅，却能水裏種金蓮，攢簇五行顛倒用。」

第三回 功完道作佛和仙

此時說破根源，悟空對師拜謝，依舊轉在原寢後，依口訣調息，過了三年，祖師復登寶位，悟空近前跪下，師云：「你一向修了甚麼道？」悟空道：「弟子法術精通，根源堅固，祖師云：你既探得根源，只是須防三災利害。」悟空說：「只說水火既濟，壽與天同，却怎麼有個三災利害？」祖師道：「此乃非常之道，奪天地造化，侵日月光華，丹成之後，鬼神難容。但到了五百年後，天降雷災打你，再五百年後，自有天降火燒你，再五百年後，嶺風自憩，門中吹你，所以都那躲過。」悟空聞說，毛骨悚然，再三哀求，躲避三災之法。祖師附耳傳了他煞數七十二般變化口訣真言，說了些甚麼妙法。猴王一通百通，時常習了口訣，自習自煉，將七十二般變化俱學成了，只不懂得筋斗之法。一日，祖師登位，悟空再求免災，祖師又傳個口訣道：「達來祥雲，看他念動真言，協力奪操，且將身一抖，跳將起來，一個筋斗，就有十萬八千里路哩。」悟空即連通仙法，會了筋斗雲，遂自三更學來，一日大衆跑在松樹下，玩笑。悟空賣個手眼，變個松樹，果是高大，大衆喧笑，驚動祖師。祖師曳開門來問道：「却是何人在此喧嘩？」不像個得道的體，修行的人口，開神氣散，舉動是非，生衆人道：「不敢瞞你師父，這纔孫悟空演變化耍子，衆人喝采，故高聲驚動祖師。」祖師道：「你起來，叫悟空過來問道：授你這個工夫，何敢在人前賣弄？你快些回去，全你的性命，斷不要你在此。」悟空知罪，只得拜辭，與衆兄弟作別。祖師道：「你去不許說是我的徒弟，倘若說出，把你剝皮換骨，將你神魂貶在九霄，叫你萬仞石上，不得翻身。」悟空道：「不敢急忙謝了，即將口內念着訣，連忙跳起筋斗雲，逕回東勝神州，只消一個時辰，早見花果山水簾洞。悟空按下雲頭，直至花果山，即叫道：「我來了。」衆猴都來磕頭。悟空道：「我家兒，本姓孫，我叫悟空，衆猴道：「喜得我家有姓，但近來有一妖魔，強來佔我們水簾洞，是我捨死與鬥，大王若再不來，連山洞盡屬他人矣。」悟空聞說，大怒道：「甚麼妖邪，焉敢無理。」衆猴道：「那厮自稱混世魔王，住居在直北山下，悟空上雲頭一看，是那木賊洞門外，有八九個小妖，悟空道：「你進去講話。」只說：「花果山水簾洞洞主，說你家甚麼妖魔，敢來欺我兒孫，恃那才力，與你見個上下小妖，聽說跑入洞裏，報知悟空所說對魔王道：「我問他那處妖精，他說有個大王，出家修行，想是這番回來。」魔王出門高聲叫道：「那個叫做水簾洞大王？」猴王正喝道：「你這魔眼過大，不見老孫麼？」魔王笑道：「你好大胆，我等與你見個上下老孫一躡，跳上去劈面就打。」魔王拿銅斧相迎，孫悟空劈刀就砍。此時悟空得道之人，受過仙體，變化無窮，他的身上，有十萬四千方毛，羽根能變化的，悟空見他凶猛，將身使一身外法，拔了毫毛，口中嚼碎，望空拋去，變做四五百個小猴。

那些小猴轉身會跳刀砍不著斧劈不傷前踴後鑽上去把魔王圍着抵敵鑽襠扳脚拔毛樞眼口內念訣直打一團難分這悟空向前奪了他刀未曾分開小猴將刀一下砍爲兩段急忙追殺進了洞中將那大小妖精盡皆剿滅却把毫毛就收着起來隨即洞裏放火把木賊洞燒得枯乾猴王念動呪語駕陣狂風雲頭落下只見洞中衆猴懼笑自如來問降魔之法悟空歷歷言之衆皆稱揚不已全家歡樂詩曰【祖師傳道法悟空得玄機魔王鬧他洞一旦喪幽微】

第四回 猴王動寶勾簿

却說猴王剿了混世魔王奪了大刀即日操演武藝悟空道你們却少鋒利器械正說間有兩個赤尻馬猴道大王若要兵器容易這山向東去有二百里水面那廂乃傲來國那城中軍民衆多必有金銀銅鐵等煨煉大王若去那裏或買或造教演我等守此山洞所謂保持長久之計也悟空聽說霎時騰雲過了二百里水面只看那廂有座城池心中想道這地儘有現成兵器不如使個神通平地上拾到來才好自己把暖氣一口吹去便使一陣狂風飛沙走石驚散了傲來國君王三街六市俱得關門閉戶無人敢走悟空按下雲頭來至兵器館中打開門看裏面無數兵器悟空使個身外法變得千百小猴走來搬得罄盡踏起雲頭將兵器亂堆山上喚衆人各執一件高聲吆喝耍了一日驚動那滿山妖魔都來參拜尊爲猴王猴王說道汝等武藝精通奈何我把這把刀未能遂我之意衆猴道這鐵板橋下水能通東海龍宮大王能變化逕入東洋大海去問龍王討件甚麼兵器豈不是好悟空跳上橋來使個分水法鑽入波中忽遇巡海夜叉喝聲問道那推水的是何神孫悟空道吾乃花果山天生聖人孫悟空是你老龍王的近隣那夜叉往水晶宮報告龍王緊隣來到宮外東海龍王開水晶宮迎進上坐問上仙何時得道悟空道我自出家以來得個不生不滅之體近因教演兒孫守把仙洞奈何沒件兵器古人云不愁海龍王沒寶特來告求一件龍王不好推辭龍婆龍女道大王觀看此聖原非小可我們這海當中天河底有一塊神珍鐵這幾日光豔豔他就精華現出今日却逢此聖也龍王道那是大禹治水之時定江海神妖的一根鐵柱子一塊神珍此物何用龍婆道不要管他你把我這寶送他憑他怎樣用處悟空道在於何處龍王說道那放光的便是悟空將此物一把抓着乃是一根鐵柱重有百斤長一丈有餘悟空指道忒長忒長那寶貝放在九天如長繩一般悟空道能細些就好那寶貝又細了幾分悟空拿出海看時是個金箍棒上有排成一行字一名如意金箍棒重一萬三千五百斤悟空道多謝龍王厚意我這裏還少披掛一副送我一件一弁奉謝龍王苦尋沒有悟空道真個沒有就把你試了鐵棒龍王說道上仙你切莫動手我看南海舍弟教欽北海敖順西海敖閻若有各送一副卽令

龜將撞鐘，驚鯉擊鼓。三處龍王都到，一齊都問敖廣說：「有一個花果山，甚麼天生聖人，認我做隣，要求兵器，所有一塊天河定底神珍鐵與他，又要甚麼披掛寶貝，若有送他一副打發他去，敖欽怒道：「快出兵拿他。」敖廣說：「此人利害，不可與他動手，且湊就披掛打發他去，後做章奏，便是。」敖閻說：「這裏有一雙藕絲步履鞋，敖順道：「我有一副鎖子黃金甲，敖欽道：「我有一頂鳳翅對盤盔，老龍曰：「此物奉送大王。」悟空裝起披掛，使動如意棒，分開水路，逕回鐵板橋來。滿山羣怪，各洞妖王，一見寶貝，大有幾丈，細如花針，都來致酒相賀。一日飲宴，醉酣睡在松陰夢中，只見兩人，手拿批文，上有孫悟空三字，走近身，套上繩，把魂勾到幽冥界，去到城邊，猴王酒興漸消，抬頭看見城上有三個大字：「幽冥界。」悟空醒，幽冥界閻王住所，老孫出了三界，不在五行，不服他管，怎麼又敢來勾我？勾死鬼只管扯住，把他進去，惱起猴王性來，在耳中掣出花針，把勾死差打走了，將人亂打城中的十殿冥王，高叫：「仙何名？猴王道：「我是天生聖人孫悟空。」汝等既居王位，爲何不知好歹？我老孫修行得道，壽與天齊，怎麼着人勾我？十王道：「仙息怒，待我命判官取出文簿來。」一查看，並無有名，悟空親自翻開，直至觀了一千二百五十號，方見孫悟空名字，乃天生石猴，壽誕三百四十二歲，善終。悟空把猴屬之類，一概勾了一路，打出幽冥界，醒來，乃是南柯一夢，以勾魂扯簿之事，告知衆猴叩謝。這猴王每日快樂，不知玉皇大天尊一日駕坐靈霄殿，忽有東海老龍進表，表曰：

近因花果山水簾洞妖仙孫悟空，欺壓水神，龍宮坐討法寶，作爲兵器，施法施威，要披掛，努力特勢，大鬧海中，打傷水族，叩乞天兵收此妖怪。

玉帝覽畢，傳旨龍神回海，隨卽遣將擒拿。龍王頓首叩謝去了，又有秦廣王、酆地、藏王、善、薩、表文進上，表曰：「今有花果山水簾洞，天產妖猴孫悟空，逞惡行兇，不服拘拿，敢弄神通，打絕九幽，特勢力藐視十王，大鬧森羅殿，勾銷名號，乞遣神兵收伏此妖。」

玉帝覽畢，傳旨着冥王且歸陰府，朕卽遣將擒拿。秦廣王亦頓首謝去。玉帝天尊宣衆文武仙卿問曰：「這妖猴何代出身，却就這般有道，班中閃出太白長庚星，俯伏啓奏道：「上聖在三界中，凡有九竅者皆可修，何獨此猴，天地化育日月運行，凡人既成了仙，降龍伏虎，臣啓陛下，可念生成之德，降旨招安，聖旨宣來上界，賜姓名，因此則修仙有道也。玉帝卽差文曲星君宣詔，太白金星招安，金星聞聖旨，出天門外，直至水簾洞，天使道：「我是太白金星，奉玉帝聖旨，宣爾上天，永受仙籙。」悟空卽命衆猴安排筵宴款待，金星道：「聖旨在身，不敢久留。」悟空吩咐謹守洞口，卽隨金星駕起雲頭，竟往九霄之上，正是「修仙得道，孫悟空勒取寶貝，在龍宮手持鐵棒，打幽府，名列仙班寶籙中。」

第五回 玉帝降旨招安

太白星領着猴王，直至殿前，朝上禮拜。金星奏道：「臣頌聖旨，已宣妖仙到了。玉帝垂簾，問衆卿曰：『那處少甚官職？』空何缺分？星君奏道：『只有弼馬溫缺少。』正當管理。玉帝傳旨，就着他做個弼馬溫。官。玉帝又差木德星君領他到弼馬溫所，晝夜不寐，你養馬匹，必需要天馬肉高，騰滿約有半月。衆天官置酒請他。猴王舉杯問曰：『那這弼馬溫是個甚麼官？有幾品？』說道：『官職極小，沒有品級，只可與他看馬。』弼馬溫開言大怒曰：『老孫在花果山稱王稱聖，多大品職？今來管你養馬，推倒公案耳。』中取出寶貝，一路打出南天門外。門下知他受了天職，不敢阻擋，須臾按落雲頭。衆猴都來迎接，洞門外有個獨角鬼王見大王受了天籙，今來求官錄，用作賀。猴王當時封爲先鋒。鬼王謝恩畢，鬼王奏道：『大王復行返洞，先前受了何職？』猴王道：『玉帝勅封我做個甚麼弼馬溫。』鬼王道：『大王有此神通，如何可以養馬？就是做了齊天大聖，有何不可？』猴王歡喜，命置旌旗，上寫齊天大聖四字。那張天師出奏道：『萬歲新任弼馬溫孫悟空，他嫌官小，昨日反下天宮去了。』玉帝聞奏道：『當遣天兵擒拿此怪，即封托塔李天王、李靖爲降魔大元帥，哪吒三太子爲司法海會天神，父子謝恩，就點起三軍，着巨靈神爲先鋒。』一霎時出了天門，直至花果山，安了營寨。傳令着巨靈神挑戰。巨靈神執宣花斧，來水簾洞喝道：『那裏畜輩，報弼馬溫知道，吾奉玉旨特來收伏。叫他出來受降。』猴王聽報，披掛出來。巨靈神厲聲高叫：『妖猴，你認得我麼？』吾乃神首托塔李天王部下先鋒巨靈神，今奉旨來收你。猴王指罵道：『本待一棒打死，留你回天報信。』只道老孫無窮本事，怎麼教我替他養馬？言罷，巨靈提斧，猴王拿棒，一場好殺。一棒名如意，斧號宣花，乍相逢不分深淺，斧和棒左右交加，斧動寒雲旋轉，棒來冷露相遮，重舉猶如龍戲水，齊來依板鳳穿花。大聖輕輕輪動棒，巨靈一下滿身麻。巨靈神抵敵不住，敗陣回營，請罪。李天王喝令斬之。太子哪吒奏曰：『乞恕巨靈之罪，待孩兒出師一遭，便知深淺。』太子出陣，悟空迎近前來，問曰：『你是誰家小哥？敢來鬪我？』哪吒喝道：『妖猴，我乃托塔天王三太子，哪吒是也。今奉欽差，提你。』悟空道：『你的娘身方退胎毛未齊，怎敢大話，饒你性命。』拜上玉帝，照依旗上封我齊天大聖，也能不，然打上靈霄寶殿，哪吒知妖猴本領大，他就變成三頭六臂，悟空也變三頭六臂，各顯神通，戰了二十回合，不分勝負。悟空手疾眼快，拔下毫毛，變出本相，起至哪吒腦後，向左膊打來，哪吒聽得棒風過耳，急來躲避，被他忽着了一下，負痛逃陣，而回。稟知天王說，且封他四字罷。天王道：『賊猴如此猖狂，且去上界回奏，再多遣天兵圍捉。』天王與太子收兵，衆將俱回，即向靈霄寶殿啓奏道：『妖猴神通廣大，不能取勝，說要封他齊天大聖，即便休兵，不然還要打上靈霄寶殿。』玉帝聞言驚訝，那妖猴這般狂妄，班中太白金星奏道：『妖猴』

不能收伏。莫若萬歲大捨慈悲，還降招安。聖旨依他，封做了齊天大聖，只是加他空名，有官無祿，不與他管事，不給他俸祿。即收起邪心，不生狂妄。玉帝依奏，即着金星帶詔，下到水龍洞外。金星道：那衆頭目可去通信，只說上界天使，聖旨封他。齊天大聖特來請他，衆猴忙進內報知。猴王大喜，迎進懇留，飲宴不允，遂與金星駕起祥雲，到了天門，選入靈霄寶殿。朝上禮拜，連聲謝恩。玉帝命工幹官張魯二班，在蟠桃園中造起一間齊天大聖府，府內設二司，一名寧詳司，一名寧神司，俱有仙吏奉侍。又着北斗星君送悟空到任，仙酒二瓶，金花兩朵，好叫他安心。悟空飲了仙酒，回轉天庭，纔是心滿意足。在於天宮快樂，正是：「弼馬官嫌小，復轉水洞天。封他齊天聖，仙名萬古傳。」

第六回

大聖攪亂勝會

且說齊天大聖，到底是個妖怪，只去東蕩西闖。一日玉帝早朝，班中許旌陽真人啓奏道：「今有齊天大聖，無事閒遊，恐後閑中生事，不若與他管事，免生事端。」玉帝即時宣詔，與他權管蟠桃園。大聖謝恩，到了園對土地道：「吾奉玉帝委着代管蟠桃園，土地引進，但見那：『果壓枝頭纍纍垂花盈枝，上簇胭脂。時開時結，千年熟無夏無冬，萬載延煙暖。庭中紅映日，雨霏橋外發奇葩。齊齊四序不謝色，纍纍三春未落花。不是仙都凡客種，瑤池王母自栽培。』」大聖問土地：「此樹有多少株數？」土地道：「有三千六百株，前面的花微小，三千年一熟，吃了體健身輕；中間的花密密層層，連結實共六千年一熟，吃了白日飛昇，長生不老；後面的帶紋細核，吃了與天地並壽，日月同庚。」大聖聞言歡喜，一日但見五枝頭上桃熟大半，他命土地仙史、汝等門外伺候，讓至亭上。大聖摘下將熟桃，吃了一飽，過二三日，又設法去偷，任他享用。一朝王母娘娘設宴，天開寶錄，瑤池中做蟠桃勝會，即着七衣仙女，各執花籃，園內摘桃，先在前樹摘了三籃，又在中樹摘了三籃，到後樹上，花果稀疎，只見南枝上有個半紅半白的桃子，青衣女擎枝，紅衣女摘了，將枝一放，原來那大聖變化，睡在此枝，被他驚醒。大聖現出本相，咄是怪物，偷桃。七仙女道：「吾奉王母娘娘差來摘取仙桃，做蟠桃勝會，大聖聽了歡喜，問曰：『蟠桃勝會幾時才做？』」仙女道：「你不會聽得？」大聖道：「小姐立下待老孫先去打聽消息，即念訣念咒，咒成個定身法，把那七仙女都定在桃園之下。」大聖蹤起祥雲，立望瑤池路上而去。正行時，撞見赤腳大仙，大聖轉哄仙真，他要隨去赴會，却問老道何往。大仙道：「去赴蟠桃會。」大聖道：「老道不知。」玉帝因老孫筋斗雲快，命老孫五路邀請，列位先至通明殿，下演禮，後去赴會。大仙以他言語作真，撥動祥雲，逕往通明去了。大聖在雲頭念動咒語，就變做赤腳大仙模樣，前奔瑤池，直入裏面，只見齊齊整整，忽聞玉液瓊漿，撲鼻大聖把那管酒人，施法令他瞌睡，却拿百味八珍佳釀異品，就甕痛飲一番，又恐衆仙見

怪不如回府帶酒亂撞。走錯到上天宮，到了太上老君之處，不如假說，望他修表進去，喜得看門無人，原來老君在朱凌丹台上講道，可巧仙童仙官仙吏都在聽講，猴王直至丹房裏面尋訪不見，但見爐旁有兩人立着，爐裏都是金丹，就把葫蘆都偷出來吃了一時，丹滿酒醒，自揣玉帝得知性命難保，不如下界爲王去也，就跳出玉帝宮，回至花果山，衆猴跳到問曰：大聖爲何下來？大聖說：今番玉帝依封，只因王母蟠桃大會，未曾請我，是不待他請，俺自赴瑤池，把他仙酒都偷吃了，走入天宮，誤入老君門，又把五個葫蘆金丹也偷吃了，走出天門來了，衆怪聞言大喜，却說那七衣仙女受了大聖法術，一周時方醒，而回各提花籃並奏道：後面大桃都是大聖偷吃完了，王母聞知大怒，又見那管酒的仙官來奏，甚麼人攪亂蟠桃大會，偷了百味八珍，吃了玉液瓊漿，又有太上老君來奏道：老道煉了九轉金丹，伺候陛下做丹元大會，被賊猴偷去，又有齊天府府吏來奏，出遊不知去向，又有赤脚大仙來奏：大聖假傳聖旨，來哄小臣，玉帝閱畢，即差天兵十萬，擒拿妖猴，大聖棒抵天兵，戰敗天王，打退太子，天王收兵圍困花果山，待明日一場大戰，猴王再反發大兵，蟠桃仙酒大偷空，酩酊橫行無拘束，偷丹大惱老君官。」

第七回 真君收捉猴王

話表，南海普陀洛伽山觀音菩薩，因王母娘娘請赴蟠桃會，與徒弟惠岸行者同登寶閣瑤池，見那裏席面荒涼殘亂，衆天仙俱來就坐，都在那裏亂說紛紛，再請菩薩降臨衆仙相見已畢，衆仙備言前事，菩薩道：既開勝會，原非小可，貧僧去見玉帝，衆仙同往，至通明殿前，有四大天師迎着菩薩，菩薩道：我來見玉帝，煩你轉奏，四大天師進殿啓奏，宣菩薩衆仙同入，與玉帝禮畢，各坐，便皆問道：蟠桃會如何這等模樣？玉帝道：今年會上被妖猴作亂，將仙果仙酒偷去，朕心因此煩惱，故調天兵十萬去收服，今不知勝負如何？菩薩聞言，即令惠岸行者到花果山來探軍情，如遇商議相助，一陣回來，惠岸行者舉鐵杖一提出，殿直至山前，尋了營門，叫道：甚麼兵將把守營門？我乃李天王二太子觀世音大徒弟惠岸，特來打探軍情，神兵即報知，天王令進營，惠岸見了李天王，李天王道：孩兒從何而來？惠岸道：兒跟菩薩赴蟠桃會，今因與衆菩薩同衆位，見玉帝備言父子等收服妖猴，未見回報，菩薩因命男到此打探說猶未了，又聽得大聖領猴兵來戰，即忙道：父王在上，男領菩薩吩咐，倘遇賊可助一陣，今男領命李天王道：那賊也有神通，兒去須要在意，說罷，手中提起鐵棍，出了轅門，各通名訖，大戰五十合，不分勝敗，忽然膊臂酸酥，不能進戰，奔潰走入本營，見四大天王，天王嚇得心下發戰，即時寫表，差大天鬼王同衆將上天，奏帝求援，衆兵圍出本營，即時就到了玉帝殿前，呈上求救本章，玉帝開看，見是求

救的事情。李天王又來求救。却將那路神兵擒之。言未畢。觀音奏上。貧僧舉一神可擒這猴。陛下合甥神聖二郎真君。今居灌州灌江口。又有梅山兄弟。與帳前一千二百草頭軍。陛下可降一道調兵旨意。着他助力。玉帝聽奏。即傳調兵旨意。差大王鬼王賈去。鬼王領旨。竟至灌江口。而入真君相府。將旨意開讀。真君聽訖。大喜。即喚梅山六兄弟及康張姚李四太尉。郭申直健二將軍。統領草頭軍。帶着鷹犬強弩。直至四大天王營中。相見畢。天王將上項事備陳一遍。真君道。天王不必憂慮。小聖領了二將來此。必須要收此妖怪。真君言罷。同衆兄弟等。直至水簾洞口。那小猴見真君到。急急報知。猴王當即手掣金箍棒。步上雲履。兩人相見。各言姓名。遂排開陣勢。來往三百餘合。二人各變身長萬丈。戰入雲端。離却洞口。康張姚李等。傳令草頭軍。縱放鷹犬強弩。張弓殺入洞去。衆猴趕得逃竄無路。大聖正在開戰。忽見本山衆猴。驚散。抽身就走。真君大步趕上。急走急追。大聖慌忙將身一變。鑽入水中。真君道。這猴入水必變魚蝦。待我變作鵝鷹。逐他。大聖見真君趕來。又變一羣飛鳥。飛在樹上。被真君拽弓一彈。打下草坡。遍尋不見。回轉天王營中。去說猴王敗陣等事。又趕不見蹤跡。天王把照妖鏡一照。急云。妖怪往你灌江口去了。真君回灌口。猴王急變做真君模樣。坐在中堂。被二郎用一神鎗。猴王讓過。變出本相。二人對較手段。意欲回轉花果山。奈四面天將圍住。念咒。忽然真君與菩薩在雲端觀看。見猴王精力將疲。老君擲下金剛圈。與猴王腦上一打。猴王跌倒在地。被真君神犬咬住胸肚子。又拖跌一咬。却被真君兄弟等神鎗刺住。把鐵索綁縛。老君與菩薩收起金剛圈。先奏上玉帝。妖怪被捉。須臾。四天王衆神兵。皆轉至通明殿前。四天王進奏。妖怪被捉。玉帝傳旨。命天將解至斬妖臺。抽剝其屍。不知猴王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佛祖壓倒大聖

話表齊天大聖。被天將解至斬妖台。刀斫斧砍。不損其肉。油煎火熬。不傷其生。天兵回奏玉帝。玉帝道。這厮吃了仙桃仙酒。又吃了仙丹。故能做金剛之軀。又差六丁神。解到老君宮中。放在煉丹爐中。煉出他的丹來。其身必爲灰燼矣。吩咐訖。還以異寶各種珍物。賜二郎兄弟。二郎謝恩不題。那老君吩咐衆弟子。把大聖推入爐中。那却是八卦坎位。他將身鑽入巽宮。巽乃風也。有風則毛骨不傷。只被烟薰紅了一雙眼。叫做個火眼金睛。過了七七四十九日。老君開爐取丹。那大聖正在抹眼流涕。忽見爐開。那索俱已燒去。起身跳出。就走。老君看爐童子道。此人被他逃走了。即在耳中掣出如意棒。依然拿在手中。又大打天宮。無一神敢擋。打到通明殿前。有王佑聖真君。佐使王靈官。見大聖縱橫。拿金鞭向前擋住。兩下交戰。勝敗未分。佑聖真君又調三十六員雲將。捉大聖圍在垓心。那大聖全無一毫懼色。變做三頭六臂。使起一根鐵棒。

滴滴瀉在垓心飛舞無一人能近他身早驚動玉帝遂傳旨着游逸靈官同班各真君去西方請如來佛來降伏此猴二聖領旨逕到靈山勝境寶蓮台下與如來禮畢如來問玉帝何事煩二聖到此二聖將大聖始終申說一番玉帝特着二人費旨相請救駕如來聞詔即吩咐衆菩薩穩坐蓮台喚阿彌迦二尊者追隨離了西天逕至靈霄門外傳下觀音四位將放開營門呼那大聖出來我問他有何等法力衆將推大聖收了法象現出原身叫道你是何方善士敢來阻住兵力如來笑道我乃西方極樂世界釋迦牟尼尊者南無阿彌陀佛因問你反上天宮你是何方生長何年得道何故這等橫暴大聖道我本是天地生成靈根仙花果山中一老猿水簾洞裏爲家業拜友尋師得大玄煉就長生多妙法學來變化廣無邊因在凡間嫌俗務立心端要住瑤天靈霄寶殿無人服歷代名人俱分傳強者爲尊該讓我英雄到此敢爭先佛祖道你這廝是個猴孫胆敢欺心要奪玉帝龍位你除了長生變化法還有何手段大聖道我手段多我有七十二般變化萬劫不壞長生不老會駕筋斗雲一縱十萬八千里佛祖道你若有本事站在我掌中一筋斗打得出去算你贏了再不用這兵力我請玉帝到西方居住讓天宮你坐大聖聽得歡喜說道我一筋斗去十萬八千里怎麼手掌打不出去便道善士你可做得到主麼佛祖道做得做得大聖收還了棒子將身一縱站在佛祖掌心道看我法來佛祖翻手一掌把大聖推出西天外將五指化爲五行山輕輕把他壓住衆神皆稱道善哉善哉玉帝聽得大開玉京金闕太玄寶宮安排龍肝鳳髓玉液蟠桃請如來高坐靈台飲宴一時衆仙各各獻寶佛前酬謝致服妖怪忽然又向靈宮來報道那大聖縮小出來了佛祖復寫六個大字唵呬呢彌吽阿彌遮與他貼在山頂頭上又發一個慈悲心召五行山土地監押飢時與他銖九子渴時與鎔化的銅汁飲他災星滿日自有人救他妖怪大胆反天堂却被如來手服降渴飲鎔銅度歲月飢食銖九過時光天災困苦鎚烟燼人事淒涼壽命長若得英雄同展布也能奉佛上西方

第九回 觀音路降猴妖

却說如來佛辭別了玉帝回轉西天登上蓮台那三千諸佛五百羅漢八金剛四菩薩近前禮畢問曰闍天宮擾亂蟠桃者誰也如來將齊天大聖作反敗降等事細說與衆佛聽了皆分班而退忽忽幾經歲月又值孟秋望日衆佛勸道如來微開善目是三乘妙典五蘊楞嚴言能對衆佛曰世人不好爲善我有三藏真經可以感發人之善心諸菩薩問曰那三藏如來道一藏談天一藏說地一藏度鬼叫做修真之分正是行善之門時見東土生民毀謗真言不識法門之旨怎麼得個有法的去東土尋個善信救他個魔難到此取經永化東土爲善觀音向前道弟子卽往如來道你旣肯去聽我吩

呀！此去須半雲半霧，爾過山越水，謹記程途遠近。若來取經者，又看他路上難行，我有織綿袈裟一領，九環錫杖一根，付與他應用，便不怕輪迴不遭重害。又把三篇金箍咒念熟，假如路上降來的妖怪，可叫他跟取經人收心向善。若不服，可念此箍兒咒，自然見面生服。再念咒語，使得他腦袋迸裂，自可降伏。菩薩領過法語，遂作禮而別。與惠岸行者同行，來至流沙河界，菩薩叫徒弟此河取經人如何過得？言未畢，河中發喇一聲，跳出一個妖魔，十分醜惡，手執一根寶杖，上岸與惠岸大戰。兩下架住了棒，那妖問你是那裏和尚，惠岸道：我是觀音菩薩徒弟，惠岸行者同師父到東土，妖問他是南海紫竹林中的麼？惠岸道：是也。妖連忙將寶杖放在地下，跪倒前來道：菩薩饒命，我不是妖，我是靈霄殿前捲簾將軍，只因失手擊破玻璃燈，玉帝貶責在此，飢寒難忍，二三日出來了個生人，用食不想，今日撞了菩薩。菩薩道：你既得罪玉帝，又傷生人，罪惡難逃，何不收心向善？待我尋取經人到，你就同到西天拜見。如來將功免罪，復你本職。妖道：我願歸正，只恐取經人不來，即來亦恐難過此水。菩薩道：怎麼難過？妖云：此水毫毛不負，只因前日有個取經人，被我吃了骷髏，浮在水面不沉，我以為異物，將素珠兒穿在一處頑耍。菩薩道：你可將骷髏來掛在此，等取經人到，自有用處。我今替你取過姓名，以沙為姓，叫做沙悟淨。在此專等取經人到，兩人別了行不多路，又有一座高山，有惡氣遮漫，不覺狂風一陣，閃出一個豬妖魔，又甚兇猛，長嘴獠牙，使着鉄釘耙，近前就擋。菩薩把手一拂，又當住道：這妖休得無理，犯了菩薩，決不輕饒。妖曰：是那箇菩薩？惠岸又道：南海觀音菩薩，嚇得那妖磕頭，高叫恕罪。菩薩道：你何方豬妖？妖曰：我是天宮天蓬元帥，只因帶酒戲弄嫦娥，被玉帝責在豬胎投世。如今在此山吃人度日，不覺衝撞菩薩，望乞救援。菩薩道：你既犯罪，又復爲惡，罪難活命，妖言我須改正，只恨無人指教。菩薩道：你肯向善，我替你取過法名，叫做豬悟淨。在此吃齋持素，待我往東土尋取經人來，你可跟他去西天見佛，管你復轉原職。妖怪拜謝，菩薩去了。又行，只見空中有一小龍叫喚，觀音問曰：你是何龍在此受罪？龍道：我是西海龍王敖閔之子，因縱火燒了殿上明珠寶貝，犯了玉帝，吊在此間受罪。望菩薩搭救。菩薩聞言，即轉奏玉帝云：貧僧往東土尋取經人，路遇孽龍犯罪，啓陛下饒他死罪，賜與我做個脚力。玉帝悉依所奏。菩薩謝恩，把龍送在深澗之中，吩咐他等取經人到，變做白馬去。西方有功，許你復職。言罷，師徒行了多路，忽見金光萬道，瑞氣千條，惠岸又道：師父前往放光處，是五行山，壓倒齊天大聖在那裏，上有壓帖，乃是唵呬呢彌咍六字，師徒到山下尋看，只見大聖睜開火眼金睛，菩薩道：姓孫的，我領佛旨往東土，在此經過，特留殘步看你。大聖道：承蒙看顧，我被如來佛壓在此五百餘年，望菩薩顧我一二，救我老孫一救。菩薩道：你這生事人，我怕放你。大聖道：我已知悔了，願發慈悲，指條活路，放我修行。菩薩聞言，心喜道：我往東土大唐，因尋取經人來，同他救你，可與他並往西天入我佛門。大聖道：

願從願從。菩薩道既向善，須要取過法名。大聖道，我已有法名，叫做孫悟空。菩薩道，我前收二人取經，也是悟字排行。你叫悟空，甚好甚好。言罷，與惠岸又離了此處，卽日到長安大唐國，師徒變做遊僧，入城天晚轉入城隍廟住。諸神將嚇得慌忙，皆來迎接。菩薩道：「我到此尋訪取經人，到你廟中權住幾月，汝神各歸本位，休得漏出消息。師徒們匿跡隱形，不知何日尋得取經人，且看下回分解。」堪笑妖猴不奉公，當年妄作逞英雄，欺心攪亂蟠桃會，大胆橫行靈霄宮，十萬軍中無敵手，九重天上有威風。報道佛祖如來到，何自疲神再顯功。」

第十回 魏徵夢斬老龍

此表美唐太宗皇帝登基，改元十三年，歲在己巳，不提。却說長安城外，涇河岸邊，有個漁戶，名喚張稍，每日捕魚，市上價賣。沽酒而歸，路逢鄰人名李定，問道：「張稍哥，這幾日生意如何？」張稍道：「這幾日生意還好，我因到長安城裏西門街上，有一個賣卦的先生，我每日送他一尾金色鯉魚，他便代我謀卜。百卦百靈，你何不同我去賣卦？他教我在涇河河頭東邊下網，西邊拖釣，定獲滿載而歸。明日提魚入城賣錢，沽酒相請老兄，敝坐二人從此別去。正是路上說話，草裏有人。原來涇河水府有一個巡海夜叉，聽見說百卦百靈之言，急回水晶宮，將以上各事回奏龍王。龍王聽得大怒，立刻上岸，卽要上長安城內，訪問賣卦的名姓。水神奏道：「大王若去，必有雲從風助，恐驚動庶民，罪犯天地，莫若變一秀才，訪問真偽。然後差人誅滅。」老龍王依奏，遂將身一變，變做一秀才，竟至賣卦之處，見招牌上書神卦先生袁守誠。龍王見此，復問何人在此賣卦的？是誰家人？衆道：「是當朝欽天監臺正袁天罡的叔父袁守誠是也。」龍王聽訖，入門與先生見禮。畢先生問曰：「公來問何事？」龍王曰：「請卜明晨晴雨若何？」先生神卜一課，斷曰：「雲送山頂，霧迷林梢。若占雨降，准是明朝。」龍王曰：「明日某時下雨，雨有多少尺寸？」先生道：「明日辰時佈雲，巳時發雲，午時下雨，未時雨足，共得三尺三寸另四十八點。龍王道：「此言不可爲戲。如明日有雨，依你斷的時辰數目，我謝課金五十兩。若無雨，或不按時辰數目，我與你實說。能要打破你的門面，扯去你的招牌，趕出長安，不許在此惑衆。」先生欣然答道：「這個一定的那龍王回宮，與衆水臣談話未訖，只聽得半空中叫涇河龍王接旨。龍王一看，只見一個金衣力士，手捧玉旨來到。卽整衣焚香，接旨力士回宮而去。龍王看見旨上，時辰雨數與那先生判斷者毫髮不差。龍王嚇得魂飛魄散，對水臣言曰：「街上有此靈人，何得輸與他去？」水臣道：「行雨悉自大王。明日差將時辰，剋減點數，就是他斷卦不靈，把他趕出長安。有何不可？」龍王依臣所奏。次日巳時，大佈雲。午時發雨，未時雨足。申時雨止，却只下三尺另四十點，改了一個時辰，去了三寸八點。龍王又按落雲頭，仍變做日間秀。」

士到城中課卦鋪。打碎招牌。便罵這妖人。爲何卜課不靈。說今日下雨的時辰點數。俱不相對。你急出長安城。饒你的死罪。守誠全然不動。向天大笑道。我無罪。恐你有死罪。你說我不認得你。你是涇河老龍。今日下雨。剋滅點數。滅過時辰。非犯天條。難免一刀之鬼。你還在此罵我。龍王聽見。心驚胆戰。慌忙跪下道。先生休怪。我前言戲之耳。不覺有犯天條。望先生救我。一救守誠道。我救不得你。我指你一條活路。你明日午時三刻。天曹命魏徵處斬。魏徵乃唐太宗臣。你當去求唐太宗。允許你方保無事。龍王聞言。含淚拜謝而去。到了半夜子時三刻。後龍王去到皇宮門首。太宗正夢出宮。忽見龍王變作人相。跪倒在上。高叫陛下救命。我乃涇河老龍。有犯天條。該魏徵處斬。望陛下救我。太宗道。既是魏徵處斬。朕可救你。龍王聞言。拜謝而去。却說太宗夢醒。念念在心。至早臨朝。兩班文武皆齊。惟魏徵未到。太宗卽着隨駕官費詔。宣魏徵。那時魏徵正欲進朝。忽見仙吏捧玉旨一道。着他午時三刻。夢中斬龍。魏徵便謝天恩。又見聖旨來宣。只得入朝。太宗見魏徵到。令衆臣退。宣魏徵入後殿。令宮人取棋盤。君臣對弈。不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詩曰：「守誠卜課徵乾坤。龍王拙計自招非。唐王宣詔相解救。故召魏徵對弈棋。」

第十一回 唐太宗陰司脫罪

却說太宗與魏徵弈棋。正到午時三刻。魏徵忽然睡着。太宗並未呼喚。霎時魏徵醒時。俯伏在地道。臣却纔困倦。望陛下赦罪。太宗道。寡人不罪。言未畢。只見秦叔寶等拿得一個龍頭。掛在帝前。太宗問此是何物也。叔寶道。十字街頭。落下一個龍頭。徵臣不敢下奏。唐王啓問魏徵。魏徵叩頭道。此是涇河龍王。有犯天條。被天兵綁在剝龍臺上。玉旨召臣處斬。故臣却纔一夢。斬之。因此頭落空處。太宗聞言。甚怒着令叔寶將龍頭懸掛市肆。示衆。於是羣臣皆退。一時憂悶。回宮身體頓覺不安。是夜二更時候。朦朧睡熟。只見龍王高叫太宗。還我頭來。扭住不放。得觀音菩薩喝開。那龍王拿狀去陰司告太宗不題。却說太宗醒來。汗流通體。入夜有鬼驚動。太宗一夜未寐。及至天明。百官進朝。不見太宗坐殿。只聞太宗召醫官入宮。方知太宗有疾。三五日後。衆臣等醫官出宮。問是何疾。醫官道。聖上病已出魂。恐其不諱。衆臣大恐。忽聞太后有旨。宣徐茂公鄂國公護國公。三公聞旨入宮。禮畢。太宗道。朕寢門外入夜就有鬼聲。緊呼喚甚恐。懼叔寶道。陛下寬心。今晚臣與恭德把守宮門。看有甚麼鬼怪。是夜二人披掛在門前。太宗安寢無事。守過幾晚。太宗不忍。二將辛苦。命畫師畫出二將形容。貼在門上。夜間亦安妥無事。過一二日。又在後門。兵兵咚咚的亂响。又畫魏徵形容。在後門。亦安妥無事。不過身體漸重。命在垂危。魏徵說道。臣有一事。可保陛下長生。太宗道。病已如此。怎麼保得。魏徵道。臣有一友名崔珏。在酆

都做判官。夢中常與臣相會。臣寫書一道，帶到陰司，將書付與他，必放陛下回陽。太宗收書在袖，遂朦朧而睡。魂靈已至幽府，行至草野之間，見一官跪在路旁，口稱陛下微臣未及遠迎，殊多有罪。太宗問曰：你是何人？那人道：微臣姓崔名珏，在日與陛下丞相魏徵甚好。太宗聞言大喜道：有勞先生遠迎朕駕，前魏徵修書相拜，太宗付書。崔珏開看，知是救太宗之事。說道：陛下寬心，微臣管送陛下還陽。忽來了十殿閻羅迎接。太宗相見禮畢，分賓主坐下。秦廣王拱手言曰：涇河老龍告陛下許救而反殺之何也？太宗道：朕夢老龍求救，實保他無事。來日宣魏徵弈棋，不覺他一夢斬之。乃是天曹出沒神機，那老龍犯罪該死，非朕之過也。十王聞言，命崔珏判官將生死簿取來，判官急轉司房，先把簿一看，見太宗注定貞觀一十三年該死，被崔珏將墨寫一筆，把一字上添了兩橫，遂將生死簿呈上。十王拿着一看，見太宗名下注定三十三年，十王道：陛下已坐一十三年，還有二十年陽壽，請反本還陽。太宗聽說躬身稱謝。十王差崔判官朱太尉送太宗還魂。太宗又問宮中老少安否？十王道：俱安。御妹壽不永久。太宗於是再拜啓謝道：轉陽却無物可酬，謹以果瓜相奉。太宗謝十王。那太尉執引魂旛在前，崔珏隨駕在後。太宗把目一看，不是陽路，問曰：路差矣。判官言：不差。陰司有來路無去路。今送陛下轉輪殿回身。太宗一聽，遂跟他行走過了陰山，及一十八層地獄，又過奈何橋，却到枉死城。見一夥無頭的鬼攔路，太宗嚇得慌張，口叫崔珏先生如何。判官道：這裏是那六十四處烟塵，七十二處草寇，只是枉死的。陛下把些錢鈔與他，方能過得去。太宗道：寡人空身，實沒有銀錢。判官道：那河南開封府有一姓林名良，他有一十三庫金銀在此。陛下可立文約，與他借過轉陽世還他。太宗聞言，就立借字，兌過金銀一庫。判官與他給散，說道：陛下轉陽世，再做水陸大會，超度這夥孤魂。於是衆鬼散去。判官令太尉搖令引魂旛過了枉死城，不知從何回身。且看下回分解。詩曰：魏徵夢裏斬龍王，太宗未救遭其殃。老龍怒忿陰司告，唐王一旦命將亡。幸得判官崔珏救，復添冊簿返還鄉。路逢怨鬼相阻擋，廣借金銀買命長。

第十二回

劉全進瓜還魂

却說唐太宗隨着崔判官朱太尉，脫了冤家債主，前進輪迴階下。判官言曰：此處喚做大道輪迴。一仙道，一貴道，一福道，一人道，一富道，一鬼道，照依陽世所爲，合其各進一道。唐王聽說，遂嘆曰：看他道路各別，莫言無感應。鬼神有安排，判官送唐王來至超生貴道。崔判官呼陛下曰：此有出頭之處，小判回告。但陛下到陽間千萬做個水陸大會，超度無主冤魂。着朱太尉再送一程。太尉急請唐王快上馬，到了渭水河邊，唐王貪看雙頭魚戲，太尉望那渭河推下河去，却就脫了陰

司境。回到陽世城，却說唐朝衆臣，都在白虎殿上舉哀。一壁廂待發哀詔，曉諭天下。欲擇太子登基，魏徵曰：「且住。不要驚動州縣，恐生不測。再候幾日，我主必還魂。」正說時，只聽得柩中連聲大叫：「悶殺我也。嚇得無氣。」近前扶柩，當時徐茂公、秦叔寶、魏徵、尉遲敬德，上前扶着棺柩，叫道：「陛下有不放心處，說與我等聽。不要弄鬼。」魏徵道：「不是弄鬼，此乃陛下還魂。快去棺蓋，揭開柩蓋，果見裏面太宗還叫淪死我了。你們快救我。」茂公等上前扶起道：「臣等都在此護駕。」唐王睜開眼，魏徵急著大醫進安神定魂湯，方纔知道人事。當日天晚，請王居宮各官俱散。次早，唐王登殿，百官山呼。已畢，啓奏：「陛下前日一夢如何？」許久，太宗道：「日前接得魏徵書字，朕原神出殿，忽見判官崔珏引入森羅殿上，閻君致坐。他說涇河老龍王告我許救轉殺之事，朕已訴告閻王，急取生死簿看。道我還該二十年陽壽，卽着朱太尉崔判官送回。又遇枉死城中無數冤魂擋路，幸得崔判官保借河南林良金銀一庫，給送鬼魂，方得前行。判官教我轉陽世要做水陸大會，超度孤魂。太尉請朕上馬，行到渭水河邊，推下水中，方得還魂。言畢，又出榜招人，進瓜果到陰司裏去。又將金銀一庫，差尉遲公敬德、上河南開封府訪林良，還償不數日，有均州人劉全，願死進瓜。唐王宣旨，教他去金亭館裏頭頂南瓜，身帶債錢口含毒藥，去到森羅殿，面見閻王。閻王問那進瓜的姓名，劉全陳以籍姓道：「小人因妻縊死，來貢瓜果。」閻王檢生死簿看，說他夫妻有登仙之壽，急令送回。奈李翠蓮死久尸壞，魂無可附。閻王道：「唐御妹李玉英，應該促死，可借他屍還魂。」那勾魂鬼入宮，把這李玉英推倒在地，活捉他魂，却將翠蓮魂靈推入李玉英身內。皇后驚訝，隨報太宗。太宗來叫御妹速醒，那宮主翻身叫道：「丈夫等我一等，你衆人不要近我。我是均州李翠蓮，因為施財齋僧，劉全丈夫罵我，懸樑縊死。今蒙唐王欽差陰世進瓜，閻王憐命，我夫妻相會，放我二人回來。」正合唐王登殿，忽有隨駕官奏道：「劉全還魂，在午門外候旨。」唐王召進，就問進瓜如何。劉全道：「閻君甚喜，又問臣鄉貫姓名。小人因妻縊死，就差鬼引妻相會。又查簿說我夫妻都有登仙之壽，差鬼送我還魂。」臣在前走，妻在後來，不知妻投何所。聽得閻君去借唐王御妹李玉英屍還魂，臣不知是甚地方，未能去尋。唐王聞得劉全的話，是御妹一般，借屍還魂之事，可信。卽令宮主出來認看。那宮主一把扯住劉全道：「丈夫怎不等我？那劉全不敢相認。」唐王卽將御妹妝奩嫁他，賞賜劉全，着他帶領御妹回去。夫妻塔前謝恩，不題。却說尉遲公訪得林良是個窮漢，賣水爲活。尉遲公將陰債送上他們，林良怕受尉遲公道，我也訪得你齋僧佈施，盡其所有，就買了許多紙錠，燒寄陰司。陰司有你積下的錢鈔，我太宗皇帝死去三日，曾在陰司那裏借了你一庫金銀。今照數送還與你。林良死不敢受。尉遲公只得具本啓奏。太宗就命將金銀與他修理廟院，起蓋生祠，名勅建相國寺。左有相公相婆的生祠，神前石上，著着尉遲公監造，工完啓奏。太宗甚喜，却又聚集多官，出榜招僧，修建水陸大會，超度冥府孤魂，頒行天下。一月之期有

道高僧。盡皆至此。唐王着大中丞傳旨。選舉高僧。修建廟宇。上陳情表與唐王。唐王又着蕭瑀魏徵。集道揀選。查一名有大德行。者築壇開建道場。二三臣領旨。於衆禪中。選得一名。有德行的高僧。此人是誰。諱號金蟬。只爲無心聽佛說法。神歸陰府。後得觀音保護。送回東土。當朝總管殷開山小姐。有胎未生之前。先遭惡黨劉洪竊佔。父親陳先被害。留下小姐。正值金蟬降生。洪欲除根。急令逼死。小姐哀告再三。將兒入匣裏。着人送至金山寺去。遷安和尚收留。自幼持齋把素。因此號爲江流兒。法名喚做陳玄奘。剃度出家。得常供母食。脫身修行。不題。却說三臣引陳玄奘法師到御前。太宗聞言甚喜。道果舉之不差。誠爲有德行。有心。賜作天下大禪師。僧官之職。又賜五綵織金袈裟一件。毘羅帽一頂。教他前去超度衆人。等選定吉日良辰。開演舉法。玄奘再拜領旨而去。遂到化生寺裏。收集大小僧徒。共計一千二百名。選到本年九月初三黃道日辰。時開壇。啓奏七七四十九天水陸大會。卽具表申奏太宗。及文武國戚皇親。俱至期赴會。拈香聽講。不知其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詩曰：「萬古江山已變更。歷來數代敗和成。周秦漢晉多奇事。誰是唐王死復生。」

第十三回 唐三藏起程往西

貞觀十三年己巳九月初三卯時。陳玄奘與大開法師開演諸佛。並妙經。那皇帝早朝已畢。衆文武出金鑾寶殿。竟來這裏參神。俱各拈香。又見法師引衆僧齊拜。法師獻上祭祀榜文。與太宗看其榜曰：

太宗皇帝選集諸僧。參神講法。太開方便之門。廣運慈航舟楫。普濟苦海羣生。罪脫沉河。冤超幽界。大衆沾此良恩。邀請冥府。酆都降闕。乘吾勝會。永脫地獄凡胎。再拜稽首。

太宗看了大喜。君臣回朝不題。却說觀音領了如來佛旨。帶了惠岸行者在長安監察取經人。善觀有德行。者。忽聞太宗選舉高僧。開建大會。又見得法師玄奘。乃是江流兒和尚。正是極樂中降來的佛子。他又原是佛送投胎的。菩薩十分歡喜。就將佛賜的那錦袈裟。入環鑄杖。出賣。行者霎時來到東華門前。正遇丞相蕭瑀。回朝。那菩薩當街拿着袈裟。迎着宰相。宰相看見光豔。問那袈裟要價幾何。菩薩道：「不遵佛法。不敬三寶。定要賣他七十兩。若敬重三寶。見善隨善。我將袈裟錫杖。情愿送他。結個善緣。」蕭瑀知他是個好人。卽下馬以禮相見。言曰：「我大唐皇帝十分好善。同我去見蕭瑀。同菩薩入見唐王。」奏曰：「臣出東華門。便遇二僧賣袈裟錫杖。臣向法師欲購此服。故領僧人來見陛下。」太宗卽命展開袈裟。從頭細看。果然是件好物。道：「大法長老。實不瞞你。朕今大開善心。我國中有一大有德行。者。法名玄奘。朕買這兩件寶貝。賜他。端的要價幾何。」菩薩聞言。雙手合掌。言曰：「既有德行。情愿送他。說罷。抽身便走。唐王急令蕭瑀扯住道：「朕照依原價奉償。不」

可推辭。菩薩道。今陛下明德爲善。正我佛門光耀。既高僧有德有行。宜揚大法。理當奉上。他斷不要錢。唐王見他苦辭。隨命光祿寺大排宴。宴菩薩立辭不受。望空而去。依舊望城隍廟中隱避不題。一日落西山綠水間。忽聞鐘鼓耳邊傳。叮叮三響。人烟斷。前後街坊正寂寥。殿上明燈火已燼。孤村冷落少行人。衆僧重理殘經典。最好煉丹養性真。光明法旨。如至七日正會。玄奘又具表奏請唐王拈香。此時善聲播滿天下。文官武將。宮妃國戚。黎庶人民。無論大小。到寺內聽講。菩薩與徒弟又道。今日是水陸大會。以一七繼七七可矣。我和你躡在衆人叢中。一則看他那會何如。二則看他金蟬身上。可有我的寶貝。三則也聽他講的。是那「一門經法。兩人俱投寺裏。只見那法師在台上念。一會受生度亡經。談一會安命天寶經。又宣一會勸修功德。菩薩近前指着台上厲聲高叫道。只會談小乘教化。可會談大乘。玄奘聞言。便跳下台來。道。弟子失罪。不知師父如何講教。請問其詳。忽有司香官急奏唐王。就令擒來。只見二將就擒了二人。來見唐王。唐王道。汝既來。可在此處領齋。便了菩薩道。你那法師講的小乘。不得超度死亡。太宗正色問道。你那大乘佛法。在於何處。菩薩道。在西天放着。大雷音寺。我佛如來處。太宗道。你記得麼。菩薩道。我記得。太宗大喜。教法師引去。須上台開講。那菩薩帶了惠岸。飛上高台。腳踏祥雲。直至九霄。現出救苦原身。滿朝君臣。朝天禮拜。都念南無觀世音菩薩。霎時不見金光。太宗命衆暫且收了勝會。道待我差人取得大乘經來。再修善果。誰肯領朕旨意。上西天拜佛取經。問未了法師道。貧僧不才。愿與陛下求取真經。太宗道。法師不顧險途。朕情愿與你拜爲兄弟。玄奘誓曰。不到西天。不得真經。永不回國。永墜地獄。唐王甚喜。卽命回鑾。待選良卿同去。發文再行。次早太宗會集文武。寫了取經文牒。用了道行寶印。當時有欽天監奏曰。今日是出行吉日。又見黃門官奏道。御弟法師朝門外候旨。太宗大喜。卽宣上殿。付了通關文牒。送了紫金鉢盂。途中化齋而用。再選兩個長行的從者。又揀白馬一匹。送爲遠行脚力。命他收拾就行。玄奘拜謝聖恩。唐王移步與衆官送至關門。太宗對御弟曰。我知你出家人無名號。當時菩薩說西天有經三藏。御弟可指經取號。陳三藏。玄奘謝恩出關。不知此去何如。且看下回分解。詩曰。唐王設會度亡靈。感動菩薩說原因。指日玄奘參聖佛。名號三藏就起程。

第十四回

唐三藏被難得救

却說三藏蒙唐王同多官。送出長安關外。一二日馬不停蹄。早至法門寺居住。次日衆僧起來。端上茶水。早備素齋。玄奘穿了袈裟。上正殿佛前禮拜。道。弟子陳玄奘。前往西天取經。但肉眼愚迷。不識活佛真形。願佛慈悲。早見文殊金身。賜我真經。留傳東土。說罷。至方丈進齋。齋畢。那從者整頓鞍馬。急速趕程。三藏出了山門。辭別衆僧。三藏向西天前進。行了數

日到了鞏州城。州縣官吏接進城中安歇。一日又到河州衛。乃是大唐的山河邊界。早有鎮邊總兵與本處僧道聞得是欽差御弟。上西方見佛。接入福賢寺安歇。排開晚齋已畢。吩咐從者飽喂馬匹。天未明就行。及雞聲鳴時。與從者備馬而行。這長老心大喜。起早了。正好有四更天氣。三人上馬迎着秋霜。看着明月。行有數十里。見一嶺。只是難走了。又恐錯了路徑。正疑思間。忽然失足。三人連馬跌落坑坎。三藏從者悚懼。聞得裏面哮吼。高呼叫拿。只見狂風滾滾。出來大夥妖怪。將三藏從者揪了上去。嚇得三藏從者魂魄散。魔王喝散將他綁了。衆妖得命。正要安排吞食。只聽得外面喧嘩。今有熊山君與牛處士二位也來。三藏看見前走的一大漢。後邊走的一個後生。走入裏面。魔王接進各坐鼓談。只見從者綁得痛切悲啼。那黑漢道。此三者何來。魔王道。送上門來的。處士笑云。可待客否。魔王道。奉承奉承。山君道。不可盡用。食二留一可也。魔王即呼左右。把二從者剖腹割心。剝碎其肉。將首級心肝奉獻二客。四肢自食。其餘骨肉分給各妖。把三藏幾乎嚇死。正慌忙間。漸漸東方發白。二妖方散不多時。紅日高昇。三藏昏去也。認不得東西。南北正在無命處。忽見一老叟。手持拐杖而來。走近前。用手一拂。繩索皆斷。對面吹了一口氣。三藏跪拜於地。謝道。承蒙搭救。貧僧性命。老叟道。你起來。可曾失落甚麼東西。三藏道。貧僧二從人已被寅將軍熊山君牛處士食。不知行李馬匹在於何處。老叟用杖指定道。那廂不是一匹馬。兩個包袱。三藏回頭看時。果是他的物件。不曾失落。問老叟曰。老公公。此處是甚所在。老叟道。此是雙峯嶺。乃狼虎巢穴處。你爲何陷此。三藏道。雞鳴時出河州地界。來到此地。忽然失足。被妖所獲。老叟道。處士是個老牛精。山君是大熊龍精。將軍是個老虎精。只因你身體元陽。所以吃不得你。跟我來。引你上路。三藏將包袱放在馬後。隨即上馬。走出了坑坎。走上大路。便低頭拜謝公公。只見那公公化作一陣清風。跨一隻白鶴。騰空而去。飄飄遺下一張帖。上有四句詩云。吾乃西天太白星。特來救汝這一宗。前行自有神力助。莫畏艱難不取經。三藏看了對天神拜謝。獨自孤身前往。行了半日。並無人煙村舍。那時路險途危。只見狼虎蛇蟲四邊圍住。那馬又腰酸蹄軟。伏倒在地。這等淒楚。自分必死。忽然見蛇蟲妖獸猛虎各各奔走。隱跡去了。三藏抬頭看時。只見一人手執叉。腰懸刀。就在那山坡前轉出。三藏跪在路旁。合手高叫。大王救命。那人近前道。長老休怕。我是這山中獵戶。姓劉名伯欽。綽號鎮山太保。三藏道。貧僧是大唐駕下。欽差往西天拜佛取經的和尚。適向衆獸阻路。不能前進。忽見太保來。衆獸皆走。救了貧僧性命。伯欽道。我在這裏專打狼虎捉蛇蟲。是我生涯。故此衆獸怕我走了。但你既是大唐來的。你我都是鄉里。到我舍下去住。三藏帶馬隨行。過了山坡。聽得呼呼風响。伯欽道。是山精又下來了。我往山坡下與虎鬪。不多時。被太保舉叉當胸刺倒。伯欽隻手執叉。又隻手執虎。拖上路來。太保同三藏行往家中。又叫母妻辦飯。那母說和尚不吃葷。整理素齋茶飯款待。那母

親與伯欽道。明日你父親週期，就請長老做些好事，念卷經文，後日送他去也罷。次早又備素齋，管待長老，請開啓念經。三藏敲響木魚，先寫薦亡疏，後開度亡經。金剛經、觀音經、法華經、彌陀經、道德經，化了紙馬，寫了文疏，佛事已畢。各各安寢。次早老母叫伯欽曰：「昨夜你父親說是三藏長老超度，已脫罪孽。上中華富貴家去托生，大家歡喜，安排白銀一兩奉謝。三藏分文不受，但道：『太保肯發慈悲，送我一程感恩不盡。』」伯欽同家童送了半日路，過火焰山極其險峻，伯欽走到半山之中，說道：「長老，你自前去，我却告回。三藏下馬再求一送。」伯欽道：「此山喚做兩界山，東屬大唐所管，西半屬別國地界。那些狼虎不依我管，故此告回，你自去吧。」三藏滴淚難分，只聽得山脚下喊聲如雷，連道：「我師父來也，嚇得三藏癡呆，伯欽打聽竟不知甚人，叫後事如何，且看下去吧。」三藏被難過深山，太白金星救保全路，逢伯欽相留歇，從此漸漸上西天。」

第十五回

唐三藏收伏孫行者

却說劉伯欽與唐三藏一聞此聲，說道：「師父不知是那裏傳來，此聲必是石穴中老猴。」三藏問太保甚麼老猴，太保道：「這山名五行山，曾聞說王莽篡漢時天降此山壓下一個神猴，凍餓不死，這是必走此地。長老莫怕，同你看，只見石匣中一猴說道：『師父，這時候纔來，你放我出來，我保你上西天去也。』」三藏近前，那猴道：「你是東土唐王差往西天取經去的麼？」三藏道：「我正是，你問怎麼？」那猴道：「我是五百年前齊天大聖，只因大鬧天宮被佛壓在此，前者觀音菩薩領佛旨意，上東土尋取經人，我向他求救，他勸我莫再兇橫，保着取經人往西天拜佛，功成自有好處，故此只等師父來救我脫身。我願保你取經，做個徒弟。」三藏道：「沒有斧鑿，如何救得？」那猴道：「不用，只要去山頂上，揭起金字壓帖，就出來了。」三藏依說，復登極頂之處，果見金光萬道，有塊四方大石，貼着一封批，却是唵吽呢叭彌吽六個金字。三藏望西禱祝，將金字輕輕揭下，只聞一陣香風，就把壓帖飛括在空中，叫道：「我乃監管大聖者，今日他的難滿，吾等回見如來。」繖此封批去也。三藏望空拜謝下山，對猴道：「揭去封批，猴道：『師父遠去，三藏行有七八里路，只聞地裂山崩，那猴至馬前跪下道：『師父，我出來了。』三藏問徒弟姓名，誰那猴道：『姓孫名悟空。』三藏道：『我與你取個混名，稱爲行者。』」伯欽見有孫行者，就此分別，行不多時，過了兩界山，忽然一隻猛虎咆哮而來，行者放下行李，耳揀拔出花針，變成鐵棍，把這虎照頭一棒，打出腦漿，再拔毫毛一吹，變成尖刀，剝下虎皮，圍在腰間，担着行李，請師父上馬前進。長老道：「你那打虎鐵棒，如何不見了？」行者道：「師父不知，這棒出自龍宮，能大能小，名喚爲神針鐵，又喚如意金箍棒，當年大反天宮時，是帶他隨身變化，可大可小，小到一

黍。做花針模樣。收在耳內。用時方可取出。三藏又問。方纔那虎怎麼不動。讓你打他。行者道。不瞞師父說。老孫頗有降龍伏虎的手段。翻江攪海的神通。打這虎何爲希奇。三藏暗喜。放懷前行。不覺太陽西墜。三藏同行者。選投村莊借宿。有一老人。見行者這般惡相。認是鬼怪。不肯借住。三藏道。貧僧是唐朝來的。往西天拜佛取經。他是我的徒弟。不必着驚。老人方肯。卽令安排齋飯。飯後各事已畢。師徒與那老人。亦各安寢。次早起來。齋罷方才起身。走走多時。忽見路傍唵哨一聲。闖出六個擋路人來。喚做眼看喜。耳聽愁。鼻嗅愛。舌常思。意見慾。身本髮。都到前來。照行者劈頭就砍。約有七八十下。行者只當不知。後行者耳躲取花針。就變成鐵棒。把六人一齊打死。走將來道。師父請行。那賊已被老孫殺了三藏道。你縱有手段。只可退他去便了。怎麼就都打死。如何做得和尚。三藏只管絮絮叨叨。行者心頭火起。將身一躍。只聞呼的一聲。回東而去。三藏只得收拾行李。放在馬上。前往西行。只見山路前有一老母。捧件錦衣。上有一頂花帽。三藏站立路傍。老母問曰。你從何來。孤身獨往。三藏道。弟子奉聖旨往西天拜活佛求真經。老母道。佛在西竺國界。路有十萬八千里。緣何單人獨馬。無個徒弟。如何去得。三藏道。日前收得一個徒弟。性格兇頑。說他放縱。他就縱向東去了。老母道。我兒遺下一篇咒兒。喚做定心咒。你可牢記。再勿洩漏。又有一領錦布直裰衣。一頂金花帽。我兒用的。他只穿了三日。不想命短。我今拿來。做個記念。長老既有徒弟。我把送你。三藏道。不敢領受。老母道。東邊不遠。這會到我家去了。我去請教主找他還來。倘他來時。你可將此衣帽與他穿戴。他若不服。你使喚。你就默念此咒。不敢行兇亂走。三藏低頭拜謝。老母化道金光去了。那行者竟轉東海去。見龍王。龍王道。近聞大聖難滿。保三藏往西天取經。何不西去。而往東來。行者笑道。那唐僧不識人性。只因毛賊犯徑。被我打死。他的言語多端。所以走出來了。龍王道。張良圮橋。三進黃石。受天書。後得爲神。大聖這等的性子。難得成正果。行者道。老孫還去保他。身出滄海騰雲。忽遇南海菩薩。叫聲悟空。怎麼不受訓誨。可趕早去見唐僧。言罷各別。須臾行者看見唐僧。悶坐路旁。行者問師父。怎麼不去。還在此坐。三藏道。你從何來。我只管在此等你。行者道。我往龍王家。討些茶吃。行者解開包袱。取了燒餅。又見衣帽光艷。行者道。師父把我穿戴也罷。三藏道。你若穿戴。拿去就是。行者穿了直裰。戴了帽兒。三藏却默念咒語一遍。行者叫道。頭疼。又念咒一遍。行者痛得耳紅面赤。眼脹身腫。行者說是師父咒我。三藏道。你怎麼欺心。行者由耳取出鐵棒。將欲下手。三藏又念起來。伏到在地。不住搖手。三藏道。你今番可聽我教訓。行者哀道。永伏教訓。再無他念了。遂收拾行李。望西而進。要知後事。且看下回分解。詩曰。五行山壓孫悟空。三藏收他做伴童。若非三藏來降伏。頑性未改復逞兇。

第十六回

唐三藏收伏龍馬

却說行者伏侍唐僧前進行經數里，遙聞水聲聒耳。行者道：「此處叫做蛇盤山，鷹愁澗。想必是澗裏水響，馬到澗邊，只見鑽出一龍，與波逐浪，攙出山崖。慌得行者放下行李，把師父抱下馬來，送在高崖上，坐定。那龍把白馬一口吞下。行者轉來牽馬，地上只有行李，不見馬了。行者收好行李，跳在空中，遍看不見。下來報告師父，我們馬匹斷定是這龍吃了。再尋不見。三藏道：「既是他吃了，如何前進行者道：「待我去尋他，說着走臨澗壑，高叫道：「這潑泥鳅還我馬來。那龍聽行者大叫罵，跑上水來，張牙舞爪。行者輪棒就打，兩下門敵多時，那龍力強勁，轉身戲於水面。行者使出翻江攪海的神通，把一條鷹愁情澗，攪似渾濁黃河。那孽龍深潛澗底，盤臥不安，越思越惱，又跳出水來。兩個仍在崖下苦鬪。小龍委實難擋，此棒變做草蛇，鑽入草窠中去。行者撥草擒蛇，並無形影。行者念聲唵字咒語，當坊土地山神一齊叩頭。行者問道：「你鷹愁澗裏是那方來的怪龍，怎麼把我師父白馬吃了？山神道：「這澗中自來無邪，只是上年閒觀音菩薩因為尋訪經人去救了一條孽龍，送他在此教他等候取經人，不許為非作歹。不知今日怎麼無知，反來這裏攪擾大聖。大聖尋他不見，我知這澗千萬空窠相通，想必他鑽下水去，不須發怒，要取此物，只消請觀世音來，自然降伏。行者道：「要是去請菩薩，師父飢寒怎麼說？未了，只聽得空中有金頭揭諦叫道：「小神去請菩薩來也。那神駕雲直至紫竹林中，說明唐僧失馬之故。那菩薩隨着揭諦不多時，來到蛇盤山，他在半空中留住祥雲，只見孫行者正在澗邊大罵。那揭諦按落雲頭，來到澗邊，對行者道：「菩薩來也。行者聞得，急駕雲頭，跳在空中。大聖道：「你這個七佛之師，慈悲的教主，你怎麼把有罪的孽龍，送在此處成精，教他吃了我師父的馬匹？又是放縱反叛為惡，大不善也。菩薩道：「那條龍是我親奏玉帝討他在此，端等取經人做個脚力。你想那東土凡馬，怎得到靈山勝地，須得這孽龍脚力纜去得。行者道：「那龍這般懼怕，躲避不出，如之奈何？菩薩高叫揭諦，你去澗中叫一聲，傲聞龍王的三太子，你出來。有南海菩薩在此，他就出來。那揭諦果去澗邊叫了兩遍，小龍在水變一人，相踏了雲頭，對菩薩禮拜道：「前蒙活命，在此等久，更不聞取經人音信。菩薩指道：「這人乃是取經人的徒弟，小龍說這是一個對頭。他若說出半個唐字，却也自然拜服。菩薩把小龍口中明珠，摘了將楊枝洒出甘露，往他身上洒了吹口仙氣，那龍就變出一匹馬來，吩咐道：「日後超度凡龍，還現真身。菩薩就將此馬，把給聖僧三藏，我就回海上去也。行者急按落雲頭，帶馬來見三藏。道：「師父有馬，這是菩薩把澗裏龍化做我們白馬鞍轡俱全。三藏當空拜謝，行者收拾前行，投大路而去，不覺紅日西沉。三藏勒馬細觀樓台隱隱，殿閣沉沉，行者趕去那裏借宿。三藏欣然從之，策馬前行。直

至中門首。長老下馬。行者牽了。進入山門。見那殿上書四個大字。是觀音禪院。三藏即登大殿。俯伏台前。虔心禱祝。禮拜已畢。衆僧請入方丈奉茶。只見兩個小童。攙着一個老僧。年有二百七十歲。出來相見。敘禮畢。只叫獻茶。小童拿出一個羊脂玉的盤。見有三個玉盤。鑲金茶具。三藏誇美不盡。老僧道。老爺來自上邦。有寶貝借觀。三藏道。我那東土。並無寶貝。就有不能帶得。行者在旁道。師父日前包袱。那領袈裟。不是寶貝。拿出與他一看。老僧聽說袈裟。他來賣。遂命取來。穿花納錦。刺綉銷金之物。行者道。你且取起。我也取出來。看三藏扯住。不要與入觀。看恐生不測。行者道。放心。放心。急忙把個包袱解開。取出袈裟。且見紅光滿室。彩氣盈庭。衆僧見了。極口稱贊。那老和尚見這寶貝。果然動了奸心。上前對三藏說道。我弟子沒緣。這件寶貝。方纔展開。天色晚了。奈何眼目昏花。不能看得明白。長老若是放心。教弟子拿到後房。仔細一看。明早送還。長老西去。三藏甚是狐疑。行者道。這管遞與老僧拿去。却吩咐衆僧備齋。禪堂要設鋪毡。送了師徒去睡。那老僧連涕泣不已。即喚心腹徒孫。言道。我喜這件寶貝。只是無法可謀。徒孫道。莫若那三間禪堂。放起火來。連馬焚之。就是我們傳家之寶。當夜一更時分。把禪堂前後圍繞不通。安排放火。三藏師徒安歇已定。那行者雖睡。却是靈通。忽聽外面人走不住。查查柴响。心中疑惑。就變一蜜蜂。只見衆僧搬柴運草。已滿禪堂。只等放火。行者暗道。果中師父之言。行者一筋斗。跳上南天門裏。尋見廣目天王。言借辟火罩兒。保護唐僧。天王允許。却將罩兒與行者。須臾按落雲頭。逕到禪堂。房屋將唐僧及白馬行李罩住。他到後面方丈坐着。護着那袈裟。看那人放火起來。他便念起神咒。把氣一吹。須臾風狂火勝。把一座觀音院各處燒得通紅。不期火起時。驚動黑風洞裏妖精。頓起雲頭。直至烟火之下。急入裏面。時見一領錦綉袈裟。他即連忙收起。轉回雲頭。竟轉東山而去。火熄後。行者取了辟火罩。送上天門。交付廣目天王。辭別下來。到了火焚那寺。變做蜜蜂。飛入禪堂。現出本相。叫聲師父。天亮。三藏睡醒。穿衣起身。只見照壁紅牆樓台殿宇。盡皆燒倒。三藏大驚道。這我怎不知。行者說道。衆人放火燒死我們。拿起袈裟。我去弄風。把火燒他還禮。所以保護禪堂。未曾驚動師父。三藏道。袈裟何在。果真燒了。行者見問。袈裟說。方丈無火。待我拿來。行者帶馬挑担。出了禪堂。竟往那方丈討袈裟。衆和尚見禪堂燒了。如今又討袈裟。衆皆恐懼。那老和尚見燒了房屋。袈裟不見。只在萬分焦燥之處。一聞唐僧來取。袈裟進退無門。尋思無計。撞頭而死。三藏心中煩惱。懊悔行者不該。却在上面念動那咒。行者頭疼。滾倒在地。只叫莫念。管取袈裟還你。衆僧跪下勸解。三藏遂住不念。行者忙着半晌。問道。你這裏可有甚麼妖精。院主道。我這裏正東南二十里。有坐黑風山黑風洞內。有一個黑大王。我這老死鬼。常與他講道。便是個妖精。別無甚物。行者叫道。師父放心。不須慮了。一定是那黑妖。望見火光。趁閑劫去。等我老孫去尋他。一尋即喚衆和尚過來道。你等可伏侍我師父。看守我白馬。倘有

一毫差了。照依這個珠毘寺你看。他掣出棍子。照這火燒的磚牆。嗖的一棒打得粉碎。又推倒有七八層牆。衆僧見了。骨軟身麻。嗑頭叫爺爺。放心前去。我等決不敢怠慢。行者急架筋斗雲。逕上黑風山去。不知袈裟有無如何。且看下回分解。詩曰：「西天取經事堪誇。盤蛇愁澗路途遙。寺中惡僧謀寶貝。黑風山怪竊袈裟。」

第十七回

觀音收伏黑妖

話說孫行者到了黑風山上。忽聽草坡有人言語。他却潛蹤藏在石崖之下。偷睛觀看。原是一個黑漢。一個道人。一個白衣秀才。都在高談講論。正說中間。那黑漢笑道。後日是我母難日。我昨夜得件寶貝。名喚錦綉佛衣。明日開宴。邀請道友。慶賀佛衣。你道好麼。二人聽了。都說道。妙妙。行者聞得佛衣之說。聽言難忍。跳出石崖。舉起金棒。高叫。賊怪。偷了袈裟。要做甚麼佛衣。快將還我。喝聲休走。舉棒就打。慌得黑漢化風而逃。道人駕雲而走。只把白衣秀士一棒打死。拖將過來。却是一條白花蛇。逕入山尋那黑漢。轉過尖峯。只見崖前露出一座洞府。行者近門。門上寫石青兩個大字。乃黑風山黑風洞。即便輪棒叫道。快送老爺的袈裟出來。那小妖急報黑漢道。大王佛衣會做不成了。有個毛臉和尚來取袈裟。黑漢草坡被趕坐還未穩。又聽他來報。只得披掛出門。叫道。你是甚麼和尚。行者道。你外公。乃大唐國王駕前御弟。三藏法師徒弟。孫悟空。你因寺內失火。你只斷趕來盜了袈裟。要做佛衣會慶賀。若不送出。推倒黑山。踏平黑洞。那怪聞言。呵呵笑道。你原來是鬧天宮的弼馬溫。行者輪棒打去。黑漢躲過。長鎗來迎。兩人鬪了十餘合。不分勝負。那黑漢身躲入洞。關了石門。行者打門不開。只得回院。見了師父道。袈裟已有根由。三藏道。你且吃齋。還去尋取。行者緩駕祥雲。來至洞裏。黑漢見是行者。兩個門內殺出門外。鬪到紅日西沉。二家手段一樣。不分勝負。那黑漢化成清風。轉回本洞。就閉石門不出。行者却無計策。只得回院安歇。三藏道。這妖如此。怎生取得袈裟。正商議間。衆僧供奉湯水吃。說老孫去也。須臾到了南海。往紫竹林拜了菩薩。問道。你來何幹。行者道。我師父投院借宿。却被熊精偷了袈裟。師父責我。因此求菩薩大發慈悲。助我拿妖。取衣。西進菩薩道。都是你這猴精大胆。將寶貝拿與那小人看見。始有此事。我知那黑漢神通。却也與你不相上下。也罷。我看唐僧面上。和你去走一遭。行者謝了再拜。即請菩薩出門。同駕祥雲。早到黑風山前。只見前面一個道人。手拿一個琉璃盤兒。盤內安着兩粒仙丹。往前正走。行者認得是那黑熊精的朋友。一棒打死。行者道。這盤的丹。是凌虛子所製。想這道人。就是凌虛子。菩薩可就變做這道人。我把這丹吃了一粒。變一粒。略大些來。菩薩變了這道人。拿着這粒金丹到洞上。壽把這九大粒的。讓與那妖。待妖怪一口吞之。老孫便於中取他菩薩點頭恍惚之間。變做凌虛子。

行者心下頓悟，轉身變做一粒仙丹。菩薩拿了琉璃盤，逕至到妖洞門口。小妖都道：「凌虛仙長來了一邊，傳報熊精出迎。」菩薩道：「小道敬獻仙丹，啓稱千壽。」二人拜畢，坐了菩薩連忙拿這丹盤道：「大王，這是小道鄙誠，取上一粒大的，遞與那妖。妖亦轉敬一粒，他與菩薩吞畢，那丹順口一直吞下，現出本相。那妖滾倒在地，菩薩現相，問妖取了佛衣。行者早往鼻孔出去，菩薩又怕那妖無禮，取出金箍，往下擦在那妖頭頂上。那妖起來要刺行者，菩薩早已起在空中，念起咒語。那妖頭痛，拋鎗亂滾於地，滿口只叫饒命。菩薩道：「那落迦山後無人看管，你肯去麼？」那妖要留性命，只得跪在地下，哀告饒命。願還正果。雲時，駕上雲頭，將妖解去，與他摩頂受戒，教他手執長鎗，隨同左右，把黑熊收其頑性。菩薩吩咐悟空：「好生伏侍唐僧行者，叩頭。菩薩即刻帶下熊精回南海去也。」行者落雲，捧着袈裟，忽墜階前，叫道：「師父袈裟來了。」三藏大喜，衆僧無不欣悅，留住一宿。次早上馬，提包袱行囊出門，衆僧遠送方回。師徒行了五七日，忽然一日天色將晚，望見一村人家，正可借宿。長老催動白馬，早到街衢之間，見一少年出街忙走，行者順手扯住，不放。借問此間甚麼地方，那人被扯不過，說此處乃是烏斯藏國界之地，喚叫高老莊。行者又問你這等忙迫，所幹何事，那人說我是高太公的家人，名喚高才。我那太公有個女兒，被妖纏了，做了三年女婿。他思想招妖精，不好說話，日前招得個法師，不能收降，剛纔太公罵我不會幹事，教我可去招好法師來治行者道。你造化，我們不是別的和尙，其實有些手段，慣會拿妖。你回去通報你家主，說我們是東土唐王御弟聖僧，往西天拜佛求經，又善能降妖縛怪。高才帶至門首，回報太公。太公請進讓坐，行者道：「先前得聞貴价說，你家有一妖怪，你可把妖怪始末說與我聽，我與你代拿他。」高老道：「老漢無子，止生三女，一名香蘭，二名玉蘭，三名蕙蘭，那兩個從小配與本莊人家，止有小的招得一婿，是福陵山人姓朱，初來時是一條黑漢，後來變了一長嘴大耳朵，腦後有一撮鬚毛，身體粗大，似人頭嘴，似豬模樣，最貪食，腸大異人，要吃三五斗米飯，如今又會呼風喚雨，真個走石飛沙，嚇得左隣右舍，不得安住。又把我女關在後宅，半年不曾相見，不知怎樣。行者道：「這又何難下手？只管放心，隨手耳內取出花針，化成鐵棒，扯着高老道，你引我妖精去處看看。老人引到門首，行者將金箍棒打開門扇，女兒看見，就扯住高老大哭。行者道：「你莫哭，我問你妖怪何往？」女子道：「朝去暮來，不知何往。」孫行者道：「你帶令愛出來，今老孫在此等他，不多時一陣風來，只見妖精來了，果然醜陋。行者忙變做高女，睡在床上裝病，那怪不識真假，走進房，一把拉住，就要親嘴。行者道：「你怎麼這樣？你平日子我却等你，因今日心上不快，未曾起來開門，你可脫去衣來睡。」那妖脫衣上牀，行者道：「我要出個恭來，那怪問道：「姐姐，何事不快？」行者道：「我爹爹說你雲來霧去，沒有一個着實姓名親戚，不能說話，那怪道：「我家福陵山雲棧洞，姓豬名剛鬚。行者道：「他要請法師拿你，那怪笑道：「我有天罡數，會變化，九齒的釘耙，怕什麼法師和尙。」

道士行者道。他說請一個五百年前。大鬧天宮。姓孫名齊天大聖。要來拿你。那怪道。既是這等說。我去了罷。穿衣開門。往外就走。被行者一把扯住。喝道。好妖怪。那裏走。慌得那妖人拔刺一聲。掙破衣服。化陣狂風。脫身而去。行者箍棒打下。那怪一道火光。逃回本山而去。行者駕雲隨後。不知趕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詩曰。『收妖取轉錦袈裟。半路又逢一莊家。豬妖獨樂人家女。行者持棒趕上他。』

第十八回

唐三藏收伏豬八戒

却說行者正行處。忽見一座高山。那怪把紅光結聚。現出本相。撞入洞去。取出一柄九齒釘耙來戰。行者喝道。你是那裏來的妖精。妖道吾乃天蓬元帥。下界你果是弼馬溫。不要如此無禮。行者遂舉棒。剛鬃提耙。兩個自三更時分門到東方。發白。那妖敗陣。又化狂風入洞。閉門不出。行者又恐師父疑慮。且來報個信息。三藏道。你去一夜。精怪如何。行者道。那妖不比邪怪。原是天蓬元帥。臨凡。只因投胎錯了。形狀相豬。蚤夜對敵。閉洞不出。老人跪下。懇告除根。三藏道。妖人到底你去拿來。行者去到洞門。舉棒將門打破。那妖道。不要無禮。我且問你。記得鬧天宮時。家住花果山。水簾洞裏。如今久不聞名。怎麼來到這裏。上門欺我。行者道。我因改邪歸正。棄道從僧。保三藏法師。往西天拜佛求經。路過高莊借宿。那老兒因就請我。救他的女兒。那怪聞言。丟鈿唱諾道。原來是觀音菩薩勸善。受了他戒。這裏特命把素教我。跟隨那取經人。往西天拜佛求經。將功贖罪。我苦幾年。不聞消息。你既做了徒弟。何不早說取經之事。行者道。恐你詭詐。果然要護唐僧。你可依我受縛。引你去見。那怪即依行事。兩個即時同去。到了莊前。高老兒見了歡喜。一見了他女兒。如同夢中睡醒。復又看看。那怪自願縛參見唐僧。京告求救。唐僧不允。那豬精再三苦求哀告。情願歸依佛教。唐僧道。你既情願歸依正果。做我徒弟。必須要改邪歸正。永不許你與妖作怪。跟隨我取經去也。我與你摩頂受戒。就要隨行。只見高老兒出來款留唐僧。住歇幾日。不必如此去之速也。唐僧道。師徒在此寶莊。厚情未得酬謝。取經回國。奏上唐王。必來報答。高老苦留不住。高老道。小女多蒙救活之恩。萬分難報。今具薄贖相送。啓行切勿嫌其輕少。唐僧道。日食充足。自有行頭。何必厚禮。程儀決不敢受。孫行者道。金銀之物。師父分文不受。但齋飯點心。長者賜。少者不敢辭。即備素齋。三人吃了齋飯。就拜辭老者。竟往西天進發。三人在途。曉行夜宿。過一山又一山。行一里又一里。不覺紅輪西墜。心急馬行遲。又只見前面有一高山。其山甚是高岩峻嶺。忽見山半空中。立着一個老僧。扶着杖。口中作歌道。『道路已難行。巔崖見險谷。前面黑松林。虎豹皆咆哮。野豬挑担子。水怪前頭遇。多年老石猴。那裏懷曠怒。你問那相識。他知西去路。』行者聞言。冷笑。那神師化作金光。

逕上烏窠而去。長老往上拜謝。行者不喜。他說個野豬挑担子。是豬八戒。多年老石猴。就是老孫。舉棒望上亂搗。八戒道。師兄息怒。這神師也曉得過去未來之事。但看他那歌前頭這幾句話。不知驗否。待往前去罷。行者見蓮花護住巢門。只得請師父前行。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詩曰：「豬妖受戒拜三藏。從今改過已從良。路逢神師指去路。三人同程往西方。」

第十九回 唐三藏被妖捉獲

那日正行時。忽然天晚。又見山路旁有一村舍。三藏道。日落已久。已現出明月。幸而道旁有個人家。我們且去借宿。明日早行。三藏下馬。行到門首。見一老者。道。貧僧是東土和尚。奉旨上雷音寺拜佛求經。來至寶方天晚。欲投尊府借宿。老兒道。去不得。西天難取經。往東而去罷。又說道。一路難行。請至草舍安歇。三藏道。多蒙施主款留之恩。即命獻茶辦齋。三藏道。施主高姓。老兒道。在下姓王。三藏道。老施主先前說西天經難取何也。老者道。經非難取。只是那途中狼烟難行。我們聞得前去有三十里路遠。有一座山。叫做八里黃風山。那山中多有妖怪。故言難取。但長老有這門徒。不必慮也。款待安排睡下。次日天曉。老人管待大眾。致謝而去。不上半日。果逢一座高山。十分險峻。忽閃一陣狂風。犬作有些腥氣。只見那山坡下面。一聲吼跳出一隻斑斕猛虎。嚇得三藏跌下馬來。倒在路傍。八戒丟了行李。舉鎚上前大喝孽畜。說聲當頭就築。那虎將前左爪輪起。把住胸膛。在下一抓滑的一聲。把叉刺住。站立路旁喊道。你來你來。吾當不是別人。乃黃風大王標下前路先鋒。今奉大王嚴命。在山巡邏。要拿幾個凡夫去做菜席。你是那裏和尚。敢動兵器傷我。八戒道。孽畜。我等不是過路凡夫。乃東土大唐御弟三藏弟子。奉旨上西方拜佛求經。早避他方。開了大路。休驚我師。饒你性命。妖精那容分說。急急丟個架子。望八戒劈臉來抓。八戒閃過釘耙。就築那怪手中無器。望下奔走。八戒趕去。那怪石叢中取出口赤鋼刀。急輪轉身來迎。兩個坡前來往冲撞。行者安當。唐僧道。師父你看。行李坐此。等我老孫去助八戒行者。掣了鐵棒。二人來攻。那怪慌了手脚。使個金蟬脫壳計。打個滾。現了原身。依然是隻猛虎。行者八戒趕着那走。想要除根。那妖見他趕近。又搗着胸膛。剝下皮來。蒙住在那臥虎石上。脫其真身。化陣狂風。逕回路口。上那師父正念了多心經。被他一把拿住。架長風捲將去了。把唐僧擒來洞口。按住狂風。雙手奉着唐僧。進洞跪下道。小將巡邏。遇得東土大唐駕下御弟三藏法師。上西方拜佛求經。被我擒了。洞主聞得一驚。道。我聞前日有人傳說。三藏法師。乃唐欽差取經的。傳說他手下有個徒弟。名喚孫行者。神通廣大。智力高強。怎能捉得他來。先鋒道。有個徒弟。正趕來。被臣使一金蟬計。把那和尚拿來。大王道。只

怕兩個徒弟到門吵鬧，未爲穩便，且把他綁在後園定風柱上，待三五日受用不遲。那行者八戒趕虎下了山坡，只說那虎跑不動伏着的二人，盡力一打，振得手痛，近前一看，原來虎皮蓋着一塊臥虎石，行者大驚道：「不好了！料中他計！我們師父被他捉去，轉去三藏，果然不見。行者道：「賢弟，你可收了行李馬匹，待我去看。直至黃風洞口，高叫妖怪，趁早送我師父出來，免得滅你窩窠。小怪報入，大王大驚，先鋒就起五十精壯小怪出來迎敵。行者大振神威，那虎支持不住，回頭逃往山坡，八戒聽得呼呼聲響，回頭觀看，乃是行者趕上虎怪，舉錫着頭一打鮮血，直流行者見了，喜道：「賢弟，虧你打着不，然又走去了，你可守着行李馬匹，等我把這妖怪拖去，洞口索戰。行者一手提棒，一手提虎，直至洞口，不知果能降得妖怪，救得唐僧，且看下回分解。」詩曰：「師徒跑路天色昏，忽見路傍一小村，草莊暫駐歇一宿，天明行至嶺黃風路逢猛虎，相攔阻行者舉棒逞英雄，虎使詭詐奔速走，拿去三藏入洞中。」

第二十回

孫悟空收妖救師

却說那五十個敗殘小妖報道，虎先鋒被那毛面和尙打死，拖在門口罵戰。老妖聞言道：「這厮無知，我竟不會吃他師父，他反打死我先鋒，急披掛出門，高叫那個是孫行者？大聖道：「你外公在此，爾好生送我師父出來，饒爾殘生。老妖不聽，大戰數合，行者遂賣個身外手段，摘一把髮毛，變了百十個行者，圍住老妖在垓心。那老妖亦賣一手段，把口噴異地一吹，遂吹一口氣，忽然狂風大作，從地刮起，此風真個利害，把大聖的小行者吹在空中，似紡車兒亂轉。大聖只得收上毫毛，又被老妖向着大聖眼睛一吹，刮得緊閉不開，因此收陣走回。那猪八戒見狂風大作，日月無光，亦不動身，正在憂慮，忽見大聖回轉，迎道：「奇奇，好大風，你救師父如何？」行者搖手道：「利害利害，老孫與他戰到二十三合，兩下賣弄手段，被他吹得兩眼緊閉，敗陣跑轉。」八戒道：「這等怎麼救得師父？」行者道：「師父且等再處，急要尋個眼科先生醫眼。」八戒說道：「山坡中那有先生？况天色又晚，且要投宿。」二人收拾行李，去到大路，見那山坡下有一莊家，內有一老者，二人進去借宿，與老者見禮，備言前事，有蒼頭獻茶辦齋，吃畢，開了鋪蓋，行者問道：「貴處有賣眼藥的麼？」老者道：「這賤地無郎，中只老夫自己有些三化先子膏，把與你點點着眼，取與行者點上，然後二人就寢，睡至五更，行者抹臉睜眼道：「果然好藥，比往日更光些。」八戒亦開眼看，不見房屋，二人驚得軟轆爬起，見行李與馬都在樹下，又見樹上有四句字云：「生居非是俗人居，護法伽藍點化塵，妙藥與君醫眼痛，盡心降妖莫躊躇。」行者看完道：「這夥野神，自換了龍馬，一向不曾點他，他到反來弄玄虛。」八戒道：「哥哥不要扯架，他們怎麼伏爾點？」行者道：「這護法伽藍六丁六甲五方揭諦四值功曹，皆奉菩薩法旨，暗保師

父自有了你，再不會用他，故未追究。言未畢，又見一老者問道：「長老何往？」行者道：「往黃風洞收妖。」老者道：「那妖甚利害，諸神不怕，只怕靈吉菩薩。行者問這菩薩在於何處？」老者道：「在南直崗上，此去二千里，有一山名小須彌山，乃是菩薩講經院，就手指其去路。行者與八戒看路，那老者化作清風而去，只見遺下一柬帖，上有四句詩云：『上覆齊天大聖聽，老人乃是李長庚。須彌山有飛龍杖，靈吉當年受佛兵。』」二人看罷，知是太白金星點化，遂令八戒仍看行李，一筋斗打至靈吉菩薩院中，與菩薩禮畢，將上項訴陳一番。靈吉聞言，取過飛龍杖，與大聖駕祥雲來至黃風洞口，靈吉道：「那妖怕我，我只在雲端坐定，你誘他交戰，我好施法力。行者依言誘出老妖交戰，那老妖正在吸風，被靈吉將飛龍杖丟下，不知念了甚麼咒，忽變一條龍，將老妖裹住。那老妖見真君就地一滾，變了個鼠，行者挺棒來打，被靈吉拉住道：「他非是妖，他是靈山脚下得道的鼠，只因偷吃琉璃盞中清油，被金剛拿到，故此走了成精。如來見他不該死，着我監押在此，我就要帶他解見如來，正明今日之罪。行者聞言，謝了靈吉，須臾到林坡中，叫八戒挑起行李進洞，救援師父。二人去到洞中，把那一夥小妖盡皆打死，往後園去救師父。師父道：「爾怎麼驅得妖精？」行者將前事陳說了一遍，師父謝之不盡。他兄弟把他洞中齋飯吃了，師徒一齊出洞，不知向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詩曰：『老妖黃風甚非常，行者英雄不敢當。若非靈吉相降伏，難免三藏一命亡。』

第二十一回 唐僧收伏沙悟淨

唐僧過了八里黃風山，正好跑路，忽見一道大水，波浪洶湧，三藏忙喚徒弟道：「此河水滔天，又無船隻，怎麼過得？」言未畢，又見岸邊有石碑寫三字流沙河，且有四句云：『八里流沙河，三千溺水深。鵝毛飄不起，蘆花也要沉。』師徒正在看碑，河中聞嗖的一聲，鑽出個醜惡精怪，打一旋風，跑上岸來。行者慌忙抱住師父，八戒丟下担子，執起鐵耙，與妖戰經數十合，不分勝負。行者忍手不住，走近前一棒，那妖躲過，鑽入水去。八戒惱得亂跳道：「哥哥誰叫你來，那妖險着我手，反被你逐去。行者道：「賢弟莫惱，我這幾日喜弄棒，就忍不住他，故此來戰。三藏道：「你二人休說閑言，但此水既不浮舟，必竟要尋個淺處，方可渡過。此處又無人問，還要問此妖方知深淺。」八戒道：「哥哥既喜弄棒，讓爾去。行者道：「賢弟岸上的買賣，多多照顧我。此水裏的讓賢弟，你去時可敗不可勝，須引他上岸。待老孫好一同拿到問路。」八戒道：「我去，你須好生看師父，言罷，跳入河中，分開水路，竟去尋妖。那妖聽得水响，那妖來戰。二人水底戰起，戰出水面。八戒佯作假敗，望東岸而出。那妖將近岸，又被行者一棍，妖又入水。八戒道：「讓爾再忍一棍，可不到手？」行者道：「賢弟莫惱，還要你去。」八戒再去，他見那怪只

在水中，再不上岸。行者道：「八戒，你在此看守師父，待我去見觀音菩薩求救。」八戒道：「這等爾須急急去，來行者即蹤一勦斗，直到菩薩台前，將前事訴說道：『同了豬悟能，過了黃風洞，今至流沙河，被妖怪阻住，不能渡河，因此特來求救。』」菩薩道：「爾這猴子，又不說出保唐僧的話來，那妖怪被我服他，善信取名沙悟淨，已曾吩咐他保護取經人往西天，爾說出原因，他自然信服行者道。他在水裏，如何得他歸順？菩薩聞言，在袖中取出一個紅葫蘆，叫惠岸交付與孫悟空，到流沙河邊，叫悟淨歸順唐僧後，叫他取向日骷髏，將九宮佈列，把葫蘆放在當中，就是法船一隻，渡唐僧過河。惠岸與悟空領了法旨，同到流沙河，戒望見惠岸來到，即同師父相接見，及行者以沙悟淨的原因，言明與三藏知道。三藏聞言，極力叩謝，感恩惠岸，遂立派邊高叫沙悟淨那妖怪，聽見喚法名，慌忙出來水面，看見是惠岸，笑盈盈相迎。惠岸以唐僧師徒說與他聽，遂同他拜見唐僧，謝過前罪。唐僧取過法刀，與他削髮受戒。悟淨拜了師父，敍了兄弟。惠岸取出葫蘆，放於水中，叫悟淨取下骷髏，放於九宮，變作一隻法船，渡過流沙河。師徒俱已上岸。惠岸放起葫蘆，駕祥雲而去。骷髏化作九股陰風，寂然不見。三藏見惠岸登雲，骷髏解化，乃望空中深深拜謝，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木吒徑回東洋海，三藏上馬却投西，悟淨從人遵佛教，師徒同心見阿彌。」

第二十二回

豬八戒思淫被難

話表師徒四人跑路，天色將晚，遇有一間大屋，三藏道：「此處好借宿，叫行者去探問，行者見祥光彌漫，知是神人點化，亦不洩漏，徑進門去，高叫借宿，內有一婦人道：『何人擅入寡婦之門？』行者道：『小僧是大唐來的，往西天拜佛求經，同伴四人至此，天晚特告老菩薩借宿一宵。』那婦人笑語相迎道：『那三位在那裏，可去請來。』行者高叫師父道：『來。』那三藏與八戒沙僧一齊而入，只見婦人出廳迎接，真個生得笑靨勝如月，裏嫦娥，八戒一見，兩眼偷睜，婦人近前見禮已畢，請各坐下，獻香茶，復治齋筵，款待三藏。問道：『老菩薩夫君何往？高姓貴名？此處叫甚地方？』婦人道：『此間乃西牛賀洲之地，小婦人丈夫姓莫名，有字竟然，原來無子，止生三女，不幸夫君又喪，小婦居喪，連女四人，並無男人倚靠，長老如背發慈悲心，替我照管家產。三女招你三徒，不知尊意如何？』三藏聞言，推聳不答。那婦人再三言之，只是不聽。只有八戒在傍，殷殷勤勤不已，坐在那椅子上，好似針刺屁股一般，左擦右捱，忍不住走上前，扭了師父一把道：『師父，這娘子生得十分美貌，你怎麼伴伴不睬，真是好板，何不將差就錯，權得一時快活？』被三藏啣喝一聲，喝退八戒道：『出家人不以富貴動心，美色豈可介意？那婦人聞言大怒道：『爾既不從我，手下人招不得一個好生無理，快出吾門，不容歇宿。』三藏見他發怒，只得勉強對悟空

說道：你莫若在這裏罷。行者道：我從小就不會幹那般事，就讓八戒在這裏罷。八戒道：哥哥不要惱我，你大家的實商量。三藏又說：悟淨、爾在這裏罷。悟淨道：小徒受戒，不幹這事。婦人見兩人推辭，轉身進去，把門緊閉。八戒慾心未遂，只管埋怨說：師父不合事，就不順從也。初時依他，拐些茶飯吃了，落得一陣好睡。爾這等閉門不聽，怎生區處。三藏道：甯可清淨，不可煩擾。就在塔前站立也罷。八戒心生一計道：師父，我和爾衆人推這一晚，也不打緊，只是這馬明日要跑路，哥哥兄弟，爾二人看着師父，我去放放馬來。那馱子急忙的解了韁繩，放起馬去。行者知他的心中之事，道：沙僧，你伴着師父，我去看他做甚麼勾當。搖身一變，變作一個蜻蜓，隨着八戒，那馱子且不放馬，走至後門，見婦人與三個女兒，在後門閒望。那女兒見八戒來回身進去，那婦人問這長老那裏去。那馱子放下韁繩，深深唱喏道：我特來看爾。婦人知他意思，說：爾師父不從，我就把女兒招你。八戒道：恐令愛嫌我粗糙，只我甚合治家。又會佃田，婦人說：爾既會管家，我對小女說，一定贅你。你進前廳等候，就叫小女出來成親。行者聽說將身飛到前門，現出本相，先見唐僧把八戒事說了一遍。八戒將來，師父莫則聲，隨我要他一耍。三藏說道：憑爾少時看見八戒，把馬拴下。三藏道：你馬放得飽麼。八戒道：無甚好草，沒處放馬。飽行者道：沒處放馬，可有處牽馬麼。八戒聞言，知是丟了消息，垂頭聳背，嘴皺眉聚的，不言。只見那婦人開門請進，引入兩個女兒出來成親。行者說衆人議定，姓豬的作婿。今日是個天恩，上吉，就此成親。行者與沙僧叫八戒拜了師父，好去成親。八戒心中實愛，只是口裏佯詐，做不得，不得行者道：你這馱子，在後門不知叫了多少娘子，纔得親事完，就何不快快應承，攜帶我等吃些酒罷。行者扯住八戒，沙僧扯住婦人，提八戒拜了岳母。這馱子拜畢，脚超超的要往房裏去。走那婦人，即叫家裏設酒款待三位，說列位慢飲，我領舍婿進去。八戒進房，意欲就寢。那婦人道：我三女推遜，實難侍奉。不若你把手怕遮面，由爾拿到就是。八戒遮了面目，雙手連拿，左拿得一下，柱頭右拿得一下，粉壁道：岳母，你這裏面亂紛紛的那裏去拿。那婦人又說道：此處有繩索在此，憑爾拿一條縛在身上，叫女來認是誰的，你就是那個。婿把索一齊拿起，原來是五條繩索，把馱子縛得緊緊的，遂跌倒在地，疼痛難禁。這婦人俱已散去，却說三藏行者沙僧，一齊睡醒，睜眼觀看，那有高樓大廈，却是在松坡中睡。三人知是觀音點化，合掌拜謝，收拾叉行，只聽得山中八戒高喊：放了我也。望師父救一救，下次再不敢。三藏聽得，着悟空去尋，不知在何處，且看下回分解。〔從正修持，須謹慎，掃除愛欲，自歸真，八戒無禪，有凡意，被神縛縛在山林。〕

第二十三回

孫行者五莊觀偷藥

話表三人上嶺，只觀那獸子綁在樹上，口叫痛苦難禁。行者上前放下，八戒遂拜過師父道：「下次再不敢亂爲，謝了行者。」沙僧四人又行，將至一嶺，景物非常。三藏道：「此山勝景，必有靈仙居住人家，同去遊玩一日，不題。」却說萬壽山中有一觀名喚五莊觀，觀有一老仙，法名鎮元子，後園中栽有人參菓，三千年開花，三千年結子，三千年成熟，一萬年轉紅，三十個菓子，其形似三朝未滿的小孩子，人若開得其香，加壽三百六十歲，得吃一個，加壽四萬七千年。本山鎮元大仙，因元始天尊請去講道，留下二徒，一名清風，一名明月，鎮元臨行吩咐二徒弟道：「我去後，不日有個故人，唐三藏，他是金蟬子，如來佛第二個徒弟，五百年前，我與他在金盃會上相識，今往西天取經，從此經過，你不可怠慢他，可摘人參菓二枚獻他，但他有跟隨徒弟，你要仔細看顧，莫與他偷吃。」仙菓二童一聞仙言，謹領法命，不數日，唐僧來到觀中，二童拱手接進，禮畢各坐。二童問曰：「老師莫非唐三藏？」三藏答曰：「仙童因何知我賤名？」童子道：「我師之名，號鎮元子，被元始天尊請去，曾吩咐弟子迎接老師，不知仙駕降臨，未得通候。」老師請去，待弟子去取果子來獻，言罷，二童子往後園摘得兩顆仙菓，奉獻三藏。三藏一見，大驚道：「這是出世孩兒，怎麼吃得？」童子備言此菓根由，三藏只是不吃。二童亦不能強，拿轉房內自食。那行者兄弟站在傍，真個思量，童子又不與他，三人意欲自偷，又怕師父各設計脫身。行者曰：「我去收拾臥房。」八戒曰：「我去炊些飯吃。」沙僧曰：「我去放馬。」三人脫了師父，走去後園中偷吃三個，八戒是個粗人，各人偷吃一個，還有不足之意，又叫行者去摘行者走出園來道：「你好不知足，他一萬年纔結得三十菓子，吃了三個，也勾了還要思量，二童也正在隄防此事，忽聽行者言語慌忙，去後園一看，果見去了三個，二童哭聲罵出三藏道：「仙童因何如此？」童子說：「你這夥賊人偷吃我菓子，三藏道：「你那菓子獻我也不吃，那個去偷？」童子道：「是你徒弟偷吃了三藏高叫徒弟俱來。」沙僧聽得叫二位哥哥，那事發作行者道：「二弟向前，只是莫認三藏，再叫那三人俱到，詐做不知。」三藏道：「你等出家，人不要偷吃，若既食了果子，就是直說出來，陪他個禮罷，免他再來罵。」三人只是不認，那童子只是亂罵，行者惱得心焦，變一個假行者，在法堂端坐，自己眞身來入後園，使一個推山塞海之力，將人參樹拔倒，又轉入法堂，二童子說這和尚被我等亂罵，他也不做聲，敢是錯數了。再去後園一看，只見其樹倒了，童子驚慌，跌倒在地，行者見童子入後園去看，知事必發作，師徒一齊急走。那鎮元子大仙，却轉回觀，不見二童子，只見園門開了，近前詢問，二童哭聲不止。大仙叫他起來，從容問他樹倒之故，童子說：「師父去後，果有唐三藏來觀，我獻二菓，他再三不吃，我二人自己各吃一個，不料他手下三個徒弟，走去偷吃三個，我在法堂罵他惱了他，怒却進園中，拔倒此樹。」大仙問他師徒走在那裏，童子道：「先生佛堂，大仙見佛堂沒有聲音，忙趕去，只見他四人在路傍歇坐，大仙高叫道：「唐三藏，爾可無理，容縱徒弟偷我菓子，又放他拔倒我樹，是何主意？」行者做賊心虧，反

各人拿出凶器圍住大仙亂打，實不曾打得大仙一下。反被大仙作法念咒，拋起法衣，將師徒一齊綁起，帶轉觀中。叫徒弟綁在法堂，取過水磨金鞭來打。三藏聞言，兩眼流淚，行者密語，莫慌，待我做個解數。摘下四根毫毛，變做四個形狀。他師徒真形又一徑逃去。走了一日，行者恐打傷自己假體，收轉毫毛。那大仙只見四人無了蹤跡，乃嘆曰：「這猴子會鬧天宮，果是本領，但不可容縱他。免至日後脫大，且還要趕他回來治罪，復駕祥雲趕上，又把法衣張起，四衆捲到觀中，叫徒弟取四疋棉布，斂起一齊將四人重加密裹捲起，製一油鍋，要把四人熬死。行者道：「我這幾時不曾得便洗澡，若爾厚意，多賜些油，就是這等說，心裏也怕熬死了師父，還要弄碎他鍋纜好，只見天街有一石獅子，做個眼法，咬破舌尖，噴血一口，把石獅變一樣形象，仍自綁縛，他自己縱在雲頭觀看。那大仙道：「先熬死行者，然後熬他三個徒弟。拈了鉢盂，三四個近前來，抬也抬不起，說這猴精，真個結實，叫起十數餘人，把他扛下鍋去。那石猴果重，把油鍋打得粉碎，衆人驚着，只是一個石獅，大仙又笑，「惱隨他去罷。又弄碎我鍋，可再架油鍋，就把三藏來熬。行者雲頭聽得慌忙走來道：「我攛倒你樹，與師父何干，可把油熬我，先不會放得屎，恐污壞你的油。今真乾乾淨淨洗好下鍋。大仙佯佯近前一把扯住大聖，不知把他下鍋也不會，且看下回分解。」五莊觀內一禪仙，後園果品不輕傳行者，不合偷他吃，引起仙童鬧聲，喧惱發行，者兇狂性，攛倒樹木，走西天。鎮元轉觀心煩惱，要捉師徒去熬煎，剛強果有剛強格，法大還有法大仙。」

第二十四回

唐三藏逐去孫行者

却說那鎮元大仙，扯住行者道：「爾的本事，我也知道，但拿在我手，爾也難走好生，還我樹來。行者道：「爾這先前不說個明白，果爾要活樹，何難之有，無故說這等鬧熱，你放了我師父兄弟，我還你樹來。大仙道：「爾若生得此樹，我就放爾師父兄弟，我還與你結為兄弟，就把他師徒三人放下。行者道：「鎮元老仙，你好生替我看顧師父，待我去求個仙方，就來說話。遂縱一個筋斗來，至落伽山觀音菩薩座前，參拜已畢，菩薩問：「唐僧行至何處，行者道：「行至萬壽山，弟子不識是鎮元大仙，毀傷了他的人參菓樹，被他扯住，不能前進，菩薩罵道：「爾這潑賊，他那人參菓乃開天闢地的頭根，鎮元子乃地仙之祖，爾怎麼毀傷他的。行者叩頭說道：「弟子與他約過，只要醫好此樹，即放我們師徒前去，望菩薩發個慈悲，早救唐僧往西天。菩薩道：「我淨瓶內的甘露，可活仙樹根芽，我給些甘露與你去，放在樹下，將樹扶起，自然茂盛。行者謝了，帶着甘露，回轉觀中，叫大仙師父同進後園醫樹，將甘露放在樹下，一手扶起樹來，只見頓然茂盛，餘果尚存。大仙看得回轉法堂，看令童子去摘十顆來獻唐僧，款待他們，又與行者結為兄弟。次日天明，行不數里，又至一山，三藏肚內飢餓，叫行者去化

齋糧行者轉身去化三藏下馬坐在山中。那個高山有一個白骨精，見他們四衆，變做一個美貌婦人，手提一籃，行近前來。那唐僧三藏拱手待以正禮，八戒慾火就有思淫之意，只管自己殷殷勤勤，忽然行者到了，睜開金睛火眼一看，見是妖怪，掣起如意棒，一打那妖怪，真身去了。只打死一個假屍在那裏。三藏道：爾無故打傷人命，怎得開交？行者道：這是妖怪，有害師父之意，我故掣棒打死。三藏不信，行者叫師父你看他那個籃內的罐飯，多是蛆變的。三藏半信半疑。八戒見那婦人生得美貌，忿恨行者打死，叫串唆師父道：這女子被行者打死，他恐怕師父打罵，故變這張眼法，騙過師父。此女子豈是妖怪變來？三藏被八戒一唆，念動咒語，把行者緊縛在地。行者忙叫痛殺我也，有話便說。三藏道：爾平日打死了命，還修甚麼善果？爾即回去。行者道：師父，你叫我回去，只怕爾西天去不成。三藏道：我就西天去不成也罷，我只不要你在。旁行者道：師父，我性雖兇狂，心甚良善，救得爾活命，未曾報得爾恩，須叫道去實難割捨。三藏聽他言語悲切，說這大饒你下次再是這等，我就把咒連念二十遍。行者道：三十遍也，由着爾。只是我不打人，就是言未完。那妖怪又變一婆子來。八戒道：師傅不好了，爾看有一個婆子趕來，敢是那婦人的婆婆。行者轉眼一看，又見即前那妖變的行者，又掣金棒打死。那妖又脫真形，把假屍打死在路旁。三藏驚下馬來，把咒語連念，可憐行者忠心受罪，痛得兩眼難開，忙叫師傅饒命。三藏道：這等勸你爲善，怎麼只是打人？行者道：他是妖怪，三藏又道：你這潑猴，妖怪就這等，要你馬上回去。我懶和你講開話。行者道：師傅，我回去好不快樂，只是我水簾洞中，招下了萬萬千千妖怪，王者衣冠何等赫然，今日一意修真，學於沙門，跟你做個徒弟，只望同到西天取經，功成果結，得點功行。師傅何故不要我？可憐我也，跟了你這幾年，受盡多少苦楚，望爾垂念，惻隱替我鬆去這緊箍咒。三藏道：無鬆箍咒。行者道：既有緊箍咒，定有鬆箍咒。既沒有鬆箍咒，方乞海容，帶我侍奉師傅也罷。三藏道：我又饒爾一番，再莫行凶言罷。復扶師傅上馬，原來那妖怪行者第二根也不會打死，又變做一個老公公來。到八戒道：這個老兒，恐怕是尋那先前婆子的行者，喚八戒不要胡說。待老孫向前去看，又是只妖。就時行者若是不打，恐他害了師傅，將欲打死，又怕師傅念咒，正在兩難，乃自語回念：甯可我自己受痛，不可害了師傅。忙念招神咒，驚得前後土神俱到，聽令行者道：你這些野神，你縱此妖害我師傅三次，這次確實打死他，你等替我幫着休放了。了衆神誰敢不聽，他令四邊圍住，被行者一棒打死，化做一堆枯骨。背脊有一路字，叫做白骨夫人。唐僧聞說，到也信了。八戒旁邊唆道：師傅，他怕老兒說，出婆子等事故，把他打死，變作這樣。爾看三藏果聽八戒一唆，就念起咒來。行者痛倒在地，高叫師傅饒命，有話便說。三藏道：你一連打死三人，凶性不改，急忙回去。行者嘆曰：咳，咳，咳，他明是妖怪害爾，我到與你除害，爾反聽獸子的言語，又復念逐我，我今願去。只是日後遇着凶妖，二人難制，又來尋我。三藏叫沙僧取過筆，寫

了貶書與他道，我也不來尋着，你也休見我面，速速去罷。行者連忙接他，貶書道：師父不要發慌，你有難，我還來救你。但此去非我本意，又當你這樣趕逐，我去則去，是我心上十分痛酸。師父請坐，容弟子拜別。深深拜了四拜，唐僧並不睬他。那行者淚垂兩頰，吩咐沙僧道：賢弟，你是好人，早晚伏侍師父，倘有妖怪拿住師父，你說老孫是他大徒弟，使妖精不敢害他。三藏罵道：你去就去，誰要你的大名遮蓋行者？見他不肯回心，無奈何纔去。又喝這八戒道：你這個酸嘴的人，把師父交付於你，你明日沒有師父還我，老孫實不容你。言罷，縱一筋斗，竟回花果山水簾洞去了。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垂淚叩頭辭長老，含悲留意囑沙僧。一夫拭淚墳前草，兩脚登翻地上騰。上天下地如輪轉，誇海飛山第一能。頃刻之間不見影，須臾來到水簾洞。〕

第二十五回 唐三藏師徒被難

却說大聖丟了三藏，回到水簾洞口，妖怪望見大聖回轉，趕忙來迎接到洞中，彼此各陳其情，復設大旗一面，上寫齊天大聖，重修花果山，復整水簾洞，一概洞中大小妖怪，復得逍遙自在不提。却說三藏過了白虎嶺，忽見林道路崎嶇，三藏腹中飢餓，叫八戒去化齋飯。三藏與沙僧坐在草坡，那馱子去了數十餘里，並未有一人來。且在草坡中睡着，三藏等至天晚，還不見來，叫沙僧去尋他轉來，好去借宿。三藏獨坐煩悶，站起身來舉步行走，只見那一邊有一坐黃金寶塔，他想塔下必有寺觀，遂近前去，見不覺洞門口有小妖看見他來，就把三藏拿進去，獻與黃袍老妖。那老妖說：和尚那裏來的，還有伴兒幾個？三藏不識其意，說我是大唐僧人，往西天求經，還有徒弟二人，老妖聞言，吩咐小妖道：把三藏拿在定魂樁上，待他徒弟過來，一齊把來燒吃，且不言三藏逢災，却說沙僧尋見八戒，只見睡在草坡，沙僧叫醒八戒，說哥化得好飯，師父說道：沒飯也罷，叫你轉去，趕早尋宿。二人轉至原處，只見行李與馬不見，師父沙僧道：被你唆去大哥，現今被妖怪捉去，師父怎麼好呢？八戒起身，遍看見南嶺下有黃金寶塔，道：兄弟不要埋怨，師父想被塔下僧人請去吃齋飯了，我和你快去，得些受用。二人去至洞口，見綁倒師父，二人嚇得各取凶器，就與那老妖大戰，步入雲端，那三藏在洞中悲啼，忽有一婦人近前道：長者那裏來的？三藏道：不消問得，爾要吃就吃了去，問我怎的？那婦人道：我不是吃人的，我的寶象國中第三公主名喚百花春，只因十三年前八月十五日夜賞中秋，被這妖一陣風來，把我拿在此間，被他做了十三年夫妻，我國離此五百里路，絕無音信相通，不知長老從何而來，被他拿倒。三藏道：我是大唐人，往西天求經，只因至此，被他捉獲，那婦人轉過臉來道：你往西天，在我寶象國過爾帶我的一封家書，我叫你饒過你命。三藏道：如此甚好甚好。

那公主修書已完，付與三藏，就出洞連叫老妖。老妖聽得公主叫，急忙按落雲頭道：「渾家有甚話說？」公主道：「我這樣在羅韓睡着，夢見金甲神君說這三個和尚前世在閻君殿前保我做個人身，今世始得與你配合。看來是你的恩人，莫若放他去罷。」老妖道：「既是如此，就放他去罷。我也不稀罕這三個人吃。你是吩咐小妖送三個和尚出山路行五百里，走到寶象國中安歇金亭館，召三藏進朝，先送唐王勸合文牒，然後呈上家書，說道：「公主付託的國王聞言，公主家書一看，惱得眼淚交流，即托三藏去收伏妖魔。」三藏道：「貧僧無法，實不能降妖。我有二徒神通頗大，或者他可收得。」國王即宣八戒沙僧上殿，親賜御酒三盃，吩咐二人去收妖魔，救轉公主。二人須臾駕祥雲，去到洞中，叫老妖出來戰，說出要取公主等事。三人大戰數合，八戒鬪他不過，叫沙僧抵敵。我去出個恭來，悄悄走去草坡去睡。當初因唐僧在洞有護法神暗助，那些神都在寶象國保護唐僧去了。二人故戰不過，八戒一去，沙僧却被老妖捉回，綁入洞中，不知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行者方回水簾洞，三藏師徒復遭凶，幸得公主行方便，唐僧刦在虎牢籠。寶象國主開書看，八戒沙僧復爭鋒。獸子敗陣奔逃走，沙僧捉入寶塔中。」

第二十六回

豬八戒請行者救師

却說那怪把沙僧綁住，也不會救他。暗想：「公主來此亦十三年，今忽然走了消息，必是唐僧等說破，要趕去到寶象國害了唐僧，然後殺他徒弟，遂變做一個青年子弟，去到寶象國中進朝，面見國王。那國王和唐僧正在敘話，忽聞報說三鬮馬到來，舉頭見他生得伶俐，可不敢疑他是妖。兩下行禮已畢，國王問賢婿成親多年，今日纔來見我，我問你當初因何配合小女？你家住何村？叫甚姓名？」老妖叩頭道：「臣是城東碗子山坡月莊人家，離此五百里，自幼好習弓馬，打獵戲酒，因向日獵至深山，忽見一虎啣着個女子，被臣兜弓一箭射倒老虎，將女子帶回莊上，茶水灌轉，因與臣配合。臣故感虎之恩，將虎放了，不知那虎怎麼變成妖精。前日大唐有個取經唐僧，被他吃了，又當來小莊謀侵公主，未遂，風聞變做假唐僧，往來了這裏，搬說是非，公主故令我拜見國王，聽他流言，說這坐的就是唐僧。老妖道：「這個正是十三年前的虎精，快拿過盆盥淨水，臣就要他現出本形。」國王命官取水與駙馬，老妖接水，望唐僧一噴，遂變成一隻老虎，嚇得國王眾臣驚怕，被將軍校尉一頓亂打，幸有伽藍等神擁護，纔不曾打死。後被衆人將鐵索拘在鐵籠之中。國王傳旨設宴銀安殿，請駙馬坐銀安殿飲酒，着女子十八個奉酒，老妖飲至三更，大笑一聲，現出原身，伸開大手，拿一個女子，吃了一口，其餘都斃散亂跑，躲在短牆簷下，夜深又不敢驚動國王。那老妖自斟自酌，吃一口人頭，又吃一盃酒，這銀安殿與金亭館相近。」

唐僧白馬在槽中吃草，聽得師父被難，又知那妖精在銀安殿飲酒。他一時暗忖道：小龍此時不救師父，功果休矣。遂將身跳出，變一個絕色美人，到妖面前說道：駙馬老爹爹，莫傷我命。我來舞唱，老妖把女子一看，說你會舞麼？小龍道：會舞。只是沒有刀。老妖取出佩刀與他。小龍接刀舞了上一下，二、三、七、遂望老妖一刀。那妖被砍，拿起臘燭的滿堂紅，兩個大戰一場。小龍使個解和飛刀一斬，被老妖接了刀，拿起滿堂紅，把了後腿一下。小龍逃走，復變白馬在槽吃草。且不說小龍敗戰，却說八戒草坡睡醒，得知沙僧被捉，且走回金亭驛，不見師父，只見白馬在槽，遍體流汗，後腿紅腫。八戒失驚道：甚人打壞師父的馬？那馬忽然吐出人言，嚇得八戒逃走。被馬一口咬住衣服道：二哥你莫怕，八戒道：賢弟今日說話，必有大不祥之事。白馬就備言師父今已被難之事，說你在草坡貪睡，遇難不救，此非君子也。八戒道：非是我，不救沙僧，被捉你又被打，我又戰他不過。師父又被他變了形相，不如大家散伙也罷。白馬說：二哥你休言此事，你還去花果山請大師兄來，他還有降妖的法力。八戒說：賢弟放我衣去請別人罷。他與我有此執氣，怕他不允。白馬說：他去時還說來救師父，你放開臉皮，還要請他來。八戒聽罷，駕雲且至水簾洞口，去請行者，不知他肯來否？且看下回分解。〔意馬心猿都拆散，金公木馬盡凋容。黃婆傷損通分別，道又消疎怎得成。〕

第二十七回

孫悟空收妖救師

却說那八戒進水簾洞見禮已畢，便將師父被難，沙僧被捉，白馬被打各事，詳陳一遍。行者道：我臨行時曾叮囑你來說。若遇妖魔，說我的名字來，怎麼又不說？八戒思量道：請將不如激將。不若這般激他，便道：我不說，你還好。只爲說你這名字，他說正要拿行者來剝皮剝骨。行者聞言，惱得心燒，就縱筋斗，帶起八戒，立至那老妖洞中，就把老妖兩個兒子，提在空中，公主哭喊。行者把奸言安他說：我一定救轉你去。你莫憂慮，言罷放出沙僧。沙僧一見行者，復來滿面皆春，極言感謝。行者道：閑話休說，你二人且拿此兒子去見老妖，說老孫在此等戰。八戒沙僧竟至銀安殿，見老妖酒還未醒，二人把兒子丟將下去，打成肉泥。說你這妖怪，我大哥孫行者，在爾洞中等戰，只是你的兒子，已經被我打死了。老妖聞言大怒，星飛回轉洞口，只見行者披掛等候。那妖怪將寶刀分頭便砍。行者掣鐵棒對面相迎，竟戰五六十合，被行者使一個高擡馬的牌子，買一下葉裏偷桃的手段，望妖怪頭頂上一棒打來。那妖在地化作一陣黑風，冲天行者抹開火眼金睛一看，却見空中太白言道：此妖天官狼星，公主亦非凡人，是玉女因與狼星有緣，故配合一十三年。今狼星歸位，大聖不必追趕。行者進洞帶轉公主，去到寶象國中，那國王甚是歡喜道：你師父在鐵檻中行者近前去看，那衆人皆見是虎，惟

行者見是師父，笑道：「師父，你嫌我行兇作惡，你怎做出這等模樣，言罷，將法咒一念，就現出本相，定性睜眼，見是行者。道：「悟空，你從那裏來也？」沙僧侍立左右，把前後詳陳一番。三藏謝之不盡，國王整辦齋宴，酬謝師徒。宴罷，又行唐僧復得行者，師徒從今一心相投，共去西方。又見高山崎嶇，正在難行之際，忽見深坡上有一樵夫，高叫：「西進長老，聽我一言。」此山名喚平頂山，山有一洞，名喚連珠洞，洞有二妖，一名金角大王，一名銀角大王。聞說二妖打聽，說甚麼取經唐僧元神，他正要圖形畫影捉你生吃的，你等皆是取經者，行路須要仔細，他有五件寶貝，甚是利害，謹記謹記，言畢，忽然不見。行者正開金睛火眼，望雲端一看，見是值日功曹，遂縱雲趕上，罵道：「小兒，你有話不真說，變化怎麼功曹道？」大聖休惱，那妖甚是利害，須要提防。行者聞言，叱退功曹，按落雲頭道：「師父，此山精怪猖狂，弟子怕去，不如待我回去也罷。」三藏道：「徒弟，你休惱我。昔日之言，還須爾放心保我。」行者道：「我無不盡心，只怕寡不敵衆。」三藏道：「還有八戒沙僧，悉由你調遣。」行者道：「就發八戒向前打聽。」沙僧在後保護。師父八戒正去打聽，只見銀角大王領着羣妖，挂着圖畫，有師徒形相，妖見八戒來到，他正合圖中一相，妖掣寶貝來殺。八戒將釘耙架住，打有二十個回合，八戒被羅旂拿倒，被羣妖捉進洞去，不知八戒存亡吉兇，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唐三藏師徒被捉

却說那怪將八戒拿進洞去，金角說：「這精怪要他無用，還要拿去唐僧。」銀角道：「也不要放他，把他綁在後園，用水浸去皮毛，後把來炸衆小妖，把八戒拋在園裏，不題。」却說唐三藏師徒正在盼望八戒，那銀角與衆妖立在嶺上，見唐僧師徒來到，行者前走，沙僧後跟，銀角將手一指，唐僧在馬上打一寒驚，連指三指，就打三個寒驚。三藏念咒，心怯道：「徒弟，我打寒驚，必定是妖來。」行者聞言，掣起金棒，奮往前進。那妖道：「果然好個大聖，若與他鬪棒法，不能捉他師父，必竟要善善圖他。」就搖身一變，變做一個年老道士，跌在道旁，高叫：「長老救命。」三藏驚問：「老先生爲何？」那老妖假意虛情道：「我是山東清幽觀來，與徒弟在人家祈福，不料回歸被虎咬去徒弟，又傷了手足，故不能行。」三藏道：「我的馬騎麼？」妖道：「我就騎了你的馬。」三藏叫行者扶他。行者知是妖怪，說我若打他，師父又惱，不如背他在後緊緊擺佈他。行者趕上，說師父騎馬，老孫背他。老妖無奈，只得背走三四里，原來那妖在背上念了移山咒道：「得須彌山壓住。」大聖左臂承了，大聖毫不着意，又遣峨眉山轉來。大聖右臂承了，又不爲意，肩起兩山忙走。老妖見了，只嚇得汗流髮愁，只有又遣泰山劈頭壓住。大聖壓了個七孔流紅，那妖見壓倒大聖，趕來捉拿三藏。沙僧擋住，大戰一場，那妖展開大手，把沙僧挾在左脅下，右手擎着唐僧，脚尖

兒擔行李，口咬着白馬，一陣風回到蓮花洞裏，金角見了大喜說：「兄弟，你不會拿得他，有手段的行者來也，怕吃他師父不成，銀角道：不必憂慮，被我遣三座大山壓住，寸步也不能動，方纔拿得唐僧，金角道：這等造化造化，只是那行者五行山也壓住不死，他若不死，還怕吃他師父不成，銀角道：我自有的計，且把豬八戒拿出，吊在東梁沙僧吊在西梁，唐僧吊在中間，白馬押在槽上，叫精細鬼伶俐鬼，拿着紅葫蘆、玉淨瓶，徑至山頂，把二寶底朝天口朝地，叫一聲：孫行者，他若應聲，就裝他裏面，就貼上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符，封倒他，就一時三刻化成濃了，且不說那小妖領寶，却說大聖被壓住，驚動五方揭諦功曹，忙叫動本山土地神道：你這野神，怎麼把山借妖壓住大聖，他明日出來，怎肯饒你，土神恐懼，同揭諦移開三山，放出大聖行者，跳將起來，掣起法棒來道：這野神，還這不怕老孫，却怕妖怪，土神道：那妖神通廣大，他念咒語拘我等在他洞裏，輪次當值，大聖聽言，正在威振，見那邊放出霞光，急問土神：他那邊什麼放光，土神道：想是那怪差小妖，拿出我來降你，行者又問他洞中常有甚人來往，土神道：他愛的是燒丹煉藥喜的全真道人，言未完，見二小妖將過來行者，叱退土神，搖身一變，變做全真道人，小妖一見，問道：老師到此何幹，行者道：我是蓬萊山到此，尋個徒弟，傳道小妖道：傳我二人也罷，行者問你二人往那裏去，妖道：我是蓮花洞，今日我家魔王，拿得甚麼唐僧，他有一徒弟，名行者，被山壓倒，我拿紅葫蘆、玉淨瓶去裝他，行者問怎麼裝得，二妖便以銀角吩咐的言語，詳說與他聽，行者就起意謀他的，遂來腰間拔一根毫毛，也變一葫蘆，道：你的只裝得人，我的還裝得天，二妖聽得，就要把葫蘆淨瓶來換，道：師父你裝與我看，我就把兩件與你對換，行者却在此念咒，叫遊神奏過玉帝，借天一裝，助我拿妖遊神上奏，帝道：天怎麼裝得，忽見遊神奏請玉帝降旨，到北天山，問真武借他皂雕旂，閉了日月，當做裝了一般，助老孫收妖，玉帝依奏，哪吒借了皂旂，在南天門外相助，遊神急往大聖耳邊報知道，哪吒來助功，行者仰面見哪吒手執皂旂，乃道：我裝天了，妖道：纔便裝，只管洒棉花屎，外者念咒，將葫蘆拋起，哪吒遂把皂旂一閉，霎時黑暗，小妖心慌大叫：師父放出來，只怕悶死我也，行者遂念真言，哪吒收了皂旂，日色重光，小妖就把二寶換了假葫蘆，行者得了二寶，跳上雲端，謝了哪吒，不提，且在雲端看小妖回洞，不知怎麼得知，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孫行者收伏妖魔

却說兩個小妖魔，見行者去了，笑盈盈說：「也把天來裝一裝看，把假葫蘆望上一拋，行者在空中取上毫毛，葫蘆不見，驚

得二妖在草坡中東摸西找，那裏去尋，慌忙回轉洞中，正見二魔同坐飲酒，小妖哀告其事，妖魔知是行者拐去，道：「這沒用，小妖且在旁聽罪金角道：『二寶被行者既拐去，如何得見？』銀角看還有三樣寶：七星劍、芭蕉扇、幌金繩。這繩現在壓龍洞，老母收下，就着巴山虎、倚海龍去請。老母來吃唐僧肉，帶幌金繩來拿行者，不覺行者早已變作小妖，在老妖身旁站着。此時聽見慌忙趕出洞去，掣起如意棒，打死龍虎二妖，扯下一根毫毛，變假一巴山虎，自己變一個倚海龍去。至洞中請得老母，行至半路，仍把一棒打死，搜了幌金繩，又扯毫毛一根，變做老母來蓮花洞中，衆妖接進。二魔近後叩頭，行者屈身挽起來，入洞在樑上望見行者尾巴，叫師父莫慌，纔來老妖是行者變的，行者聽得道：『孩兒請我來吃唐僧肉，我實不吃，只愛豬八戒的耳朵。』下酒，八戒聽見罵道：『這瘋的你，要割我耳朵，我指出你事來，只被八戒這句言語，走出風來。』銀角掣起七星劍一砍，行者現出真形，兩個大戰一場，行者戰至中間，拿起玉瓶大叫一聲：『銀角妖，這妖怒氣一應，被行者收進去了。』又得七星劍，小妖慌忙報知金角那妖，金角提起芭蕉扇趕來，行者也不接戰，一見妖到，拋起幌金繩，望老妖一打，不知老妖有個緊繩兜，縛別人就緊，縛自己就寬，被老妖反把行者縛倒，這妖者先前一寶被他變小，放進耳朵，七星劍不曾變得，那老妖收轉寶劍，照光頭砍了多數刀，行者頭皮上也不會傷，老妖仍把吊起在樑上，且進後面飲酒。八戒道：『哥哥，你吃我耳朵，麼行者道：『你莫笑，你還得我救呢。』須臾却被他變小身子，跳將下來，拿了幌金繩，變一個假的，吊在樑上，自己變做一小妖，到魔頭背後，偷了寶劍，隨手砍老妖，那老妖掣芭蕉扇趕來，此時老妖怒氣滿目，不理清濁，把扇望離宮一刮，烈火遍處圍住行者，在中被行者把一根毫毛，變做一個假的，在火中，自己走轉洞中，見有些小妖在洞中看守行者，掣棒一齊打死，魔頭只說燒死行者，歡喜轉洞，只見屍橫滿地，驚得忙入洞中去看，行者潛身藏了魔頭，悶睡在案，行者輕輕的盜了芭蕉扇，五寶俱已到，手藏好，停當好持法棒，一打老妖，趕得逃往壓龍洞去，不提行者放下唐僧八戒沙僧，將他洞中潔淨茶米，砍吃，欲行，忽見老妖領到壓龍洞中衆妖，又統外家親族上前七八個來戰，此妖沒有寶具，怎是行者兄弟對手，把衆妖一齊打死，四聖收拾行李，正走，勿見路旁有一老者來取寶具，行者細看，原是太上李老君，行者叫他老仙何事，老君遂見真形，說：『葫蘆是我盛丹的淨瓶，是我盛水的寶劍，是我斬魔的扇子，是我扇火的繩子，是我緊腰的那金角，是我看金爐的童子，銀角是我看銀爐的童子，只因偷了我寶，走來下界爲妖，呵呵，只是狐狸精，今皆被你除去，可將寶具還我。』行者道：『既是你老仙的將還你，老君接寶上天，不知唐僧幾時見佛，且看下回分解。』老君回宮兜率院逍遙直上九重天，唐僧四衆往西去，幾時取得寶經旋。」

第三十回 唐三藏夢鬼訴冤

話說孫行者收過妖，還寶已訖。四衆又行多時，三藏悽愴感懷道：「見雖長安寒暑四五年矣，怎麼還不得到行者道。師父寬心，此纔出大門哩。正言談間，只見紅日斜西，三藏道：「此處有座大寺，正好在此借宿，四人徑至山門外，見上寫有寶林寺三字，四衆徑入寺堂，與本寺僧人禮畢，話完，僧人獻上茶飯，整治鋪蓋，伏侍四人就寢。三藏睡至三更時候，夢中聞得禪堂外叫聲，師父救命。夢中抬頭一看，見是個含冤的漢子，是個帝王模樣。三藏問：「你是何方人氏？」那人道：「我是烏雞國中國主。到此四十日，因前五年乾旱，朕正欲祈求，忽有終南山來一道士，能呼風喚雨，朕求請他求雨，頃刻大雨滂沱，感得他救了衆百姓。朕就結爲兄弟，近了兩年，他想奪我榮華，一日同到御花園中，八角琉璃井邊，他將朕推下井中，用石蓋在井上，栽一株芭蕉，他就變做我，想文武宮人，都不能辨，被他瞞住，佔朕江山。三藏道：「你去陰司告他。」那人道：「他神通廣大，四海龍王，和他有親，十殿閻王，與他相好，因此無門投告。三藏道：「這我等亦無如之何。」那人道：「我乃冤鬼，敢來見你。日夜遊神一陣風送來，道我陽壽未盡，神說你手下有個徒弟孫行者，法力廣大，可以收妖救朕。」三藏道：「歲月已久，文武宮妃不信，縱我徒有手段，反說我等欺邦滅舊，却不是畫虎刻鵠？」那人道：「我有親到太子三年未曾入宮，妖人恐他母子說出長短，明日出山打獵，師父定與他相見，可把我冤情說與他知。他若不信，我留下一件金鑲白玉珪，此物可以爲記。此是我上朝用的，今妖人三年沒有比寶，他反說被求雨的道士拐去。你明日把此物與太子看，他自然聽信。今我不敢遲久，還要去宮中托夢與皇后言罷。」三藏甦醒，還是一場夢，就叫醒行者，把夢與行者詳說。行者道：「我就與他報仇。」三藏道：「他還遺下一件金鑲白玉珪爲記。」行者道：「這與我一記了。」我拔了一根毫毛，變個匣，大竟裝此寶。我變做三寸長的小子，裝放匣中，你捧在手中，當堂坐下。我先去引得太子來，此參佛，他見爾不起身，必然罵爾。爾就說不要罵，我有寶貝在身，故不懼爾。他必然問：「是何寶貝？」你取出我見，我與他說了詳細。然後以白珪爲證，師徒言談不睡。待至天明，行者別了師父，去烏雞國中一看，果見妖氣相侵。行者正發感嘆，忽聽砲聲一響，太子出城打獵，行者見他放飛鷹，扣了弓箭，遂變做一白兔亂跳，被太子開弓一箭，行者把毫毛夾住他箭，太子見射中了白兔，慌忙來趕行者，奔至寺門，把箭插在門上，自己跳入匣中。三藏走起當堂坐下，太子趕至門口，見箭在門上，心中驚恐，是神進寺參神，噴惱唐僧，偌偌不起身迎接，開口大罵。三藏道：「我是東土唐僧，身有寶貝，故不跪你。」太子道：「有何寶？」唐僧道：「我有仙匣，能知幾千年過去未來的。」事。太子道：「爾取過來我看。」三藏忙開匣，行者跳出匣中，就將他父王的事從頭一齊說出，驚得太子魂不着體。三藏又

以白珪爲證。太子含淚猜疑。三藏道：「太子勿疑。你把三軍隔住在此。你一人私回。往後宮速去。見你母親。問他夫妻恩愛之情。現比三年前如何。此一問便知真假。」太子依三藏所言。徑回宮中見母。不知有何話說。且看下回分解。【死王夜訴唐三藏。悟空祥化引嬰孩。太子聞言心懷慮急。回後宮問母親。】

第三十一回

孫行者收伏青獅精

那太子別了行者。往後宰門徑進至正宮娘娘宮內。那娘娘前夜得夢。正在思憶垂淚。心上十分疑惑。只見太子跪在面前。娘娘急忙攙起道：「孩兒。你三年被父王阻絕。不得見面。今因何事進來。」太子道：「母親赦罪。孩兒敢言。娘娘說孩兒怎麼罪。你只管說來。」太子於是喝散宮人。問母親三年前與父親宮幃之事。何如。三年後與父親宮幃之事。何如。娘娘聽說。驚魂飛魄散道：「我正在疑惑。此事何人向你所說。」說來。【三載之前。溫又暖。三年之後。冷如冰。枕邊切切將言問。他說身衰力不興。】太子聞言。乃以父王托夢求救的事細說一番。娘娘亦言我向夢中朦朧見你父王說求甚麼。唐僧救他。今果有此事。你急請那聖僧除妖救父。太子復自拜別母親。遂急去寶林寺中。去請行者。只見行者在東廊下。搖搖擺擺。行來。太子近前求救。跪下道：「比事果真。望師父急救。行者俯身挽起太子。辭別師父。並邀八戒。於是夜二更時候。同去御花園掘井取尸。二人駕雲到園中。立在樹邊。聽得土地發語道：「此屍已死三年。我將定穎珠放在尸上。故未腐壞。只要一個下去。馱起來。行者聽完。遣去土地。八戒把嘴開土。下井。馱得屍首上來。徑至寶林寺中。行者得師父吩咐。八戒沙僧。可守死屍。他走上太上老君宮中。去求回生丹。老君見他來。即喚徒弟謹守仙丹。那猴子又來了。行者道：「我不偷你的。你有個回生丸。把一丸送我罷。」老君道：「你要當面吃我一丸。也難有行者聞言。轉身就出。老君忙叫轉來。你這孩子。手脚不穩。不如把丸送你。行者道：「你知得我手段。何不拿出來。我與你四六分分也罷。」行者得了仙丹。笑辭而去。急到寶林寺中。以仙丹放入死屍口中。須臾。番身便醒。拜謝唐僧。行者叫他仍作挑担的僧人。四五個。離了寺中。行至烏雞國中。行者道：「師父。你等在後。待我向前答話。行者領衆等。直至玉階前。那妖魔正在殿上。問是何方和尚。見孤怎麼不跪。行者道：「我是大唐欽差僧人。往西天求經。我乃大邦天使。見你小國諸侯。理是如此。何言下跪。急換關文牒來。多把盤費送我出門。那妖煩惱。快把寶象國關文一看。只見牒上只有四人名字。今有五個人來。道：「你那行李。必是拐來的。你好好供上姓名。脚色。然後行牒。行者向前道：「我那行童耳聾聲啞。代我來供。行者道：「供狀行童。年且邁。耳聾聲啞。家私壞。祖居原是此間人。五載之前。遭破敗。天無雨露。修齋戒。終南忽降全真怪。呼風喚雨顯神通。然後暗將他命壞。推下御園深井中。私侵龍。」

位人難解遲吾來時功果大起死回生轉世界要把妖人受災殃力扶真主授帝代。魔王聽罷嚇得往裏逃走。行者叫道：師父請國王登位指教他夫妻子母文武官僚相見我去雲端捉妖。八戒沙僧一同助陣。正把那妖困住。忽然見文殊菩薩來到說：行事勿傷他命。他是我坐的青獅。因為國王應有三年水星之難。青獅去占他三年。你今收了此功。我領他轉去。言罷那妖變了青獅。菩薩乘於背上回去。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收轉青獅中土去寶蓮座下聽談經。雖是妖怪將人害亦是國王有災殃。〕

第三十二回 唐三藏收妖過黑河

却說行者三人轉至朝中見他君臣妻子相認以訖。師徒驗了關文就行。那國王厚禮相謝。三藏却辭不受。兩相拜別而去。行將半月。又有一高山。山上有朵紅雲。直貫雲霄。團聚二條火氣。行者一見忙叫師父下馬。三人各執兵器圍住。那妖在雲頭望見說：這猴頭能見妖氣。須用妙計圖他。反變做一童子。吊在路旁。高叫師父救命。三藏抬頭一看。見是個孩童。就叫八戒取他下來。行者止之不聽。那妖下樹訴出萬般苦楚道：我住在前面松間坡汪家。因強人殺死父母。把我吊在此間。今得師父救下。啣環當報。只是我被強人打傷不能走路。三藏就吩咐行者馱他。行者馱起怪物道：你這怪物你欲害我師父。說我不曉。那怪知行者識破機關。將身一提。重有千鈞。行者因他變重把他攬將下來。怪物透出元神。變就一個假尸。就去向山去呼起一陣狂風。把三藏擡將去了。那行事連忙起來。只見八戒沙僧不見師父。三人尋不見。即召當坊土地細問妖怪出處。那山前山後土神皆來叩頭報名。此處叫做枯松澗。澗邊有一座山洞。叫做火雲洞。洞有一魔王。是牛魔王的兒子。叫做紅孩兒。他有三昧真火。甚是利害。行者聽說吐退土神。吩咐沙僧看守行李。與八戒同進洞中去尋。那小妖望見行者來到。慌忙報知魔王。那魔王吩咐小妖推出五輪小車。擺下五方。遂提鎗殺出。與行者戰經數合。八戒助陣。魔王走轉。把鼻子一搥。鼻中冒起火來。一時五輪車子。烈火齊起。八戒道：哥哥快走。少刻把老豬燒得鬪鬪。再加香料。儘他受用。行者雖然避得火燒。只却怕烟。二人只得逃轉。沙僧見他二人敗轉。道：二位哥哥先我小弟看得分明。那妖手段亦只平常。只是多了那火大哥。若去借些水來。剋倒他火。必能取勝。行者依他往東海借得水兵三百。又殺進洞去。兩下大戰之際。那妖又放出火來。水兵湧波傾浪。竟不能滅他的火。行者又收轉衆兵。復令八戒去請觀音菩薩。不覺魔王在洞。金洞口望見八戒。知他必是請觀音。遂變做一個假觀音。在海口等候。八戒不知真假。遂跪在面前。被他把索子捆了。帶轉進洞。行者見他去久不還。知他必是被妖怪捉獲。遂吩咐水兵回海。他自己徑至洛伽山拜見菩薩。細陳其

專善靈聞言，差惠岸到李靖天王庫內，借取三十六把金刀，就叫行者拿着淨瓶一個，同來魔王洞口，立剷叫行者去戰。引他來到眼前，自有發落。行者進洞去戰，菩薩將淨瓶化作一海，三十六把刀化作蓮花，菩薩坐於雲上，那妖與行者交戰。行者假作敗走，妖怪趕來，行者躲於菩薩背後，妖怪就把菩薩一刺，菩薩化作祥光，來入雲端，妖怪見他去了，乃走在蓮花朵上座，被菩薩解去蓮花，現出刀尖，妖怪疼痛不過，情願頂受戒，菩薩遂與他剃頭受戒，醫好刀創，妖物反說的，他是個掩棒法術，又輪鎗望菩薩一刺，行者掣棒架住，菩薩就取出一個金箍，一拋，遂變做五個，套住怪物身上，頭戴一個，四肢四個，菩薩將手按住，即忙口中念動咒語，緊得怪物地上亂滾，菩薩住口，怪物略略好些，又提鎗來刺，菩薩見他心惡，把楊柳蘸一點甘露酒，洒去，把怪物兩手合攏，那妖不得手開，方去叩頭下拜，菩薩方令惠岸送刀上天，令行者洗乾淨瓶，他與弟子三步一拜，拜到洛伽山行事進洞，救了師父，并八戒四衆，又行一月，忽見一道黑水滔天，並無舟楫，師徒正在感嘆，只見那傍有一小舟，沙僧向前高叫舟子渡人，那舟子原是水妖變的，遂把小舟慢慢撐得近來，八戒見船小，就說自己保他師父先過，行者沙僧踏雲三藏果與八戒先過船，到中間，水怪作起狂風，把小船沉了，行者望見妖氣騰騰，知是水怪害師父，急令沙僧去尋沙僧，尋至水怪門邊，見上面寫着洛水神府，聞那妖吩咐小妖蒸熟唐僧，去請二舅爺來上壽，沙僧忍不住心頭起火，掣起鐵杖打去，那妖見是沙僧打來，拿起那銅鞭相迎，二人戰鬥，甘合沙僧尋個破綻，引他上岸，水怪不趕，只見個去請舅爺來，沙僧聽得八轉岸說與行者知道，二人正在猜疑，舅爺是何人，忽見黑水河神來拜求大聖速些救命，行者問：「你是何神？」水神道：「小神是黑水河神，客歲五月，西海來一水怪，甚是无狀，佔了我本府傷害我水族，望大聖救我一救。」行者道：「我也被他捉去師父，師弟聽得他要請甚麼舅爺，不知舅爺是何人。」水神道：「西海龍王是他母舅，行事聽言，叱退水神，就借勛斗至西海，撞見一個黑魚精，捧着一請帖，被行者打死黑魚精，拿他帖子，徑入龍宮，龍王慌忙迎接，尊他坐獻一杯茶，行者道：「教順，你知罪麼？」龍王道：「小龍沒有甚罪，行者道：「你縱外甥捉我師沙爭吃，還說無罪，此請帖現在爲證。」龍王聞言，驚得魂魄散亂，連忙跪下道：「那個是吾舍妹第九個兒子，因妹夫行雨犯罪，被魏徵斬了舍妹，無處棲身，是以小龍帶他到此，其餘八個盡皆爲善，各鎮一方，只這厮不善，令他分開去別處住，不料他作惡無端，有犯大聖，請釋小龍之罪，即令小兒去拏他，問罪行者聽罷，挽起龍王道：「這非辦不了你事，我且饒你，可急去拿住此厮，救我師父兄弟，教順就差太子摩昂，同行者領水兵去捉行者，別了龍王，同摩昂來至黑河邊，小龍見表兄弟帶水兵來，洞必非好事，就提銅鞭來迎，兩下戰經數合，被摩昂捉住，綁見大聖，放下唐僧八戒，行者道：「已救出我師父兄弟，此怪你帶轉去，叫你父王發落。」摩昂帶起水兵，不提那黑水河神，得還水府，深感大聖之恩，就將上流擋住，放乾下水，引唐

僧師徒行過西海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魔龍英雄合衆舉水神自此鎮黑波禪僧有救朝西域微地無波過此河。

第三十三回 唐三藏收妖過通天河

却說師徒過了黑河行至車遲國中是國在五年前乾旱國王召請僧道祈雨後有三精變做道士一號虎力大仙一號鹿力大仙一號羊力大仙祈求得雨國王因寵愛道士極惡僧人大唐三藏師徒正欲進城改換關文忽有一和尚見他師徒進城止他莫進去道此國輕僧重道必遭道士趕逐行者不聽同師父兄弟徑至國王殿前只見國王與道士同坐行者近前道我乃大唐僧人往西天求經今到大國換過文牒國王聽說已將用印行文那道士在傍說陛下且聽他所言豈有凡人去往西天不可與他關文行事遂與道士爭辯忽有荒旱表進國王着退奏官就要立壇求雨說你二人不要爭論求得雨者爲上若國師求得再加封贈僧人求得發牒加賞言畢國師先登壇祈雨並無點雨行者喝退國師國師只得下壇行者登壇念動真語一時大雨傾盆國王正駭發文被道士止道求雨不見手段我要和他隔着手各猜物件若他贏得方放他去行者道我先與你鬪法兩下各顯神通那三個妖怪皆鬥不過虎力道我和你賭個砍頭各執寶刀斬下頭來行者拿寶刀先斬被虎力差土神搗去行者領中又伸出一個頭來厚皮本相虎力亦斬下頭來行者摘一毫毛變做一隻黃犬咬去道士被破法術就生不出來一時鮮血淋漓變做個死虎一國居民瞻視虎力近前道我師兄此月該死被和尚化作虎形你還與我割肚洗腸行者聽說就將刀開腹拿出腸肚洗淨放腹中皮又合包如故鹿力亦把腹開被行者又拔一毫毛變做老鷹抓去一時就倒變成一個白鹿死了羊力慌忙近前道大哥被黃犬咬去了頭二哥被鷹刁去了腸待我與他油鍋洗澡國王就令校尉燒起油鍋行者縱身跳進鍋內度復沐浴已畢羊力亦下鍋浴洗龍王赦廣念咒冰冷如水行者知他有咒念火德神咒起烈火把羊力燒死衆校尉報知國王國王哭道此你自己招非實非朕罪行者止前道國王勿哭此道士是三個獸精只因你時運來到還怕害你今得我除了實爲大福還要哭他怎的國王聞言酬謝唐僧師徒即付關文送行他師徒別了國王行經幾月又過一道大河河畔有一石碑上寫通天河三大字又有十個小字經過八百里亘古少人行師徒又遇天晚不能渡河轉至一人家借宿乃是車遲回元里借陳清陳登家中陳清兄弟正做個修齋供僧只見僧人四衆借宿走進廳內立備齋飯三藏忙問員外今日府中爲因甚好事陳清垂泪答曰敝處通天沙有一靈感每歲要一男一女祭奉今年適值輪到我家我與舍弟老年娶妾我生得一男年

方六歲名喚閑保舍弟生得一女年方五歲名喚一稱金要我把我兒子與姪女去祭神道故此大起齋事超度兒女師徒聞言多痛悼不已行者道我救你也陳清道這怪甚靈通能識真假欲買別人兒女不算還要大鬧一回行者道叫你令那姪女出來我看我與兄弟見過變相替你祭神罷陳清聞言叫出子女行者與八戒將身一搖行者變做童男八戒變做童女連陳清亦不能辨行者八戒復現原形道變得像麼陳清兄弟道變得像只怕師父不肯替行者道君子出一言豈有反悔陳清聽行者應諾叫合家拜謝三藏師徒行者叫他藏了自己子女把我衆人照依往年安排送入廟中我自有一區處言訖二人變做男女陳清把金錠豕羊叫家懂抬去陳家衆人備辦香紙送入廟中祈禱已畢衆人散去行者抬頭一看不見神仙只見一個金字牌上寫李復大王靈位忽然陰風一陣一妖走入廟來盜甲戎裝森然猛烈近前就拿行者來吃行者與八戒現出原身持兵器往上那妖不曾帶得刀鎗只是先走行者道我二人乃是唐僧徒弟孫行者豬八戒敢吃我妖怪聽得名字慌忙跳下通天河中行者道兄弟莫趕且向陳家去復陳老三藏正在打聽消息只見二人走來陳家連忙獻出齋與行者八戒吃完遂以妖怪詳說一遍陳老極言感謝言罷各已就寢那妖被二人趕逐回到水中說此祭却被他滅了不免要害他師父報仇想他必渡過此河就心生一計發起寒風大雪滾下把通天河凍結厚冰上可走馬唐僧在陳家住着吃完素齋聽說通天河冰結起身辭別陳家行至河邊果見凍結四衆一齊聯步過河行至中間妖怪散開河面三藏墜下水中行者跳在雲端八戒沙僧撈起行李白馬行者按落雲頭問八戒師父撈得麼八戒道師父不叫唐僧叫做姓沉名到底行者道這又是昨日那靈感妖怪攝去師父我和你且把行李白馬寄在陳家再來尋取三人齊到陳家道及師父被難陳家二老甚是心慌行者道莫慌莫慌此必是那妖怪嫌他祭祀故把我師父攝去我行李白馬寄在你家等我去捉了這妖和你這裏絕斷此禍陳老聞言滿心歡喜忙備齋飯三人吃完各取兵器徑至河邊尋師不知怎麼救得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觀音老佛母伏妖魔

却說行者三人別了陳老至河邊尋師八戒與沙僧下水直至河底見有一樓台上漫水雲梯八戒知是妖怪居住同沙僧殺進洞中與那妖大戰數合八戒知取不勝與沙僧賣個破綻走上岸去那妖乘風起出水面被行者一棒驚得怪復跳入水中八戒沙僧尋去索戰只是閉門不出行者知無計可施徑去請觀音菩薩來降觀音見行者來請遂提花籃借

行者同到通天河邊以索緊帶着花籃去下水中念動真言收起籃來却承得一尾鯉魚行者細問原因菩薩道此是我蓮花池中鯉魚不知何日走出成精我今將籃盛他轉去你下水急救師父行者領命救出師父忽見水面浮出一個老龍實有四丈圍圓高叫師父四衆我渡你過河行者罵道你這水怪又來欺心老龍道我非妖怪我得你逐去妖精今得回轉水龍第居住深感你恩故來接渡若我有虛情此身就化做血水行者忙叫師父辭了陳家兄弟收拾行李載於龍背渡通天河三藏上岸合掌稱謝老龍道小事不必謝你替我問問如來我何時脫得本壳換得人身三藏允諾老龍下水師徒又行不多時又到一山三藏在馬上見那旁有庵觀寺院叫行者去化齋飯行者抬頭一看忙叫師父那座殿宇有妖氣必非人家我去別處化來你三衆在此坐下切不可亂動行者去後三人不聽他言走在寺邊去看八戒叫師父沙僧在外他就進去化齋八戒進到寺內不見一人只見桌子上有三件織錦衣服八戒拿將出來道師父裏面沒有一人祇遺下些三件衣服被我拿來三藏叫八戒送去還他八戒不聽叫沙僧將衣穿起二人言未完好似綁着一般心驚一叫早驚動魔王出來把三人一齊綁了遂坐上座便吩咐山妖淨洗三人去蒸蒸熟來吃行者化齋轉至原處不見三衆舉目一看又不是先前屋宇知道必是那處妖怪把他三人攝去正是感嘆只見幾個土地跪在面前高叫大聖爺爺你師父師弟被魔王捉去行者問是何妖土地道這是金兜山有一獨角兒大王他神通廣大你快去救他少刻就被他殺了大聖道我化得有齋飯你土地代我收下等我救出師父獻來與我行者言畢掣棒尋至魔王洞口那魔王望見行者來到即拿長鎗來殺相戰數合行者被魔王拋去白灼灼的圈子套去行者金棒行者只攢空手只得跑轉他思付若不走上天庭借得若干天兵來戰俱非這魔王對手行者說此事不濟不若自己遂將身一變成一小蟲走入那魔王洞遂尋着自己金箍棒自藏在耳朵又聽得鬼魔說道不怕天兵只怕老君行者聽之在心尋至奔入老君宮中陳及妖事老君遍尋宮中原來走下一頭青牛帶去金剛圈子老君急忙與行者同到金兜山令行者與他索戰戰至中間老君念動真言高叫畜生還回家那怪聽得主人聲音便現出本形被老君取出金剛圈別了行者乘牛而去行者進洞救出師父師弟四衆又行忽路傍高叫聖僧吃齋不知是何人叫喚且看下回分解心懷使盡千般計爲救師父脫難中觀音提魚回海上老君乘牛兜率宮

第三十五回

昴日星官收蝎精

說表路傍叫喊者乃金兜山土地遞出齋飯行者上前將化飯與師徒充飢四衆吃了別却土地即又起步忙行又過一

道小河見有一女子擺渡渡過西河下岸已畢三藏叫口喝令八戒拿鉢盂去取三藏吃了一
半餘者八戒吃乾行者不吃路上二人腹中疾痛行者知是誤吃涼水見路傍有一人家四衆進去借宿有一婆子出來
接進行者備以吃水得疾之事與婆子詳說那婆子道我國乃是女人國只要吃了子母河的水就胚胎你今師父吃了
亦是有胎行者道這等怎麼解得婆子道正南上有一解回山有一當泉水可以解得只是今有一個如意真人管顧去
取泉者要花紅酒禮相換行者道有多少路婆子道三十里路行者聽說叫沙僧取鉢盂同去一霎時到了洞邊果見有
一道人行者門前施禮道我乃大唐僧人唐三藏大徒弟孫悟空特因師父吃水得疾求此泉水醫療道人聽得怒云你
這廝無理我乃牛魔王子你前日趕逐我姪兒紅孩兒正要尋你報仇還要討甚麼泉水言罷挺鎗來戰沙僧見他二
人戀戰正在井邊取了涼水叫聲哥哥泉水到手莫要與他戰道人聽得心慌手亂被行者一棒打倒在地同沙僧送泉
水轉至借歇人家療好師父八戒四衆又行路走三四十里早到西梁國中三藏叫徒弟落下館驛往去改換關文四衆
投下造陽驛中三藏與驛丞見畢道我乃大唐僧人往西天求經今到你國改換關文相煩驛官與我傳奏驛丞聞言見
三藏生得標致遂進朝奏知女皇帝女帝聽訖就着當駕官結綵綵招塔那行者見有此事先與師父說曰聞女帝要招
師父莫若將計就計只說肯成親事但要改換關文叫徒弟往西天求經關文到手只說送我三人囑咐送至城門我使
下個定身法把他衆人禁住我等扶你上馬可不兩全其美言未完只見當駕官到三藏接過絲鞭師徒一同進朝女帝
帶住官出城迎進殿上三藏備以行者所言對女帝詳說女帝聞言甚喜即着光祿寺排宴着丞官用了印印畢將關文
付與行者女帝偃着三藏同三徒赴宴已訖三徒請行唐僧對女帝說我要送我小徒一程囑咐些心事女帝道賤妾陪
伴於是一國文武跟隨女帝送行者三人出城行至城外行者念起真語把他衆人定住搶過唐僧上馬衆僧行走那傍
走出一國女子叫一聲三藏起一陣狂風把三藏攝去行者見師父攝去解開定身咒三衆駕雲去尋依着妖風趕至一
塊大青石屏邊上寫着毒敵山琵琶洞沙僧看守行李行者八戒打進洞去那妖正在調弄唐僧忽見二人趕來遂挺三
股鋼叉大戰那妖放針甚麼倒馬毒行者叫頭痛八戒叫嘴痛敗陣走轉沙僧見二兄哀哀叫痛而轉三人正在無奈忽
然頭上一道金光行者見是觀音菩薩叫三人一齊跪下言及師父被難之事菩薩道此妖是蝎子精三股叉是他前脚
倒馬毒是他後脚甚是利害你去上界請昴日星官方能降伏三人尚未叩頭菩薩金光而去行者即去請昴日星官一
到遂變做五六尺高雄雞飛停在那屏背後行者進洞引出那妖二人戰到屏邊被星官高啼一聲那妖就現出本形星
官連啼三聲那妖死得沒氣行者又將一棒打了星官脫却雞形捉妖行者救出師父又行不知向後怎麼且看下回分

四遊記全傳 西遊記 第三十六回
解。〔割斷塵緣離色相，推開金海悟禪心。三藏若非元神定，怎得生命轉帝京。〕

一二六

第三十六回 孫行者被彌猴索亂

話說師徒離了琵琶洞，行下一山。遇強人截路要討買命錢。被行者掣起金棒打死兩人，餘皆走散。三藏痛罵潑猴很毒，說辭他轉去。行者道：「我千磨百難，都是因你緣何又要辭我？長老聞言，忍怒又行，只見天色已晚，四衆同往人家借宿。幸遇門前一老者，三藏近前唱禮，哀求借宿。老者留飯，四衆同進吃齋畢，就枕睡至五更。原來此老有一兒子，做強人，被行者逐散。此時大衆回來，叫開門，老者起來開門，衆強人進內，就見有一白馬，問道：「此馬是何人的？」老者道：「是大唐僧人的。那強人聞言大喜道：『那廝打死我頭目，今到我手。』老者聽得此言，欲行方便道：『列位且進後堂，莫驚醒他。衆強賊皆進後堂。老者對他師徒說道：『我有一兒子，不才素與賊人為友，今帶一夥強人回家，說要害你師徒。你四人快走。』三藏聞言道：『我不曾謝得你，請問老長高姓，後來補報。』老者道：『我姓楊，名普，莫謝我。四衆快走。』於是師徒收拾出門，只見強人來尋，不見馬匹，急忙趕上，被行者掣起金棒一頓打死。驚得三藏墜馬，連忙念咒語，把行者弄得眼昏頭痛。行者連聲哀告，叫師父莫念。三藏住口罵道：『你快回去，莫作惡多端。明日誤壞我事，行者哀告不去。三藏又要念咒，行者只得駕筋斗而去。聚在雲端道：『我得師父救命，一日豈忍捨割？還要去看他。』又按落雲頭，跪在馬前。三藏又念咒語，行者只得走退。好行者還不變心，又去洛伽山，告過菩薩，以三藏責他的事，逐一陳上。菩薩道：『你且住我台下。唐僧不日有難，少不得再來尋你。』話分兩頭，利說三藏趕去行路，肚中飢餓，令八戒化齋飯去。久不見回轉，又令沙僧去催。三藏一人坐在草坡，飢渴焦燥，忽然響亮一聲，只見行者先在路傍遞上一盃涼水。三藏不知，又念神咒沒完。行者輪棒向背後一下，三藏悶倒在地，把行李一手提去。八戒沙僧轉來，見師父悶倒在地，二人慌忙救轉，扶往前村人家借歇。三藏說出被行者打倒，掣去行李。八戒沙僧喝罵潑猴不良。三藏道：『我與八戒權在此家借宿，叫沙僧去水簾洞，好言和他取轉行李。沙僧領命，就駕雲往至洞口，竊地進去，見行者打開包袱，取出關文一看，沙僧忍不住叫了一聲師兄。行者道：『賢弟到此何幹？』沙僧道：『師再令我來取行李。行者道：『行李不把你還，我又尋得有個唐僧，我又有了兄弟，我即日起程也去取經。你若不信，我請出師父你看。』果然後堂叫出三個，一個唐僧，一個八戒，一個沙僧。沙僧見自己假形，就掣寶杖打開徑，跑洛伽山見菩薩。去到菩薩面前，正欲告訴，又見行者在傍，就掣杖來打。行者將身讓過，菩薩喝住沙僧道：『有話但說，緣何動手？』沙僧跪下，一一說出上項等事。菩薩道：『你莫屈他，悟空這幾日在我身旁，半刻未離。行者聞得此言，就辭了菩薩，與沙僧同去水簾洞看。』

人來到洞口，果見有一行者，掣棒兩下，相持沙僧不辨真假，無以用力，回見師父，把打師父借假行者，詳說一遍，道：「我就到觀音菩薩台下訴說，又遇真行者，我就與真行者同轉洞口，他二人真假相持，我不會取得，行李八戒聞知，說他二人必門出洞外，待我赴風去，拿行李八戒駕雲而去，不提說那兩個行者，打至天宮地府，觀音座前，衆神皆不能辦，後打至如來台下，方被如來識出，真假觀音又到，乃言出此事，如來道：「此假行者，乃是十類外種，有四個妖猴，一名靈明石猴，一名赤尻馬猴，一名通臂猴，一名六耳彌猴，今變行者，正六耳彌猴也，那妖猴聽說便走，被如來舉起金光，收到，除了此精，叫觀音送行者去見唐僧，須臾菩薩帶行者到唐僧處，吩咐唐僧收回行者，復變金光而去，三藏正送菩薩，又見八戒拿行李回轉入水簾洞，果有一個假唐僧，假八戒，被他打死，拿轉行李，四人又行，不知向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題聖印彌勒佛收妖

却說四衆又行，忽至火焰山，師徒不能過去，幸有土神叩請，指教大聖去積雷山，與牛魔王去借芭蕉扇一搨，可以熄得此火，大聖道：「他怪我逐去孩兒，怕他不肯借，土神說：『魔王今不在家，你變做魔王去拐，行者退了土神，變做魔王，徑至棲雲洞，拐了芭蕉扇，不覺魔王抵家，聞得行者拐了扇子，急忙趕至中途，得天神地祇助功，收了魔王，探開火焰山，得至祭賽國，金光寺安下，只見本寺塔下，幾個僧人身帶枷鎖，叫苦三藏審問，因由那僧人道：『我等這個寶塔，當年放光，外邦俱皆仰望來貢，不覺前三年，忽下一陣風雨，此塔無光，因此不貢，我本國君王吃惱，說我僧人偷去寶貝，故不放光，把我一寺僧人俱已打死，只有我們幾個人未死，當時報限取招，我等實不知如何招得三藏，聞言令行者上塔去看，行者至寶塔上，只見有二妖精，被行者拿倒，帶下塔來，審問原因，那妖道：『我是黑魚精，一個鮎魚精，因亂石山碧浪瀾地方，龍王招得一駙馬，先年迎行至此，大顯法力，下了一陣烏風暗雨，將金光寺寶塔上舍利子佛寶偷了，在龍王宮殿放光，取樂，他說不日齊天大聖，就此國派我二人來打聽，不期被師父拿獲，此事不關我們，望大聖饒命。』四衆聽罷，帶二精上朝，面見國王，先以倒換關文，然後以偷寶之事，一一陳說，國王聞言甚悅，即時赦却金光寺中僧人，又託行者，八戒去龍宮取寶，行者八戒帶得二個小妖，駕雲而去，行者至龍宮門首，先把二妖割去耳鼻，放他進去，通報小妖報知龍王，駙馬領兵來戰，行者提棒相迎，八戒暗助駙馬，敗陣走入龍宮，龍王臥在床上，被八戒一鉞殺死，駙馬忿急，趕來現出真形，是爲九天飛禽，八戒引他上岸，三人大戰，二郎適來灌口，出獵，行者便叫助陣，被二郎一弓射死鳥精，行者謝了二郎，去龍

宮取了寶貝帶見賽祭國王，把寶還於塔上。四衆領關文又行，過了八百里荆棘山，又遇一陣陰風，把三藏攝進石崖，有六個老者，二女子，一號十八公，乃是松樹精，一號孤直公，乃柏樹精，一號凌空子，乃檜樹精，一號拂雲叟，乃竹竿精，一號赤身鬼，乃楓樹精，一號香仙郎，乃香樹精，二女子，乃丹桂梅樹精也。三藏昏迷一夜，得行者八戒尋至，將此樹精一齊打死，救醒三藏，又行多月，遙望一座高山，三藏忙問行者：「行者道：『像似雷音寺一般。』」只是又有妖氣，恐是妖怪變化。三藏聞說，雷音就不顧妖怪，急忙策馬向前。八戒沙僧後跟，行者阻擋不住，三藏到山邊，果見寺門上寫着小雷音法堂。三藏進內，忙與八戒沙僧二人一齊跪下，只有行者曉得，掣起金棒，望妖佛一打，忽然跌下一大鐘，把行者罩倒。那妖現出本相道：「此是小西天，我是黃眉大王，喝令小妖把三衆捆了，不提。却說行者，罩在鐘下，多方百計，不得出外，遂呼動伽藍揭諦，叫他上天救助。伽藍揭諦等神，請得上界二十八宿來，至救出行者，打破金鐘，驚動老妖，提鎗要戰。衆天兵一齊對陣，老妖手段高強，腰間取出一布袋，拋起，把行者天兵都包在袋中。老妖收兵回寺，將行者天兵吊在梁上，被行者使個變法，脫下己身，然後救出師父三衆。天兵衆神不覺驚動老妖，點兵追趕，又拋起布袋來，被行者先見走脫，把天兵師父又捆進寺去。那行者正因無策，忽見一道金光東來，彌勒佛祖親至，叫悟空莫逃，我來救你。此妖是我台下黃眉童子偷去我的人種袋，故此善能裹人，又偷去我金鐘。你今去與他交戰，我化一所瓜園在此，你引他趕來，你變做一瓜，我摘你獻與他吃，然後從我擺佈。行者依然去戰，不知佛念了甚咒，那妖果然直趕來，行者變做一個瓜，彌勒佛摘與妖吃。行者進他腹中，就翻攪起來，那妖痛倒在地，彌勒現了本形，取去布袋，得了金鐘，方叫行者出來，吐現黃眉童子本形。行者深深拜謝，彌勒帶童子化金光而去。行者救出師父師弟，放出天兵兩下，分別各去，不知幾時得見如來，且看下回分解。〔無皇無主逃難去，消災消瘴脫身行，只因聖朝求經卷，受盡幾多苦熬煎。〕

第三十八回 三藏過朱紫獅駝二國

話表四個過了小雷音寺，至一嶺，有三百里無路，乃是一條污穢坑土，名稀屎洞，忽遇大獸攔路，被行者鐵棒打死。八戒變出豬形，把嘴掉開穢物，引師父三衆過了稀屎洞，行到朱紫國，師徒進朝，倒換關文。正遇朱紫國王，因折鳳得疾，行者採藥醫好，細問國王，因何失去皇后。國王道：「朕三年前與妃子在御園賞花，忽然昏迷，有一甚麼奈太歲將我王妃攝去，因憂成此病。行者聞言，道：『我去拿此妖來，與你取轉皇后。』言未畢，駕雲而去。那國王驚駭不提，却說行者尋至麒麟山，解家洞，高叫：『我是朱紫國來取太后娘娘的那妖怪，來戰。』戰經數合，腰間取出三個金鈴，一個出沙，一個出火，一個出烟。

殺敗大聖轉洞，自嘆道：「從來朱紫國王的皇后，不知他身上怎麼都是刺蒺藜，並未做得半夜夫妻，今又差人來取，被我殺退，且放下金鈴略睡片時，不料行者敗陣不捨，變一個蒼蠅飛在老妖背上一句句聽得仔細，見他放下金鈴昏迷，遂變出原形盜去金鈴，早驚醒老妖，蹬足趕上，行者把他金鈴搖動，煙火沙齊出，妖怪無處躲避，忽見觀音菩薩來救，高叫：「悟空住手，行者慌忙跪接菩薩道：「此妖是我座下金毛吼，因看守神失職，走出為妖，我今喝轉他原形，你拿金鈴掛在他頸上，言畢，妖現真形，菩薩帶回南海，行者進洞救出皇后，又忽見朱紫衆仙真來到，高叫：「悟空道：「皇后身中衣服是我，因恐妖怪要做親，故把此衣穿上，變成刺蒺藜，今他難星已滿，叫他脫下衣服還我，兩下交付已畢，行者帶皇后還了朱紫國，以妖精菩薩仙真之事說與國王，國王聽說，遂欲厚謝三藏師徒，不受，只領關文，又行四衆行了幾日，三藏道：「今日天好，我自己去化齋吃，你等在此等候，衆徒不敢却他，一人行至盤絲嶺，嶺有一洞，洞中有一濯垢泉，女怪正來浴水，望見三藏來到，遂把洞化做茅菴，三藏只說是人家，徑自進去化齋，被妖怪放出絲繩，將三藏縛住，又去浴水，那行者八戒正來尋覓，遇見七怪在水洗浴，把衣服放在岸上，行者知他是妖怪，變做老鷹，在樹聽得那妖道：「洗完去蒸和尙，行者心中就惱，把衣服一齊抓去，八戒見行者抓去衣服，他變做一泥鳅下水，在那妖女陰戶口左衝右撞，妖怪因痛癢不過，含羞上岸，各各跑回洞中，吩咐七個蟲精，叫做齊螞蝗、斑蟊、蠅、蠍、蜈蚣、七蟲，把守洞門，七怪逃入黃花觀，這行者三衆來救師父，只見七個女怪道：「此兩個和尙，正是先前追逐我的，望老兄念同窗之情，替我報此仇也。」道士依言，即以毒藥入茶內，來獻行者，這行者摘七根毛，各變本相，并金棒把絲繩連忙緊絞，那七個蜘蛛行者收上毫毛，將七蛛盡皆打死，那道士奮勇報仇，與行者大戰，早驚動十花洞，篋籃婆使一解數降伏道士，却是一條蜈蚣精，行者忙問助陣者誰，篋籃婆道：「我是昂日星宮之妻，我是雞娘王，故能伏此蜈蚣精，我有仙丹在此，你拿去救回師父師弟，付丹已畢，遂徇伴而去，行者救回三人，燒了寺觀，師徒又行走到獅駝國，原來此國君臣被三個妖魔吃了，占坐此國，他師徒未知，進城去改換關文，破魔王一齊綁倒，吩咐小妖蒸熟來吃，行者使一個縮身法子走脫，去西方拜見佛祖，詳說師父被難，如來聞言，領文殊普賢同至獅駝國收妖，先令行者引戰，行者提棒進城，那三妖合力殺出，被文殊普賢念動咒語，青獅白象各跨坐下，如來收了大鵬金翅鵠三妖，既除佛歸西天，行者救出師父師弟四人，起馬西行，不知向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真經必得真人取，意緩心勞總是虛，若非諸神相護擁，凡胎焉能到西天。」

第三十九回 三藏歷盡諸難已滿

却說唐僧師徒行至比尼國。聞說國王寵愛一新妃。縱色過度。元神消瘦。請得一真煉丹。要孩兒的心肝調藥。一國孩兒盡皆受災。三藏聞言垂淚。行者道。師父莫哭。此道人必是妖精。我和你進朝。倒換關文。定要識破此事。二人進朝。投下關文。只見國王新妃與道人同坐。正要剝取孩童心肝。行者等不着交換。忙罵妖道。妖精你惑君害民。是何道理。將欲舉棒。那妖化陰風。把新妃一起攝去。國王忙問原因。行者道。我是大唐僧人。到此改換關文。見你被二妖迷惑。我今識破他計。他化陰風而去。國王道。你既認妖。可捉得麼。行者道。立時就拿來。言未畢。駕筋斗雲而去。且不說一國君臣驚駭。只說行者隨陰風趕去。起至草坡。與二妖大戰。三合。被行者一棒打死。是一個白鹿精。一個狐精。行者帶二精回見國王。國王又愧又喜。深感行者除妖救民。堅留師徒坐筵。三藏辭謝。換過關文起行。不多日。投宿禪林寺。忽有一女怪。把三藏攝去。行者提棒跟上。至一洞。名曰陷空洞。那女怪忽遺下一個腰牌。被行者拾起。見上寫李靖天王幼女。行者得了此牌。徑至寶德關。李靖天王處。言他閨門不謹。守縱放幼女爲妖。天王茫然不知。那哪吒言曰。父王。你何忘覺。此妖是向日孩兒在陣上捉的金鼻白毛鼠。父王令孩兒莫殺。後以幼女呼之。此必是他。在下界爲妖。待孩兒同行者去收伏此精。言畢。二人卽駕雲來至洞口。行者向前引戰。後被哪吒擒倒。解轉上界問罪。行者救出師父。四衆日夜星馳。走過欽法國。又至急霧山。折母連環洞。有一南山大王擋路。要拿三藏。被行者假裝做三藏。把三藏化做行者。魔王誤拿行者進洞。把他綁在梁上。忽然睡着。被行者伸了綁索。掣起金棒。打死老妖。老妖乃是一個艾葉花皮豹精。一洞山妖俱被行者了却。又保師父而行。到了天竺國。四衆人安歇。暴紗亭是夜。三人兵器被豹頭山虎口洞獅妖攝去。行者神迴廣大。失了金棒。戰妖不過。正在躊躇。忽見妙宕宮太乙救苦天尊。叫道。悟空。我來救你也。行者急忙告訴太乙救苦天尊。走至洞口。高叫金獅速現。真形那妖聽得主公喝罵。忙現出原形。乃是九頭獅子。被天尊騎於跨下。取出三件兵器。付還行者兄弟。天尊跨獅昇天。三藏師徒離了鳳仙郡。過了玉華城。一路平安。又到金平府妙雲寺住。正值正月十五日。日本寺僧人留三藏觀燈。是夜同三徒與本寺僧人遊至一橋。那橋名曰金燈橋。橋上有三盞大燈。其香異常。三藏問僧人曰。此燈是誰人家的。僧人曰。此燈每年要三鉢香油結花。今夜三更時候。佛祖來此受燈。其年大熟。言未畢。一陣風響。衆人皆散。僧人邀三藏回寺。道。佛祖來也。三藏道。我要參佛。今夜他來。我豈避他。三藏辭僧別衆。轉他與三徒在橋等看。只見三尊佛來。三藏急忙下拜。三尊將燈熄了。把三藏攝去。行者隨後趕上。遇見四值功曹。牽有三羊。大聖罵道。這野神不護師父。來趕甚麼。功曹道。我解三

羊與你師父開參，你今師父被青龍山玄英洞三個妖精，假充佛祖取燈，把你師父攝去。你去青龍山救師父，勿遲。行者聞言，叱退功曹，只見八戒沙僧俱又到。三人打進洞去，只見三個牛精，帶一夥小牛亂跑殺來。又把八戒沙僧捉去。行者見是牛精，必要本宿星方能降伏。即去上界請得角木蛟、斗木獬、危木狼、井木犴四星同到青龍山，與牛精大戰。牛戰不過，奔入西海。西海龍王敖廣與太子摩昂領水兵助陣，把三隻犀牛收伏。行者謝了天兵龍王，救出師父，走到布金寺借歇。吃齋已畢，夜同本寺衆位尊長在後堂坐下。三藏忽聞悲哭之聲，問僧人曰：「何處有哭聲？」老僧叫退衆人，密與三藏語曰：「去年春月不知何處來一女子，住在我後堂。他說是天竺國王之女，被風刮至此間，叫小僧送她回去。小僧沒有力量，恐反招災禍，故把一間空房歇他，叫他裝做廢疾，使我衆徒看見不敢犯他。每日與飯他吃。此事實難處決。老師大邦聖僧明日進天竺國，望乞替我明白此事，請那國王來接公主。言畢就寢。天明行到天竺國中，原來那國王舊年與皇后同公主在御園賞花，被一怪把公主攝去，變候一假公主。在朝一年，今知得唐僧到國，欲求元精，故上表國王，立綵樓於十字街口，拋球招婿。適值師徒到國，倒換關文。那女怪一見三藏，就把綉球拋入三藏袖中，吩咐衆宮娥把三藏擁上金鑾殿。國王看三藏儀容莊肅，就令陰陽官站班，叫三藏與公主同拜天地。行者見公主大有妖氣，知是精怪，念動真語，把衆文武定住。他上前指女怪道：「這潑妖你欺瞞國王，猶可原。何又貪我師父元陽，照我金棒那怪脫下衣服，拿起砧杵與行者交戰，被行者趕得無處逃避，忽見嫦娥高叫：『悟空饒他性命。』行者道：『女怪因何救他？』嫦娥道：『此妖是我月中玉兔，因他種藥不精，被我貶他下凡。不料他偷我砧杵爲妖，今取他回去。饒他性命罷。』行者道：『玉女分上，我就饒他去。』嫦娥喝回玉兔，原形帶回月宮。行者回見國王謝過多官，定身罪，又以玉兔事對國王詳說一遍。又云：『公主現在布金寺內，叫國王備車駕迎接進京，且不說國王迎接公主，却說三藏領過關文，離了天竺國，行到銅台府。地靈縣投宿一齋戒人家，姓寇名洪，一子寇梁，苦留三藏師徒久住。三藏打算行程，已離家十四年矣。豈肯久住，催促三徒急離寇洪之家，不提。却說一夥強人是夜打劫寇家財物，打傷寇洪妻子寇梁，進縣告控文狀。縣官差官兵同寇梁四鄉捕拿不悉。三藏離了寇家，就在破廟息歇，忽聞強人說打劫寇家財物之事，來廟分贓。被行者打退強人，收起財物。三藏說我你深沐寇家恩愛，即將此財物送回他家。言罷，四人出門，只見官兵來至，寇梁觀了財物，叫起捕兵把唐僧四人捉住，不聽分辨，竟送縣官勘問。適然縣官迎接上司，且把唐僧師徒收監。行者知到師父難星將滿，只有今晚一夜牢獄，他故不顯神通，叫師父同坐一夜三更時候，吩咐衆土地去縣官府及寇梁面前託夢，說我師徒打退強人，送回財物，反被縲紲，叫他明日速速發放。土地領命，各處託夢已訖，不覺天曉。縣官正要發放四僧，又見寇梁送進解狀，也請求釋出四僧。於是師徒脫離徑上雷音。

不知見佛如何。且看下回分解。〔地關能存日惡事。天高不負善心人。逍遙憑步如來佛。只到靈山極樂門。〕

第四十回 三藏見佛求經

話說唐僧四衆脫難。來到佛殿。勝景非常。經聲成道。三藏馬上舒懷。行者言曰。師父遇見假佛。尚且下拜。至此怎麼還不下馬。三藏聞言。慌得翻身跳下。早見一仙童。迎入玉英觀。有許多靈仙。皆來求見。本觀安排茶飯。款待已畢。令仙童燒湯。與聖僧沐浴淨身。天明上靈山拜佛。三藏坐禪。等到天明。衆僧指引他。師徒到了凌雲樓。只見一梢手。撐着一隻無底船。來報行者。知是佛祖替師父來脫凡胎。就先登上船。三藏見船無底。不肯上去。行者叫八戒沙僧。同扶師父上船。三藏方纔上船。落腳船底一沉。行者慌忙扯起。三藏先且報怨。行者道。師父莫怨。此是佛祖替你脫凡胎。你不信。下流屍骸。是何人也。三藏舉目一看。正將垂淚。船已到岸。行者忙扶師父上岸。已畢。船果不見。三藏於是換脫四衆。直至靈山上。到了雷音寺。四衆俯身下拜。只見兩傍四金剛。八菩薩。三千揭諦。十八伽藍。如來坐在中堂。三藏帶三徒。一一行禮已畢。呈上求經文牒。如來看完。開慈悲之口。言曰。弟子聽言。你東土物廣人稠。多貪多殺。多淫多欺。不遵佛教。不向善緣。故皆墮落。幽冥變成物類。雖有孔丘仁人之教。曾未有放辟邪侈之徒。總難追脫災孽。我有三藏真經。一藏說天。一藏說地。一藏度世。共三十三部。該一萬五千四百四十四卷。是修真之經。正善之寶訓。吩咐阿難伽藍。引唐僧師徒看經。部中各檢經卷。阿伽二尊者。要唐僧與的貨賂。三藏道。沒有二尊者道。白手怎好取經。行者放刁道。我與你見如來去。阿難就連忙扯住道。我是戲言。你來領經。三藏忙連上前接經。幾卷幾卷包來。付備駝在馬上。三藏轉交二徒挑着。菩薩一一拜過。已畢。四衆登程四轉。幸逢一位佛祖。他叫燃燈古佛。在上見二尊。以假經付與唐僧來。心甚不忍。忙差白雄尊者。趕唐僧轉。取過真經。扯四衆來轉回路。只聽一陣香風。半空中一雙手來。搶去馱上經卷。行者承風趕上。只見經本落地。都是白紙。三藏啼哭不已。行者道。師父勿哭。此必是阿伽二尊者未得人事。故以假經哄我。搶去此經。必是阿難指教我等。轉去見佛。四衆一齊轉至佛前。詳說二尊付假經之故。如來道。經果不能輕授。我與二神說過。叫他付你真經。三藏得了真經。師徒拜辭。如來方轉出寺門。觀音合掌拜佛。祖言曰。當日世尊命弟子到東土。尋取經人。限五千零四十日。要真經到東土。今他走了一十四年。算來只少八日。他步行怎生得到。望我佛祖賜他步雲回國。方不過限。如來聞言。即命部下金剛。駕雲送他轉京。交付經文。領他四衆。復回西天。金剛領法旨。出門高叫。取經僧人。我領如來法旨。引你回轉東土。三藏聞言。依着金剛。行了一步。須臾步在雲間。徑回東土。但不知回東土。又出脫真經。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唐三藏取經團圓

却說金剛送聖僧去後，那揭諦功曹見觀音菩薩言曰：「向日我等承法旨，暗護唐僧取經，今功成幾日，將他災難簿呈還菩薩。菩薩看簿見路走十萬八千難逢八十次，還一次未滿，即忙吩咐功曹揭諦領命前去叫金剛把他放在通天河西，再難他一次。」又駕雲送他回京，功曹揭諦領命前去與金剛言畢，上項等事，忽然三藏師徒接落通天河西，四眾愕然行者道：「來時得老龍渡過，正在此河邊，言未畢，只見老龍叫師父，我來渡你。」他師徒仍脚踏上老龍背上，將到東岸，老龍問曰：「師父替我問如來算數幾？」三藏卒然無對，老龍知他未問，就將身沉下水去。原來他徒弟白馬都能下水，只有三藏在，今亦脫凡胎，被八戒一手挽上，只是溼了經卷，他師徒取在石上一曬，多有黏住，所以至今經本不全，職此故也。三藏哀歎行者解曰：「師父莫憂，此正造化忌全之說也。」言畢，只見金剛又來駕雲送他師徒東土，豈知太宗自唐僧去後，在西安關外建一座望經樓，太宗正出朝登樓，忽見三藏師徒正到，金剛道：「汝等下界待我在雲端靜汝一齊回西天。」言畢，四人自高而下，多官報說前遣聖僧回來，太宗親自下樓迎接，擺龍輦同三藏進朝，太宗甚喜，唐僧師徒走下，王握手問曰：「此三個是何人？」三藏奏三僧路上收的徒弟，朝拜已畢，太宗賜唐僧坐下，問有經卷麼？三藏命三徒弟取出經卷來獻，二藏跪進遞與太宗，太宗見此經豪光燦爛，甚是歡喜，又見他三徒容貌異常，問此三人何處人氏？三藏曰：「大徒弟姓孫名悟空，二徒弟姓豬名悟能，三徒弟姓沙名悟淨，四白馬乃西海龍王之子小龍是也。小僧在路上多得三徒法力護救，又虧此馬勞苦，又得三界四府神人伏侍，走路十萬八千，災逢八十一遍，時光度過一十四載，方纔得此三十五部正真經。太宗聞言驚駭稱謝，令光祿寺開筵款待四眾，親遞御酒三盃，宴罷，唐僧帶三徒回轉洪福寺安歇。此時師父諸佛行禮已畢，忽聞太宗宣四眾到雁塔寺看經，他師徒纔至雁塔寺中，只見太宗帶多官在寺等候，三藏一到，命各寺僧人抄出經文，原本付御庫收藏，唐僧正將開壇誦經聽待，金剛催轉西天，於是師徒四眾連白馬一齊登雲而去。太宗與眾官望空拜謝，且不說太宗另召僧人，再做水陸大會，且說金剛領眾師徒回轉西天，參見如來，將法旨金粟銷繳，如來命唐僧近前曰：「汝原是我二徒弟，名喚金禪子，只因不聽講法，取汝轉生東土，令汝取經，普化教人，善成功果，陸汝為誦壇功德，佛孫悟空，忠心救師，陸為鬥勝，佛豬悟能挑擔有功，昇為淨壇使者，沙悟淨看馬有功，昇為金身羅漢，白馬駝負聖經有功，陸為八部天龍，王四眾白馬謝恩退班，惟白馬起身即去了皮毛，長起金色，盤在佛堂柱上，自是一衆歸依佛教，衆入仙班，中有欽遵佛教者，願以此功德受佛於天竺，上報四重恩，下洛三提善，若有見功者，悉發菩提心，同生極樂國，盡報上

北遊記

第一回 玉帝設宴會羣臣

却說隋朝隋煬帝臨天下，忽一日玉帝降下玉旨，在三十三天兜率宮設宴會，宜劉天君、張天君、許天君、玄天君、葛天君等衆，真君得旨，各依次而到，朝見山呼畢，玉帝曰：「孤立極有五百劫，晝夜勤勞，細觀孤之中天，不如西方之萬一，今會卿等，欲圖一路而得往西方境界，脫離劫數，聽佛說法，則孤萬無憂也。欲行不能，今會卿等能代孤設得一路者，卿之功也。衆真君奏曰：「在凡修仙七世，並無破戒，方爲陛下。在凡人道九世，不先破戒，方轉西方陛下。原係修山安能人得四方，欲脫生死，不免入凡胎，出家修行，方能成佛。如其不然，則不能也。玉帝聞奏，不覺放聲長歎，便有思降之意。忽見對面有一瓊花樹，蒙光燦燦，金花滿樹。玉帝問前面是甚物，毫光爛爛，令人可愛。葛天君出班奏曰：「此非別物，乃是南方巽宮九重天外，劉天君家內有一瓊花樹，其名曰接天樹。其樹能聚諸般寶貝，此是寶光起，故有金光照耀。玉帝問奏，卽宣南方火德星君進朝，命去劉天君家討此天樹。衆臣退朝，星君謝恩出朝，正往南方巽宮劉天君家討接天樹，不題。却說劉天君正坐之間，忽見使至，接入坐下。劉天君問曰：「使命大人到此，有何旨意？」星君曰：「聖上設宴，忽見貴宅寶樹，蒙光燦燦，聖上愛之，命下官造府，要討此物。劉天君曰：「要此安敢不從，但吾世代接續，有此樹，樹中有七寶，常時而出，聖主若要此樹，恐動之，七寶散去，不會有光，又恐不發，其實無用，煩使命大人回奏玉帝，免致害却此物可也。使命聞言告退，回奏玉帝。奏明前事，玉帝聞奏，大怒，言曰：「吾爲一天之主，到不及劉天君家，有此樹，能生七寶，現光照人，妙不可言。又問衆臣曰：「其樹要何人常得享用？」衆臣奏曰：「此樹惟有劉天君家孫子，方得管理，享用帝聞奏，忽然失聲嘆曰：「如何能到得他家？做個子孫，得享用此物，孤心足矣。衆臣聽罷，玉帝之言，個個大驚，出班奏曰：「聖人不亂言，聖上旣出此言，必當改位投胎。玉帝心意，只想那接天樹，不願降生之苦，亦答曰：「依卿之言，孤去則誰爲主？」衆臣又奏曰：「陛下三魂化身，當指一魂化身，去降生投胎。玉帝聞奏，說要他三魂指一魂去，不覺下淚。衆臣奏曰：「陛下聖言一出，安可食之，無信不立。陛下宜速發旨，玉帝曰：「雖孤今日指一魂化身降生，何日完之？」衆臣奏曰：「陛下勿憂，功成完滿，依舊還原。玉帝只得指一魂化身，衆臣各起一道金光，直送往劉天君家去降生，不題。却說劉天君與紅蓮公主在後花園賞玩，偶見一道金光，自天心而起，內有四門

天王八大金剛。九條青龍隨行。捧一個金盤。盤內捧着一個孩兒前來。直到園中。公主問劉天君曰。此是甚物。劉天君曰。必是一大貴人有難。欲投胎託生者。我與夫人當拜之。公主聽夫之言。即焚動好香。二人虔誠禮拜。只見金光漸漸而退。投入公主懷中。劉天君大喜。望空拜謝。不過一月。紅蓮公主有孕。說與夫人得知。天君大喜言曰。既是有孕。其孕必是貴人也。時光如箭。不覺一年矣。至元星三年九月初九日。異香滿室。公主忽然疼痛難禁。生下一子。四方八面雲聚霧罩。不能見人。使婢出報。天君大喜。即取名叫做劉長生。光陰如梭。又過三年。長生一日問父母曰。我家有好寶物否。父母曰。我家有接天樹。毫光爛爛。紫氣騰騰。善生七寶。前數年玉帝愛之。亦曾來討。不與。兒曰。有此好寶。可去看看。劉天君不阻。與長生去園中。看接天樹。長生入園中。果見其樹。毫光冲漢表。紫霧入雲霄。心中大喜。朝夕將香致於樹下。供養接天樹。不題。却說樹中原有多寶。如來寶勝。如來妙色。如來廣盛。如來離布。裏如來甘露。玉如來無量壽。如來已上七寶。如來常存此樹。才有此好處。衆如來見玉帝出身在此。如此殷勤供養。不敢當供。商議而去。長生一日又入園去供養。那樹皮葉欲枯。無一毫光。長生大驚。觀之良久。自言曰。昨日有寶。今日爲何無矣。必有原故。且看明日。有無言能出園不題。却說七寶如來不知玉帝來意。見玉帝朝夕殷勤供養。衆人商議。即入三清殿去。問三清天尊。察玉帝來意。如來到三清殿。見三清天尊。相見禮畢。衆如來言曰。某七人。世居此府。今有數百餘年。不知玉帝來此投生。每日虔誠供養某七人。某七人不敢當。玉帝供養。離接天樹。送到寶殿請教。不知玉帝來意。爲何玉清上清太清三清天尊。歎曰。我若不說。汝等果不知之。玉帝因一日設宴。羣臣見對面金光燦燦。不知你七人金花現。玉帝一見。即問羣臣。羣臣奏說。是劉天君家接天樹。玉帝見有寶光。便起貪心。着使去取。不能。又問衆臣。說這樹我甚愛之。今討不來。要甚人方得此樹。衆臣奏說。他天子孫方得此樹。玉帝聞奏。貪心不止。忽然失聲嘆曰。若能得爲他家子孫。得享此樹。則心足矣。衆臣聽說。大驚。即奏玉帝。要其降生。玉帝無奈。只得將一塊指一化身。當入劉天君家去投生。今見汝七人。前貪心未改。故見汝等將厚幣供之。今玉帝因貪心混入塵世。聖心欲絕。恐難復舊。萬一不然。亦是因慕汝等而起。汝等亦有不便。汝七人可着一個變做道人。去勸他修行。着一個又變做一道人。在於接天樹下。待那長生老來供養。見樹枯而不耀。必然有怒。若見你在樹邊。必說寶是你盜去。害殺那樹。要計較你之時。汝可顯出神通。點化他修行。便是。衆如來聽罷。拜辭了三清天尊。變做七道人。即前來到劉家樹下。坐定不題。却說長生。頭一日到後園。見樹欲枯。寶光頓絕。心甚憂悶。第二日又到後園。其樹漸漸欲死。絕無毫光。心中大怒。忽見一道人在樹後。長生向前扯住。言曰。我只道此樹因何而死。寶貝絕無。緣來是你這野道盜去。那道人片言不答。止微微冷笑而已。長生大怒。扯出後園。同至於堂中。審問道。人又只是微笑而已。長生見問不答。用棍亂打棍。

打斷他不叫，又用刀斬之，刀又斷，道人變一道金光而起。長生大驚，望空拜曰：「不才不識老仙，誤犯仙體，乞恕前罪。」那仙答曰：「某非別人，乃是你樹中七寶之身，投在你家，常出七寶者，長生曰：「何故倚樹爲光？」仙曰：「某兄弟七人，爲天宮無寶，故倚樹化身，顯耀三十三天，以顯神通。」長生曰：「你今要去，何故衆如來曰：「前者天宮無寶，則我兄弟顯耀，今者天宮多寶，不見我等神通，某等要去耳。」長生曰：「天宮寶多，衆如來帶我去。」衆如來曰：「欲至天宮，當別恩愛，如存貪愛，則難行矣。」長生曰：「若衆仙肯帶我去，小人拜別父母就來。」衆如來答曰：「可長生，卽入後堂拜辭父母，要入三十三天，劉天君與紅蓮公主苦留，不與他去。」已見九重天內，忽然一道黑雲漸漸而起，一陣狂風，將小兒抱出宮外，黑雲散，劉天君夫婦不見了。孩兒大哭一場，不題。衆如來將長生抱出宮外，直引去三清殿，見三清衆如來稱說前事。三清見長生，長生下拜。三清請起，列坐。三清曰：「你可認得我等，是甚人。」長生曰：「平素未面，不識列位仙長。」三清笑曰：「你知爾自己前生是甚人。」長生曰：「小子其實不知。」望衆仙長明以告我，倘得仙緣有分，沒世不忘。」三清曰：「你可在後堂照天鏡中，照看你是甚人。」長生卽往後堂鏡中一照，見鏡內是玉帝相貌，心中大驚，出告三清曰：「小子往鏡中一照，鏡內却是玉帝形像，莫非前生，我是玉帝。」帝應曰：「然。」長生曰：「我前生若是玉帝，原何又出三十三天。」九重天外，投胎。三清曰：「你是玉帝身內一魂，因前生見劉天君七寶樹放光，便起貪心，甘脫生死，故卽墮出九重天外，以了貪心。」長生曰：「可得再復前生真正之身。」三清曰：「此亦不難，汝要復前生真正之身，除非要修行爲正學道，全真纔得返本還原。」長生曰：「今在天界，往何處修行？」三清曰：「天中無苦，欲要如前，除非入凡。」長生曰：「仙胎焉能入凡？」三清曰：「汝若肯苦心修行，中界有座蓬萊山，乃天下第一名山，等我衆人作法，將汝打下中界，便是。」長生曰：「茶飯何來？」三清曰：「飢食青松，渴飲甘泉。」長生曰：「修行得復原身，情願聽教。」三清卽于袖中取出如意花一根，吩咐長生閉了兩眼，用手望長生一打，打入中界蓬萊山中，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哥閣君臣游獵

却說哥閣國成安王，一日頒下聖旨，同文官張明、李寶、武官劉飛虎、鄭正等，兩班文武，整頓弓箭，前往蓬萊山去遊山打獵。衆臣領旨，各各披挂，隨駕而行，不題。話分兩頭，却說長生自從被三清打下蓬萊山中，苦心修行，飢食青松，渴飲甘泉，不敢擅離半步。在山修行有二十年矣，一日正在山中打坐，山中各獸被哥閣國王軍馬趕追，逃於長生禪榻前，跪者跪，拜者拜，叩首者叩首，鳴者鳴，叫者叫，俱有悲慘驚慌之狀。長生雖未見國王追趕之情，觀各獸之慘容，若似投人之狀。長生問各獸曰：「某觀汝等之來意，莫非有難望吾救汝輩乎？」於是衆獸各各點頭。長生曰：「既是如此，可居某山後邊之各獸。」

聞言急急走入庵後躲避。不一時，安成王同衆臣蜂至。王問長生曰：汝在此可見有獸來此否？長生端坐不應。又問長生，又不應。王大怒，遂傳旨命武臣將長生去其四肢。長生又微微而笑，不應。國王大怒，言曰：汝敢笑我，不能去汝之頭乎？即命武士將此道人分屍萬段。霎時間雲霧天地依然，本身合足又爲原人。國王大驚，合掌下拜，言曰：寡人凡夫肉眼，不識天仙，有犯天條，乞天仙發慈悲之心，赦寡人前過。請天仙回寡人回朝。寡人辭羣臣，同天仙到此修行。長生歎曰：陛下就是仙人，何求道乎？國王再三哀告，求長生回朝。一心要出家修行。長生拈筆題詩一首，與國王。國王覽云：「自入蓬萊二十年，飢食青松渴飲泉。我在本庵遙望見，陛下當日亦仙源。」國王覽畢，又叩首曰：據仙詩云，寡人原亦是仙班之人，今寡人失了本來面目，乞天仙大發慈悲，同寡人回朝，指引寡人迷路。長生曰：陛下既有出家之心，野人同陛下回朝。國王大悅，同文武隨長生回朝。文武各散。國王同長生、祖師在淨樂宮宴齋。正宮皇后，乃是玉堂公主，聞國王接着天仙到殿，即忙出宮，隨卽入淨樂宮參拜祖師。看見祖師堂堂一表人物，但見唇紅齒白，便有眷戀之心，將言戲之曰：天仙這等美貌，得我明日生下一個太子，有此秀氣，妾心足矣。祖師聞言大驚，作詩一首答曰：「道在紅塵幾世修，全憑戒行作根由。宮人要我爲非事，今生難會再來求。」祖師言罷，護法神在半天見祖師出再來求之句，料其凡心未絕，變一宮女卽從空中下宮來，點化祖師。向祖師禪壇前問曰：你道我是誰？祖師曰：你是宮中宮女護法神。曰：汝尙不知我乃是你護法神。朱禮是也。祖師曰：你變宮女來此爲何？護法神曰：我在半空聽知你許皇后詩中誓愿再來之句，自古聖人不亂言，亂言要墜輪迴。去與皇后結髮，完前詩句，何能復入佛境。祖師聽罷大哭，那宮女騰空而去。祖師哭成一病，不過七日而身故矣。成安國王聽知大哭，卽備棺木葬紫金山。又不過七日，那正宮皇后見祖師身已死，思量傷感，亦一命歸陰矣。國王大哭，亦具棺槨葬於紫金山。國王卽立鄧妃爲后。祖師化一道金光投入鄧妃胎中。鄧妃於甲午年十月十八日午時產下祖師。形容端正，人物秀麗。成安大喜，取名叫做玄明，却說正宮皇后死後亦投一富家出世，其家姓李，當日生下之時，異香滿室，取名叫做香娘。祖師爲國太子，大定三年大婚，卽選香娘爲后。一日國王升殿，有西番使臣名哥木夫兒者，進一銅鼓，厚有一十二寸，來使進到哥閣國中，傳表官送上國王。使臣奏曰：我主有旨云：國無定例，要分大小。言我國有銅鼓一隻，與厚有一十二寸。我主命進伊國，伊國有人能射透此鼓，便爲上邦。若射不透，便爲下邦。連年進貢我王，王開言大怒，出聖旨問誰能射得銅鼓者。官上加官，請國將劉飛虎，有萬夫不當之勇，兩臂有千斤之力，出班奏曰：我主勿憂，西番進來此鼓，臣能射得。王大悅，賜御酒三杯，當殿射之。劉飛虎謝恩，在殿上掛起銅鼓，左手挽弓，右手搭箭，一箭射去，其箭止入銅鼓半寸，滿面羞慚，俯伏金階。國王十分煩惱，玄明太子年方七歲，在宮中聽說出宮奏曰：此鼓別人射不得，要孩

兒方纔射得國王曰番鼓厚有一十二寸適纔鎮國將軍劉飛虎有萬夫不當之勇尙射不得你今年纔七歲烏能有此氣力太子曰人不論大小父王高枕勿憂看兒射之便見國王大悅太子將番鼓吊上高處在金殿上離百步之外左手挽弓右手搭箭叫過番使向前問曰倘若我射穿此鼓你當如何番使曰年年朝貢汝國如射不得亦要貢我國太子喝曰鼓射一透汝頭亦要落地番使料太子不能射透正微微冷笑太子言罷看定銅鼓一箭射去其箭沒羽將銅鼓射透衆臣喝采國王大悅太子卽命斬此來使將首級號令太子叫過番卒吩咐云本當亦斬汝等首級留汝等狗命回去叫你國王火速進貢前來免我國征討衆番兵嚇得胆戰心驚抱頭鼠竄而走國王設宴大會羣臣不題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太子提兵退番軍

却說番王謂諶天兒升殿左班文臣毛搭海李一雲右班將軍劍開破元木順清衆文武山呼畢傳表官報說番卒回朝番王宣進番卒將說哥閣國太子射透銅鼓斬使命事奏了一遍番王大怒傳旨卽挑選番兵五萬差毛搭海押兵劍開破元木爲先鋒順清爲副將各賜御酒三杯謝恩出朝一直望哥閣國進發不題却說哥閣國王年六十有一見子有能大宴羣臣禪位於太子太子百拜卽位年纔七歲稱爲定大元年衆臣朝見太子設宴共樂太平未有三個月一日太子升殿傳表官奏曰今有西番諶天兒用毛搭海押兵統番兵五萬殺到俺國太子聞奏大怒卽令保駕將軍趙士能爲總兵馬孟明爲先鋒李士儼爲副將與番軍對敵趙士能謝恩出朝統兵來到交劍關下寨次日平明兩軍對陣番將元木出馬南軍馬孟明亦出二人大戰馬孟明大敗走入關內次日趙士能親督大軍出戰下關番將毛搭海亦押兵出自辰至未南兵大戰番將不過大敗走入關中緊閉不敢出戰卽差人持表奏知定大王王接得表章大怒欲自出征衆臣奏說不可定大王曰朕若不去何以討之衆臣奏曰朝中未有主將我王可出一張榜文尙招得一員上將何愁戰番將不退王乃依奏卽出下榜文不知後來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天尊點化玉帝

却說妙樂天尊在空中見玉帝化身降生在哥閣爲國王自思若不去點化度他修行恐破金身則難還原矣言罷卽在雲端上搖身一變變一道士卽下凡來到五鳳樓前去揭榜文次日定大王升殿傳表官奏說有一道士前來揭榜國王

傳命宜進。道士到殿山呼畢。王問曰。卿揭孤之榜文。來見寡人。卿有何能。退得番兵。道士奏曰。臣雖不才。曾得異人傳授。能令飛砂走石。延風喚雨。何愁番兵。臣能一戰破番兵。如風偃草。國王聞奏大悅。問道士曰。卿此行要多少兵。隨卿出戰。道士曰。不用一人。國王曰。番將數十員。番兵五萬。卿奏不用一人。單身而行。孤恐卿寡不敵衆。道士奏曰。陛下不必憂慮。小臣自有分曉。國王聽罷大悅。道士出朝。直至交劍關。與趙士能等相見。舉來日。平明。番兵又在關下。索戰。小軍飛馬來報。說番兵圍關辱罵。道士即別了衆將。於關樓上披頭散髮。手持一把七星劍。捧一碗清水。口中念咒。真言咒語。吩咐手下。大開關門。一霎時間。天昏地暗。飛砂走石。自空而來。一直打向北方。道士在關。喝號。南兵看見。一湧殺出助戰。番兵走避不及。手慌脚亂。打得頭破腦裂。百無一生。可憐五萬番兵。一個個不能走脫。後來余先生觀到此處。有詩嘆曰。飛砂一起。石濛濛。雄兵叫苦亂如蜂。雲散不聞番將語。惟見屍骸滿陣中。却說妙樂天尊。作法用飛砂走石。霎時間打死番兵五萬。不留一命。領衆回轉朝中。定大王升殿。傳表官奏說。道士得勝回朝。定大王大喜。宣進山呼畢。王曰。寡人天下非卿不能保矣。寡人封卿爲一品當朝拜國師。道士曰。臣不願爲官。王曰。卿不願官。莫非要金寶美女。道士曰。臣不要此。王曰。然則所要何事。道士曰。臣今平服番邦。欲終南山見師父。過十餘載。再來請受封王。聞言只得隨道士。傳旨命衆文武官。送出朝門。道士辭別而去。不覺時光似箭。日月如梭。玉帝化身。在哥閣國爲王。享太平天下。有十年矣。生有一子。一日。妙樂天尊在天宮打坐。見哥閣國王漸漸滅了。本來面目。自思我十年前曾助金闕退兵。亦欲度玉帝還原。因其無子。今有子矣。若不速度。恐害金身不便。言罷。即下凡來入見國王。國王曰。卿今來意。欲爲官否。道士立於金階云。常聞漢武帝以及秦始皇。俱好神仙術。未逢引境。郎君得聞道者。尙迷不忖量。急別恩和愛。免墜見無常。國王聽罷大驚。問曰。卿何人也。道士曰。天中人也。王又問曰。何以至此。道士曰。爲君至此。王又曰。爲孤何事。道士曰。貧道見君久戀富貴。不知回頭。聞君册立太子。不日必別人世矣。貧道有不忍見開寶。欲指陛下免死之路。捨去恩愛。撇富貴了。貪心則可。免死。王曰。如得此路。恩莫大焉。乞師明以教我。道士曰。如有真心出家。可即離殿。字拜我爲師。王聞言降階下拜。道士端然不動。言曰。我先往。勿得食言。可速來也。說罷出朝。王起送之。國王回朝。回至殿上。文武衆臣俱伏金階。啓奏曰。幽冥之事。難以相信。我王焉可聽道士之言。而棄萬乘之國乎。王聞奏。如風過耳。半點不聽。王即傳命宣太子入朝。即位。太子大哭。阻父滿宮。聞此消息。俱各向前。千言萬語。勸解不聽。國王立意出家。太子只得即位。宮娥各散。國王與皇后太子。不忍分別。國王作詩一首曰。錦綉江山焉捨別。恩愛妻兒不忍離。猶恐稍遲無常到。割脫凡塵免着迷。國王題罷。皇后太子。徘徊眷戀。不忍分捨。國王。國王心如鐵石。無半點淚。下一心。只要出家。衆文武同太子送出朝。至三十里。思音太子大哭。國王曰。

吾兒不必下淚。爲父者去心難留。他事不必言。惟以社稷爲本。孝道爲先。勿使民被其累矣。言罷。與太子分別而去。太子悶絕於地。衆文武扶太子上馬。回朝即位。國號爲開明元年。太子大赦天下。衆臣拜賀。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國王去蓬萊山修行

却說國王自別了文武皇后太子。孤身行了一日。天色將晚。忽見道士自前面而來。國王下拜。道士曰。子來矣。事定矣。國王曰。師父。弟子一心出家。何事不定。道士曰。汝國富矣。今去矣。國王又答曰。師父。弟子一心慕道。何思復返故國。道士又曰。山中苦矣。飢又寒矣。國王又答曰。弟子一心求師。何懼寒苦。道士微笑言曰。弟子既有真心出家。跟我入蓬萊山。國王唯唯領命。隨後直至蓬萊山中。但見「桃紅柳綠滿眼。青山隱隱堪誇耳。聽鶴唳猿啼真乃神仙造化。青松翠柏屏列雲連山上。奇花巖中瀑瀉甚交加。無易萬年景價。」却說妙樂天尊變一道士。引國王在蓬萊山中。建一茅庵。日夜與國王誦經說法。一日。天尊教國王坐煉之功。恐國王凡心未了。心生一計。言曰。我今愛食一桃。汝可下山去買來供我。國王唯唯應諾。即離山中去買桃。不題。却說妙樂天尊見國王下山去買桃。即搖身一變。變一個年少美貌女子。去街上賣桃。國王見女子捧桃來。近前問女子買桃。女子曰。我此桃乃是一株樹止生得一個桃。要賣千兩黃金。國王笑曰。縱是一樹結的。亦不值千金。女子曰。你若不出千金。妾乃寡居。見君堂堂一表。願奉桃與君。成就一對夫婦如何。王曰。貧道乃出家之人。女子曰。出家還俗。古之常理。妾家頗有千金之富。君若不棄。足可以享受矣。君若執迷。恐悔之不及。國王亦不答話。別了女子。從四門去尋買紅桃。遍處沒有。又見那女子又捧桃來。向前言曰。君勿錯過。後會難逢。國王不答。女子又曰。君今實意不從。肯許妾結來生緣。妾即將此桃送君。國王自思曰。來生之事。那裏去會許之。不妨如其不許。則無桃矣。怎生回得見師父。遂對女子言曰。來生可許。今生決難從命。女子笑曰。君既肯許來生。妾桃付君。君勿失信。國王接過桃來。歡天喜地。自言曰。若不許他來生。安得此桃。喜之不勝。回至山中。見師父。將桃獻上。天尊變回本像。接過桃來。言曰。弟子下山買桃。爲何破戒。國王大驚。答曰。師父。是何言也。弟子下山。未有一毫差錯。安有破戒之事乎。天尊笑曰。你會與女子許再世之願。有乎。國王答曰。不敢瞞師父。弟子下山買桃。遍處未有。止有一女子捧一桃賣。弟子問他買。他要弟子與他成就夫婦之情。纔肯賣那桃與弟子。弟子不肯。那女子又云。說你若不肯許。下我來生宿緣。我桃亦送你。當日弟子若不許他。又無得桃。回見師父。只得許他來世之事。此弟子出於無奈。安有實心許之。此事明明弟子之謊言。何得爲之。破戒。天尊又笑曰。弟子汝迷矣。自古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安有可謊者。汝今既許那女子。結來世之緣。前功費矣。又要墮入

凡塵國王聞言大哭言曰可免得否天尊曰學道之法嚴謹天地無私安可免得務要再生修煉方能入道國王叩頭問曰若不能免望師父發慈悲之心墮一沒恩愛處早得入道天尊曰那有沒恩愛之所汝今種有善根正因念頭差錯方要墮汝今若去投胎降生來生俾得入善之門不必憂矣國王曰師父墮弟子往何處投胎天尊曰我慧眼觀見西霞國王行善三代今未有嗣方建醮求嗣墮汝去此處降生國王聽罷大哭絕食七日而終天尊將國王肉身擲入海中與魚蟲食之完捨身之願即招轉三魂七魄送去西霞國中投胎不題不知後來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天尊二度玉帝

却說西霞國王李天富年至四十無子一日升殿聚眾文武議曰寡人今年滿四十未有一子傳位當如之何文官彭良彭理周士榮武官郭春田元吉衆臣奏曰臣等聞祈嗣者惟許天醮有驗我主可虔心齋戒建醮天賜一子未可知否國王依奏即着殿前指揮孟英英搭壇擇日建醮至吉日莫善玄皇后同國王親自上壇行香天尊慧眼一見將三魂七魄送入皇后肚中醮罷一月皇后果然身懷有孕國王大喜大宴羣臣不覺時光似箭日月如梭莫善玄皇后身懷有孕三年零六十日未見分娩國王一日升殿大怒呼皇后出宮問曰古來孕婦十月而生今汝懷胎許久諒其必是不正之胎心中懷疑欲殺汝矣皇后大驚奏曰臣自我王建醮後承君寵愛身懷孕胎安有不正乞我主容臣回宮三日若再不願自盡見陛下國王怒息依奏皇后回宮兩行珠淚嘆曰妾本無他意未卜前生作何孽今生嫁與極貴之尊四十無子偶然懷此異胎喪吾命矣言未畢忽然腹中叫曰娘勿憂我乃善人投胎父王有怒可奏說昔日太上老君曾在母肚中八十二年皇后聽罷言曰雖然昔有太上老君之說你是善人投胎此時你父親不信限我三日縱你是好人今不降生三日後汝父將爲母戮之不更慘傷兒又在腹中答曰母親勿憂不才今夜降生恐驚動娘皇后曰你快降生母死毋怨言罷肚中隱隱而痛嘖嘖然有叫產之聲宮娥紛紛然趨侍俟至酉末戌初祖師離了母腹乃是紫雪元年三月初三日戌時降生毫光閃閃滿室異香宮娥進看却是一男子宮娥出奏國王國王親自排駕進宮吩咐抱太子出看宮娥即將太子抱出國王御眼觀看見太子生得容貌端正心中大喜次日平明升殿大排筵宴歡宴羣臣衆臣慶賀國王大悅即代太子取名叫作玄晃太子衆臣退朝不覺光陰易過轉眼而西霞國王又享十五年太平之基矣一日國王升殿衆臣朝罷國王曰孤今五十有八年亦老矣懶治國政今者太子長成孝道可觀堪爲一國之主孤今傳位於太子玄晃矣卿等意何如衆文武俯伏奏曰我主慈愛之君太子順孝之主豈有不可國王大喜即宣出太子太子出殿山呼畢國王親

捧國璽付太子。太子行二十四拜，跪接玉璽。國王退入養老宮。太子轉身即位，大赦天下，宴衆羣臣，出旨選三十六宮，七十二妃，自十五歲登王位。太平基業一十五年，正宮皇后范氏生下太子名繼昌，年有一十二歲，聰明伶俐，話分兩頭，却說妙樂天尊自送祖師三魂七魄去西霞國之後，有三十年，恐祖師貪心不厭，迷却本來面目，一日在雲頭看見國王，要去拜見，駕一祥雲墮下西霞國城外，欲度轉祖師回頭，遠遠遙望，見國王擺駕而來，天尊將身一變，變作一道士，在路邊坐下不語。若坭塑如來，前官喝去不動，回奏國王。國王曰：若不懼孤者，莫非是一有德道者，待孤駕至一觀。駕到道人，身傍道人亦不動身。國王見道人容貌端正，自思必是高士，吩咐手下住駕出葦輿，與道士施禮。道士勸身回禮，舉國王問曰：道士因甚坐於路上，不言不語，必有原故。道士曰：臣無他故，見陛下走錯路頭，欲來指陛下迷路。王曰：寡人有前官引路，何曾有錯，要卿指示。道士曰：前官只能指陽間今生之路不錯，臣來指陛下陰間來世之路。王曰：聽卿之言，能指來生之路，莫非仙乎。道士曰：山人也。王又問曰：卿何以知來世。道士曰：知今生，即知來世。知樂極，即知生悲。知聚會，即知離別。莫言來世，雖百世可知。王又曰：何以見得。道士曰：昔日梁武帝曾有詩云：「名利蘆花水上鷗，酒色財氣似牽牛，眼前逍遙容易過，久後終是一骷髏。」王聽罷，言曰：卿既知超生免死之方，請回孤朝中，指示孤之來因。道士聞言，假作戰兢之狀，大哭奏云：臣因十歲出家，今年四十有五，未曾敢錯了念頭，決不敢入地獄之門。國王聞言大怒，呼駕前指揮韓通斬道士。道士容貌不變，奏曰：斬貧道不妨，且問我主原是甚人降生。王曰：吾不知之。汝知之乎。道士曰：貧道安有不知。國王曰：汝亂言，能知百世，將何以考。分明是汝脫死之言。道士大笑曰：若無考證，將言抵死。國王曰：將何以證。道士曰：可命取水一盆，照之便見。國王聞言，即命韓通取水一盆來。到道士請國王去照。國王一照，見一仙與玉帝對鏡講法。道士問曰：陛下曾見甚物否。王曰：無他，止有一仙與玉帝談話。道士曰：請王再照。王又照見小盆有一頭牛，在田中耕鋤。道士又問曰：此回見甚物否。王曰：亦無他，止見一頭牛在田中耕鋤。道士曰：陛下省得否。王曰：不知道。道士曰：玉皇大帝乃陛下之魂化身。仙人乃陛下今生可修者。陛下今生不修，來世即爲牛矣。此現三世之形容。國王聽罷，心中疑道士行妖法，誑他修行，傳旨令韓通向前斬道士。道士見韓通近身，吹一口氣，將韓通吹倒在地。駕雲騰至半空。國王一見道士騰空，悔之不及，望空下拜，欲求救前罪過。道士在半空微笑吟云：「富貴誰不欲，貧窮誰所愛。貧修而能富，富迷終受窮。泰極終遇否，否極有泰來。貴高難免死，榮極見悲哀。帝前人所自，人後畜中排。君不離樂處，難免爲牛成畜畜。如此苦萬劫不復回。」國王聽罷，大驚伏地告曰：寡人願依仙長，欲離國中，何處修行。道士在空中答之：「真心歸佛道，早入靈鷲山。」國王唯唯依命於青華亭上坐下，對羣臣言曰：孤今棄國出家，去靈鷲山汝等衆臣不必隨駕，可回朝立孤太子繼昌即位，各以忠心。

扶國衆臣俯伏奏曰：天下修行者多，豈有凡胎能爲仙者？况陛下爲君，視民如傷，焉有輪迴墮畜之報？此必妖術無疑。乞陛下參詳參詳，免有他日之悔。王曰：寡人去心難留，非卿等可諫，死不入國，不必多言。衆臣只得從旨。又奏曰：陛下此去，常用數百人爲保駕，臣等方纔放心。國王笑曰：孤在國中，知有此禮，出家餘則不知矣。何用保駕？卿等不必再言。衆臣只得眼送國王。望主不見處，衆臣纔回。那國王孤身一人，入到山中。妙樂天尊先在岩壁下坐定。國王一見拜曰：乞師父指引弟子迷路。天尊曰：子來矣。可起立於傍，聽吾說法。天尊即將本來面目、陰陽地獄輪迴說了一遍。再將苦行、生忘、本身修煉，又說一遍。國王俯伏拜謝。天尊又曰：可對天受戒。王即對天跪下。妙樂天尊又代國王受五戒。講道說法，天尊駕雲上天而去。撇下國王一人在山修煉。飢食青松，渴飲甘泉。話分兩頭，却說衆臣回見皇后太子。從頭將遇道士駕空國王入靈鷲山事說了一遍。皇后太子大哭，即欲擺駕。同太子去尋國王。衆臣奏曰：天下不可一日無君，娘娘要去尋回國王，必先立太子即位。七七四十九日，然後方可離朝去尋國王。皇后依奏，即立太子繼昌即位。國號爲天祥元年。大赦天下，設宴羣臣。至四十九日，皇后命太子去靈鷲山看父。太子升殿，傳下旨意，吩咐排三乘車駕，一乘目坐，一乘太后，一乘空行。候接父回。又吩咐大小官員各帶好香一路焚燒。又吩咐殿前指揮韓通帶三千御林軍保駕，直至靈鷲山。衆曰：得旨。吩咐一對對隊，伍整齊，笙簫鼓樂，緩緩而來，直抵靈鷲山下。滿山尋之不見，去到一處，四面青松，左有鶴舞，右有猿吟，有一大石壁，深八丈餘，裏有一座國王坐在座上，不似人形，骨瘦如柴。皇后太子向前看見，相抱大哭。衆臣無不傷感。皇后太子跪求請回國。王竟默默而坐，半言不答。只見一霎時間，風雲大作，對面不見人。一陣狂風，將國王不知吹去何方。雲收霧散，皇后太子一看，不見國王。太子大哭。衆臣奏曰：風霧迷掩，乃天意拆散我王恩愛。今者不知去向，難以尋覓。太子可同聖上回朝，出榜張挂，有人知國王去向，再作商議。不然則難尋矣。王母陛下慟之狂然。太子依奏，只得同母后回朝。不知後來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祖師得道見帝

却說太子回朝，妙樂天尊從半空中同國王下來。妙樂天尊曰：汝可用心修行。三年後若有功，則我來矣。國王唯唯聽命。晝夜勤苦修煉，飢則食松，渴則飲泉，時光易過，不覺三年滿矣。妙樂天尊一日來問曰：弟子知道乎？王曰：不知。又問曰：知世事乎？王又答曰：不知。又問曰：知生死乎？王又答曰：不知。又問曰：知有身乎？王又答曰：不知。天尊見國王天地間之事俱不知之，識其心死入道，微微笑曰：功成矣。王曰：何得成功？天尊曰：子莫知之心灰矣。王曰：更當何如？天尊曰：賜汝五道靈

符入中天參玉帝國王聽罷。磕頭拜謝。同天尊上天。先至三清殿參見三清。三清慶賀。次日早朝。玉帝升殿。真君朝罷。三清出班奏曰。臣妙樂天尊。今領一弟子。乃西霞國王。修行得道者。來見我主。玉帝聽罷。命宣進國王。山呼畢。帝問衆仙。當封何爵。衆仙奏曰。此是我主一魂化身。在主自裁。玉帝聞奏。大驚。叫國王抬頭。一見國王美貌。心中大悅。即封國王金闕化身。蕩魔天尊。造一九天太陽宮。掌管本宮。管三十六員天將。賜黑龍袍一領。七星劍一把。七寶冠一頂。綉墩同坐。同行。國王謝恩。玉帝大設筵宴。慶賀不題。却說玉帝次日去太陽宮。鄧化出接祖師。祖師見並無三十六員天將。問鄧化曰。玉帝封某到此。掌管三十六員天將。爲何不見一將。鄧化稟曰。原來本是玉帝一魂化身。掌管。因其意貧。墮入凡間。無人在此。故此天將俱走下。凡間云。祖師曰。既有此情。某當來日。面君啓奏。却說次日。平明。玉帝升殿。祖師出班奏曰。蒙我主着臣去太陽宮。管三十六員天將。因無主管。俱走下。凡矣。乞我主上裁。玉帝聞奏。問衆臣曰。祖師奏此事。當復何如。衆臣曰。太陽宮既是祖師掌管。天將若走下。自就令祖師去。凡間收歸天曹。則爲妙矣。帝依奏。即着祖師下。凡收復天將。祖師謝恩。出朝。心下十分憂悶。不知衆天將去向。不若去見我師。妙樂天尊。以問其故。思罷。即入兜率宮。妙樂天尊正在禪壇打坐。祖師向前打個稽首。天尊曰。弟子到此。爲何祖師曰。非爲他事而來。蒙聖上封去太陽宮。掌管三十六員天將。弟子去時。一個也無。回奏玉帝。帝問衆臣。衆臣奏帝。命弟子自去收伏。帶歸弟子。下凡不知去向。前來請問師父。天尊曰。我若不說。你不知之。你有四十二年災難未滿。故有此事而來。天將此回亦收不得。更要投胎入凡。受盡苦難。纔得入極樂之地。祖師曰。今從何處投生。天尊曰。目今淨洛國王無子。善勝皇后。曉夜焚香。當天求子。汝今化一道金光。去投皇后胎。中日後長成。修行功滿。那時方得入天曹享用。祖師聽罷。只得拜別師父。化一道金光。飄飄蕩蕩。飛入淨洛國來。善勝皇后正在御園燒香。忽然睡下。那一道金光。投入皇后腹中。皇后即夢見吞一紅日入腹。身懷有孕。不覺十個月滿。開皇二十五年三月初三日午時。淨洛國皇后生下太子。太子在后脅撞出。皇后氣絕。妙樂天尊念動咒語。即吹氣入皇后左脅。皇后漸漸返魂。方省人事。宮中盡是紫霧罩住。有九條龍吐沫。代太子沐浴畢。一時間妙樂天尊帶龍騰空而去。宮中如舊。宮娥出奏國王。國王大喜。命抱出太子。見其眉清目秀。骨格希奇。國王大悅。命代太子取名。叫作玄元太子。不覺春去秋來。光陰迅速。祖師於淨洛國投胎。年有十四歲矣。有一年。淨洛國元宵放燈。國王升殿。太子出來奏父。王要去。看燈。父王曰。你乃一國東宮。不可夜出觀燈。太子曰。兒扮爲民。去看便回。國王依奏。即着指揮湯仁同太監四名。保太子出朝。往市觀燈。太子正出朝門。行不到一箭之地。但見一燦爛花燈。高掛笙簫鼓樂。喧天唱彩。嬌娥勝天仙。飲樂壺漿歡慶。太子同湯仁轉過南街。裏幾個飲酒醉人。東倒西歪。不省人事。太子又轉過北街。亦見幾個在花街上。孟姐家作樂。二人

風打將起來。太子又轉過東街。又見一人。在街上偷人銀袋。被人亂打無休。打得叫天叫地。太子看罷。猛然大聲嘆曰。如何免得酒色財氣四事。則我何必爲君。有天上斗母元君。因元宵下凡。變一道士。以探人心。遇見太子。出此言。向前揖而答之曰。貧道方纔聽見客官說。要脫酒色財氣四事。莫非要求得此方。貧道有之。太子曰。汝何以脫得。道人曰。貧道辭父母。別妻子。隨緣度日。可不是脫得。言未畢。旁邊指揮湯仁。但見道士出言勸太子。咬牙欲斬道士。道士一見。鴛祥雲騰上半天。現出本身。言曰。道本無根。要人自尋。若戀富貴。恐昧真靈。吾非他人。乃斗母元君也。太子一見。望空拜曰。弟子情愿棄江山出家。那道士曰。吾去矣。君不進來。天宮無位。太子大驚。同湯仁回朝。次日平明。國王升殿。太子出朝。奏遇道人事說了。遍欲去修行。國王曰。今者天下妖邪多矣。豈有天仙來凡度人。吾兒不可執迷。江山之貴不享。而慕望外之事乎。決不准汝之奏。太子又奏曰。神仙之說。往往有之。修行之事。自古流傳。安可不信。真言而昧正道。倘他日一旦而逝。無常迅速。明示以改前過。乞父王賜臣離宮出家。倘他日功成。則九族可超升矣。國王見太子執意要出家修行。心中大怒。卽着校尉鄭才將太子囚去冷宮。候其回心。然後赦出。鄭才卽將太子囚入冷宮。王退朝。太子入到冷宮。思想歎曰。若無陰陽。豈有晝夜。若無天堂。豈有地獄。前夜見者。若邪則無勸我修行之心。必有思意。前者道士又說他是斗母元君。若是元君。點我修行。見我被囚。必來救我。不若燒起好香。當天禱告。請元君到此。指引我修行之路。有何不可。想罷。卽燒動好香。當天祈禱。告祠未畢。元君在雲頭叫曰。太子。汝今被父囚禁在此。某諒難以脫之。不若從父之命。除却修行。早作脫身之計。太子曰。弟子自從幸遇師父。心無變異。雖死不從。父命倘父將某苦禁於此。有死而已。何肯悔言。而聽父乎。元君曰。汝果有真心出家。此乃非修行之所。太子曰。既非修行之所。安能脫身而往他處乎。元君曰。汝若肯去。離城有八十五里。有一座山。名武當山。那裏可以修行。太子曰。焉能得行。又若何能去得。元君曰。可閉着兩眼。同汝離此。太子卽閉兩眼。元君駕一朵祥雲。將太子抱在懷中。離了冷宮。直到武當山。但見青山隱隱。石壁綠柳飄飄。奇花四圍。山色勝玉。真乃神仙造化。却說太子同元君到山。拜元君爲師。朝夕講經說法。坐煉修行。不題話分兩頭。却說次日。國王升殿。校尉鄭才奏說。不見了太子。國王大怒。斬了鄭才。十分煩惱。有文武趙安孫越馬元王龍王榮一班臣子。出班奏曰。我主若要尋回太子。可出下榜文於四方。張掛。有人能知太子者。賞金千兩。留得太子者。加封官職。國王依奏。卽出下榜文於路上。各處張掛。忽一日。姓陳名春。住在武當山下。日前見一人。同一道人入山中去。今聞朝中不見太子。出有榜文。自料前日見者。必是太子。去揭榜文。奏知國王。不知後來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太子頭挽陰陽髻

却說一日國王升殿。傳奏說武當山樵夫陳春見太子揭榜來見我王。王命直進山呼畢。王曰：卿既揭榜見孤，曾見太子否？陳春曰：小民日前見一人，同一道士入武當山去。臣恐是太子，特來奏主。王曰：汝既見二人入山，汝可引路。孤即令指揮湯伯、校尉黃鍾同五百金甲將卿爲引路官去。武當山尋見太子，回來重賞。陳春謝恩出朝，同指揮官直往武當山進發入山中。見太子頭梳陽陰角髻，端然坐在石壁之下。衆軍向前山呼。太子並不發一言，默默而坐。湯伯吩咐金甲將向前去扯太子回朝。只見一霎時間，天昏地暗，狂風大作，飛沙走石。自北方而來，對面不能見人。沙石亂紛紛撒將下來。金甲將大驚，同湯伯等抱頭掩耳，走回朝中。次日國王升殿，湯伯同陳春黃鍾入見國王。問曰：卿到武當山曾見太子否？湯伯奏曰：臣到武當果見太子坐於岩壁之下。小臣吩咐金甲將向前去請太子回朝。太子半言不答。一霎時間，飛沙走石而來，對面不能見人。臣等只得走回，奏知我主國王聽罷，言曰：既太子在武當山，寡人即再着陳春爲引道官，同文武羣臣帶御林軍三千排駕接太子回朝。衆臣謝恩出朝。次日會齊衆軍，命陳春爲引道官，一路而行，直抵武當山進發來到武當山。入見太子，山呼畢。太子曰：勞動衆卿遠來，有何話說？衆臣奏曰：臣等領國王旨意，特來接千歲車駕回朝。太子曰：未離國則可。今者離家慕道，安敢忘佛法而歸俗？天地無私，若有一念不靜，可不自取其罪乎？衆臣等奏曰：某等聞太子出家學道，先蒙不孝。今者千歲執見不回，國主老矣，又無太子即位，晝夜憂心，倘有危時，則何人可爲披麻執杖者？又何人可爲嗣位之主乎？太子安能不聽臣等之議論，衆口之公談，如此則學道未成而不孝之名，則先成矣。衆臣乃千歲之赤子，安敢匿過見而不言也。乞千歲參詳定奪。太子聞衆臣之言，忍不住腮邊下淚，亦言曰：父王無子嗣位，我亦知此久矣。曾問我師云：我父王今歲當生一子，即位衆卿回奏我王，不必憂慮。卿等請回朝罷。但吾既出家，安有再入朝之理。卿等爲我子者，盡忠尚不能盡孝，何況出家之人，不能顧父母之劬勞乎？倘得天從人願，他日入道，則我父母皆爲佛矣。如其不然，事由天定，亦不能聽議論也。卿等勿得多言，作速回朝。盡忠輔主，以盡臣職。倘他日我母有弟長成嗣位，亦賴卿等輔政。衆臣見太子不從，立意出家，只得暫辭太子回朝，一路而回，不知後來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太子被戲下武當

却說那國王升殿，衆臣回朝，俯伏金階奏曰：臣等到武當見太子，千語萬言，勸解太子，如風過耳，不肯回朝。臣看見太

子執意以我主無嗣專奏之。太子云會開師父說。陛下皇后懷孕。今歲該再有一子。接嗣臣等只得回朝。奏知陛下。國王見奏嘆曰。太子執意不回。難以再去。若云孤更有一子。亦未可盡信。此皆非卿等之罪也。樵夫得其報信。封爲巡檢之職。衆卿各賜白金一斤。免朝三日。衆文武謝恩退朝。不覺光陰迅速。春回秋暮。淨洛皇后果又生一太子。國王大悅。取名叫作玄虛。後來長成。卽淨洛國王。話分兩頭。却說祖師見衆文武回朝。在山暗煉修行。有二十年矣。這武當山後。原有一當山聖母。一日自思曰。我蒙天尊吩咐。着我在山後暗伴祖師修行。查其行事。不想其人自入山至今。有二十年矣。無一點破戒。功成廣大。我不免今夜變作一美貌女子。前去戲他。倘得那人春心一動。與我交合。那時我神通廣大。遊遍天下。可不美哉。思罷。念動。真言搖身一變。變一女子。納如西子重生。觀音降世。三寸金蓮。輕移蓮步。嬌嬌嬌。轉過祖師禪壇之前。假作悲哭之聲。叫道。師父可看奴面。救奴一救。祖師正在禪壇打坐。忽聞哭聲。祖師抬頭一看。却是一女子。心中大驚。問曰。小娘子因甚到此。天將晚矣。可速出去。女子答曰。妾爲母病。回家看母。迷失道路。撞至此處。幸遇師父。可發慈悲之心。與妾在此宿過一夜。明日尋路回去。祖師曰。此處乃修行之所。止有岩壁下放一禪床。安能借宿。况小娘子又是女流之輩。古云男女授受不親。小娘子可就天色未晚。走出此處。到山下尋一店安歇。明早回去。可不妙哉。女曰。奴乃女流。若去投宿。有不便處。况奴常有一疾在身。受寒腹痛。今日天氣又冷。雖此處宿不得。奴今到此。乞師父發慈悲之心。將衣帶放開。把奴抱在師父懷內。倘得一夜。舊疾不發。亦感師父恩德。祖師曰。阿彌陀佛。是何言哉。貧道修行有二十載矣。勿言不近女色。卽男子未嘗連榻。決難從命。女子見祖師不動。一時間假作悲聲。叫腹痛難當。師父乞救。奴一命。祖師如若不聞。女子又叫曰。師父出家人。逢災救災。逢難救難。出家人。何做個鐵打心腸。祖師聽久。見其叫得可憐。問曰。汝舊時腹痛。常用何法治之。女子曰。在家略痛。要我丈夫之手。挪挪便好。痛甚要我丈夫腹對腹。相挨片時。纔愈。今者到此。疼痛。丈夫又不在。此誰人代奴挪挪。乞師父代奴挪一挪。若得見母親一面。當以死報。祖師曰。我乃出家人。叫我近小娘子之身。此事決難。女子又叫曰。師父古云。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若不快挪。奴必須痛死矣。祖師見其叫得可憐。只得近前。用手挪一會。女子又叫曰。疼甚。挪痛不止。古云。救人救到底。望師父解開衣帶。與奴對合片時。腹疾卽愈。祖師曰。若是如此。有死而已。決難遵命。大步行出月光之下。嘆曰。吾離國家。修行二十餘載。未逢有道。反被人纏。終非了事。不如下山去。再作別計。言罷。不顧女子而去。移步下山。女子見祖師發怒下山。大驚言曰。吾有罪矣。其人修行二十有年矣。天書將罷。口念真言。變一老婆子。將樹木化成一鐵杆。駕雲搶至前面。在路傍石上磨去磨來。祖師忿然下山。正行之間。見前面

有一老婆子將鐵杆石上磨。祖師立住細思不知作何使用。近前問婆子曰：貧道見安人將此鐵桿在此琢磨，不知作何使用。婆子曰：老身爲女孫問我討花針用，家下無矣。老身只得將此鐵桿磨成花針，與女孫用。祖師聞言笑曰：鐵桿曰：得成花針，勿廢了神思。婆子曰：老身亦知難成，前言既出，許女孫磨成花針，安可半途而廢？要耐心磨琢，必有一日成之。祖師聽言，亦不再問，遂行。聖母見此，回打他不轉，又變一老子，駕雲去三里之外，一手用一鐵鎚，一手又用一錐子，在岩邊錐岩。祖師至見老子錐岩，不知其意。又向前問曰：老官用錐在此錐岩爲何？老子曰：衰老爲耕旱田數畝，無水澆田，故將此錐錐開岩溝，透水灌田。祖師聞言笑曰：何日成之？老子曰：古云：心堅石也穿，何愁不成？衰老用功錐一月有餘矣。若因汝一言而棄之，可不廢却前功，則不能穿石也。衰老不聽汝言，再加勤勞之力，終有一日成功。安可廢乎？愚細詳度，決不因汝言而棄前功也。祖師聽罷，躊躇半晌，自言曰：下山以來，見磨杆錐岩者二事皆難，皆言不肯因一言而廢前功，我爲個出家之人，因一婦人，忿怒下山，而棄前功，不如仍回山中再修。看後如何，思罷復回山中修行。那當山聖母見祖師回心，復行上山，中心大喜，變回本像，依舊往山後去躲避不題。却說妙樂天尊在雲端見祖師功成，漸入仙道，但未去五臟中之臟。天尊顯出神通，念動咒語，從空中指出兩個瞌睡蟲，飛去打。在祖師面上，祖師一時睡去不省。天尊即喚至剖肚神，即將劍一把，吩咐叫他剖開祖師腹中，剖肚神得令，即將祖師衣帶解開，當胸一剖，將肚腸取出。天尊吩咐剖肚臟放去，若下用石蓋住，將仙衫一幅放入腹爲肚絲帶一條，爲腸用線縫合。又取出還寶丹一個，入祖師口中，吩咐剖肚神迴避。天尊念動真言，一時問祖師省來，見天尊在傍，祖師連忙下來禮拜。言曰：弟子有失遠迎之罪。天尊曰：教汝勿得夜寢，何晝寢之。祖師曰：弟子往日自覺心靜，晝夜不寢，未卜今日爲何只覺困倦一些不省。天尊曰：再不可如此。祖師曰：從今改過矣。天尊曰：汝更煉功數年，必入仙位。我賜寶劍一把，付汝常要隨身，倘遇邪魔持起，即去。祖師拜謝。天尊駕雲而去。祖師不知被天尊換却肚腸，日夜照舊苦煉，打坐修行，漸漸自覺身輕，常有五色雲光照體，四面禽獸來朝，晝夜聽經聞法。本山有一小兒，乃是竹竿精，自從祖師到此修行，朝夕聞法，略有神通。一日變成一女子，自西路而入，悲悲哭哭，向前叫師父救命。祖師曰：小娘子因甚到此？女子曰：因丈夫逼妾改嫁，妾不肯從，自後門逃出，欲回娘家，不想行錯路頭，來到此處。天色晚矣，大雨淋漓，無所安身，乞師父容妾過一夜。明日早行。祖師曰：我此禪壇上，乃是誦經說法之所，難以相從。那女子不聽師言，欲入禪壇。祖師恐是鬼怪，將寶劍舉起，把女子斬死。祖師大驚，看時却是一大竹竿，他纔釋然，不覺時光似箭，日月如梭。祖師復入山修行，又二十年矣。一日又有一鱉精，亦變一女子，滿身披孝，哭哭啼啼，來到祖師禪壇之前，低頭下拜。祖師問曰：小娘子從何而來？下拜貧道做甚？女子答曰：妾身一家六口，因得瘟疫疾，連喪四人，今只存

幼子年纔三歲。又病在床。無門可投。聞說師父在山誦經說法。修行四十多年。必得正道。敬來相投。乞師父發慈悲之心。救妾寒家。得念一卷真經。倘若救得妾身一子。萬世不忘。來世銜環而報也。祖師聽罷。便有憐憫之心。問曰。去汝家路有多少。女子曰。不遠。止有五里之遙。祖師問曰。汝處有多少人。女子答曰。止奴一家。祖師曰。若祇汝一人。貧道乃出家之人。難以從命。女子曰。古云。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有何不可。祖師再三不肯去。那女子就在禪壇之前。悲悲哭哭。再三告懇。祖師端然不動。垂目而坐。自午至酉。天色將晚。女子曰。師父既不肯光降。妾到此多時。天色晚矣。不能返家。如之奈何。祖師曰。小娘子速回。亦可去得。女子曰。師父執一不肯去。妾安敢苦纏。但山下大路。奴到自己行得。山中之路。奴今迷矣。乞師父指引。出山。奴便自己回去也。罷。祖師聞言。只得離下禪壇。帶了寶劍。便先行引那女子出山。去至半山。那女子向後。扳住祖師兩肩。言曰。妾脚酸痛。乞師父扶。奴行幾步。祖師大驚。答曰。貧道出家四十有年。身體未扶一人。安可扶小娘子。但從緩而行罷了。女子又曰。師父之言是也。但妾脚果行不動。若師父不肯扶。妾下山。不如同師父回轉山中。到禪壇上宿一宵。明日妾自回去也。罷。祖師兩皆不從命。那女子又曰。扶又不可。宿又不可。妾觀師父一表。非俗人物。清俊。妾一時春心蕩蕩。乞師父濟妾一時之急。妾自回家如何。祖師聽罷。亦不答話。移步自回。那女子顯出神通。趕近前。將祖師一把扯住。用釘身法。言曰。奴今出怪醜。醜。到如落花有意。君何作流水無情。祖師被女子纏住。自覺身中沉重。不能解脫。猛然想起。腰中寶劍。即時取出。抽起。那女子不見。祖師神復如舊。引入禪壇。不題。却說妙樂天尊。在雲端每見祖師神心不動。巍然正氣。一日。玉帝升殿。妙樂天尊奏曰。今有陛下。一魂化身。復修成功。無毫髮凡心。陛下當速差神將。引至天曹。着位領職。玉帝聞奏。大悅。即着東方青龍。南方赤龍。西方白龍。北方黑龍。中央黃龍。捧駕。妙樂天尊領旨。再授西方太白金星。捧印一顆。內篆玉虛師相四大字。再着捲簾將。攝石谷龍旗一把。下凡接駕。衆臣謝恩。出朝而行。不題。一日。祖師於岩上梳頭。雲然想起。血身無用。自覺意懶。頭亦不梳。撇向後面。沉吟半晌。將身視下。若去。那岩下却有十餘丈深。耳聞天書一到。五龍捧起。祖師見旨。到跪接。宣讀旨曰。

古云。人有善願。天必從之。善惡有報。乾坤無私。朕觀玄元苦修四十餘載。無毫髮動念。誠心可知。當入天宮之伍。寡人今差五龍捧駕。金星持印。石谷執旗。封卿爲玉虛師相。北玄天上帝。管三十六員天將。八十二化身。年逢九月九日。十月念五。巡遊天下。驗察善惡。原位太陽宮。祿享千鍾。入西天戒。而升九族。爾其欽哉。

祖師讀罷。叩頭謝恩。畢。回身梳頭。髮不能上。祖師大驚。妙樂天尊曰。弟子不知此意。天書到後。形不能改。安能再梳。祖師拜謝。妙樂天尊駕雲上天。次日。平明。玉帝升殿。妙樂天尊帶祖師見玉帝。帝問是誰。天尊奏曰。是臣領旨。前至武當帶來。

玄元見駕。玉帝聞奏大悅。降階扶起祖師。賜綉墩同坐。大設御宴。賞勞羣臣。傳旨送祖師去。太陽宮不顯。次日祖師到太陽宮。升上公座。門吏報衆天君拜賀。祖師請進相見畢。正談論間。忽見北方怨氣冲天。祖師大驚。問諸天君曰。弟子纔到此上界。因何有此怨氣冲天。倦倦不息。衆天君曰。上帝有所不知。此是中界隋煬帝無道。昏君殺人。故有此氣不散。言未罷。又見四方妖氣冲天。祖師又問曰。又有妖氣起。此是爲何。衆天君曰。妖氣者乃上帝部將。在中界四方作亂。故有妖氣四起。祖師曰。怨妖二氣冲天。非祥瑞也。宜如何處之。衆天君謂曰。如得一人有神通。去中界收盡二氣。其功莫大如此。三界寧矣。祖師曰。妖氣既收。部將何不一行來日某當面。君下凡收盡二氣。豈不爲美。衆天君各各大悅。告辭回洞不顯。却說玉帝次日升殿。祖師出班。朝翰踏地。象簡當胸。奏曰。臣昨到太陽宮。見中界有怨妖二氣冲天。臣觀非上界祥瑞。當以除之。說者云。妖氣乃臣部將在中界四方作亂。臣願下凡收回。部將除邪滅妖。回見陛下。玉帝聞奏大悅。即賜三台七星劍。一把黃金鎖鐵甲。一件火丹五百丸。封爲北方真武大將軍之職。御酒三杯。謝恩出朝。祖師即離上界。去三清觀辭三清。相見畢。三清問其來故。祖師將奏玉帝去中界收妖事說了一遍。三清問曰。更有誰同去。祖師曰。弟子自去。又無副將。今者故請教當復如何處之。三清曰。此亦不難。當日你在武當修行之時。曾脫有肚腸於山中石岩之下。肚成龜怪。腸成蛇怪。在中界作亂。汝若下界。取此二物爲將。方能成功。祖師聞言。拜別駕雲下凡。念動咒語。變一道士。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祖師下凡收二怪

却說龜蛇二怪。一日在水火洞中玩賞。蛇怪言曰。我與兄生於武當岩下。幾成頭角。今日神通廣大。變化無窮。如今只少一夫人同樂。小弟心下十分不悅。龜怪曰。賢弟說得有理。可吩咐小妖前去各家查看。誰屋有美貌女子。擎兩個來享用。便了。二人大悅。即吩咐小妖前去打聽。不題。却說曹州太守曹彪。生下一女名金菊。小姐年方二九。青春年少。生得唇紅齒白。十分美貌。又有推官趙謨。亦有一女。年方二八。名婉娘。體態嬌嬈。眉清目秀。一日同太守小姐金菊。在花園中玩花。被小妖打探看見。回報二怪。二怪即時駕妖雲。一夥前來。果見二女在後園中頑賞。生得十分美貌。二怪大悅。顯出神通。念動咒語。一時狂風大作。對面不能見人。衆丫嬛俱被吹倒。二小姐相攜。正欲走出後園。被二怪各抱一個。駕雲而去。一時風停霧散。衆丫鬟不見了。小姐各各大驚。只得出報太守推官。二人大驚。商議吩咐手下禮房寫牒。二人親自坐轎去城隍廟禱告。燒牒方罷。那城隍得牒。即時着小鬼無常。出牌前去。拘本府各處山神土地前來。不半日。衆土地俱到。城隍

升堂。衆土地跪在案前，問都爺有何吩咐。城隍曰：本府太守林彪，推官趙謨，各有一女，一日在後園頑賞，一時不見。二女到我處燒牒，指稱不知是何方妖怪搶去。汝等各管一方，必知何方妖怪，故着汝等來問。衆土地稟曰：我等山中俱未有妖，惟武當山有二妖，想是他拿去。城隍問曰：二妖是誰？土地曰：一個是龜怪，一個是蛇怪。城隍又問曰：武當爲何有二怪？土地曰：昔年淨洛國王太子玄元，在此山中修行，一日成功，換那肚腸在岩下，其肚腸先受靈氣，年深月久，肚成龜怪，腸成蛇怪。正在那山中作亂甚慘，必是他拿去。城隍曰：汝可去查來。若果是他拿去，叫他速還。二家去。土地曰：那二怪食人無厭，神通廣大，安肯還他。城隍曰：若此如何？土地曰：若要取二女子，除非天兵出戰，圍住水火洞門，或者肯還。不然難取了。城隍依言，即時起本部神兵，直至武當山圍繞洞門，喊戰連天不題。話分兩頭，却說龜蛇二怪捉得二女子回來，歡天喜地，大設筵宴，欲逼那兩個小姐成親。那小姐雖死不從，蛇怪欲食之，龜怪曰：賢弟勿急，且難怪他，他乃閉門閨女，被俺們一時間捉來，啼哭未乾，安肯就與俺們成親？可吩咐小女妖服侍，待一月半月自然回心轉意，何必急忙拿到我洞中來。如今走上天不成，蛇怪聽罷，即吩咐女妖服侍，龜蛇二妖正在飲酒，洞門外喊殺連天。小妖慌忙報曰：今有本府城隍聞二大王捉小姐到洞，統起神兵前來，口口聲聲叫大王放出二小姐，便能半言不肯殺進洞中，寸草不留。龜蛇二妖聽罷，大怒，起動本山妖兵，殺出洞門，立住陣腳。二妖大罵曰：汝乃凡間一臣子，見汝盡忠，今在幽冥爲司神，我等乃天地所成，開法成功，洞中缺少夫人，捉太守推官之女與汝何干？敢統兵圍我洞門。城隍曰：妖孽好大胆，汝生禍胎，府推二官牒至，我司安得不代他究其下落，好好放出二小姐，萬事俱休。半言不肯，少刻間捉上天曹，有口難言。二妖聽罷，舉鎗直刺城隍。城隍挺刀來迎，自午至酉，不分勝負。二妖顯出神通，龜變成大山，蛇盤帶於上山，殺將下來。城隍不能抵敵，大敗而走。二妖亦不去趕，收兵入洞。城隍走至本司，十分憂悶。武當土地稟曰：都爺不必憂慮，某日前聞得有一神，乃是玄天上帝，玉帝命他下凡除妖氣。今變道人在三清觀歇住，此必有神通者。都爺可去投告此人，若得他來，必然收得此二妖。城隍聽罷，即去三清觀見祖師。祖師曰：城隍到此爲何？城隍曰：下官爲武當水火洞二妖，捉去本府太守林彪一女，推官趙謨一女，有牒到本司。本司與兵去取，殺他不過。聞說上帝降凡除妖，特來投告上帝，乞救二女之性命。早發慈悲之心，祖師聽罷，曰：汝可回去，我即往水火洞中去。城隍拜謝而出。祖師念動真言，手持七星劍，縹雲直到水火洞來戰。小妖報知二妖，二妖出洞看祖師怎生打扮。但見手持七星寶劍，身穿黃甲錦袍，眉清目秀，遍體金光。若問何神降世，原是真武大將軍。道人高聲叫曰：二妖不得無禮，某奉玉旨降妖。二妖速速受縛，免遭天戮。二妖曰：汝歸上界，我在凡間，與你何仇？尋吾作對。祖師曰：天律云：爲妖迷失人家子女，食其骨血，墮入酆都，五百劫方得爲畜。汝二畜不自省，尙敢無禮。二妖

見說。心中大怒。持鎗進殺。祖師將劍一指。指出丙丁火。龜屬水。一見真火。至不能當。便走。蛇乃火星。不怕。更加精神。殺來。祖師又將劍望北方一指。指出壬癸水。蛇見真水。一至不能當。便走。祖師見二妖走了。打入洞中。見二女悲悲哭哭。祖師問其故。二女子將頑賞被捉之事。說了一遍。祖師曰。小姐二人不必悲哭。某乃北方玄天上帝。真武將軍。龜蛇二妖。被吾趕走了。你二人可閉了兩眼。送你回去。二小姐聞言。拜謝。閉了兩眼。祖師念動真言。駕兩朵祥雲。送二女子回曹州府去。令菊見父。林彪曰。汝去有三日。不見汝形。爲何又得回家。金菊曰。女兒同趙小姐去後園頑賞。霎時狂風大至。對面不能見人。被武當山龜蛇二妖捉去。我父牒至城隍城隍殺妖不過。後得上界玄天上帝。真武將軍殺退二妖。駕雲救女兒回家。纔得見爹爹面。太守大悅。又問救你這人形像如何。小姐曰。其神形像生得唇紅齒白。髮披耳後。白面三鬚。紫袍玉帶。手持七星劍。太守聽罷。即出堂請推官相見。少刻推官到。相見畢。太守把女回言得真武將軍救之事。說了一遍。推官曰。令愛之言。與小女對下官說者。一字不錯。今得天神救護。當立一廟以謝之。纔是。太守答曰。長官言之有理。即着徐德循鳩工庀料。於北門外建一廟宇。三廈五棟。塑一神像。披髮執劍。太守同推官小姐合家去進香拜謝。有人去祈禱者。萬感萬應。至今香火不絕。話分兩頭。却說二妖被祖師趕走。無處安身。十分煩惱。蛇妖曰。到此肚飢難忍。一時又沒安身之所。不如兄長變作渡船。我變竹篙。在此三里溪邊。有人過渡。載至半江。沉而食之。權作安身之計。豈不美哉。龜妖大悅。即變渡船。竹篙等。待不題。却說祖師送二個小姐回家。復來趕二妖。罵雲在半空中。見二妖變作渡船。祖師微微冷笑。立住雲脚下。凡變一道士。向前將身跳入渡船。拿住那篙。慢慢撈至半江。龜妖大喜。正欲使神通。便作欲沉之狀。祖師一見。念動真言。手持三台七星劍。身長萬丈。蛇妖變篙。被祖師捉在手中。中心大驚。翻身一跳。跳下水中。龜怪變出本像。將祖師欲沉下水底。祖師顯出神通。頭頂三十三天脚踏五湖四海。將龜妖踏倒在溪底。不能得脫。蛇妖一見。騰上半空。喊一聲。說有天書到。祖師聞有天書到。把手接天書。那龜妖即時走出。祖師見龜妖走了。知是中計。懊悔不及。不知那妖走往何處。祖師沿途尋覓。不題。却說二妖得脫。商議走入一古井中躲避。等有人打水欲拿人吃。本坊土地大驚。正要去告社司。路逢祖師前來。土地跪接。祖師問曰。你在此方。曾見龜蛇二妖下落否。土地稟曰。龜蛇二妖。今在本處井中欲害村民。小神正欲去稟社司。祖師曰。不必去稟社司。引我去井邊便是。土地即引祖師至井邊。祖師拔出三台七星劍。念動真言。望井中一指。那二妖走出井外。與祖師對敵。祖師又用劍自南方一指。北方一指。水火俱到。二妖大敗而走。祖師趕去。那二妖走入蓮藕之中。祖師趕近一見。取起蓮藕在手。用嘴亂嚼不停。二妖躲在內中大驚。將身一變。將身化粒大栗。祖師扳下一粒來。正是二妖藏身之處。二妖下地便走。祖師見二妖走了。又趕至一石榴樹。正見二妖已走在石榴樹上。去石榴樹中。

躲避。祖師一見，將三台七星劍回南至北一指，水火俱至，石榴枝葉搖動，紅光耀人，將樹帶根罩起。二妖怕見水火，不敢走脫。祖師念動咒語，水大火大作。二妖在內，龜怕火，蛇怕水，難禁火燒水淹，只得叫苦連天。祖師曰：願降否？二妖連聲答應。願歸順上帝。祖師住了水、火，二妖出見祖師，拜伏在地。祖師曰：汝二人甘心肯降否？二妖曰：永隨上帝，不敢反異。祖師曰：汝既傾心肯降，各現本身形像與我一看。龜蛇得令，蛇變原形，生得獨角金鱗鐵背龜形，生得背有九宮八卦，三眼三尾。祖師見現出真形，將七星劍收住，取出火丹三枚，與二妖各吞一枚，吩咐曰：汝二人適纔食我火丹在腹，久後若有反亂，呼聲火發，汝命即死。二怪拜服。祖師帶上天曹，見玉帝奏明前事。玉帝大悅，即封龜蛇二怪為水火二將，常隨祖師行法。祖師同龜蛇謝恩畢，玉帝又曰：下界黑氣冲天，更有何人可去收盡黑氣？祖師出班奏曰：小臣不才，願再往下凡收盡黑氣。回朝。玉帝聞奏大悅，即賜御酒三杯。祖師謝恩出，同水火二將到三清殿中，見三清，不知後來若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祖師下凡收黑氣

却說祖師領旨，去三清觀見三清。三清曰：汝今到此，有何意見？祖師曰：弟子收得水火二將，回見玉帝。玉帝見下界黑氣冲天，傳下旨意，差人去收弟子領旨，欲去下界收此黑氣，不知氣起之處，當何法以收之？敬求師父指引迷途。三清曰：其氣從北至南，自西入東，非止一端之氣，乃衆邪作亂，故有此氣。祖師曰：何以聚有此氣？三清曰：此氣乃是黑殺神在世間作鬧，自稱為黑面山王，手下有七員將，一名李便，二名白起，三名劉達，四名張元伯，五名申仕貴，六名史文恭，七名范臣卿。殺神自己姓趙名公明，號作文明，其人自離上界，走往凡間，無人拘束，朝夕作亂，擾害生民，但其人當日下凡之時，法寶未曾帶去。其人今同手下七名神將，在徐州府風清洞安身，吃人無厭，常令小妖在河邊巡，有人過河者，提而吃之。自今徐州府西安巷，有一人姓詹名立升，其人行善積德，出外為客，他家自汝成道，塑汝神像，也供養汝之香火。今者又欲出外，必須要過那河，公明着一員將往河邊巡視，詹立升若過此河，必遭此害。你今下凡，火速先至那河邊，一則救那人之性命，不負供養汝之善心，二則收此魔軍，豈不美哉？祖師聽罷，頓首拜謝，離三清觀，吩咐手下水火二將，俱各搖身一變，變作三個客人在河邊叫梢子搭船。只見長江中飄飄然一葉小舟而來，船頭一個梢子手持竹篙，將船兒緩緩撐近岸邊，冲出一陣黑氣來，黑氣中藏有七人，俱欲向前要捉祖師等三人。祖師見妖氣一近，顯出神通，手持七星寶劍，左有水將，右有火將，殺得衆妖大敗，不能抵當，抱頭鼠竄，走入清風洞中。將前事一一稟知。趙公明聞言大怒，自己披掛出陣，正遇祖師罵聲不絕。祖師曰：你乃上界殺神，何不守分，走下凡間作亂，有犯天條，好好下馬拜降，萬事俱休。半言不肯少。

刻間一命難存。趙公明聞言大怒，手持鐵鞭，望祖師便打。祖師舉劍來迎，戰至三百餘合，不分勝負。趙公明暗思半晌，暗吩咐手下李便，變出本相，乃是一條虎尾播鞭，其鞭有三十二節，長三十二丈，用之者輕如鴻毛，被傷者重如泰山，顯出神通。與祖師對陣，祖師一見，即吩咐蛇精變出真像，身長三十二丈，蟠轉鞭上，將鞭緊緊纏住。重若泰山，險些兒將李便纏死。李便被蛇精纏得氣緊，只得變出本像，脫離蛇身，走祖師趕殺將來。公明不敢試敵，回洞不及，駕一朵祥雲而走。祖師殺入洞中，吩咐水火二將曰：「今日孽畜一敗，駕雲必去四十里外，而下你二人火速駕雲去四十里外等候。龜精可變一座大山，蛇精變茶棗一個，將此七星劍變成一觀名，叫通仙觀。我自己變作一個道士，在觀中念經。那孽畜必來我觀中吃茶。汝便深入他腹中，那時方能取得此孽畜。水火二將得令，即時同祖師駕雲去，到一地，名叫作萬松林。依次坐定，祖師變道士在觀中念經。那公明被祖師殺敗，走去清風洞，無處安身。腹中又饑，望見前面有一觀，經聲响亮，果入觀中。見道士接入法堂坐下。那公明飢餓難當，一進觀中，便叫討飯來我吃。道士曰：「客官何處到來？本觀午飯吃盡，晚飯未炊，止有茶可奉。公明曰：「茶亦拿一杯來我吃。然後火速去做飯來。我腹飢了。祖師即將蛇變那棗子，放在茶盃中，與公明吃。公明挑棗入口，下腹。祖師見棗入公明腹中，祖師問曰：「趙公明認得我否？公明曰：「汝是何人？識我姓名，我不認得你。祖師曰：「汝既認不得我，待我變出本像來。祖師回身變出本像，公明一見，便欲逃走。祖師叫蛇精在腹中動將起來。公明叫苦連天，跌倒在地。祖師曰：「汝適纔吃我那棗，乃是我部將蛇精變的。汝若肯降我，我將此一粒丹子與你吃，叫蛇精變出來。汝若不肖，你命休矣。公明聞言，連叫玉帝救命，情願歸降。祖師即付火丹一枚，與公明吃下，叫蛇精出來。服祖師大悅，公明即招回七員將來見祖師，黑氣歸服而行。不知後來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祖師遇着金刀難

却說上界黑虎神，乃是趙公明部將。見公不在，亦變作一個少年女子下界。於深山中藏身，常於路傍假作啼哭，千計百較，拿人吃。一日變一女子，在路傍沙塵上，悲悲哭哭，叫苦連天。見祖師來，叫救命。祖師同趙公明水火來到，見一女子在路傍中，叫救命。祖師知是妖精，用右手一扯，那妖精大驚，便走。祖師趕近，用七星劍一指，那妖變出本像，却是一個黑班大虎。公明一見，向前用鞭便打。那虎見是主至，跪倒在地告饒。公明牽虎見祖師，祖師大喜，不題。却說玉帝升殿，妙樂天尊奏明祖師下界，收得趙趙神黑虎等。玉帝大悅，即着天尊領玉旨下凡，封公明為高士神，趙府大都督，金輪如意執法。趙元帥左手執索，伏虎右手執鞭，那公明謝恩。天尊回轉天宮，祖師同公明水火二將又去收黑氣，却說黑氣是關羽

有一沙刀成精，號爲金翅將軍。內有刀兵三千，俱能變化。影在天台山居住。若有人在山下過者，拿入山中，用刀砍爲肉元而吃。一日，祖師巡行黑氣到天台山，那刀精變成一人，身長脚小，遍體金光。祖師見有金光，遍身知是妖精，腰中取出三台七星劍，砍去那刀精一見來迎，鬪上百餘合，不分勝負。那刀精顯出神通，一時間滿地飛刀四起，漸漸逼近。祖師不能抵敵，被飛刀打入身中，死於陣內。沙刀精見祖師傷死，收轉刀兵入天台山去不題。却說水火二將，趙公明三人見祖師被刀傷死，心中煩惱。水將曰：我與你兄弟們在此，眼睜睜看着，也是枉然。小弟偶見，不如趙兄守住師父尸首，我同蛇弟去上界見三清，看是要如何救得師父。趙公明曰：賢弟見得極是。我在此守，只叫二人火速前去。水火二將別了趙公明，駕上雲端，直往上界。到三清觀中，入見三清，拜倒塔下。三清問曰：汝二人跟隨汝師，凡收黑氣到此，爲何龜蛇將遇刀精飛刀前事說了一遍。三清法王聽罷，卽傳法旨，宣妙樂天尊到觀。妙樂天尊入參見畢，太上老君言曰：你弟子玄元下凡，遇沙刀精被刀傷死，水火二將來此求救。汝可作速爲他救醒。汝弟子收了沙刀精，若不速救過了一句，化爲血水，永不復原。天尊唯唯領諾。同水火二將辭了三清，回轉殿內，降下凡來。到尸邊，念動真言，把身內神氣聚集於祖師尸口中，連呵氣三口。祖師漸漸醒來，看見師父回身下拜，謝師父救命之恩。問師父刀精之事，天尊曰：此非別妖，乃普庵祖師名下一個徒弟法寶，走下凡間作怪。祖師曰：普庵祖師徒弟是誰？天尊曰：乃三國時人，姓關名羽，字雲長是也。祖師曰：弟子聞雲長只是三國時一義勇之士，安得入天曹受封爲神？天尊曰：弟子有所不知。凡間但有忠臣孝子，正直無私者，俱有天使查冊呈奏壽數終則入上界，論功錫爵，樂享天祿之報。也有許多普關羽生於三國之中，忠義不忘道，被呂蒙詭計死而不屈，烈烈陰風不散，聚於雲端。夜遇普庵祖師座靜神言一發，則關羽墜下壇前。普庵禪師卽與之受戒爲徒。一日普庵成道，帶上天曹玉帝封關羽爲忠義大將軍。日把天門夜管鄴都。因西天如來說法，關羽乃知有輪迴之苦，也不奏主，密同周倉關平往西天聞法，不敢帶沙刀前去，留在家中。不想此孽畜見主不在，走下凡間作怪。弟子若要收那沙刀精，更去西天見關羽，叫他自來，方可收得此物。祖師聞言大喜，送了師父吩咐趙公明同水火二將守住，自己駕一朵祥雲往西方見如來。如來正在雷音寺中講經說法，見一朵雲至，如來對關羽曰：上帝有難來見汝矣。關羽曰：見弟子爲何如來曰：少刻便知。言未畢，上帝從外面入拜於壇下。如來下塔扶起，問曰：上帝到此來，意先已知矣。請坐。貧僧呼關羽來。上帝詳言之，便是。上帝曰：諾。如來呼關羽見上帝參見畢，祖師將沙刀之事說了一遍。關羽曰：某刀作怪，蒙上帝光降，召某安敢推辭。但某一心慕佛法，至此開經未悟，安可去得。容其開悟便行。如來曰：弟子有所不知，上帝乃玉帝一魂化身，因貪心不了，而墜凡間。以復了金光，汝乃臣子，他乃君主，欲臣死，不得不死。父叫子亡，不得不亡。他今既來，安有不

去之理。關羽曰：去則當去，聞法未完，何緣再會。如來曰：法雖未完，汝在此即拜上帝為師，生生世世不入紅塵，不須聞經說法，亦可脫輪迴之苦矣。關羽聞言大喜，謝了如來，吩咐關平周倉回家轉身拜了祖師。祖師大悅，辭了如來，同關羽離了西天，駕雲下凡，與水、火二將公明來相見，衆皆大悅。次日平明，關羽於天台山前，吶喊連天，那刀精正在洞中飲酒，見洞外吶喊，心中大怒，披掛走出洞門口，只見關羽身長九尺三寸，面如重棗，包巾綠袍，坐一匹赤兔馬，殺氣騰騰，刀精抬頭一看，見是主將，骨軟如綿，變出本像，倒於地中。關羽向前用手一拿，持回見祖師。祖師大喜，奏知玉帝，玉帝旨到，封關羽為榮衛主道太真君，朗靈關元帥之職，照舊日把天門，夜管鄴都地獄，巡遊抄察，左手執金烈沙刀，右手執紫微勅印，左脚一雷神，右腳一火車，助上帝降魔。關羽謝恩，後來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祖師收雷田二將

却說祖師又收得了沙刀精，同水火等又行至雍州地方，忽見妖氣閃閃，又有怨氣冲天。祖師抬頭一看，見一老者，悲悲啼啼而來。祖師向前問曰：「老長者哭為何事？」這般悲切，老者曰：「老夫此處乃是雍州地界，老夫姓孫名皓，一家俱齋。三月三日，祖師問曰：「齋三月三日為何？」老者曰：「老夫聞言說有一人為武當山中修行成道，今已道成，我等求其福庇，故齋他的生日。祖師曰：「既齋他生日，你乃是個善人，亦無害於你，纔是汝為何今日有這等悲哭？」老者曰：「哭者正為齋畢而哭。老夫此處不遠，有一山名叫神雷山，近來有一妖頭帶冠，鬼頭三眼，手着一槌，自號為新興王，其心最重，但有本處人家，若有室女欲嫁，日過門成親，先一日務要送入他山中過了一夜，次日方有命行嫁。若不送去，自然有害。當由山中而出，打死那行嫁女子一家。老夫有一孫女名喚金蓮，亦要明日行嫁，商議亦要送去。孫女又不肯去，若孫女不肯去，則我一家難保。故此悲哭。」祖師曰：「我學有法，能除妖怪，你不要悲哭，我救你便是。」老者聞言，便拜祖師，即吩咐老者回去，用心持齋，整點孫女行嫁，不必掛心。老者拜謝回家。祖師喚過關帥，吩咐叫他變作一個女人。祖師自己變成一老者，直到神雷山洞門口，那新興王見一老者送女子至大喜，正欲出洞抱女子入洞。祖師大喝一聲，關帥變出本像，殺入洞中，那妖回手不及，被關帥殺入洞中，捉住見祖師。祖師即與火丹一丸吃下，收在部下，為將同關帥等又行不過三十餘里，此處有一山名落魄山，山中有一洞，名三了洞，洞中有一大王，姓田名華，常令小妖下山巡哨。若有人過此山者，要討金銀買路，若無金銀買路，遣雷神打死。大風吹入洞中，取心肝泡酒吃。一日小妖正在山前攔路，祖師同衆將至，小妖向前攔住去路，要問祖師等討金銀買路。祖師見妖氣一閃，知攔路者是妖怪，取出三台七星劍，小妖便走。祖師趕至洞前，小

妖走入洞中。報知田華大王。稟說前事。田華大怒。即時於洞中作法。神雷飛起。打出洞門。祖師一見。用七星劍一指。喝聲道。疾其雷不動。田華見雷不動。出洞亦不答話。提鎗望祖師便刺。戰祖師不過。正欲走入洞中。被趙帥點起火索。縛了解見祖師。田華連聲求救。愿降祖師。祖師大喜。取出火丹一丸。與田華吃下。留與部下。趙帥收得二將。寫表奏知玉帝。玉帝大悅。卽封新興王。與田華二人。爲雷開荀畢二元帥。各執一令。隨師降妖。新興田華謝恩。祖師又與衆人隨路而去。至七十里外。遇一老人。姓張名萬。見祖師一起衆人。如道人一樣。向前施禮。問曰。列位尊師。要往何處。祖師曰。我等師徒。於路降邪。老人曰。列位既能降邪。老夫敝處有一山。叫做斗隔山。山內有一妖怪。並不見形。但見尸。有好物。美色。用風吹入洞中。享用。師父等果有法術。可去收此妖。與民除害。祖師聽罷。別了老者。帶衆將前至斗隔山。喊殺連天。只見洞內閃出一人。生得赤髮獠牙。用着風輪。手提大刀。望祖師砍。祖師一見。舉劍相迎。戰至二十合。廣澤不能勝祖師。念動真言。風輪中狂風大作。把祖師衆將吹散。將祖師吹在三十三天之外。祖師大驚。吹到一處。見有一大殿。殿上有一匾。書無生殿三字。入殿門內。見一人頭戴道冠。身穿道袍。祖師向前施禮。動問姓名。道人曰。某姓戚名兆。道號水毫仙人。祖師將收妖被風吹之事。說了一遍。道人聽罷。微微笑曰。汝乃金闕化身。尙未識此術。祖師曰。貧道實不知之。仙人曰。此風乃北風清氣。是北人執掌。聚集一處。用之害人。散之則天下人自清涼。某有一丸。乃收千百劫之風火。煉成汝今帶去。若戰之時。則風吹你不動。祖師接過仙丹。拜謝離殿。駕雲轉回斗隔山。與衆將相見。言前事。衆將各各歡喜。次日平明。祖師將丹含在口中。到山前。搦戰廣澤大王。又用風輪吹祖師。祖師端然不動。廣澤見吹祖師不動。大驚。措手不及。被衆將向前拿住。叩頭願降。祖師大悅。玉旨到封廣澤爲風輪周元帥。隨師行道。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祖師收瘟過火焰山

却說山東甯海縣。出一妖怪。不見其形。招人之夢。說他姓張名健。行種麻痘之瘟。害民家兒童。若有些兒不到處。便種害痘。害麻。害死人。家子女。且說祖師至此。見一道妖雲。自半空中而來。雲中有一人。眉清目秀。頭戴二郎盔。押着三個孩子。祖師一見。拔出三台七星劍。罩空便砍張健。張健大怒。拔刀來迎。戰至五十合。一般平折。張健曰。我與你無干。汝在上界。我在中界。何不守分。祖師曰。爲汝行瘟害民。某特來收汝。張健聞言。亦不答話。又與師戰。被師招動衆將。一擁殺進。張健不能抵敵。大敗走入洞中。緊閉洞門。不出。祖師用計。叫蛇精變作一個孩子。於洞門口泣哭。小妖捉入洞中。見張健。料是捉來者。便欲開口食之。被蛇精變出本像。一滾入腹。在肚中爬將起來。張健受痛不過。倒在地上。蛇精在腹中言曰。快好

好開洞門接我師父等入洞便罷。半言不肯。我在汝腹中爬死你。張健忙開了洞門。接祖師衆人入洞中。跪在地告饒。祖師大悅。付火丹一丸。與他吃下。叫蛇精出來。玉旨一到。封張健爲蓋忠張元帥。手執瘟樞。隨師行法救民。祖師離了寧海縣不題。却說離縣有百餘里。有一山名火焰山。此時天色已晚。祖師等欲在此山中歇息。忽見妖雲一道。衆皆大驚。只見一妖頭戴道冠。手執火輪刀。前面一個小妖。手執一面紅旗。上書水難城大王。謝仕榮八個字。自半空殺來。關趙二帥一見。向前抵敵。仕榮吐出真火。毫光閃閃。熱氣沖人。殺來關趙二帥大敗。祖師見二將大敗。拔出三台七星劍助戰。仕榮亦吐出火來。祖師一見。念動真言。叫過龜將。用七星劍自北一指。指出坎中真水。一直殺去。仕榮屬火。見真水一至。其火自滅。遍身寒冷。大敗走入洞中。閉上洞門不出。祖師見仕榮不敢出戰。心生一計。叫龜精變成一個小妖。自空而下。於洞門口與衆小妖打起來。去見仕榮。龜精變出本像。水湧滿洞。仕榮大驚。走出洞門。被祖師用劍一指。坎中真水滔天。湧寒洞中。仕榮不能得出。身上又寒。小妖叫苦連天。俱被浸死。惟仕榮浸得戰戰兢兢。退無門。被田華殺入洞中。向前捉住。見祖師。祖師問仕榮願降否。仕榮被水浸得七八將死。只得歸服。祖師顯出神通。將坎中取出三分真水。聚成一丸。付仕榮食。亦爲表奏。知玉帝。玉帝大悅。差駕前掌令官齋玉旨。封仕榮爲火德天君。手執金鞭。架火輪刀。隨師行教。仕榮謝恩畢。衆將離了火焰山不題。却說祖師離火焰山來到一處。有一崑崙山。山內有六個妖魔。自號爲天地日月年時六毒。常於路傍放毒害民。有人過此者。無不受傷。祖師來至崑崙山前。見妖氣擁起。對衆將曰。此處妖怪非比等閒。內有光彩。其中必有毒氣。各宜仔細。道猶未了。只見一陣狂風吹來。祖師手持三台劍。當時被毒氣對面沖倒。不省人事。衆將逃散。少刻間。毒氣退去。衆將聚集尋祖師。見祖師悶於地中。不省人事。各各大驚。關帥等面面相看。亦無救師之策。遂向衆將曰。列位看住師父尸首。某往上界見三清求救。衆人曰。諾。關帥卽駕雲往上界見三清。禮拜畢。將師受毒悶倒之事說了一遍。三清曰。此是崑崙山朱彥夫手下六員副將名六毒神。走出毒袋於山下作怪。要救汝師。除非去崑崙山叫得朱彥夫來。方可救得。關帥曰。恐弟子不肯來救我師。三清曰。汝去他馬上行。其人有一法寶名毒袋。最是利害。我等同汝去先救醒汝師。自去見他。倘不肯降。汝師去收回六毒之時。當以計收之。關帥聽罷大喜。同三清駕雲直駕崑崙山。見毒氣罩定祖師昏昏不醒。三清念動真言。用扇一搨。將毒氣搨散。三清用淨水於祖師身上周旋。而洒連呵三氣。祖師微微醒來。開目看見三清。祖師連忙下拜。三清曰。汝被迷失者。爲受大毒之氣。若要收除此妖。除非去到崑崙山。請朱彥夫來收此毒。祖師曰。當用何術除之。三清曰。汝若出戰。其人必開毒袋裝汝。諸將我有寶扇一把。名曰逍遙扇。歷過百劫。諸妖俱不敢近。一搨就滅。汝可拿去。付汝部將謝天君。其人原來火德星。倘遇戰之時。若見彥夫開袋。將他卽帶我寶扇入袋。

用火燒出來。卽時將毒袋燒破。不能裝汝。方收得此人。彥夫若降。寶扇送入上界。不許有誤。祖師聽罷。叩首拜謝。三清駕雲回轉天宮。祖師卽吩咐謝天君依計而行。次日平明。祖師駕雲同衆將去到崑崙山頂。入見朱彥夫。朱彥夫端坐不動。祖師向前施禮。彥夫在坐上端然問曰。來此者何人也。祖師曰。某乃北方真武將軍。領玉旨下。凡收黑氣。彥夫曰。收黑氣到此爲何。祖師曰。山下有六毒之害。聞說是汝部將作亂。害民煩汝去收之。彥夫曰。汝旣收黑氣。又與我將作對。不能收他。何敢來我處見我。祖師曰。我領旨收盡妖黑之氣。無非爲玉帝出力。與民除害。今請汝去。無非欲救一處之民。汝何出此言。彥夫不許。說道。汝不速去。某有一法寶。能裝盡汝等七口。而化爲濃水。謝天君聽罷。忍不住心頭火起。向前便罵。彥夫彥夫亦不答話。取出毒袋丟起。衆將俱走。惟謝天君端然執扇立於塔前。被毒袋裝住。祖師等殺轉與彥夫大戰。謝天君於袋中用火燒將出來。彥夫見袋燒破。大驚。被謝天君用扇對頭一搨。彥夫不能走脫。跌倒在地。衆將捉住彥夫拜降。祖師用金丹一枚補起毒袋。取出火丹與彥夫食下。玉帝旨封朱彥夫爲管打不信道法朱元帥。手執金槌。帶五毒袋。隨師行道。朱彥夫謝恩。稟師下山。將毒袋扯開。把六毒盡收入袋裏。回見祖師。祖師大悅。彥夫曰。某今收盡毒氣。恐天下人日後將雜邪之氣。呼爲六毒之氣。借我名假收毒氣。某願除去假行之人。祖師曰。可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祖師入天宮收華光

却說祖師正欲同衆前行。忽見一朵祥雲降下。乃是西方太白金星。有玉旨到。宣讀云。朕自卿入道。滿心歡悅。中界黑氣。今已漸除。朕不料華光不改。打朕太子。今又放火燒南天寶德關。天宮大亂。衆臣舉卿乃北方壬癸之水。能除南方丙丁之火。可收華光。見旨火速前行。不得有違。

祖師謝恩。接旨吩咐衆將。同太白金星駕雲直入天宮關內。正遇華光。祖師拔出三台劍。喝曰。來者何人。不得無理。華光答曰。某乃在此名勝。好酒貪花。號作花酒馬靈官是也。祖師曰。莫非昔日華光麼。曰。然。祖師曰。玉帝有何虧你。敢放火燒南天關。華光曰。汝住北方。我燒南方。與汝何干。祖師曰。某奉玉旨捉汝。好好受縛。使罷半言不肯。少刻帶要汝一命歸陰。華光乃火性之人。聞言亦不答話。手持長鎗。望祖師便刺。祖師顯出神通。頭頂三十三天脚踏五湖四海。華光一見。亦變作三頭六臂。與祖師大戰。祖師招勸衆將。四邊殺進。華光大敗。走去北方。祖師趕去。華光一見。丟起三角金磚。祖師用旗一捲。將金磚收了。華光心焦。又將風火二輪擲去。又被祖師用七星旗收了。華光驚慌。又把火丹丟起。又被捲了。華光進退無路。拚命死戰。被祖師驅動北方壬癸水。將華光淹倒在地。用降水棒壓住四體。不能運動。華光乃是如來面前燈花。

堆積。後如來念動真言咒成華光乃火之精，火之靈，火之陰。以此遇見北方壬癸之水，故不能脫。被上帝捉住，祖師曰：你這畜生，不知世務，汝有何神通，敢打太子，今被某捉住，有何理說。華光被水棒壓住，四肢不能得動，哭曰：弟子因鄧化所逼，出於無奈，只得如此。今日被上帝捉拿，乞發慈悲之心，救我。祖師曰：汝若肯改邪歸正，我收汝在我部下，爲將。華光連忙應諾曰：上帝若肯救我，情願歸順，永不敢反。祖師即取出聚水珠一顆，化成一粒，叫華光吞下。我便救你。華光只得吞下。祖師囑曰：那珠乃是我聚水珠化的，你今吃入腹中，後若有反意，我念動咒語，你腹中水滾起來。汝七日化爲水。華光曰：蒙上帝救命之恩，願隨左右。上帝聽罷，即將降水棒拿起，放了華光。華光告曰：蒙師父收留，無奈天兵要捉我，緊如何得脫。天曹祖師曰：汝乃是火星，可向南方而走。華光曰：弟子法寶俱被師父收去，如何去得。祖師即取前法寶還華光。華光別了祖師，走下中界。祖師回見玉帝，入朝山呼畢。玉帝曰：朕召卿捉華光，捉得否。祖師曰：臣亦曾收華光。玉帝曰：既然收了，何不見解朕問罪。祖師奏曰：臣觀華光非故造反，乃因事逼不已，乞我主寬容。華光去中界助收黑氣，若有功之日，將功折罪。玉帝依奏。祖師又奏明玉帝，下凡收黑氣。玉帝聞奏大悅，親自賜御酒三杯，掛綵出朝。祖師謝恩，同衆將離了金殿，出南天寶德關，降下凡來。照舊同衆將巡路而行，來到一處，乃是懷甯府管下。見村中有一漢子，悲哭而來。祖師向前問曰：尊翁所哭爲何。那漢子曰：某姓李名舟，方敵處因年新有一妖，夜間託村中人夢說他姓黨名歸藉，身生得黑色，叫衆人要立廟與他。若逢過年端午，要人三牲酒醴去祭他，如不依他，一日要去我村中五人。衆人當日不信，果應其夢。村中三日連死一十五人。衆人只得禱告起一廟，與他祭賽。果然一年平安。今年近端午，那妖來託村中衆人之夢，說他今年不要三牲酒醴，要我女兒送去廟中，週載於他。說明年對日放出，如不肯，他將村中人盡害死。我止有一女，如不送去，則害了衆人性命。端午之日，衆人要來我家，搶去廟中，我進退無路。因此悲哭。祖師曰：尊翁不必悲哭，某等師徒衆人，有法術能收此妖。李舟方聞言下拜。祖師曰：不須拜，放心回去。自有分曉。舟方別了祖師，回去。祖師喚過朱彥夫，變爲一個女子，自變李舟方，吩咐衆將埋伏廟側，送入廟中。小妖稟知，黨歸藉大悅，出洞忙忙下塔，抱女子入洞。被祖師變出本像，拔出七星劍。朱元帥又變出本像，那黨歸藉正欲逃走，被蛇精於架上跳下，捲倒在地。黨歸藉叫苦連天。祖師曰：願降否。歸藉連聲願降。祖師取出火丹一粒，與歸藉食下，放火燒廟。上表奏帝，封黨歸藉爲考較黨元帥，手執空超。隨師降魔，歸藉謝恩。舉祖師又同衆人前行，不題。却說那村中人見廟中火息，人民無災，各各望空拜謝。祖師慧眼看見，駕雲回轉，見衆民借舟方拜曰：非道真則我一村人俱受害矣。請問師姓名。祖師寫了北方真武將軍六字，駕雲上半空披髮於後，腳踏龜蛇，手執三台七星劍。衆民仰頭一看，各各下拜。霎時間不見，村中人立起一廟，塑師神像，供養不題。却說西

安府有一地名黑松林，有一妖姓康，名席，頭戴二郎盔，三縷鬚，用瓜槌，在仁聖岩中與妖作怪。祖師同衆將來至黑松林地方，變一強寇攔路，要問師討金寶肉食買路。師說：我等是出家人，那有金寶肉食。康席曰：既無買路，應我三聲，放你過。去。祖師曰：果無寶貝，十聲敢應。康席見祖師，應聲未至，念動咒語，半空中飛出一銅鐘，將師蓋倒。康席回洞，衆將向前扛抬不起，各各憂悶，叫蛇精去見妙樂天尊。天尊問汝隨師降妖來此爲何。蛇精將師被鐘蓋之事說了一遍。天尊卽同蛇精下凡，念動真言，取出淨水一碗，向東一洒，東風將鐘吹開，祖師死於其中。天尊將還魂丹一粒，入祖師口中，連呵三口，氣祖師醒來拜謝。問妖怪之事，天尊曰：此怪與後洞烟道士通家相好，他今不在洞，不知何去。吾變作道士，蛇精變仙丹，某送去，則怪必不疑。食我之丹，收却此妖，便了。祖師大喜，同衆將在黑松林山下等候。天尊搖身一變，變一道士，蛇變仙丹，送去。小妖報知康席，康席出接。道士曰：久遠台範，聞大王昨者勞心，敝洞煉有仙丹二顆，不敢自食，敬送一顆奉大王。增百年。康席大喜拜謝，接過仙丹，吞下肚中。天尊曰：汝識我麼。康席曰：何其癡狂，說話我與久處，知交何言不識。妙樂天尊曰：某非道人，變出本像與康席看。康席一見大驚，天尊曰：汝纔食的那仙丹，乃我蛇精變的，因汝用鐘蓋祖師，故來收汝。康席不信，天尊呼一聲蛇精，那蛇於肚中應聲爬將起來，康席腹中疼痛，跌倒地下。天尊曰：願降否。那妖腹痛不過，只得說降。天尊叫祖師入洞，取火丹一九與康席食下，叫出蛇精，妙樂天尊駕雲奏玉帝，封康席爲仁聖康元帥，手執金斧，助師降魔，不題。不知後來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祖師待紫微化身

却說貴州府一村中，有一橋名曰通神橋，橋下有數萬鬼兵，夜深則出，天明不見，叫聲淒慘，有一爲頭者，姓龐名喬，頭戴金圈，此橋黃昏至夜深，無人敢過橋行船。若有行船過橋者，則鬼兵扯入水中而吃，其屍不見。此地方之人，俱不敢過橋。舟人不敢駕船，這日祖師同衆將至黃昏時候，與衆將安歇橋中，一更時分，只見陰風颯颯，鬼聲慘慘。祖師曰：弟子此處又有妖怪，各宜仔細，言未畢，衆鬼兵上橋，把衆人便扯，被祖師等持劍相砍，衆鬼走入水中。龜蛇金烈沙刀殺入水中，衆鬼報知龐喬，龐喬殺出洞來，正遇龜蛇二將，大戰一場，龜蛇抵敵不過，走上岸來。龐喬趕上，正遇朱元帥大殺一陣，朱帥將五毒袋丟起，將龐喬裝入袋中，解見祖師，叩頭歸順。祖師將火丹一九與龐喬食下，寫表奏帝，旨到封龐喬爲混炁元帥，手執金刀，隨師收妖。話分兩頭，却說天上紫微星有難，墜往凡間，於西川高林長者家中出世，不覺時光似箭，日月如梭，已十五載，紫微長大成人，取名叫作高員，生得堂堂一表，人物清俊，隋煬帝無嗣，一日文武議論魯平叔出班奏曰：主

公未有太子，只有公主名玉勝者，今已長成，可招一個駙馬，以爲見喜。或有太子，未可知也。煬帝依奏，傳下旨意，高結彩樓，高員亦未婚配，聞朝廷招駙馬，亦至彩樓下行走。公主一見高員，人物清雅，即拋玉絲鞭，招高員入朝。煬帝大悅，封高員爲駙馬之職，大設御宴。羣臣次日陪煬帝升殿，傳表官奏說邊關有告急表，傳上煬帝在御案一看，却是北方作反，兵犯邊關。煬帝大怒，問衆羣臣，魯平叔奏曰：「臣觀國中新招駙馬，可爲押兵，楊禮之子楊禽虎者，有萬夫不當之勇，可爲先鋒，方可退得番兵。」帝依奏，即宣楊禽虎同駙馬押兵出朝。駙馬去至番營，與番將那達答見大戰，那達答見戰禽虎不過，大敗而走。駙馬催兵殺去番兵死者不計其數。番王走回北方，駙馬帶兵回朝，見帝大悅。但日夜所憂者，無子卽位，終日建醮。煬帝亦自登壇禮拜，日夜宮中作樂，生計欲刮天下民財，忽一年七月十日，天上有一星墜入駙馬府，毫光閃閃，此星正是紫微星，駙馬睡去，夢中朝金闕而回，故有此星。煬帝於宮中飲酒，看見大驚，不識是星，問內臣曰：「此怪落於何處？」羣臣奏說：「落入駙馬府中。」帝大怒，次日升殿，召駙馬入朝，山呼畢，帝曰：「孤招卿爲駙馬，三載未見，所出昨日見一物，毫光閃閃，墜入卿宅，必是妖怪，傳下旨意，欲斬駙馬。」駙馬大驚，叩頭奏曰：「臣乃西方人氏，高林之子，安是妖怪？乞我主留臣殘命，再過一載，無子甘受其罪。」臣決非妖怪，帝怒息，依奏。駙馬出朝，衆臣朝散，駙馬回府，與公主言說前事，公主大驚，每夜於後園燒香祈嗣。一日於後園睡去，西方太白金星託玉勝公主夢曰：「汝父無道，應該絕嗣，汝夫乃天星，因得罪玉帝，墜凡，今亦該無子，說罷而去。」玉勝公主醒來，次日對駙馬說：「太白金星託夢之事，駙馬大哭，背了公主，於後堂自縊身死。」公主看見大哭一場，入朝奏帝，具棺槨葬埋不題。却說駙馬縊死，魂魄飄飄蕩蕩，土地見是紫微星，欲帶見閻君，正遇祖師巡黑氣，同衆將前來土地出接，奏知駙馬之事。祖師叫土地帶來相見，駙馬將前事一一說了一遍。祖師寫表奏知玉帝，玉帝赦紫微星前罪，封紫微爲烈性九天降生高元帥。左手執青銅劍，右手執金盆，金盆內束髮紫金冠，一頂隨師降妖。高員謝恩，隨師不題。不知後來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祖師收五雷五音

却說西川有一山，名曰察思山，山中人起有一廟，廟中有五個神像，皆有姓名，乃是齊魯趙廣史定劉澤裴斬。祖師同衆將巡黑氣，至忽遇大雨，祖師同衆將在廟避雨，正欲坐下，見妖氣騰騰，祖師大驚，仰面一看，見有五個神像能動，自己五人打將起來。祖師正欲同衆人走出廟門外，欲行見天一時變黑，霧氣迷人，雷聲大响，震動天地。祖師舉步不動，頭疼眼花，悶倒於地。關帥大驚，向前將祖師背走出廟，不省人事。衆將煩惱，議叫高帥駕雲去請妙樂天尊來救祖師，却說妙樂

纓尊正坐在長生殿，忽見高帥至，問曰：汝隨師降邪？來此爲何？高帥將入廟被雷霹之事說了一遍。天尊曰：廟中五人者，乃是五雷神，要自己相打纔有雷聲。既師被害不省人事，你可火速去東天請五雷的主人來，方收得此妖。高帥曰：他主人是誰？天尊曰：雷主姓鄧，名成，號爲天君，在太華宮住，可火速前去。高帥辭了天尊，直到太華宮見鄧天君，參拜畢。天君曰：聞汝從真武去降黑氣，到此爲何？高帥曰：我隨我師降妖，去到一處有一廟，內有五位神，一時間自相打架，雷聲一起。我師走出廟門，不省人事，便問天尊，天尊說是天君管下部將，乞天君發下令，可即收降五雷神，救醒我師。天君聽罷，即同高帥下凡，諸將相見畢。天君作法，含水口中，於祖師面上一噴，祖師醒來，拜謝天君。天君於廟門大喝一聲，手執令牌一照，五雷神跪於天君面前。天君用手向南方一指，指出五個雷公尖嘴雞翅手執尖槌，近前那五位變出真形，却只是五個鼓。五雷神押住天君曰：此五雷，我不留，隨汝去降妖。祖師大喜，天君回轉太華宮，祖師大衆五雷同行，去到一處，有一山名曰白岩山，山中有一洞，名曰白岩洞，洞內有一妖，原是江真人名，下用一管筆成精，取姓田名乖，手下又帶有一十二員小將，一名山妖，二名水妖，三名石妖，四名岩妖，五名金妖，六名木妖，七名土妖，八名火妖，九名泥妖，十名沙妖，十一名人妖，十二名星妖，管理一法寶，乃是一個紙簿，約有三十餘張，極有神通。若遇見人來展開，把祖師衆人俱裝入簿中，帶回洞內。田乖大喜，食之一日，田乖出洞，正遇見祖師，師徒不知提防，被部下二妖將簿展開，把祖師衆人俱裝入簿中，帶回洞內。田乖大喜，吩咐手下備席，欲取出師等衆人出來。下酒，祖師等衆將將在內聽見大驚，馬元帥曰：不妨，此簿乃是紙的，我有火丹在身，你等各執器械等候。言罷，馬帥取出火丹，周帥用動風輪簿中火仗風威，風仗火勢，燒將起來，將簿燒一穿，衆人各執兵器，殺出。田乖拿簿逃走。祖師鄧元帥高元帥出來未及，被田乖連簿帶去。衆帥查不見師等三人，十分煩惱，衆人商議，去見三清，拜伏告前事。三清聽罷，即宣妙樂，天尊到殿，三清曰：汝弟子目前有難，被田乖收入簿中，不能得出。衆將來求救。汝當去救他。天尊曰：要救他三人出簿，此物是江真人的法寶，除非去請江真人來，此方能救得。三清曰：汝可火速同衆將去。天尊別了三清，去到白岩山山頂，天尊入庵見真人，真人出接恭迎，拜畢。天尊曰：汝法寶可在否？真人答曰：我的法寶被田乖掌管在洞裏。天尊曰：既在可取來一觀。真人入洞去尋，不見真人，大驚，出見天尊，告訴不見。天尊笑曰：汝用磨煉功夫，受五百劫，得此寶，亦不留心管理。某正爲汝寶而來，真人曰：天尊爲某寶而來，必知吾寶下落。乞指教尋之。天尊曰：北方真武將軍，領玉旨下凡收黑氣，來到白岩山經過，遇汝將田乖，將汝寶打開，把吾弟子拿入簿中去。汝尙不知，可火速救出吾弟子，取回法寶，免犯天條。真人聞言大驚，即同天尊去到洞前，叫出田乖。田乖聞是主人至，即帶一十二員妖將出迎。江真人，真人一見田乖等，即時變出真形，三眼青面獠牙，喝一聲，那十二員妖精俱變出原像。田乖亦變出本像。

却是一枝大筆，叫苦在地。真人大罵田乖，將文簿用手一指，指出祖師等三人，捉住田乖。真人收了法簿，吩咐田乖歸順。祖師別了天尊，回洞天，天尊叫過田乖，隨師行法，別師回轉天曹。祖師付火丹一九，與田乖食下，隨路而行，不知後來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祖師收遮天帳

却說祖師別了真人天尊，與衆將行不一日，又到一地方，有一山名紫華山，山中有一洞，名黃沙洞，洞內有一妖怪兩名。其人是龍身鬼頭甲，一法寶名曰遮天帳，有妖兵五千，常於紫華山前作亂，擾害生靈。祖師等正來到山前，見妖雲一遣而來，內有一人鬼頭龍身，手執遮天帳，丟上半空，對面不能見人。師等大驚，霎時間將師等一捲捲入帳中，插於地上，不能得脫。只有鄧天君、辛天君在後，未曾被捲，逃走。駕雲上太華宮，見妙樂天尊，告訴前事。天尊曰：「此事非別寶作怪，乃張天君、南天帳作怪，你二人不必憂悶，我同你二人去見張天君，叫他去救汝師。」使是言罷，同二人去自某宮，見張天君。張天君在宮中打坐，見天尊等三人至，天君接入，問其來意。天尊將前事一一說了一遍。天君曰：「此某之罪也，天尊不必降凡，某同二位去便是。」天尊聽罷，大悅，別了張天君，回官。張天君即同二人駕雲於半空中一望，只見一朵黃雲不散，却是那遮天帳，慢倒衆人。張天君叫鄧辛二人下雲，與兩田廝殺。二人聽令，各執器械出戰。兩田一見，便去領小妖出戰，大戰三百合，不分勝負。張天君在雲端一見，用劍一招，含水一噴，噴出本像，却是一倒雷令牌。張天君就執了令牌行法，口中念動真言，用手一招，將遮天帳招動，指出真形，却是一面黑旗。張天君用手一扯，扯出祖師等師徒。祖師離了遮天帳，見張天君正問其故。鄧辛二將將前事說了一遍。祖師大喜，張天君即放手，叫兩田歸順。祖師張天君回轉天曹，奏知玉帝。玉旨到封三天君爲雷門，鄧辛張元帥主雷，郅成判府，辛江縣，與張安合管雷門。祖師大喜，付火丹與食，又玉旨到封兩田爲降妖怪邪兩元帥，手執雷令黃旗，常在祖師前後隨師行教。祖師亦付火丹食下，同衆人又隨路而行，行至一地，名黑虎山，那山中有二大神，一個姓汪，名無別，一個姓甯，名世誇，用一把月斧，在凡間遍害生靈，常作怪拿人於洞中，做肉包而食。一日，祖師同衆人來到黑虎山，那二妖一見，取斧丟起，變化無窮，砍來馬元帥，見斧一起，大驚，即時丟起火丹，將玉斧煉落於地。馬帥又用金鐘放倒，捉住二妖，解見祖師。二妖叩頭願降。祖師付火丹與二人食下，不知後來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玉帝差使滅村人

却說祖師又得了任雷二將，心中大喜，又同衆將行不數日，來到一處，有一地方，名天火山。山中有一妖，姓劉名后，手用飛鞭脚踏火車，山下百姓，每年用童男童女祭賽，若無祭賽，常常發火燒人房屋。此年爲頭，曾首姓李名山，在貧家買得一對童男童女，送至洞前，正欲去祭劉后，那童男童女不識人事，奈父母無錢，出於不得已，臨祭之日，於廟門首大哭，覓來祖師等，正來到廟前，向前問其緣故，童男童女哭訴前事，祖師大驚，馬元帥在傍聽罷，心中火起，解了童男童女，手執金鎗，打入廟中，正遇劉后手執飛鞭來迎，二人大戰，被馬帥去起金磚，將劉后打倒在地，捉見祖師、祖師大喜，劉后叩首願降，祖師收留，付火丹與劉后食下，寫表奏知玉帝，封劉后爲王府天君，手執飛鞭，脚踏火車，隨師行道，不題。却說玉帝一日升殿，班竹村中灶君出班奏說：班竹村中有三百灶火，百姓俱不行善，惡人爲生，作惡非常，不信天地，玉帝聞奏大怒，准奏即宣行瘟使者，仕貴領旨降凡行瘟滅了班竹村一村人民，仕貴領旨出朝，下中界，土地迎接，鍾瘟神曰：玉帝開奏大怒，說這一村人民不信善事，暗差某下凡，你可將我此藥，明日已時，放於各井中，與衆人飲水，則盡瘟死他一村人民。土地稟曰：這裏人果不信善，該滅其中止有一人，姓雷名瓊，買豆腐爲生，其人爲人心好，常種善根，施捨心重，此人不可害他，使者曰：善人當救餘者不可賣放，將藥吩咐土地，土地接了藥化一老人，去到井邊等候，正遇雷瓊來打水，作豆腐，土地在瓊背後曰：此水你多担些去，明日已時，此水放藥吃了，就死，吃不得，瓊聽見回頭一看，不見其人，瓊大驚，心中村曰：若天降之神，明日人藥於井，害却一村之人，吾安可知而隱之，偷存自己性命，不若甯作我死，倘若救得一村人，正是老夫陰功，古云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次日天亮，即起直至井邊等候，看果如何，言否果見一老人，手持一包藥，而來，正欲放入井中，瓊向前一搶在手，土地大驚，正欲搶回，那老子一氣吞下，即時瘟死於地，四肢青黑，土地大驚，即時帶此老子三魂七魄，上天宮去見玉帝，玉帝聞奏感嘆，封雷瓊爲威靈時大神，頭戴百姓帽，賜金花一朵，金牌一面，內有四字，無拘霄漢，出入天門，無忌下界，助師，雷瓊謝恩，奏帝赦一村人民，玉帝准奏，雷瓊回轉班竹村，村中人夢，個個改過行善，雷瓊投見祖師，祖師大喜，帶衆人又來到一處，乃是陝西有一山，名赤雲山，山中有一妖，姓田名文，與妖作怪，祖師等正到，瘟帥見田文作怪，瘟帥將瓊花撒起，瓊花乃天地正氣煉成，一起邪氣，不敢作怪，却只是一個玉杯，一個鐵筒，雷瓊捉見祖師，祖師大悅，即賜雷瓊管，用離了赤雲山，同衆將一路而行，來到一地，到了靈彌山，山中有一洞，名清幽洞，洞主姓石名成，其妖頭戴二郎盔，白面唇紅，手用法寶雷鞭，能驅動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生肖大戰，鄧辛張三人

獅到一見各用法寶丟起石成措手不及被捉去見師石成叩頭歸順。祖師大喜寫表奏知玉帝玉旨封爲神雷石元帥。隨師又走到一處乃是集虎山山中藏有二妖一個姓王名鐵白面長鎗一個姓高名銅其人勇猛能用玉斧常變虎於山下攔路若有入在山下過者即時拖上山來慢慢食之師差趙帥出戰趙帥與他殺上九百餘合不分勝敗趙帥丟起火索黑虎王鐵手起飛鎗差動東山神下來爭咬趙帥高銅用玉斧丟起差動西山神虎又來助戰趙帥不能抵敵大敗而走靈官馬帥一見將火丹雲起空中那一羣妖燒得十傷九死逃躲入門馬帥又丟起金鐘將二妖蓋倒捉見祖師祖師大悅寫表奏知玉帝玉旨到封爲虎丘王高二元帥隨師行教不題不知後來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孟山放囚入仙道

却說廣西府牢中犯人甚衆有一禁獄姓孟名山在府當禁子有一歲年冬十一月二十五衆囚於禁中悲悲哭哭慘聲振天孟山問曰汝等往日不哭至今日各各悲哭何故衆囚曰我等本非好人亦有一點孝心至年冬不見父親思想切切故有此哭孟山道吾聽汝等之言便覺心酸我不如行個方便放你們回去過年待等下年正月初五你各人俱要到來勿誤我事各人拜謝紛紛發願而去至次年正月果然即來相聚投入禁中孟山將監部點過八百名都在孟山大悅自此次每至十二月二十五日當放囚回家次年正月初五日來衆感其德一日孟山曰汝等若肯改過出去爲好人我今放汝等走何如衆囚曰禁哥若肯放我等安敢再去爲非只是你救得我罪人你命難保我等何敢走去孟山曰汝等若去非爲善我自脫身之計不必掛我衆囚聽罷各各拜謝漸漸走出牢門逃去他方約有月餘知府姓滕名公義下牢不見半個人知府大驚問孟山孟山稟說曰是小人放去不日就來知府大怒將孟山打了四十着令去尋那八百名囚人回監孟山受刑帶鎗一把出禁門而行直至一瓦當山將鎗頓於地嘆曰今日雖罪我我亦無怨捨一命而救八百殘生安有怨意正欲刺鎗而死土地變白兔將鎗扯倒孟山迎刺三次白兔扯倒三次玉帝一聞其情即時差劉天君領玉旨封孟山爲酆都孟元帥戴百姓帽插金花一朵手執黃龍鎗一把青雲一朵勅往北方助師孟山入朝謝恩拜見祖師祖師大喜又行到一處名陳沙地其地有一妖名楊彪於陳沙地作怪食人無厭在地下開無數地坑若有行路之人到黃昏時候過此跌下坑中楊彪便捉而食之祖師同衆將正行之間見妖雲四起罩定陳沙地祖師曰前面有妖雲四起想必有妖在其間衆將誰敢出馬降妖言罷趙帥當先殺進翻身跌下石坑中難與楊彪戰祖師見趙帥跌下坑中大驚執劍向前正欲來救連自己亦跌下坑中水火二將連忙趕上跳落坑中背了祖師水將作法變一條逆龍將地開

成大河殺將出來，楊彪忽見地坑裂開，正欲急逃，措手不及，被趙帥捉住，押見祖師。玉旨到，封楊彪爲地祇元帥，手執武士，助師行道。祖師大悅，付火丹一九，與楊彪食而同行。離了陳沙地，來到一處，名龍門寨，有一妖怪，姓李名師龍，施起妖法，把住祖師等去路。被朱元帥往前去，起五個袋裝住，押見祖師。玉旨到，封作先鋒李元帥，手執銅鎚包巾，勇字盔，相隨祖師降邪。李帥謝恩，叩見祖師。祖師付火丹一九，與李帥食下，不知後來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祖師過太保山降邪

却說祖師離了龍門寨，又到紫清洞，有一妖怪，副名應，把住去路。腰間有一法寶，名照魔鏡，若拋起一燦，人自然頭目昏花。祖師正同衆人前行，那副應當攔住去路，衆將各執器械捉他。副應一見，拋起照魔鏡，衆將忽覺頭目昏花。祖師大驚，親自殺出，妖又用鏡。祖師即將劍自南方一指，指出丙丁火燒其鏡，不能用。被祖師向前捉住，副應說明願降。祖師付火丹與副應食下，寫表奏帝玉旨到，封爲糾察副元帥。隨師降邪。祖師又行至一山，名叫太保山，山中有一十三個妖怪，作怪，號爲十三太保。一向要本地人備十三個童男童女祭賽，害人無數。一名超文，二名吳卿，三名周旺，四名彭千，五名范意，六名張申，七名李路，八名王禮，九名吳安，十名劉剛，十一名田能，十二名沈侑，十三名朱立。此十三人皆有神通，若遇天兵出戰，他只要將手打自己之身，敵軍滿軍疼痛，俱被捉獲。時逢五月初五日，衆太保相邀出遊，見祖師等至，攔住去路。衆將各見妖精，皆爭先殺出，那些妖怪，只用手自打自，衆將俱亡。龜蛇二將見打祖師不起，馬元帥連忙來助。祖師祖師答曰：我雖走脫，此妖必定速追，但不知怎麼有此神通。馬帥曰：我想惟有三清真人方識其中之事。祖師即同馬帥去至三清觀，拜見三清，備言其事。妙樂真人曰：這妖非別物，其物生主，見在南北界爲神，其人姓殷名高，請他去方得。那些妖精，三清聽罷，即吩咐妙樂真人往南北界水火山見殷高不題。却說殷高正守南北界，見真人齋法旨到，連忙接入。參見畢，真人曰：金闕化身爲因，下凡收黑氣，去到太保山，遇見一夥妖精，不能收伏，來投三清。三清法旨令汝前行，助師不可有違。殷高聽罷，離了南北界，同師來至太保山，見黃燭豹尾二人，把住去路。殷高歎曰：這孽畜我多時不用，你就在此與妖作怪。殷高即時作法，將殺氣吐出，遍體金光，現出太歲真形。三面四手，那二妖不能走動，露出真形，却是鎗裏兩把豹尾。殷高取了同師，祖師來到太保寨，正見十三太保，殷高出戰，與十三太保大殺一陣，殷高大敗，回見祖師。祖師憂悶，殷高曰：祖師不必憂悶，某雖不勝他，我有師父撒真人，現往南天洞，我去見我師父，若得他來，必能降伏。此妖祖師曰：汝既有冷師，火速前去求救。言罷，殷高別了祖師，直至南天洞，教玄宮，見撒真人，真人正坐，殷高參見拜罷，撒真人曰：弟子

慌忙忙來此爲何。殷高將太保之事說了一遍。真人曰：真武是金闕化身，吾同你去助他。若他人則不可行。真人言罷，收拾法寶，同殷高來見祖師。祖師相見大喜。次日平明，殷高同真人出陣，喊殺連天。那一十三人亦披掛出陣，與殷高大戰。正要行法捉殷高，撒真人將法寶水含口中一噴，取出白紅二索，丟起空中，把那十三太保盡穿作一串，露出真形。却是十三個骷髏骨，撒真人於骨中，每一個入火丹一丸，吩咐殷高：頭代一個骷髏，頸掛十二個骷髏，你可同師行道。殷高領命，祖師拜謝，撒真人別了祖師，駕雲而去。奏知玉帝，玉旨到，封殷高爲地司統殺太歲，至德尊神。光武上將殷元帥，掌管天下諸神殺。殷高謝恩，同師而行，不題。不知後來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祖師河南收王惡

却說有個薩真人，名首堅，行醫救民。一日來至河南，見一廟名叫做都管廟，廟神姓王名惡，每年六月六日要地方人民備羊十隻，牛十隻，豬十隻，酒十罈，祭賽。如無行瘟害民，地方人民折作會首者，一樣家貧，俱典妻賣子，賣女十分可憐。真人知此事，放一把火將廟燒了。王惡見真人神光出現，不敢抵敵，逃去薩真人燒了廟，往徽州去。王惡叫小妖行瘟，可憐一村百姓，十家人煙九家病，夜間託百姓夢，叫百姓造個廟還他。如若不造還他，他放火燒人房屋，百姓晝夜惶惶。一日王惡出遊，見一家姓孫名壽，有一女年方一十八歲，十分美貌，於夜變一後生去迷那女子。那女子名千金，被迷一月有餘，不似人形。家下大小十分憂悶。一日祖師來到河南，入孫家投宿，見孫壽悶悶不悅。祖師曰：我等師徒是出家人，來此投宿一宵，明日便行。長者爲何不悅？孫壽曰：非師父等借宿，致不歡喜。舍下有一事掛心，故此不悅。師問曰：何事？孫壽曰：吾有一女，年方十八，不知被甚妖迷了。夜夜來此道，他有神通，故此憂悶。祖師問言大喜，謂孫壽曰：貧道當與長者捉此怪，以報長者言未了。忽狂風一起，半空中現出一人身長九尺，面如黑鐵，手輪金鞭。孫壽曰：正是此人。祖師聞言，即令馬元帥與他交戰。華光領命，手持金鎗，走上雲端，大罵曰：你這潑妖，快下馬納降。與我押上天曹，便能半言不肯。少刻一命難存。王惡大怒，輪鞭使打。二人在半空戰上三百餘合，未分勝負。敗王惡顯出神通，將金鞭丟起，千千萬萬金鞭墜下。馬元帥亦將金磚丟起，二人又戰。上有五十合，不分勝負。祖師拔出寶劍來助戰。王惡力怯，不能抵敵，收了金鞭，大敗而走。華光放出火車火鴉火丹，從後追趕。祖師將劍一指，那妖化一道金光而走。走到徽州府，又遇薩真人在此行法，看見王惡心中大怒，曰：這妖精又到此來。真人手持令牌，念動咒語，那妖不能走脫，被薩真人捉住。着天將押去見祖師。天將押王惡見祖師，言他本官知化身來此收黑氣，故收此將來。祖師大喜，付火丹與王惡，食下。寫表奏知玉帝。玉旨到。

封爲豁洛王元帥。賜金牌一面。上寫赤心忠良四字。遵從法令。隨師行教。王惡謝恩。祖師曰。汝性最剛。旣爲好人。倘自惡心。不改安能受得赤心忠良四字。心有不足之處。玉帝問罪。後日悔之晚矣。王大笑曰。大丈夫一言可以興邦。知過必改。便爲好人。安有不便之處。小將蒙師父收留。自今以後。我不受錢。不容情。有人行吾法者。吾當保護其身。有索人錢者。吾就打死他。祖師笑曰。你言雖是。亦要慈悲爲主。王帥唯唯。命祖師與衆臣言曰。某日離天曹下。凡今經三十餘載。四方黑氣。可以收盡。某夜來細觀。惟西方尚有妖雲不散。叫朱帥吩咐曰。更有西方妖雲不散。汝可用五毒袋去收盡。朱帥得令前行。去到西方。丟起五毒袋。不能收那黑氣。回見祖師。說明師自又同衆將齊去。各用法寶。丟起其氣更沖。祖師曰。似如此之奈何。待我去問師父。妙樂天尊再作道理。說罷去見妙樂天尊。天尊曰。汝來此爲何。祖師曰。弟子下凡收氣。今已將盡。惟西方尚有一朵黑氣不散。弟子師徒不能收得。故來投祖師。指示天尊曰。那黑氣乃是妖星。今有釋教天中不能得出。故此難收。若得一成道佛子相助。方可收得。祖師曰。那有佛子。天尊曰。此去雪山有一太子。虔心修行。乃是梵王子。今已成功。你可先去見佛受記。爲釋教弟子。後託燃燈佛去接那雪山太子來。那時方可以解去天中黑氣。祖師拜謝。別了天尊。下凡吩咐鄧帥衆等在凡間地方等待。自同馬帥也往西方去參拜燃燈佛。燃燈一見祖師馬元帥。卽問曰。玄天是無量壽佛。妙元帥乃是妙吉向。如來佛在西天極樂世界。來此爲何。祖師曰。弟子神通不廣。敬來參拜尊師。爲徒佛曰。你是妙樂天尊弟子。又是金闕化身。何必拜貧僧爲師。祖師曰。要歸正果。當習五十三參之道。燃燈佛受拜畢。歎曰。弟子汝來意下拜。不知汝爲西方炁星之氣。故來拜我。此事要我接雪山太子來。便能除却此氣。燃燈佛卽令文殊普賢前去接太子。文殊普賢曰。他乃是凡夫修行。未知功成。如何可以輕易接他。佛嘆曰。汝二人既然不信。將變一物試之。便見二人領命而行。文殊變鷹去。普賢變雀去。二人來到雪山。太子淨坐禪壇打坐。文殊變一鷹打雀去。太子一見那雀抱在懷中。鷹趕來口出人言曰。我打那雀。你救入懷中去。我今要吃你救他。肯捨肉與我吃麼。太子曰。汝飢既要吃我之肉。此處無刀可割。你可採一枝利竹來。我自割肉與你吃。鷹聞言飛去。又變一虎。趕一隻白兔而來。兔又來投生。太子一見。又救入禪壇。從而避之。虎又出人言曰。你救他去。則我餓死。你不能兩全。太子曰。兔小不能救你之飢。汝可在下面去。等我墜下與你吃。虎聽罷下去。等候。太子於禪壇中墜下。一霎時間。天花蓋地。忽起金蓮。將太子接上西天。入見燃燈佛。參拜受記畢。與祖師相見。師曰。煩師兄帶某下凡降邪。當有厚報。太子曰。貧僧初入西方。未有神通。安能助人。燃燈佛曰。祖師乃金闕化身。汝可同他下凡收盡黑氣。回來入中天聽經未遲。太子叩謝。同祖師下凡。見衆將軍。次日平明。祖師同太子於西方界中。喊殺連天。叫妖精早出納降。忽見妖雲在道近前。內有一和尚出陣。號出鐵頭將軍。師曰。觀汝光頭。

襦衣項掛佛珠，必是天中之人，何故走下凡間，放黑氣於下界，遍害生民。和尚曰：我歸我處，你來尋我，非我尋你。輪起鐵斧，嶺師便打師持劍相迎。祖師戰妖不過，方欲近到，那妖一見真氣一至，便走入鐵柵洞中。祖師驅動衆將，一直趕去，將洞門緊緊關住，各用法寶打入洞中，俱不能傷他。太歲將骷髏打動，那妖在洞中頭眼昏花，走出洞門，被李帥捉住，押見祖師。老妖不肯歸順，馬帥曰：孽畜不順，鐵乃金之類，火能尅金，某將火煉死這孽畜。妖曰：好耍好耍，與我淨煉些，我決不願汝衆將又曰：既火不能燒他，鐵必懼坭，吩咐坭星化成一堆黃坭，火烈於內，將那和尚丟入其中，那妖聽罷，嘆曰：不必如此，我願我順。祖師大悅，付火丹一丸，與他食下，送太子回上天曹，去見燃燈佛聽經。玉旨到，封爲猛烈鐵元帥，手執鐵棒，隨師行道，不題。不知後來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祖師收得雷電神

辯說祖師離了西路，又行一處，名石雷山，其山中藏有諸雷神，常常出現見人。五方雷公將軍，八方雲雷使者，五方雨雷使者，雷部總兵行雷，此山前有一長者，姓吳名元，有二女，一個年有一十六歲，一個年方一十四歲，在家內吃飯。一日，切冬瓜食，將冬瓜囊中子丟在灶廚下溝內，雷電神於半空中看見，只說是飯，便責那女子有罪，即時行雷公打死。那二個女子雷公看時，不是飯，却是冬瓜子，悔之不及，領見雷使，言明前事。使者曰：事到今日，將錯就錯，我度你歸天公便了。你二人名是誰？女子曰：我名叫做朱佩娘，妹子朱李娘。雷使曰：我今度你姐妹二人，將雷電鏡二面，與你掌管號影刀娘，我要打你，你先放電光照得明白，又將骷髏一個，扇一把，與你朱李娘號做月李娘，打動人不能行走。二女子領命不題，却說祖師至石雷山，只聽雷聲之聲，電光烟烟，祖師向前用劍一指，大喝一聲，各雷使俱出一見，祖師俱跪倒在地。祖師問其故，衆雷使曰：我等皆因兄弟不捨分離，玉帝命於此處受劫。祖師曰：你等從我，我否雷使曰：某等兄弟身無可依，又聞祖師乃金闕化身，敢有不從。祖師聞言大喜曰：你等既肯順吾，吾收汝等在部下爲將，汝等兄弟不恐分離。春夏震南，秋冬震北，以得全汝兄弟之情。衆雷使聞言大喜，拜謝歸順。祖師寫表奏玉帝，玉帝旨到，封朱佩娘爲雷部電母，朱李娘爲月李天君，又於東北天界，請風伯師雨伯師二人，帶風領雨，令隨師行教。封雷公九天霹靂大將軍，祖師大悅，見中界黑氣俱盡，人民安樂，衆將入三十三天朝，玉帝奏說前事，玉帝大悅，賜綉墩同坐。玉帝曰：今幸黑氣收完，卿可帶衆將去把守南天寶德關，慎勿遲誤。恐妖走往下界不便。祖師謝恩，玉帝加封祖師爲混元九天萬法教主，玉虛師相，天蕩魔天尊。上宜三十六員天將，每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與衆將同遊下界，巡察善惡，賜金波天曹御酒二盃。玉帝親送至殿，祖師謝恩。

而別點齊部將上任。大設筵宴，賞勞三軍，守把天門，來受萬方香火，無量壽佛。

御封玄帝各將姓名於左

萬法教主神功妙濟許真君

洞玄教主辛真君

龜蛇封爲水火二將

新興王田黃封爲荀畢二元帥

副應封爲糾察副元帥

催盧二將軍

鄧成辛江張安封爲鄧辛張元帥

蕭瓊封爲威靈瘟元帥

謝仕榮封爲火德謝元帥

高員封爲降生高元帥

王忠封九州豁洛王元帥

殷高封地司太歲殷元帥

朱李娘封爲月字天君

計開

梅瓊白真君

清微教主魏元君

都掌金輪如意趙元帥

張健封盡忠張元帥

正一靈官馬元帥

李伏龍封先鋒李元帥

任無別齊誇封爲二太保

石神封爲神雷石元帥

離婁師曠封聰明二賢

孟山爲鄧都孟元帥

雷公封九天霹靂大將軍鄩都章元帥

鐵頭封爲猛烈鐵元帥

果嚴教主濟微傳教祖元君

混元教主路真君

關羽封爲顯臨關元帥

龐喬封混烝龐元帥

宋彥夫封管打不信道朱元帥

雨田封降妖辟邪兩元帥

劉俊封爲玉府劉天君

廣澤封爲風輪周元帥

廣席封爲仁聖康元帥

王鐵高銅封爲虎丘王高二元帥

楊彪封地祇楊元帥

朱佩娘封爲雷部電母

第二十四回

祖師復下凡間救苦

諺說武當山揚子江中，有水螺精馬精錦精茂枯精衆精，見祖師在凡間，不敢作亂。聞師上天，衆精於江中與波作浪，遍攪客商，怨氣冲天。祖師在寶德關看見，心中大怒，言曰：「斬草盡根，我下凡間四載，掃清黑氣，不想又有此數妖潛於江中。今見某上界，又在凡間作亂，古云：斬草不除根，萌芽依舊發。」即時作法，變出八十二般化起，取出一身回衆帥，把守寶德關。真身離了上界，直入武當救民，來到揚子江邊。祖師作法，指出三昧真火，煉乾江水，衆精見水乾，滾上岸來看時，却是祖師在岸上手持七星劍作法，衆精一見便走。祖師趕上殺未十合，衆精俱死，惟有鍋精籠籠精走了，不能捉得。又未知下落。祖師十分憂悶，只得回轉天曹，管理諸帥，把守天關，指一化身復下凡間，於武當山鎮守二精，救濟萬民。若有官舡

遇江有難。祖師披髮持劍。現身半空中。救之。江中五湖四海龍王。都來朝賀。官員客商。常常得救。塑祖師一個神像於武常山下。立一廟宇。供養祖師。百姓夜夢。又塑三十六員天將。手持降魔七星劍。腳踏騰蛇八卦龜。凡有官員人民行船過江。祖師常常現身救護。各各得救。從江邊過者。俱入廟中行香。香火不息。至於我朝永樂三年。黃毛韃子叛反。我主大驚。點兵迎敵。大敗而走。正在危急之間。忽然見半空中現出一人。手持寶劍。帶有三十六員天將。驅動風雷。兩下黃獅等獸。當頭殺去。把黃毛韃子頭目。答里慶。會至登高來見。鄧里虎。盡皆殺死。永樂不知何神。得勝回朝。差使去上清宮。請將張天師至殿。我主問曰。朕與韃子交兵。一戰而敗。正在危急。忽見空中有一神。披髮仗劍。白臉長鬚。帶有三十六員大將。龜蛇等相隨。自北殺來。救朕性命。殺死韃子無數。朕今得回朝。欲報那神救朕之恩。未識何方之神。因此召卿來見。實爲此事。卿必識之。天師奏曰。若披髮有龜蛇者。非別神。乃是北方真武上將。玄天上帝。我主聞奏大喜曰。卿識是玄天上帝。香火今在何處。天師曰。其神自成正果。救濟萬民。遇災救災。逢難救難。行船有凶者。皆得其救。客商原立有一個廟宇。在武常山下。我主曰。百姓尙知報恩。朕之天下。身命俱得此神之力。安可忘之。卿既奏原有廟宇。在武常。朕來日排駕。親去武常行香。觀其神像。立廟報答。傳下旨意。即統同朝文武天師。來至揚子江。武常山。我主排駕入廟行香。見祖師像與我生相似。心中大喜。行香畢。回朝。大設筵宴。衆文武出下旨意。着金總兵督工。隆平侯領匠人三萬。去武常山。建造金殿。塑祖師金身。起三十六殿。七十二宮。魯班下凡。助工。不一年。宮殿神像俱完。總兵隆平侯。回朝上殿進表章。我主大悅。連陞總兵三級。平侯三級。選天下有德的道士四十八員。奉爲道官。我主着天師去建。七日七夜大醮。自去上香禮拜。隆平侯出班奏曰。陛下今已建立廟宇。塑師神像。無不感陛下之誠。但恐日後進香者。多無錢糧。供應星官。又缺食祿。非久計矣。乞我主大發慈悲之心。用何處錢糧。賜給。以成萬載之香火矣。我主聞奏大喜。出下旨意。賜香燈五百頃。米麥田百頃。但有倒損。盡皆修理。永享萬年香火。我主在武常正欲設宴羣臣。忽報江中浮起一鐘。凱凱而來。我主傳旨。命武士置之武常。却是七寶鑄成銅鐘。我主看見。即時大喜。却離了武常。自排駕同衆文武官員。回朝武常山。祖師大顯威靈。逢難救難。遇危救危。四海風平。波息。民感神恩。人家孝子順孫。求伊父母。無子求嗣者。無有不驗。名揚南京一十三省。進香祈禱者。不計其數。有虔心者。半空中自然飄飄然。飛大紅緞。張掛於身上。名曰掛綵。天下萬民。不論男婦小兒。或有一步一拜者。紛紛然而來。口念無量壽佛。萬感萬應。至今二百餘載。香火如初。永受朝拜。天下太平。

〔談傳〕淨水一盃（日汲新泉不可令汗）蕪（宜烈火豐香忌悍中噴火）香（宜沈降真忌夾射和水香不得日營其香）燈（宜早暮夜或長明住）花（忌不潔及當果者按此皆不宜獻花）果（忌石暗李）朝（每朝宜進

退有叩齒三通。每日供奉。其陳水香暮欲燈香元拘侍奉如或最佳。

【忌食】腥醜（元月後蝦蚶犬皆有腥氣）羶（牛馬羊犬獸皆有此氣）厭（厭爲人厭）帝（鼎切魚肉谷云禽獸內厭天瀆也）自斃（如物無故而死者皆不可供奉）毒傷（禽損傷帝青傷元神）省養之要勿淫（守天真者文武不違）勿慾（仗羣陳時朱雀道之）遠屍（人惡臭者青龍孫左）遠穢（遠腥穢者白虎孫右）

【御諱】奏疏之內切忌有犯以免考校

乞安于仲芳賊瞞有乘暗諱四字牛犖祀諱端受聖宗諱告聖父諱聖降之辰每

月逢三六七日降人間察善惡

正月初七午時 二月初八平旦 三月初八平旦 四月初四辰時 五月五日午時 六月七日未時 七月七

日平旦 八月十三黃昏 九月九日三更 十月廿一申時 十一月七日辰時 十二月二十七黃昏

聖誕三月初三日 飛昇九月初九日 臘月二十五日親隨 玉帝降臨 閏月如前

玄帝聖號勸文

北方太玄洪寢天大梵龍阿鏡天一長生問瓊瑤紫極宮體道疑念變真離相化身萬億普兒諸方太極真宗太玄慈父洞神金闕祖善化弘濟尊靈通天妙仙八威九光聖執洞玄帝心印乘陰冥斗極符統玄武右弼司判左領府院大弘慈願變玩威神誓斷妖魔救護羣品匡扶劫運統萬靈感德無邊神通浩博受蒼明韻寶持酒熾鈞旨方行周圓子通滿證望師入師王生師相栽植元皇立天上帝終劫濟苦天尊

驕妾不榮名譽不揚尅剋至富子孫遇殃行恩布德福祿來翔寡慾味薄壽命彌長毋欺暗室毋昧三光枉直無私赤心忠良天地照鑒神明衛旁起生度厄必濟時康老君曰禍莫大於不知足又曰知足不辱恬淡身心曩穢不生節用惜物儉畜免困省察不嚴如日月無光明照於何方苟心存空明清心寡慾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雷威赫心四民皆見速報分明天空地擊勿昧此心莫多慳吝孝敬骨肉和好一家如朋如親少貪賄利濟困施貧忠誠道果爽報順應何有何無天地肅清神明佑助不困不虧萬民共受且人道苦劫之經且念論不斷聲兇邪盡消神欽星伏又願凡過國飛誠能錄十幅貼諸四方時疫瘟疫不敢現若愚昧謗言拘魄直送酆都